



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编

帕米尔资料汇编

PA MI ER ZI LIAO HUI BIAN

4.5

7

F923
4528

K1245

帕米尔资料汇编

(内部参考)



甘肃师范¹⁰⁹⁹大学历史系编

说 明

一、这份资料是我们在研究帕米尔问题的过程中搜集的。稍加整理，编为七个专题，一个附录。资料中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没有分别予以批注，只在每个专题前加编者按，揭示有关资料的基本线索和编者对这些资料的基本观点。

二、为了便于互相参证，更好地反映史实的全貌，在同一问题中搜集了各种不同的文件和记载。凡第一次选录的资料来源，一般都注明作者、书刊名称、页码、出版社及出版时间；重复出现的只注明作者、书刊名称和页码。

三、帕米尔资料涉及中苏边界的重大现实问题。这份资料很不完备，有一部分不宜公开，译文未经校订，在摘选编排校对等方面也可能有不妥之处，只供内部参考，务请注意保存。引用时，要核对原文和注明原文出处。

编 者 1978年12月

目 录

一、帕米尔地区的历史地理和民族	(1)
1、帕米尔及其范围	(1)
2、帕米尔地区的八帕	(10)
3、帕米尔地区的几个湖泊	(11)
4、帕米尔地区的古代交通	(12)
5、帕米尔地区的民族	(14)
二、帕米尔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9)
1、帕米尔地区在汉代归西域都护管辖	(20)
2、曹魏时期帕米尔地区并属于疏勒受西域戊己校尉节制	(25)
3、南北朝时期帕米尔地区向北魏朝献受北魏招抚	(26)
4、唐代帕米尔地区归安西大都护管辖 唐朝在帕米尔地区设州、都督府和边防戍所	(28)
5、元代帕米尔地区为别失八里辖境归别失八里元帅府统领	(34)
6、明代帕米尔地区及其与明朝政府的隶属关系	(35)
7、清朝政府加强对帕米尔地区的直接管辖	(37)
(1) 清朝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对西布鲁特的管理	(37)
(2) 清朝政府在帕米尔地区追剿叛首和当地民族的积极协助	(38)
(3)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清朝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帕米尔地区的政治、军事管辖	(42)
(4) 帕米尔地区是中国领土的旁证	(50)
三、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沙俄开始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55)
1、沙俄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狂妄野心	(56)
2、沙俄侵略者潜入帕米尔地区进行侦探活动	(57)
3、沙俄征服中亚三汗国	(59)
4、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沙俄武装入侵中国帕米尔北部地区	(62)
5、沙俄勾结英帝国主义划分在帕米尔地区的势力范围	(64)
6、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割占中国帕米尔的北部地区	(68)

四、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沙俄违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75)
1、沙俄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借口.....	(76)
2、1891年7月沙俄武装入侵中国帕米尔地区.....	(80)
3、清朝政府的抗议和沙俄撤退侵略军.....	(86)
4、沙俄策划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几次“特别会议”.....	(88)
5、1892年2月、7月沙俄再次武装入侵中国帕米尔地区.....	(93)
(1) 沙俄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酝酿.....	(93)
(2) 勃尔热齐茨基侦察队入侵帕米尔地区和中国驻防军的反侵略斗争.....	(93)
(3) 以杨诺夫为头目的沙俄侵略军再次入侵中国帕米尔地区.....	(95)
(4) 沙俄在中国帕米尔地区非法建立军事据点实行军事殖民统治.....	(99)
6、清朝政府保卫中国帕米尔地区的措施.....	(101)
五、中俄关于帕米尔地区的划界谈判和清朝政府保留中国在帕米尔地区领土主权的声明	(110)
1、沙俄在划界谈判中提出“先撤卡后勘界”的无理要求和清朝政府的驳斥.....	(111)
2、沙俄妄图否定《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的分界走向、清朝政府坚持以《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为划界谈判的依据.....	(112)
3、沙俄强迫清朝政府接受维持现状的建议和清朝政府保留中国在帕米尔地区领土主权的声明.....	(126)
六、沙俄勾结英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和清朝政府的抗议和交涉	(130)
1、沙俄勾结英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	(130)
2、俄英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协议.....	(137)
3、俄英标界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	(138)
4、清朝政府对俄英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抗议和交涉.....	(146)
七、帕米尔地区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	(150)
1、帕米尔地区各族人民武装抗击沙俄侵略者.....	(150)
2、沙俄侵略者在帕米尔地区的殖民统治和当地中国民族返回祖国.....	(154)
附录：关于浩罕汗国的若干历史资料	(157)
1、浩罕的历史地理沿革及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157)
2、浩罕汗国的兴起及其与中国帕米尔地区的边界.....	(159)
3、浩罕侵犯中国帕米尔境内的色勒库尔地区及其被击退.....	(161)

一、帕米尔地区的历史地理和民族

编者按 帕米尔地区，我国古代称为葱岭，位于新疆西部。东跨萨雷阔勒岭，西临喷赤河，南及兴都库什山，北抵阿赖岭。是一个山峰与谷地交错的山原地带。地势极高，一般在四千米以上，向有“世界屋脊”之称。帕米尔一词，系当地柯尔克孜族对于境内河川、湖泊近平原的称呼，意思是高寒平坦的地方。全境除北面的阿赖地方外，分为八帕，即东南部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阿克苏河上游的小帕米尔，萨雷库里湖附近的大帕米尔，阿尔楚尔河和伊西洱库尔淖尔附近的阿尔楚尔帕米尔，木尔加布河谷地的萨雷兹帕米尔，喀喇库里湖一带的和什库珠克帕米尔，瓦罕谷地的瓦罕帕米尔。

帕米尔地区是古代东西交通的要冲，对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汉、唐时期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帕米尔高原向西北延伸，直达大月氏、康居、安息及黑海之滨等地的。

帕米尔地区的民族，在近代主要是柯尔克孜（布鲁特）族和塔吉克族。塔吉克族较集中地居住在塔什库尔干（色勒库尔）和瓦罕谷地一带，其余广大地区，主要分布着游牧的柯尔克孜族。

1、帕米尔及其范围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注〕师古曰：河西旧事云葱岭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

《汉书·西域传》

葱岭者，据南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兹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里，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故以名焉。

《唐·西域记》

葱岭，一名极疑山，在天山西南、与南山会合处。连岗叠嶂，数百余里，起伏迤邐，高者上薄霄汉，为西域西境之屏障。今喀什噶尔、叶尔羌正西一带诸山皆是也。喀什噶尔、叶尔羌两河皆发源于此。其间土名，随地而殊，于古总谓之葱岭。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第23卷第19页

葱岭，在喀什噶尔西，一名极疑山，天山来脉也。连冈叠嶂，数百余里，起伏迤邐，高者上薄霄汉，为西域西境之屏障，今喀什噶尔、叶尔羌正西一带诸山皆是也。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皆发源于此，其间土名随地而殊，于古总谓之葱岭云。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26卷第4页

帕米尔者葱岭之脊，其地纵横各二度，南至因都库什山，北抵阿赖岭，东起赫色勒牙克，西极喷赤河。地处极高，形如平顶之屋，平顶之中，又复山脉隆起，言帕地者，谓山势一纵四横，惟赫色勒牙克为南北脉，余皆东西脉，群山相间，分为数区，区各异名，而总称之曰帕米尔。

王树枏：《新疆图志》国界志一第10——11页

新疆南路诸城，以喀什噶尔、叶尔羌为最腴最要之区，二城则以葱岭为屏蔽。葱岭之脊高平，回人所称为帕米尔也。

日讲起居注官右庶子准良《奏陈帕米尔边界折》

新疆省南路喀什噶尔一带，地处极边，西拱葱岭大山，为汉唐以来限隔华戎之界，自此入山，其间有平地广坦可供回族游牧者，今皆称为帕米尔。平地不一处，故帕米尔亦不一名。

《许文肃公遗稿》第2卷第1页《敬陈新疆南路边境情形请增缮守备折》

帕米尔，古称帕米勒尼耶。帕米者，波斯语平屋顶之称，勒尼耶者，世界之称，犹言大地一屋顶也，后转称为帕米尔。按图自赫色勒牙克岭以西连山攒聚，南北约二度有余，东西约二度，载籍沿称，皆属之葱岭。（帕米尔诸山，今皆无名，但有山口之名）。其间山势豁辟，时见坦麓，以其地处极高，故以平顶肖言之。平顶中又山脉隆起，界为数区。此数区者各异其名，而终不离帕米尔之称。如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大帕米尔、小帕米尔、阿尔楚尔帕米尔、（此四帕最著称）郎库里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和什库珠克帕米尔、瓦罕帕米尔，为地凡八，均以山岭为界。帕米尔山势东西行，与赫色勒之南北行者异脉。帕米尔水皆西流，与赫色勒以东之东流者异向。昔人谓葱岭为天下之脊，洵不虚也。全帕皆童，罕生植物，故鲜居民。哈萨克、布鲁特诸部游牧人，夏往而秋归。平地积雪，孟夏方融，冬令人迹尤罕。游牧人所需食用各物，非东逾赫色勒购自萨雷阔勒，即西下山购自什克南。全帕情形，大略如此。至于各帕所在，皆近水泽。盖两山之间必有川，受川之处，左右必有平地。帕中山形多坦迤而少锐削，故两山豁分而平地较广者即成一帕。出葱岭之塔什库尔干，自近者始，曰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居全帕东南。自瓦呼罗特山口以东为一水，浑楚敦帕山口以北为一水，二水会合于伊乌扎拜库尔干，左右平地皆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地也。（伊里苏山口为入塔克敦巴什要道）。曰小帕米尔，在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西，阿克苏河自鄂依库里出，曲而东北流，其左右皆小帕米尔地也。（尼若塔什山口为入小帕米尔要地）。曰大帕米尔，在小帕米尔之西，北流之伊什提克河、西流之帕米尔河，左右皆大帕米尔地也。曰阿尔楚尔帕米尔，在大帕米尔之北，自察提尔塔什以西，雅什里库里以东，左右皆阿尔楚尔帕米尔地也。（东之尼赤塔什、西北之模乍奈两山口，皆入阿尔楚尔要地）。雅什里库里以西为全帕西界，过此则山岭

陡削，地势渐下，潮流逼束，注入什克南境（西流会于喷赤河，）即不名帕米尔。亦有谓帕界宜止于喷赤河，则与命名之义不符，说盖未确。曰萨雷兹帕米尔，在阿尔楚尔帕米尔之北，穆尔格阿布河左右。曰郎库里帕米尔，在萨雷兹帕米尔东、郎库里四周及阿克拜塔左右，此二帕不甚著。曰和什库珠克帕米尔，在萨雷兹帕米尔北，喀喇库里南，今为俄国费尔干省地。库里之北为后阿赖岭（此湖此岭，即乾隆二十四年我师追霍酋所次地，称为霍斯库鲁克之战是也）。此全帕极北之界。曰瓦罕帕米尔，在大帕米尔之南，小帕米尔之西，自布才拱巴什以西（布才拱巴什，界图作关巴兹伊巴再，即去岁俄兵禁逐英游历官杨哈恩班处）瓦罕苏河左右皆其地。地为巴达克山所属瓦罕所居，今属于阿富汗。其南为因都库什山，为全帕极南之界。（巴洛哈尔山口，为南出帕米尔要道）。二帕已在俄阿境内，故游历人罕论及。

许景澄：《帕米尔图说、帕米尔图叙例》《新学卢丛书》本

我在当地所进行的全部考察所获得的成果是，对于生活在帕米尔和住在附近的当地人来说，帕米尔按地形学来看，显然是位于阿莱、喀什噶尔、兴都库什、瓦罕、巴达克山、什克南、罗善各领地和在达尔瓦兹伯克国之间的一个明确地区。

克·弗·斯塔纽科维奇《再论何谓帕米尔》引德·勒·伊凡诺夫语。《苏联地理学会会报》第84卷第4期 列宁格勒 1952年

帕米尔按波斯语是“世界屋脊”之意。但当地人却称这个地区位于河川、湖泊两岸谷地的任何高地为“帕米尔”。

鲍里斯·塔格耶夫著、薛蕾译：《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23页 商务印书馆 1975年

班固编的《前汉书》中的葱岭，首先就是指帕米尔，但其中还包括后阿赖和阿赖山脉。

A·M·门捷里什塔姆：《帕米尔及邻近地区历史地理资料》第47页 斯大林纳巴德 1957年

1869年，寇逊在帕米尔旅行的描述中，根据其亲身考察，试图对法显的路线给予解决。他指出，根据文学判断，法显所谓的葱岭，是指帕米尔、兴都库什、慕士塔格及其更南的一些山脉所组成的整个体……法显所描述的葱岭的气候和自然条件，确切地说，是相当于帕米尔。

门捷里什塔姆：《帕米尔及邻近地区的历史地理资料》第92页

帕米尔，吉尔吉思语，“高而寒之地”之意。我国旧籍或译波米罗、帕密尔、白弥尔、哈尔果什，中英俄三国议界时，国内各新闻纸曾称为三马。

付角今：《帕米尔应为我我国领土说》载1924年《国防新报》第17—18期。辑于《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二辑第七册《边疆》

帕米尔是由四条山脉（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天山和它们之中不太重要的伊朗高原）交会而成的一个山结。

帕米尔是一个海拔一万二千呎的山地高原，高山纵横。高山之间有一些山谷，许多大小

河流，水量充足，灌溉着这些山谷，这里还有不少湖泊。阿姆河就是从这里发源的。可以分为大帕米尔和小帕米尔以及以湖泊名称命名的郎库里帕米尔和雅什里帕米尔，塔赫都满帕米尔在坎巨提边界附近。最后，在巴达克山有自己的“帕米鲁舒埃”。然而，所有这些叫法，都是相当随便的。

由于有四个斜坡，宛如房顶上的屋脊一样，从帕米尔往土尔其斯坦、中国、伊朗和印度，就产生了一种推测，认为名称本身的含义就是“世界屋脊”，并且认为人类本来就是从这里开始分别迁移到四个国家去的。然而在波斯语里，屋顶一词是БАМ（巴姆），而МИР（米尔）的意思是“公爵”，由此又产生一种说法，说 БАМИ—МИР（帕米尔）是“公爵之家”。从词的发音方面看并不相象。显然，这种译法不合适。如果我们把这个合成词译成下面的样子，就比较切近情理一些。ПА—脚印，山麓，МАР—公爵、长官，由此就可以认为 ПАЙМИР—公爵的脚印，公爵的封邑，也许可以引伸出这样一个结论来，即众生的始祖亚当，在这里获得了封邑，在这里曾有他的台座、府邸，留下了他的脚印，因此，这里曾经是极乐世界。英国人大概是以这种译法为准绳的。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395—396页 圣彼得堡 1906年

帕米尔位于中亚东南的高山地区，北以外阿赖山脉为界，东以喀什噶尔山脉为界，南以兴都库什山麓为界，西以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谷为界，西北包括穆克苏河和奥比兴沟河河谷的上游部分。

帕米尔在苏联境内的部分，按其自然条件，划分为东帕和西帕；在中国领土上的部分，是帕米尔的东部边区。东帕米尔是一个高耸入云的高原，属中山型地形，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大都是沙漠植物。居民主要是从事畜牧的吉尔吉斯人。西帕米尔是一个延伸很长的高山型地区，纵深被分割成许多部分，气候较温和，生长着木本植物。居民主要是从事农业的塔吉克山民。属于外国的帕米尔东部边区，具有类似西帕米尔的景观，居住着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他一些民族。

帕米尔的地貌。帕米尔有最高的山岭：东部有喀什噶尔山，这里有全帕的最高峰——公格尔山（7,719米）；西部有科学院山，这里有帕米尔苏联部分的最高峰——斯大林峰（7,495米）；北部有外阿赖山，这里的列宁峰高达7,134米；邻接着帕米尔南部的兴都库什山，其高峰也在七千米以上。

东帕米尔地形的绝对高度很大（超过六千米），但其总的特点是相对高度不太大，（1800—1200米），山脉和丛岭被分布在3700—4200米高度上的平底山谷和内陆水系盆地分割开来，山岭呈现出柔和圆形的轮廓。山谷和盆地的底部充填着疏松的地层，（主要是冰碛层、坡碛层、洪碛层、冲碛层）。东帕米尔的地形伸展区，在东边以萨雷阔勒岭为界；东帕米尔在西边的地形逐渐转入西帕米尔，山谷也随着往西伸展的程度而深化。分水岭越来越失去中山型的特征。东西帕米尔之间的界线，被假定地划在连接朱陆马尔特子午山和木尔加布河上的乌索伊斯基阻塞区，及雅希尔库尔湖和帕米尔河中游的线上。

辽阔的卡拉库里湖盆地，位于东帕米尔的北部。卡拉库里湖盆地以南边的牟兹柯尔山为边缘，牟兹柯尔山的最高点是苏联军官峰（6,233米）。牟兹柯尔山的东面是郎库里和绍库里两湖所在的一个盆地。东帕米尔的西南部被平行的三座纬度山脉所切断，这三座山是：北阿尔楚尔山、南阿尔楚尔山和瓦罕山的东端。瓦罕山的顶峰（雪格雷布峰）高达6054米。

西帕米尔的地形特点是：并行的几条山脉，从东北伸展到西南。在外阿赖山以南的是：彼得第一山（顶峰为莫斯科峰，高6,994米），达尔瓦兹山（顶峰为阿尔纳瓦德峰，高6,088米），万奇山，雅兹库勒姆山，（顶峰为革命峰，高6,974米，据新近更正的资料为6,987米）罗善山脉，什克南山和萨赫达林山（据另外的资料，称此山为瓦罕山的西部。萨赫达林山的顶峰是卡尔·马克思峰，高6,726米）。彼得第一山、达尔瓦兹山、万奇山和雅兹库勒姆山在东边跟科学院子午山毗连。西帕米尔的呈锯齿状的尖削的山脊，高耸在山谷底部之上，达2—3千多米，（革命峰耸在巴尔唐格谷底部之上，达4,200米。在分水岭附近的一些地方，还保留着东帕米尔所特有的地势微斜的形态，位于1,800—3,000米高度上的深谷，呈现出这样一种样子：险窄的狭谷，两边是峭壁重叠的陡坡。在谷底和陡坡的下端，查明是散布范围比东帕米尔要狭小一些的古代冰川的冰碛地层，有古代冰川的各种地形状态（冰川槽谷、绵羊额，下陷的冰堆石台地等等）。

.....

气候。帕米尔的气候属高山大陆性气候，特别是在东帕米尔部分尤为显著。除了形成大陆性气候的一般原因外，帕米尔的大陆性气候的形成原因还有以下一些：存在着与外界隔绝的辽阔的盆地，在这些盆地里，冬天凝滞着大量稠浓的冷空气；帕米尔被高山围了起来，这些山截断了西方流来的潮湿气流。在非德钦科冰川的积雪区里，全年平均雨雪量，达到800至1000毫米，可是在东帕米尔则下降到几十毫米。东帕米尔的冬天是严寒，持续时间长，雪少。元月份的平均温度为零下19.7度，严寒季节常常是零下35度，零下40度。夏天寒冷，时间短暂而干燥。七月份的平均温度为13度。全年平均雨雪量达60毫米。雨雪量的最高限度是春夏两季。空气极其干燥，这儿的特点是昼夜之间和各年之间温度摆动幅度剧烈。普遍存在着永久冻结的土壤。西帕米尔河谷的气候特点是，温度较高，雨雪量大。这是因为西帕米尔河谷的高度比东帕米尔河谷的高度低一些，还因为西帕河谷朝西方敞开，湿润气流能够流入。元月的平均温度为7.4度，七月是22度。在1800—2000米的高度上，每年的雨雪量为160—227毫米。雨雪量最多的时期，是冬春两季，以共同的气候特征为背景。由于绝对高度和地势的多样性，而造成各个地区气候的不同变体。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1卷 第620—623页，莫斯科 1955年

帕米尔这是在中亚的一群大山之名称。我们对于帕米尔的范围，主要靠“帕米尔”这个字的解释来定。假如我们认为波斯语Paimir这个字（或诸山峰之脚）是它的来源，我们便可以根据它的实际状况加以解释。西藏和帕米尔在地形上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没有关系。来特得尔曾指出，由冰川形成的帕米尔高原和张塘或西藏高原没有真正联系。后者更高出两千英尺，中间交错着小山，没有重要河流，但其中有咸湖和沼泽，有大片平地。西藏和帕米尔除草和灌木丛外，都没有其他植物，但它们的共同点则止乎此。并且匝拉夫善河上游把西藏和帕米尔明显地分成东西两部。

帕米尔被萨雷阔勒山系和慕士塔格山系分成东西两部。这个山系把阿姆河河源和流入东部的土耳其斯坦的喀什噶尔一带的河流分开。在这个山系的两边都有真正的帕米尔（也就是说山峰之脚下的流域）。不过，西边的帕米尔有些重要特点与东方的不同。在西边一般被认为是真正的帕米尔的有（1）大帕米尔及其中的维多利亚湖（2）小帕米尔，北以尼古拉山和大帕米尔为界（3）瓦罕帕米尔，指阿姆河支流瓦罕河的狭隘的盆地，帕米尔仅指瓦罕河

上游部分(4)阿尔楚尔帕米尔——指叶什库里湖及干得河一带——在大帕米尔的正北(5)萨雷兹帕米尔。木尔加布河流域，这条河从小帕米尔起，绕过阿尔楚尔和大帕米尔，在此向西流入阿姆河。萨雷兹山脚下是木尔加布城。阿尔楚尔东北有郎库里和喀拉库里帕米尔，喀库里湖位于中央盆地，而喀拉库里湖则流出支流向东北穿过萨雷阔勒山到喀什噶尔和土耳其斯坦平原。(萨雷阔勒山转向西与外阿赖相接)。所有这些帕米尔都有共同点。它们都曾被雪盖着的山峰包围和分隔；山下散布着被水冲下的园石和草丛，按季节不同分为黄、灰、绿的草丛。只在夏天有些花点缀在荒寂的山坡上。

萨雷阔勒山之东，是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其最高处与西边诸帕米尔有许多相同之处。那里的喀拉楚加河是一个较小的河。但是喀拉楚加河与干折拉伯河合流之后，则向北往塔什库尔干方向流，把萨雷阔勒山和干达山隔开。这两个山构成萨雷阔勒山系。这里，帕米尔这个名称便不适用了。这是萨雷阔勒山最富庶的地方。这里有稀疏的房屋，有沿河一带的耕地。这里有水磨和适于此处较低地势的设备，(11,500呎高，而其他帕米尔平均为13,000呎高)。这里不再有较近的河源。另外有一个所谓帕米尔者叫做马力奥姆帕米尔。它位于萨雷阔勒山之东，以干达山为界。这个帕米尔距离和它相邻的匝拉夫善河的河源很远，并且和其西的帕米尔毫无共同之处。这个帕米尔是昆仑山的极西端。昆仑山自此东行250英里便是西藏北部的行政边界了。

慕士塔格山系和喀拉昆仑——世界最大的冰川在慕士塔格山系。这个山系在塔克敦巴什顶端，和萨雷阔勒山系相连，也和兴都库什山相连，克什米尔和新疆的政治边界是匝拉夫善或斯卡姆河，直至约东经79度20分，在这里和昆仑山分水岭相接；在这里又成为帕米尔和西藏高原的边界，但地理形势不明显。……喀拉昆仑是从赖(Leh)到喀什噶尔之间的商业交通上最困难的障碍(18,500呎)。

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在政治上处于重要地位。在它的北部有一个山口叫丕伊克(15,100呎)，是为俄属帕米尔与萨雷阔勒之间的要道。第二个山口是在其西部的瓦赫基里(16,150呎)，这是阿富汗属瓦罕流域与萨雷阔勒省之间的要道。第三个山口是基里克山口(15,600呎)它联系洪扎河上游，通吉尔吉特。

阿姆河的冰川河源——阿姆河的真正河源可能是尼古拉山系的雪地。查克马克丁(13,200呎)和维多利亚(13,400呎)两个湖不过是古代冰川逐渐缩小的结果，并不是原始泉源，尼古拉冰川也输送水源给喷赤或瓦罕河，在其与瓦赫基里山口流来的冰河相遇处以下。

气候和居民——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帕米尔的气候是根据在木尔加布河的帕米尔站的考查报告。雨季完全属于草原的情况，主要在春末和夏初。空气特别干燥，尤其是在夏天。冬季(元月)平均气温是零下一度，夏季(七月)平均气温是58度。全年之内白天都有强烈的西南风向各流域刮来。在各流域的底部有积雪，但小山顶上没有雪也没有冰川。一万二千呎高的地方，雨量每年只有二吋。

居民主要是游牧民族，而且四周地区的各种不同的人常在此“流动”。主要的居民平常叫做帕米尔人，头很宽大，皮肤洁白，常带紫铜色，头发多而黄，略卷曲，面部多须。他们的体格较常人略高(指五呎六又二分之一吋而言)，鼻子狭窄高起，有直的，有弯的，眼睛和欧洲人一样直而亮。在所谓帕米尔人中最纯洁的部落是山居的古尔扎人。帕米尔南部是达迪人，和印度西北部居民相近，但没有那么长的头，象拉吉普特人和锡克人那样。帕米尔的西部是头部宽大的吉尔吉斯人，黄白皮肤，平常带紫铜色，面颊颧骨很高，鼻子略狭，有欧洲

人那样的黑眼珠，体格强壮。第一种所谓帕米尔人的，各方面都和欧洲的阿尔卑尼型的人相同。有些帕米尔人则与吉普赛人有关。在帕米尔下边各镇有犹太人。

吉尔吉斯人属回教的索尼派，但在他们礼拜仪式中含有古代景教的遗风。马可孛罗曾在叶尔羌见到一个基督教会区，那时这个教区已存在约一百年之久。十三世纪初加拉吉太帝国的最后一个古尔干就是属于基督教的部落叫奈曼的一员。这是伊里阿斯讲的，并认为这个部落和基布查克族有血统关系。

有著名的商路通过帕米尔，即：从叶尔羌起经塔什库尔干，郎库里湖到阿姆河以北的土耳其斯坦各镇；或经塔什库尔干、维多利亚湖到巴达克山佛教徒朝圣之路，则自叶尔羌或新疆其他城市起，经巴罗吉尔山口到乞特拉尔。这条路在历史上也很要。

《大英百科全书》第17卷第165—166页 芝加哥 1945年

六十五年前，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德·勒·伊凡诺夫在1885年发表了一篇他称之为《何谓帕米尔？》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极其完备、十分精确地论述了这个独特的地理区域，提出了它的范围。同时，德·勒·伊凡诺夫不仅使用了自己亲自观察的成果，而且还利用了见于文献中已经有的那些知识。

德·勒·伊凡诺夫在回答帕米尔是什么样的地区这样一个问题时，援引了当地居民说的话，当地居民向他作了这样一种对帕米尔的评述：“那里是一个居于低山之间的广阔平坦的盆地，那里既高又冷，以至除了青草以外不长任何东西，没有劈柴，不能播种庄稼，在那里生活的只有吉尔吉斯（游牧）人，有牦牛和羴羊，还有狗熊，路很多，到处都是路……那里什么都没有，土地象一块巴掌，帕米尔就是这么个样子。”

我们从第一批深入到帕米尔去的旅行家们那里得到的那些资料，是同上述这种对帕米尔的评述很相近的。

中国旅行家玄奘在七世纪时写道：“土里饱含着盐碱，不长庄稼和水果。”

威尼斯人马哥孛罗在十三世纪时写下的话，几乎也是同样的：“骑着马在那个叫做帕米尔平原上走二十天，在整个行走二十天的路上，没有草，也没有人烟。必须随身带上食物。由于高寒，鸟儿都没有，由于太冷，火焰也不象其他地方那样发亮，火光的颜色也跟在别的地方不一样，食物也不能很好地煮熟。”

德·勒·伊凡诺夫根据自己的观察来说明帕米尔的特点时，指出：“这地方在地貌性质方面所具有的特点是，有一些辽阔的略微倾斜的盆地，有许多平底浅盆形状的湖泊盆地，有相对地说不太高的山口，有辽阔的内山草原山岭，有可以通行的庞大道路体系等等，按英尺计，盆地的绝对高度表现为从一万呎到一万四千五百呎，帕米尔自然条件的特点是：寒冷的气候，开始生长木本植物和播种谷物以前的高山草地。在动物界里，我们在这里碰到大量极带种、干草原带种和上层高山带种的动物，居民只有游牧人，只是在帕米尔高原的边境上，我们才碰见了定居的农民。”

在奥·阿和勃·阿·菲德钦科以后的学术著作中，我们也发现了有关帕米尔的基本气候特点、山志学特点、高山特点和其他特点方面完全一致的意见。

譬如奥·阿·菲德钦科在1903年论述有关帕米尔高原植物生存条件时写道：“地方的拔海高度（12,000—23,000呎），降雨量小，气候干燥，经常刮风，灼人的阳光，严寒至少限度要占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这就是帕米尔的植被成长的条件。根据帕米尔的旱生植

物的特点性，帕米尔的植被同西藏的植被有许多共同点。”

勃·阿·菲德钦科（1925年）也对帕米尔作了完全类似的评述：“帕米尔的地貌类型，闭塞的园谷，位于三千米以上高度的宽广的河谷，还有沿河谷伸展达到很高高度的山岭。帕米尔的气候条件是很严酷的，这里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严寒，而且也指极其干燥的气候，尽管高度很高，降雨量同样很少，甚至比柯孜尔——库姆沙漠降雨量（一年大约为七十毫米）还要少些。因此，帕米尔的植被是沙漠植物群，而且还同时是高山沙漠植物群。”

综合所有对帕米尔自然界所给予的评述，可以说，凡注意对帕米尔进行研究的考察家们，几乎都完全一致地指出了它的如下特点。首先发出了整个帕米尔海拔高度相当高，——因为就是它的谷底也高出海面3,500——4,500米。然后指出了它的地形的柔展性，它的地形是把辽阔和缓缓下降的各地隔开的一些不高的山岭。显然，象这样的地形是在帕米尔还未上升到现在的高度的那时候就形成的。帕米尔的特点是存在着大量的内陆水系盆地和有一些河床下降不大、水流很慢的河源。帕米尔的气候是寒冷的，气候干冷是由于总的高出于海面，由于与潮湿的气候隔断了，也就是说，是一种典型的高山沙漠气候。帕米尔的植被基本上是沙漠类型的，也就是说，是干燥的驼绒蒿属的沙漠，在这种沙漠里夹杂着一些狭长地带和不大的斑点式的地区，这些地带和地区是蒿草科和莎草科草地。在帕米尔居住的是吉尔吉斯人。

第二个重要问题——帕米尔的范围。

关于帕米尔的范围，我们最初在德·勒·伊凡诺夫那里见到了规定，后来又在奥·阿·菲德钦科和克·弗·斯塔纽科维奇那里找到了说明。伊凡诺夫写道：“我们究竟怎样来确定帕米尔本土的范围呢？北边的边界是极为清楚的，确定作为它与阿莱的边界，是外阿莱山

（作者注：不明白为什么恩·勒·科尔日涅夫斯基以及后来的恩·弗·帕夫洛夫断言，仿佛德·勒·伊凡诺夫把阿莱和帕米尔合并在一起了；实际上伊凡诺夫无论在正文里，或是在书的附图里所做的都和他们的断言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明显地划出了阿莱和帕米尔的边界线。）

南面的边界确定为沿兴都库什一线是很相宜的，就象是有一条分水线一样，”在划定这些边界时，德·勒·伊凡诺夫把瓦罕盆地和马尔坎苏盆地排除在帕米尔范围以外，因为他认为这两个盆地是狭窄的、并且有陡降的河床，也就是说与帕米尔的其他盆地的性性质不同。规定帕米尔范围的后来两位作者，跟随着伊凡诺夫把狭窄的瓦罕盆地排除在帕米尔界限以外，但是他们把比较宽的和缓缓下降的马尔坎苏盆地包括在内了。帕米尔的东部边界是本文作者不能作出判断的（它在苏联国界线以东），伊凡诺夫是这样划定帕米尔的东部边界的：沿萨雷阔勒岭直到乌特——拉巴特山口，往下沿喀什噶尔山脊走。奥·阿·菲德钦科稍许把这条边界往西挪动了一下，把在侨奇坎——达拉天然界线以下的叶尔羌河流域的下面部分排除在帕米尔范围以外。

继德·勒·伊凡诺夫之后，克·弗·斯塔纽科维奇根据详细的考察，把帕米尔的西部边界搞得更明确了，但是，保留了伊凡诺夫规定的区分这个独特的地理区域的那些原则，伊凡诺夫为划定西部边界，指出了以下的一些帕米尔不同于位于帕米尔以西的地方的区别：在居民的职业和民族归属上的区别（在帕米尔的是搞畜牧的吉尔吉斯人，在巴达克山的是塔吉克农人），在山志学性质上的区别，（帕米尔的表面是高原形状，在巴达克山是深峡谷状的狭窄山谷），在河源性质上的区别（帕米尔高原的河流，水源平静而缓慢；这些河流流到巴达

克山的领土上时，则更迭为带有更大斜坡的湍流）。根据上述所有的特征，德·勒·伊凡诺夫按下例方式划定了西部边界：“帕米尔河往南的转弯线，沙赫——达拉，托库兹——布拉克或贡特和万奇的顶点，指明了一条天然界线，这条天然界线的那边就宛若是在湖泊高原和狭窄的山地河谷之间的分水岭的那一边了，毗连着帕米尔的地方已经带有另一种山志学的外貌了。我在这条线和第一批农业居民点的线的范围内划了一条自己的假定界线，说明这个区域的性质是个过渡性的区域，而把“草地帕米尔”与巴达克山、什克南和达尔瓦兹几个山地省隔开的“山地帕米尔”。

现在由于有了相当多的关于帕米尔自然界的补充材料，可以依据伊凡诺夫所采用的那些原则按以下的线路划出一条界线来：从帕米尔河起，沿马茨河和科克——巴伊河经科克——巴伊山口、经雅什里（库里）湖的西端，沿巴扎尔——达尔山脉到贾塔尔，穿过普沙尔特山口，沿穆斯科别斯基山脉到西穆斯科尔山峰，从这里到霍贾贾伊利亚乌山峰，再往前到北塔内马斯山峰，沿皮梁德——基伊克山脉到南、克利迪山峰，界限从这里转往东边到祖卢姆——阿尔特山峰，往前沿同一名称的山岭到外阿莱山的山脊。

在西边出现这样一条曲曲折折的界线，是由于线的走向不是沿着分水岭开展的，恰巧相反，这条界线穿越了一连串的分水岭。

在这条界线以外的西边开始了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地区，它具有轮廓突出的地貌，有深深切割开的深峡谷类型的狭窄山谷，这些山谷分布在1,500—2,000米的高度上，有比较温和的气候，这里能生长木植物和长熟谷物，居住着从事农耕的塔吉克居民。因此，无论是地形，或者是气候、植被和居民，都不能把帕米尔和位于帕米尔以西的地区结合统一起来。伊凡诺夫和奥·菲德钦科，科尔任斯基和泡利先，都没有找到可以把帕米尔和位于帕米尔以西的地区合并起来的任何根据。几次描写过帕米尔和位于它以西的地区，即谈到什克南时，是把帕米尔和什克南在许多方面对比着描述的。德·勒·伊凡诺夫的做法也是一样的，他说：“我在当地进行的全部考察所获得的成果是：对于生活在帕米尔和住在附近地方的当地人来说，帕米尔按地形学来看，显然是位于阿莱、喀什噶尔、兴都库什、瓦罕、巴达克山、什克南、罗善各领地和达尔瓦兹伯克国之间的一个明确的地区。”

可是，最近几年里，在某些地理学、植物学和其他学科内容的著作里——如：普·阿·巴拉诺夫和伊·阿·莱科娃的著作里，在恩·弗·帕夫洛夫的著作里，在本文作者写的一些书里，甚至在苏联大百科全书里——出现了一种新术语，把从前普通称为帕米尔的那些地方叫做东帕米尔，而把所有那些位于帕米尔以西直到喷赤的地区，则完全不适当地（从地理学的观点来说）开始叫做西帕米尔。

“西帕米尔”这个专门术语，在地理学上和行政上都是没有根据的，这个专门术语只会把地理学上的术语搅乱，因为这里把一个完全与帕米尔格格不入的、而与达尔瓦兹或者与塔吉克斯坦的任何一个山区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地理学上的区域，包括进帕米尔这个词的概念中去了。

由于“西帕米尔”即帕米尔西部地区这个概念，与很久就形成了的并为大家所习惯了的“帕米尔”的那个概念完全不相合，由于不正确地把波斯的“波—伊—莫尔（ПО—И—МОР）”，即死亡的山麓，或者“帕姆—伊—顿尼亚（ПАМ—И—ДУНЬЯ）”——世界屋脊，搬到巴达克山这个繁荣的山国来了，应该完全放弃使用“东”帕米尔和“西”帕米尔这

样的专门术语。

笔者自己承认在使用造成混乱的和历史上完全不可靠的“西帕米尔”和“东帕米尔”等术语方面也有错误，要求把它们的正确的旧称还原给这些地区，并象以前一样称谓它们：帕米尔就叫做帕米尔，而不叫它“东帕米尔”，而巴达克山则称为巴达克山，而不是叫“西帕米尔”（其中包括什克南、罗善、瓦罕等等）。

这样重新恢复旧的正确的术语的做法，在地理学上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把位于帕米尔以西并同帕米尔完全不相似的境域叫做西帕米尔，就象把并非西伯利亚的西部地区，而是位西伯利亚西边的苏联欧洲部分叫做西伯利亚一样，叫人感到奇怪。

克·弗·斯塔祖科维奇著《再论何谓帕米尔》《苏联地理学会会报》第84卷

第4期第407—410页 列宁格勒 1952年

2. 帕米尔地区的八帕

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这是在基里克山口以北直接相连的地块平地。西自通瓦罕的山口瓦赫吉里起，从此往东到乌扎得贝遇到自西方孔折拉伯山口来的河叉。转而向北，最后达中国的城堡塔什库尔干，总长约六十英里。

这个区域是和其他各区有别的区域，在地势上和政治上另成一个系统。它的最高峰是自北方的一万呎到西方的一万五千呎。它的宽度从一哩到五哩。此地的居民是吉尔吉斯人，萨雷阔勒人，还有少数从瓦罕来的避难者。他们属于中国管辖。中国有六十个兵驻防在塔什库尔干。……

瓦罕帕米尔——这是一个狭长多草的流域，位于阿伯义瓦罕河（或阿姆河河源）之北岸。从离这个河源不远的地方到布才拱巴什约二十哩。这里是诸帕之最狭窄的一帕，并且完全没有居民。但有丰富的水草。

小帕米尔——第三个是帕米尔义克尔得，或小帕米尔。这个区域南边从阿姆河上游的萨哈得支流开始，略高于布才拱巴什，包括查克马克湖。东北行沿阿克苏河两岸达已被破坏和废弃的中国堡垒阿克塔什。其全长至此约六十哩。在这里被一个不太宽的山系和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以及流向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相反的水系分隔开。两地可由尼扎塔什山口（高一万四千九百二十呎）通过。这个地区有一到四哩宽。一般认为这个区域终止于阿克塔什，虽然西北至阿克苏河与阿克拜塔什河交结处——几乎同样长——还有一个同性质的地区，但地理上似乎从来不称之为帕米尔。

大帕米尔——第四个帕米尔——如像它的名字所指出的那样——在长度与宽度上较所有其他帕米尔是最大的。这就是帕米尔义克兰或大帕米尔。它西南自岳尔马扎尔山口下之阿姆河支流帕米尔河流域始，这个地方第一次由乌得发现，东行包括乌得或维多利亚湖和其附近许多小湖，一直到阿克苏河流域。全长约八十哩，其宽度从一到六哩不等。

阿尔楚尔帕米尔——继续往北是阿尔楚尔帕米尔。西邻什克南，由同名之河流灌，包括一连串湖泊，如叶什库里湖或绿湖，布仑库里湖以及萨西克里湖或帕特里得湖，这个帕米尔北方被高耸的山脉将其相邻的木尔加布或阿克苏盆地分隔开。

萨雷兹帕米尔——木尔加布或阿克苏盆地，在许多地图上并且被很多现在的旅行家们报告，是萨雷兹帕米尔。至少按其名称与靠近萨雷兹的木尔加布河流域有关的部分来说，据伊

里阿斯先生说，这是一个误称。因为这个流域是多山的，并且没有丝毫帕米尔的特点。但是，杨哈斯班上校是把这个名称赐给俄属木尔加布堡垒下长约十哩比较小而平坦的草地的。因此，把这个名称扩大到原来的萨雷兹很远的地方去了。

郎库里帕米尔和霍尔果斯或海尔帕米尔——关于第七、八两个帕米尔，简单谈一下。一个是郎库里帕米尔，其中有一个同名的湖，这个地区先前属于中国，现在归俄国占有。一个是霍尔果斯或海尔帕米尔，其中包括大喀拉库里湖和来自南边流入该湖的河，以及湖的东边沿湖一带的流域。

克逊：《帕米尔及阿姆河源》第19—20页

和什库珠克帕米尔近喀喇库里湖，阿尔楚尔帕米尔近雅什库里湖。乾隆间，大军追大、小和卓木，一战于和什库珠，再战于阿尔楚尔，三战于伊西库尔。伊西库尔树有高宗御制纪功碑，今只存其趺矣。光绪五年，王师克服全疆，刘锦棠展设七卡于边境。十五年，又设苏满一卡于伊西库尔之地，盖御碑所在，其为中国属地无疑也。

《新疆图志》国界志一第11页

3、帕米尔地区的几个湖泊

萨雷库里湖——我们来到大帕米尔或乌得湖——即萨雷库里湖或维多利亚湖——是在五月一日那天。这时全湖还冻着冰，湖面上盖着一层薄薄的雪。湖水非常清新，这由我们为两天所使用的、从湖中流出的河水来证明。这个湖东西延展，大约有十哩长，三哩宽。但由河岸的水痕看，这个湖在夏天的时候是很大的。南边的湖岸较平坦，北边则是不规则的断岸。好多迹象证明湖水是很深的。北岸三哩处延伸出一个海岬，直抵距南岸不到一哩的地方。湖南岸的小山渐渐提高，其山峰从四千到五千呎。从湖的北岸到北边的诸小山间有约三哩宽广的平原和起伏的高地，似乎比湖的南边地势较低。特罗特上校认为这个湖在海平面一万三千九百呎之上。……

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瓦罕人队伍作响导，他们一方面领路，一方面管理驮食物和应用物品的马匹。我们指着山的豁口向一个瓦罕人问，是否这就是可以通行的路？他答道“是的，全帕米尔到处都有路，有一千条路，只要有响导，你哪里都可以去。”我们计算，大帕米尔从西部边界到阿克塔什流域约有一百八十哩，平均宽度约三哩。

戈登：《世界屋脊》第十一章第155—157页

叶什库里湖——阿尔楚尔帕米尔的叶什库里或伊什尔库尔，中国史上的伊西尔库尔，是全帕米尔最美丽的一个湖。这个湖全长十二到二十哩。因为沿湖有特殊的断岸，其宽度从一到三哩不等。这个湖的高度，海拔一万二千五百五十呎。

这个湖东岸的海岬上，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悲惨事件。在1759年，当中国占领喀什噶尔的时候，两位和卓木向西方逃到帕米尔，从此再往巴达克山。中国将领富德，也就是富大人，率兵赶到伊西尔库尔湖东端，夜间袭击把他们打败。两个和卓木及其随从侥幸逃了命。戈登在帕米尔听说，他们把骑在骆驼或马上的一些妇女儿童，赶入湖内淹死，为的是免遭敌人获得后被蹂躏。并且据说从那时起湖中常有悲叹号叫之声。中国将领在一块石头上用三种

文字，汉文、满文、回文，（按：是维文）铭刻其功绩。这块石头一直保留至最近。后来被俄国将这块石头及其一切附属物运往塔什干博物馆。

和苏满塔什有关的第二件悲惨的事件是，就在三年前，在这个偏僻地方发生的流血事件。阿尔楚尔帕米尔，特别是伊西尔库尔湖，许多年来是阿富汗与中国相争的边界。1891年夏，俄国将领杨诺夫被俄国政府派赴帕米尔。他率领着一队兵，名义上号称打猎队并声称打马哥李罗羊和练习射击，来到了帕米尔（不止是帕米尔，是全世界！）。其实际目的是扬威全帕米尔，要把所有阿富汗兵和中国兵都赶走，以便为下一步和英国交涉前，用武力占有之。当中国听到消息后，曾派一个官吏带着很少的兵，宣布苏满塔什为中国固有。一个勇敢的英国官吏名叫达伟逊的正巧这时在帕米尔，他是被杨哈斯班派来打听消息的。杨诺夫亲自到了苏满塔什，命令中国官吏撤退。中国官吏为避免纠纷撤退了。同时他逮捕了达伟逊，把他经由阿赖和马尔格兰送往喀什噶尔（当时杨哈斯班的驻节地）。这种蛮干举动，后来俄国政府曾向英国道歉。不久俄兵也退回。中国军队又回到了苏满塔什，并建筑了一个堡垒。在1892年春天，阿富汗人声称苏满塔什是他们的，来到了这个地方，叫中国军队撤走。中国军队随即第二次撤离。杨诺夫听到这个消息后，在1892年夏天，他又重新作他的军事活动，下命令中国撤退在郎库里湖附近和阿克塔什的哨所，中国军队立即撤离。他到了苏满塔什，也命令阿富汗军队撤退。阿富汗将领，虽然他人数很少，拒绝了撤退要求。于是在七月间双方发生了战争（1892年7月22日）。在这次战争中，阿富汗的十七个人中死了十五个人。俄兵也随即撤走。

克逊：《帕米尔及阿姆河河源》

4、帕米尔地区的古代交通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渡河而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渡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汉书·西域传》

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

《魏书·西域传》

凡出阳关而西，先经鄯善，次且末，折南至精绝，又西至扞弥、至于阗、至皮山，然后历乌秣、尉宾、天竺、至乌弋山离，为西南逾葱岭第一道；若由莎车南行，则不经皮山，而历西夜、蒲犁、难兜，亦可至尉宾境，为第二道；又由莎车西北，历依耐、无雷，而至大月氏、安息，为第三道；又由疏勒西北，历捐毒、休循、桃槐，而至大宛、康居，为第四道。

丁谦：《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 1915年

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娑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三国志》第30卷第859页引鱼豢：《魏略西戎传》

自费尔干至帕米尔，越阿赖岭，凡有五道：曰陶里迭克梁（Talldik，高16,005呎），曰吉卜帖克梁（Jipptik高13,605呎），曰撒雷克莫古尔梁（Sarik—mogol高14,110呎），曰腾吉思拜梁（Tenghiz—bai高12,630呎），曰喀喇巴什克梁（Kkara—basik高14,305呎）。其中以陶里迭克稍为平坦，近更修治，可行大车；惟冬日为冰雪所封，交通阻塞。吉卜帖克及撒雷克莫古尔二梁，风暴时起，至为险恶。腾吉思拜为冬季邮路，然每年二月中，亦间有风暴，积雪塞途，有时年仅十余日，有时至六七十日。途中马骨人骨，络绎不绝，夏日旅客，常资之为路标焉。

腾吉思拜之南为达尔劳特库尔干（Daraut—Kurgan）。两地相距虽仅十余哩，然路陡冰滑，颇难行走。……

赫氏自达尔劳特库尔干沿吉自尔河（Kizil—Su）东行，经吉自尔安库尔（Kizil—unkur）、克什克苏（Kaska—Su），吉卜帖克（Jipptik）渡河而至阿赖岭北麓。途中遇见考夫曼峰（Kaufmann Peak高23,000呎），隐显于雪光云影间，银辉远射，不敢注视。

自外阿赖岭北麓沿喀喇苏河（Kara—Su）东南行，于往波尔都巴（Bor—Doda）途中，数遇狼群。……

波尔都巴之南为吉自尔阿尔特梁（Kijil—Art），高一万零一十呎，其顶有回教圣者吉自尔阿尔特墓。从者告赫氏云，圣者吉自尔阿尔特，当先知穆罕默德时，东来传教，途经此梁，遂以己名名之，卒而后葬此地。梁颇险峻、行旅生畏。当由波尔都巴启程时，吉尔吉思之服役赫氏者，皆跪吁阿拉（Allah），请其佑护；阿拉者，回语上帝之意也。迨抵梁上，又皆跪祷阿拉，谢其默助，得逃危险。

过梁后，行抵喀克塞（Kak—Saj）……喀克塞之南，为喀喇库里湖。

自喀喇库里湖南行经穆兹库（Mus—Kol）以至阿克白塔梁（Ak baital）。穆兹库者，冰谷之谓。阿克白塔梁高一万五千三百呎，过梁东行而南，遂抵帕米尔寨；时三月十九日也（按1894年）。自玛尔噶朗至此，凡二十六日。

……吉尔吉思人之由鄂什（Osh）至帕米尔者，皆取道陶里迭克及吉卜帖克二梁；而浩罕、玛尔噶朗人则多取道腾吉斯拜梁，后者亦为大发克人夏季往费尔干谋生者之通路。阿赖谷为东土耳其斯坦及布哈拉间交通枢纽，回教徒之往麦加（Mecca）及麦地那（Medina）参谒圣地者，率于夏季结伴过此而西焉。

袁崇岐：《斯文赫定穿行亚洲述要》二、《自玛尔噶朗至帕米尔考》见《地学

杂志》第1卷 1929年

确实，东帕米尔的高原山系对于行进来，并不是一个天然的屏障，虽然邻近地区通向它的要冲都很艰险，仅有几条已被毁坏在古代山路。西帕米尔险峻深邃的隘口成了这个地区内部交通的障碍，但是，它与东帕米尔以及邻近地区的联系还是容易勾通的。所以，还在公元前一世纪，经过“世界屋脊”通往西域的道路，就为中国人所熟悉，这也并非偶然。经过

一百年以后，帕米尔往东方的道路，也被古希腊罗马人所了解。

经过帕米尔的路线，主要是顺着与纬度一致的帕米尔高原山脉的走向，也有一些子午圈方向的道路，但这些道路，在南部被东兴都库什山脉所限制，而在北部，则被外阿赖山脉所限。经过这些地区的道路，由于缺少一些方便的隘口，而显得很艰难。此外，古代的历史形势，首先要求开辟沿纬度方向的联系道路。由于这种需要，在纪元初期，通向东方和西域的道路，在帕米尔地区被联接了起来。这就形成了存在了多少个世纪、并且对发展欧洲大陆间经济和历史文化的联系起过重大作用的古代“丝绸之路”。

.....

熟悉帕米尔及邻近帕米尔地区的古道可以知道，位于阿姆河、印度河和塔里木河间的这个高山地区，并不是交流亚洲古典文化的障碍；相反，它的高山通道，从远古的时候起，就成了东方与西域间活跃的各种联系的一条动脉。将历史上记载的一些文献与我们今天掌握的一些考古史料相比较，可以找到从公元前一世纪就存在的经过帕米尔和邻近帕米尔地区的道路。

什克南之路是经过帕米尔的、顺纬度方向从东到西的唯一道路。它的路线是，莎车——塔什库尔干——阿尔楚尔——贡特——希瓦湖——洁扎巴德——巴尔赫。有根据将它与普托列麦伊所提到的从东土尔其斯坦的月氏国出发的那条路线联系起来。同时，什克南之路是中国通往西域诸国的南道的北段。

瓦罕之路是在帕米尔南面沿兴都库什山脉南麓的一条道路，其路线是，莎东——塔什库尔干——瓦罕——伊什卡希姆——泽巴克——洁扎巴德——巴尔赫（从塔什库尔干至瓦罕有三条道路，沿帕米尔河，沿瓦罕河和沿瓦哈知尔河，都经过同一个山口，最便利的一条路线，是沿帕米尔河，经过卓尔库里湖）。瓦罕之路是南道的主要一段道路，同时可能是帕米尔和邻近帕米尔地区较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道路。

罽宾之路是从东土尔其斯坦往印度北部的一条道路，沿线有古马绿洲——科克亚尔——萨雷阔勒——明铁盖——尼德茹特。准确地限定古马与萨雷阔勒间的一段路线，暂时还有困难。

费尔干纳之路，是经过帕米尔的东北边缘部分连接喀什噶尔与费尔干纳和中亚其他地区的一条道路。它经过喀什噶尔——伊尔克什坦——基里克达坂山口——苏非库尔干——古里察——费尔干纳。这条道路是中国通西域的北道的继续。

至于沿阿赖山脉和喀拉提锦的一条道路，显然在帕米尔和邻近帕米尔的道路中，只占次要的地位。

帕米尔道路的积极化使用是在贵霜时期，可以看出，这是与这个地区，首先是瓦罕谷地在贵霜时期的文化、政治和贸易中所显示的巨大作用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它们，将整个地中海世界与塔里木河流域、中国和整个远东相连结。

帕米尔和邻近帕米尔地区的古道，在许多整个世纪的时间里，在通过这个高山地区所形成的国际联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阿·恩·泽林斯基：《帕米尔古道》载《东方国家和人民》第3卷第99—119页

5. 帕米尔地区的民族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

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汉书·西域传》

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氏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

《汉书·西域传》

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传闻黄牛羌各有种类……南与白马羌接。

《三国志》第30卷第859页引《魏略》《西戎传》

又五识匿人碧瞳，与达摩悉铁帝国同（见西域记），盖皆乌孙人种。魏书言乌孙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此二部正葱岭山中地也。

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

乌孙见两汉书，至东晋时为蠕蠕所逼，徙居葱岭山中，事载魏书。此后史中不见其名。辽史所谓乌孙，不知何在。惟考乌孙发源，在今唐努乌梁海北俄国界中，其地有乌斯河（即乌孙转音），部人因以为名。乞尔吉思诸族尽出于此，其后蔓延欧亚二洲，为漠北三大人种之一。汉之乌孙国，亦由此分出，每岁该种人必至河上祭其始祖，详见元史地理志注，迄今尚有二村存焉，曰上乌斯、下乌斯，地虽僻小，声名颇著，辽时当有村长备物贡献，故侔于各国之列。

丁谦：《辽东各外国地理考证》“乌孙”条

布鲁特，在伊犁西南边外，有东西二部。其游牧阿克苏、乌什西北及伊犁西南者为东布鲁特；游牧喀什噶尔北与西及叶尔羌西南者为西布鲁特。环绕近边之地，逐水草而居，与外蕃安集延、霍罕诸部接壤

祁韵士：《西陲要略》第四卷

游牧喀什噶尔北与西及叶尔羌西南者，曰冲巴噶什，曰希布察克，曰萨尔克，曰奈曼，曰喀尔提锦，曰奇依特，曰图尔格依格尔，曰苏勒图，曰岳瓦什，曰额德格纳，曰察哈尔雅萨克，曰雅萨克，曰巴奇斯，曰蒙喀勒尔多尔，曰色勒库尔，凡十五部。

《新疆图志》藩部志一

布鲁特分东西二部，其首领谓之比，次者为阿哈拉克齐。每部落之首领无额数，以曾经出力者为之，亦父子相继，有罪则除。其相去远近哈萨克，左部则阿迪勒所辖卫逊诸鄂托克，附伊犁崆郭罗鄂伦及鄂尔果殊勒卡伦，伊巴克所辖素宛鄂托克，附伊犁沁达兰卡伦，俱为最近。幹理所辖阿塔海瑚兰素诸鄂托克为较远。右部则江霍卓卓勒齐所辖奈曼诸鄂托克，附塔尔巴哈台为最近，其西部额勒里汗弩喇尔汗处极西为最远。布鲁特则希布察克部落在喀什噶尔之南为最近，奈曼、喀尔提锦、提依特三部落附喀什噶尔西南诸卡伦，图尔额依格尔部落附喀什噶尔正西诸卡伦，冲巴噶什部落附喀什噶尔西北诸卡伦，胡什齐、奇里克二部落附乌

什西北诸卡伦，萨尔巴噶什部落附伊犁西南诸卡伦，此其大略也。

《钦定新疆识略》第12卷第2—3页

冲巴噶什部落：在喀什噶尔城东北巴尔昌卡伦至西北喀浪圭卡伦以外一带游牧，通霍罕。

希布察克部落：在莫（英）吉沙尔城东南铁列克卡伦至西北图木舒克卡伦以外及喀什噶尔西南伊勒古楚卡伦内一带游牧，通拔达克山、布哈尔等地方。

萨尔特部落：系希布察克所属，在喀什噶尔西南伊勒古楚卡伦外游牧。

奈曼部落：在喀什噶尔城西南伊勒古楚卡伦外游牧，通拔达克山、霍罕、布哈尔等地方。

喀尔提锦部落：在喀什噶尔城西南玉都巴什卡伦外游牧，通霍罕、达尔瓦斯、霍占等地方。

提依特部落：在喀什噶尔城东北伊兰乌瓦斯卡伦外游牧，通奇里克、布库部落。

图尔额依格尔部落：在喀什噶尔城西乌帕喇特卡伦外游牧，连提依特部落。

苏勒图部落：在喀什噶尔城西乌帕喇特卡伦外游牧。

岳瓦什部落：在喀什噶尔城西北喀浪圭卡伦外游牧，通玛尔噶浪、霍罕等地方。

额德格纳部落：与岳瓦什同在喀浪圭卡伦外，两部落相去八站。

察哈尔萨雅克部落：在喀什噶尔城西北图舒克塔什卡伦外游牧，连萨雅克部落。

萨雅克部落：与察哈尔萨雅克部落同在图舒克塔什卡伦外游牧，通哈萨克地方。

巴斯奇斯部落：在喀什噶尔城西北图舒克塔什卡伦外游牧。

蒙额勒多尔部落：在喀什噶尔城东北伊兰乌瓦斯卡伦外游牧，连奇里克、布库部落。

色勒库尔部落：在叶尔羌城西南亮噶尔卡伦外，通英吉沙尔城南乌鲁克卡伦。

《钦定新疆识略》第12卷38—53页

汉盘陀国，今之阿赖地也，喀尔提锦布鲁特居之。

《西域水道记》第1卷第3页

（疏勒）山内布鲁特五部：曰胡什奇，曰冲巴噶什，曰岳瓦什，曰希布察克，曰奈曼，皆徙格尔（蒙古包也—原注）牧葱岭，其侨杂错处，稗贩耕作，汉民汉回，无虑数百户……。

《新疆图志》建置四第9页

（喀什噶尔、疏附县属山内布鲁特五部之四曰希布察克，）一名黑皮恰克……西至黑孜尔拉提达坂，与俄阿赖依接。

《新疆图志》建置四第9页

自喀浪圭卡伦至浩罕一千六百余里，适中有贴列克达坂，至姑鲁耶两站，与浩罕接界，系布鲁特额德格纳爱曼。

《长龄、王麟奏折》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硃批欽此

按帕米尔全部来看，吉尔吉斯人是居民中的主要成份，并且他们代表土耳其族的一大部分和广泛分布的一部份。……

吉尔吉斯人是游牧民族。他们主要的职业是豢养牲畜。只有一小部份从事农业。的确，他们的生活依靠牲畜，特别是养马。所以他们经常变换牧区，习惯于流荡的生活。

P·T·艾色顿：《在亚洲的心脏》第32—33页 摘译自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编《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

地理民族英文参考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二章

卡拉吉尔吉斯，即中国人和加尔马克（Kalmaks）所称的“布鲁特”人，部分居住在准噶尔和土尔其斯坦，部分居住在西阿尔泰、锡尔河及其支流河源的山区、亚力山大山系、伊尔克库尔附近高地，向南直到阿姆河在帕米尔的河源一带。……他们在锡尔河以北的牧地被哈萨克所限制，但向南则延展到兴都库什山。

A·H·吉安尼：《亚细亚》摘译自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

英文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二章第一节

吉尔吉斯人的老家在叶尼塞河上游。中国最古的记载，几乎在纪元初期，称他们为坚昆人。布鲁特这个部落名称，证明他们是来自北方，和伯雅特蒙古人的祖先有关。840年，吉尔吉斯人打败了在蒙古的维吾尔人，迫使部分维吾尔人向南逃往新疆。在十七世纪时，吉尔吉斯人又被加拉吉泰打败，一部分吉尔吉斯人又回到叶尼塞河，另一部分则逐渐迁徙于西南，即现在居留的地区，十六世纪的土耳其书籍有关于这个地区的记载。和哈萨克人一样，在十九世纪时他们被俄国人征服，除在满洲中国统治下的一部分以外。

拉提莫尔：《亚洲的枢纽》第133页

摘译自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

理民族英文参考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二章第三节

……吉普查克部落又可分为三个部落，即1、萨尔特，2、吉尔吉斯吉普查克，3、卡尔他贝特尔。萨尔特（不要和色勒库尔的萨尔特混为一谈，虽然名字一样）一半属俄国，一半属中国。他们主要居住于萨雷兹河岸，虽然有一部分居住在喀什噶尔区。吉尔吉斯吉普查克大部分和萨尔特一样，居住在同一地方。卡尔他贝特尔人几乎全部属于俄国，虽然在查龙河中国属地可以发现很少几家。这一部落为其他吉尔吉斯人所尊敬，因为它有较古和特殊的流传。卡尔他贝这个词，意思是“秃尾母马”。故事是这样的：这个部落的祖先在纪元后680年跟随阿力（Ali）的儿子哈辛（Hussein），因为被叶赛得（Yesid）攻击向库发（Kufa）逃跑时的战斗中，他的母马的尾巴被刀砍去。于是这个名称便流传了一千二百年。

太伊特部落又分为两个小部落，即加拉太伊特和萨尔特太伊特。

前者居住在加拉库里（帕米尔）、加拉塔什，还有些住在安集延（费尔干纳），他们都是俄国属民。

后者居住木尔加布、郎库里和阿赖帕米尔，很难说他们是谁的属民，因为中国和俄国都说这三个地方是他们的。。从阿克塔什来的逃难者也属于这个部落。这个部落还有几家自称

他们是吉即尔巴什（在阿赖帕米尔），但他们虽和真正的吉即尔巴什同名，却不能和他们相混，真正的吉即尔巴什人居住于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并信奉回教的什叶派。

吉萨克部落又分为三个小部落，即1、色斯坦，2、吉达沙，3、康得。

色斯坦部落一半属俄国，一半属中国。他们散布于萨雷阔勒、塔加尔马、沙必杜拉、塔克敦巴什和阿赖帕米尔，在安集延（费尔干纳）也有。

吉达沙人也居住于安集延、郎库里、木尔加布和阿赖帕米尔。只有五家居住在奥伊塔格。这一部落还有其他小部落，无关紧要，不述。

敦摩：《帕米尔》第2卷第113页

摘译自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英文参考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二章第四节

吉尔吉斯语言是一种土耳其语，和哈萨克语比较起来，更接近于察哈台土耳其语和维吾尔语。

拉提莫尔：《亚洲的枢纽》第3页

摘译自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英文参考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二章第六节

吉尔吉斯人豢养骆驼、马、牛（犁牛）、绵羊、山羊。他们有时种植一些大麦，但很稀少，他们主要从事畜牧，带领他们的畜群从这个牧区到那个牧区，每两月或三月更换一次住地（迁徙他们的“阿考伊”（Akois），当牧草吃完之后。

敦摩：《帕米尔》第2卷第115页

摘译自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英文参考资料汇编》第一卷第二章第七节

这些勤苦的牧民，在这荒瘠的帕米尔高原，以豢养牲畜勉强维持生活。冬天严寒的冬季，使高原无法生活时，他们便退到平地……。

P·T·艾色顿：《穿过世界屋脊》第59页

摘译自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英文参考资料》第一卷第二章第七节

在信仰上吉尔吉斯人是索尼派的回教徒，但他们残存一种古代的宗教，这种古代宗教溯源于中世纪盛行的中亚景教社会。在马哥孛罗时代，在叶尔羌曾有一个基都教区，据说其后一世纪（1350年）尚存。十三世纪初，加拉吉泰（Kara khitai）帝国的最后一个古尔干（Gurkhan），就是信奉基督教的奈曼人的一个成员。尼伊里亚斯说，奈曼是四个主要部落之一。奈曼部落自称和希布察克部落有血统关系。很奇怪，基督教仪式的残余，也存在于色勒库尔人之中。这是和巴达克山的塔吉克人同种的雅利安人，属什叶派，和在吉尔吉斯人中的情况一样。斯坦因曾发现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南部诸城，有基督教的标志。

霍尔狄奇：《帕米尔》《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 1911年

二、帕米尔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编者按 帕米尔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从二千多年前的西汉起，我国历代政府包括统一的中央政权和分裂的地方政权，都在这里设官置守，有效地行使主权。

公元前六十年（汉神爵二年），我国汉朝政府就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境）设立西域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天山南北的西域各部。当时帕米尔称为葱岭，葱岭境内的无雷、难兜、休循、捐毒、蒲犁、依耐等部，都属于西域都护的辖区。据考证，无雷在伊西洱库尔以东的阿尔楚尔帕米尔和萨雷兹帕米尔一带；难兜在无雷西，与大月氏接，包括伊西洱库尔地区及其西南的布哈拉；休循位于阿赖谷地；捐毒在休循东，即克则勒苏河上源及伊尔克什坦一带；蒲犁和依耐的西境跨入塔克敦巴什帕米尔。

东汉末到隋唐统一，我国出现一个分裂割据时期。帕米尔地区属当时西域地方政权的辖境，同时，这些地方政权，仍然同中原政权保持着明确的隶属关系。三国时期，帕米尔地区休循、捐毒并于疏勒，归曹魏设置的西域戊己校尉管辖；南北朝时期，帕米尔地区的渴盘陀向北魏遣使朝贡，接受北魏的招抚；隋炀帝时，西域相率来朝贡的凡三十余部，因设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强化了包括帕米尔地区在内的疏勒等西域各部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

唐进一步统一全国后，先后设立北庭、安西两大都护府，管辖西域广大地区。帕米尔地区的渴盘陀（在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识匿（亦称五识匿或九识匿，在伊斯提克河和阿克苏河一带）、俱蜜（穆克苏河一带）护蜜（瓦罕谷地）等部，都在安西大都护府的管辖之内。唐朝政府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的广大地区内，共设置了十六个都督府、八十一个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其中乌飞州都督府和至拔州都督府就是分别设置在护蜜和俱蜜，委命当地部落首领担任刺史，作为唐朝政府的地方官员行使职权。识匿首领布遮波资和护蜜首领真檀，曾先后被唐朝政府授以金吾卫大将军和左武卫大将军；护蜜另一首领统设伊俱真施被赐姓李，改名崇信。唐朝政府还在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设置边防戍所——葱岭守捉，保卫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公元747年（天宝六年）唐玄宗派安西都护付将高仙芝带领步骑一万人，从安西都护府出发，经帕米尔地区的渴盘陀、识匿、护蜜等地，越过坦驹岭（今达科特山口），南征小勃律，识匿首领跌失伽延亲自从征，不幸战死，唐朝政府提拔其子为都督、左武卫将军，领受俸禄，管理识匿。

唐以后，中国进入短暂的五代十国时期，帕米尔地区辖于喀什噶尔为中心的黑汗王朝。黑汗王朝是我国突厥族和回鹘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同北宋和辽都保持密切的从属关系，黑汗王朝经常向宋朝遣使朝献。西辽建立后，帕米尔在其辖区之内。

1218年(南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追击乃蛮屈出律(芟察里)汗,在喀什库尔干地方搜捕并杀死了屈出律,于是葱岭一带的原西辽故地,归入蒙古版图,属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的管辖范围。元朝建立后,帕米尔地区为别失八里属境,由元朝政府设立的宣慰司(后改为元帅府)直接管辖。明代之后,别失八里部经常贡奉明朝,明朝政府授别失八里部使者以都督、签事等官职。1416年(永乐十四年),册封纳黑失只罕为别失八里部的首领。

清朝重新统一西北后,恢复和加强了我国中央政府对帕米尔地区的管辖。清代,在帕米尔地区游牧的主要是中国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中的希布察克、额德格纳、喀尔提锦、色勒库尔、奈曼等部。这些部落,都归清朝政府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部落的比、阿哈拉克奇等大小首领,一律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放,并授以二至七品的翎顶。乾隆至道光年间,清朝政府屡次在帕米尔地区追击叛乱分子,当地布鲁特等兄弟民族也积极协同清军平定叛逆,清朝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后,在帕米尔境内的苏满地方竖立御制纪功碑。光绪年间,清朝政府肃清了阿古柏入侵势力后,在帕米尔地区设立卡伦、委任官员,征收税赋,派兵驻守,进一步加强对帕米尔地区的政治、军事管理,充分地行使主权。

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说明,帕米尔地区是我国的领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沙俄武装侵占的前夕,清朝政府依旧在这里充分地行使自己的主权,帕米尔地区的各族人民,同内地各族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1、帕米尔地区在汉代归汉朝西域都护管辖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

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

《汉书·西域传》

蒲犁国，王治蒲犁谷，去长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户六百五十，口五千，胜兵二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东至莎车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与西夜子合接，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车。种俗与子合同。

依耐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户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胜兵三百五十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车五百四十里，至无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与子合接，俗相与同。少谷，寄田疏勒、莎车。

无雷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千，口七千，胜兵三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与乌秣、北与捐毒、西与大月氏接。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

《汉书·西域传》

难兜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户五千，口三万一千，胜兵八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无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宾三百三十里，南与犂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种五谷、蒲陶诸果。

《汉书·西域传》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户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胜兵四百八十人。东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地。

捐毒国，王治衍敦谷，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户三百八十，口千一百，胜兵五百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与葱岭属，无人民。西上葱岭，则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

《汉书·西域传》

按汉蒲犁国，东至莎车，北至疏勒之文，与今自喀什噶尔、叶尔羌西南，至塞尔勒克、喀尔楚道里相合，则塞尔勒克、喀尔楚一带，当为蒲犁故壤也。后汉无蒲犁而有德若，且云东与子合接，今塞尔勒克与裕勒阿里克、库克雅尔相接，知德若即蒲犁地矣。魏略满犁、亿若二国并载，而满之与蒲、亿之与德，应属传写之讹。北魏渴盘陀在朱驹波西，以今裕勒阿里克为悉居半国推之，则此宜属元魏渴盘陀地，唐书所谓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六百里即其国者也。由此西北行，通哈喇库勒、阿喇楚勒、叶什勒库勒淖尔，西南行通拔达克山，咸在葱岭环带之间。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十八第36—37页

按阿喇楚勒，北通布鲁特，南接拔达克山，西行则逾葱岭。以汉书无雷国，南与乌秣、北与捐毒、西与大月氏接之文证之，则阿喇楚勒宜为无雷国地也。汉之无雷，至北魏为钵和，于史无明文。第考魏书钵和国在渴盘陀西，今叶尔羌西塞尔勒克、喀尔楚一带，为渴盘陀国，而钵和国东与之接，其地必当在葱岭之中。更以唐书护密、魏钵和，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之说推之，则四镇在葱岭东，吐火罗在葱岭西，魏之钵和，唐之护密，当属葱岭中往来当道之国。今阿喇楚勒，在葱岭中偏北境上，虽不必定为无雷、护密诸国之都，而

要属诸国之北鄙，可无疑矣。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十七第33页

按汉无雷国，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难兜国，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是难兜为无雷西四百余里国可知。班传说难兜西至无雷，应属东至之讹。今阿喇楚勒为汉无雷，则叶什勒库勒应为汉难兜也。魏波知国在钵和国西，亦与今叶什勒库勒方位相合。今叶什勒有大淖尔，广数十里，或即古三池之旧状。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十七第36页

布哈尔，在拔达克山西，乾隆二十五年，回部底定，遣使颁敕赉。二十九年，其部长阿布勒噶尔，遣使诺罗斯伯克达雅尔伯克。因拔达克山素尔坦沙以其属内附。其地北极高，三十八度四十二分，距京师偏西五十七度三十二分，当属古难兜国地。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四十六第12页

布哈尔。……汉为难兜国，自后无闻。……按汉书载乌秬国西与难兜接。乌秬为今之拔达克山，难兜为今之布哈尔，其地位远近正相值也。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31卷第1页

无雷国南为乌秬，北为捐毒，西为大月氏，诊其地望，当在今郎库里西阿克苏河地。惟至蒲犁当云东南。后书言莎车西经蒲犁、无雷至大月氏，此地道路适合。

丁谦：《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

无雷国，治卢城，在依附西，西接大月氏，今噶勒察回之八达克山部东北境也。葱岭之脊，其南为唐喝盘陀国，后魏杨衒之洛阳伽兰记，载宋云之言曰：八月初入汉盘陀界，西行六日登葱岭，复西行三日至钵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唐书西域传：喝盘陀，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不忍岭，其国也，沿葱岭中，都城负徙多河。不忍岭即不可依山）其处甚寒，冬夏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此是伊西洱库尔，西域水道记以为哈喇库勒泊，差五百里）自此而西，山路欹侧，危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际，实在于斯。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依约中夏，实半天矣。汉盘陀国正在山顶，自葱岭而西，水皆西流入西海，城东有孟津河（即唐书所云负徙多河，水为南河之源，今普泽勒善河之上源，托里布隆河也），东北流向沙勒（莎车是时已并于疏勒），九月中旬入钵和国（此疑今博洛尔一名博罗尔也。然唐书云护蜜或曰达摩悉铁帝，元魏所谓钵和者，则非此地），险峻之形，可以仿佛。又水经注云：河水自葱岭分源（此指哈喇库勒泊水，与西流者分源也），东经迦罗逝国城南，有水东北流出罗逝国山，山即葱岭也。迳岐河谷分为二水（此即下于阗段所云，北河自岐河东分南河者，此南河也），水东流经无雷国北，又东流迳依附国北，又东迳蒲犁国北，又东至皮山国北，可知诸国矣。（汉书四至多误）无雷而西，乃渐下葱岭矣（水由西山发源，迳其国北，无雷自不在山脊，然遡逝国汉时实属无雷，否则，北不能接捐毒也。喝盘陀国经行十余日，宋云何在城东，西域传云负徙多河，一指其城，一指其国，言各有当。经无雷者，亦未必全属之也。前书云：西与月氏接。此或有误，然不接月氏，即接南兜，其

西至山脊无疑也。

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卷二

汉书西域诸国，里数难据，蒲犁、依耐，皆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鱼鲁亥豕，善会可也。然界至亦混。无雷传云：北与捐毒、西与大月氏接；难兜传云：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西至无雷句，西是东字之误），今无雷在东，月氏在西，休循在北，难兜在南，无雷既逾难兜之北而接月氏，则难兜不得接休循，难兜既截无雷之西而接休循，则无雷不得接月氏。及考水经注，则葱岭分流，迳无雷之水，流自东趋，迳难兜之水，流从西下，山脊中分，便成界限，始知无雷直接难兜而班书误也。惟鄙注西河一支，难兜与月氏中隔罽宾，此则误割月氏之东为罽宾，当从班氏也。

李光廷：《西域图考》卷二

难兜国在葱岭之西，再西出葱岭，则大月氏界也。在今八达克山西境。

李光廷：《西域图考》卷二

无雷在今疏勒南山谷中，南接乌秣国，西接南兜，北与休循国接，西与大月氏接。……今之疏勒西、克子尔河上源、依克斯塔木一带有捐毒国，西上葱岭为休循国，西至大月氏，凡一千一百一十里。

黄文弼：《班超》

休循国，治乌飞谷，捐毒传云，西上葱岭则休循，是在葱岭中矣，地在今那林河南喀尔提锦布鲁特地。

捐毒国，治衍敦谷，在尉头之西，今巴尔拜山之南也，地属萨尔巴噶什布鲁特部。水经注以为河源，即所谓至疏勒南与葱岭属，无人民者，今西布鲁特地，与休循共矣。

右（上）二国，为北道西国。

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卷一

葱岭八国：

自于阗以西为皮山国，始上葱岭，今噶勒察回之乾竺特部东境也。自此而西，诸国皆在葱岭中矣。皮山南即天竺，隔雪山不通行。

西夜国，治呼犍谷，在皮山西，今乾竺特之西境，魏宋云往天竺，由皮山取道于此。

子合国，在西夜西（后书得若国又在其西——原注），今噶勒察回之博洛尔部南境。

蒲犁国，在今乾竺特部北境，南接西夜子合。

依耐国，东接蒲犁，南接子合，今博洛尔之北境也。自西夜至此四国，唐为朱俱波国。

无雷国，治卢城，在依耐西，西接大月氏，今噶勒察回之八达克山部东北境也，葱岭之脊，其南为唐喝盘陀国。……

难兜国，在葱岭之西，再西出葱岭，则大月氏界也，在今八达克山部西境。

乌秣国，北接难兜，在今八达克山部南境，为通西南诸夷孔道。

右（上）八国，为葱岭诸国，汉通西南道此。

已上四十六国，合之桃槐为四十七国，皆属都护。

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卷一

河水重源有三，非为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国，葱岭之山，西去休循二百余里，皆故塞种也，南属葱岭高千里。西河旧事曰：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也。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水西迤休循国南，在葱岭西。郭义恭广志曰：休循国居葱岭，其山多大葱，又迤难兜国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宾国三百四十里。

郦道元：《水经注》卷一 1955年 文学古籍出版社

蒲犁，一曰色勒库尔，汉为蒲犁国地（《西域图志》：汉蒲犁国东至莎车，北至疏勒，与今自喀什噶尔、叶尔羌西南至塞尔勒克喀尔楚道里相合，则塞尔勒克喀尔楚一带当为蒲犁故壤也）。后汉为德若国地。魏为满（蒲）犁、亿（德）若二国地，并属疏勒。北魏及唐为喝盘陀国。五代为朱俱波所并，元为于阗国，明属叶尔羌，清为布鲁特西部（旧名伊西库尔淖尔，光绪二十九年乃置厅——原注）。

宋伯鲁：《新疆建置志》卷四

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天凤五年，延死，谥忠武王，子康代立。

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余国皆属焉。

九年，康死，谥宣成王。弟贤代立，攻破拘弥、西夜国，皆杀其王，而立其兄康两子为拘弥、西夜王。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并遣使诣阙贡献，于是西域始通。葱岭以东诸国皆属贤。十七年，贤复遣使奉献，请都护。天子以问大司空窦融，以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帝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

《后汉书·西域传》

（后汉）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二年，宪因遣侍校尉阎槃将二千余骑掩击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后汉书·西域传》

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岭。其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

《后汉书·西域传》

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田以西。超遂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

《后汉书·班超传》

至于后汉，班超所通者五十余国，西至西海，东西万里，皆来朝贡，复置都护、校尉以相统摄。

《魏书·西域传》

自从班超得到胜利以后，中国的政治力量向西扩展，竟远达帕米尔地方以外。同安息有了外交的关系，西元后九十七年又曾一度遣使直接与大秦（今叙利亚地方）通交，这次的使节似乎曾达到波斯湾头。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1946年中华版

塔格敦巴什帕米尔顶上是1900年我第一次所跨到的中国国土，如今我又到了这里。从这高峻的山谷下来，据居住下方的色勒库尔人说，那里的冬季有十个月，夏季只有两个月。西元后642年，玄奘久居印度返国，也曾经行此地。……我尤其感觉欣幸的是，在下山的路上能确实找出一所废了的石堡。据香客说，那里有一个奇怪的古代传说，以为古来有一位皇室的公主，从中国到波斯去，特建此堡以保安全。我在一座几乎荒废的石岭上所找得的堡垒，耸立于塔格敦巴什河的一条幽暗的峡谷里，今称为克则库尔干（Kiz-Kurghan），意即公主堡，这在玄奘的时候，当即已久归荒废。只因天气干燥，为此古地荫蔽的城垣仍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城垣用土砖和杜松枝相间叠砌而成。再向东去，西元前二世纪的汉代长城边塞，也是用同样中国的古法筑成的。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1946年中华版34页

假西域诸王以官号，自后汉始。后汉书西域传，光武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承制立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十七年，更赐以汉大将军印绶。顺帝永建二年，疏勒王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与汉大都尉，其子孙至灵帝时犹称之。魏略西戎传，魏赐车师后部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大都尉，受魏王印。此西域诸王受汉魏官号之见于史者也。考汉魏时本无大都尉一官，求其原始，实缘都护而起，前汉时本以骑都尉都护西域。后遂略称西域都护。新莽之后，都护败没，故窦融承制拜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使暂统西域诸国。盖不欲假以都护之名，又以西域诸国本各有左右都尉，故谓之西域大都尉，使其号若与西域都护骑都尉相埒云尔。……考汉时西域诸王，但称汉某国王。汉书西域传云，西域最凡国五十，自译长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

王国维：《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 见《观堂集林》三

2、曹魏时期帕米尔地区并属于疏勒受西域戊己校尉节制

（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诏曰：“西戎即叙，氏、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叩也）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

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先是，河右扰乱，隔绝不通，敦煌太守马艾卒官，府又无丞。功曹张恭素有学行，郡人推行长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东诣太祖，请太守。……黄初二年，下诏褒扬，赐恭爵关内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数岁征还，将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

《三国志魏书、阎温传附张恭传》

黄初三年，鄯善、龟兹、于阗王来献，西域复通，因置戊己校尉，即拜敦煌长史张恭为西域戊己校尉。

《魏志》卷二、又卷八十《阎温传附张恭传》

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魏略、西戎传》曰：……中道西行尉犁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也，桢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满犁国、德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屠国、琴国皆并属疏勒。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

3、南北朝时期帕米尔地区的渴盘陀向北魏政权朝献受北魏政权招抚

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盘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初，琬等受诏，便道之国可往赴之。琬过九国，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谓琬曰：“传闻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但患其路无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国，付其慕仰之诚”。琬于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乌孙王为发导译达二国，琬等宣诏慰赐之。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

《魏书、西域传》

检阅《魏书、帝纪》，帕米尔地区的悉居半、渴盘陀等国都向北魏“遣使朝献”或“朝贡”，其例不胜枚举，今择抄一二如下：

魏世祖拓跋焘太延五年（439年）……冬十月高丽及粟特、渴盘陀、破洛那、悉居半诸国各遣使朝献。

魏高宗拓跋濬兴安二年（453年）八月辛未，渴盘陀国遣使朝贡。

魏高宗拓跋濬和平三年（462年）三月甲申，刘骏遣使朝贡。高丽、菟王、契咄、思戾于师、疏勒、石那、悉居半、渴盘陀诸国各遣使朝献。

（魏世宗元恪景明三年502年）是岁，疏勒、鬲宾、婆罗捺、乌菴、阿喻陀、罗婆、不伦、陀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盘、乌稽、悉万斤、朱居盘、诃盘陀（渴盘陀）、拔斤、厌昧、朱沱洛、南天竺、持沙那斯头诸国并遣使朝贡。

《魏书·帝纪》

癸巳，龟兹、悦般、焉耆、车师、粟特、疏勒、乌孙、渴盘陀、鄯善诸国，各遣使朝献。

《魏书》卷四上

渴盘陀国，于阗西小国也。西邻滑国，南接鬲宾国，北连沙勒（即疏勒）国。所治在山谷中。城周回十余里，国有十二城。风俗与于阗相类。衣古贝（亦作吉贝，即木棉）布，著长身小袖袍，小口裤。地宜小麦，资以为粮。多牛、马、骆驼、羊等。出好毡、金、玉。王姓葛沙氏。中大同元年，遣使献方物。

《梁书·诸夷传·渴盘陀》

渴盘陀国，在葱岭东，朱驹波西。河经其国，东北流。有高山，夏积霜雪。亦事佛道。附于赧哒。

《魏书·西域传》

北史曰：渴盘陀国在葱岭东，朱驹波西，河经其国东北流，有高山夏积霜雪，亦事佛道，附相赧哒。通典曰：渴盘陀，后魏时通焉，亦名汉陀国，亦名渴盘罗陀国，理（？）葱岭中，在朱俱波国西，西至护密国，北至疏勒国，其王本疏勒人，累代相承居此国，有户二千余，有悬度山在国南四百里。

《太平御览》卷793

始琬等使还京师，具言凡所经见及传闻傍国，云：西域自汉武时五十余国，后稍相并，至太延中，为十六国，分其地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内诸小渠长盖以百数。

《魏书·西域传》

（宋云言：神龟二年）八月初入汉（渴）盘陀国界。西行六月（日），登葱岭山。后西行三日，至钵孟（猛）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处甚寒，冬夏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

【注释】：汉盘陀，唐书作渴盘陀，西域记作揭盘陀；今为塔什库尔干城，近设蒲犁县于此。葱岭即今新疆省西南帕米尔高原。钵猛城当在今博勒根回庄处。不可依山今为克里克山口。毒龙池即萨雷库里泊。今此泊在葱岭绝顶大帕米尔南，故又名大帕米尔湖，详见戈登游记。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五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

钵和国，在渴盘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处。又有大雪山，望若银峰。其人唯食饼麴，饮麦酒，服毡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嚧哒，一道西南趣乌菟。亦为嚧哒所统。

《魏书·西域传》

嚧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太安以后，每遣使朝贡。正光末，遣贡师子一，至高平，遇万俟丑奴反，因留之。丑奴平，送京师，永熙以后，朝献遂绝。至大统十二年，遣使献其方物。废帝二年、周明帝二年，并遣使来献。后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职贡遂绝。至隋大业中，又遣使朝贡方物。

《北史·西域传》

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至天监十五年（按公元516年），其王厌带夷栗陀始遣使献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七年，又奉表贡献。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颍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

《梁书·诸夷传》

注：丁谦《梁书夷貊传地理考证》考，滑国即嚧哒，盘盘或即悦般之异称，句盘当即唐书之都盘。

（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河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河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隋书》帝纪第四、炀帝下

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颍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

《隋书·西域》

疏勒国，都白山南百余里，汉时旧国也。……南有黄河，西带葱岭……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隋书·疏勒》

4. 唐代帕米尔地区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唐朝在帕米尔地区设立州、都督府和边防戍所

唐七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

《旧唐书·地理志》

安西大都护府——贞观14年（640），侯君集平高昌，置西州都护府，治在西州。显庆二年（657）11月，苏定方平贺鲁，分其地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分其种落，列置州县。于是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都护府，仍移安西都护府理所于高昌故地。三年（658）五月，移安西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府复为西州。龙朔元年（661），西域吐火罗款塞，乃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皆置都督，督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立碑于吐火罗以志之。咸亨元年（670）4月，吐蕃陷安西都护府，至长寿二年（693），收复安西四镇，依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至德后，河西、陇右戍兵皆征集，收复两京。上元元年（760），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有旧将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府，二镇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建中元年（780），元忠、昕遣使间道奏事，德宗嘉之，以元忠为北庭都护，昕为安西都护。

《旧唐书、地理志三》

大都护府：大都护一员（从二品），付都护四人（正四品上），长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马一人（正五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正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五参军事各一人（并正七品下），参军事三人（正八品下）。

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覈候奸譖，征讨携贰。长史、司马贰焉。诸曹，如州府之职。

《旧唐书、职官志三》

西域十六都督州府

龙朔元年，西域诸国，遣使来内属，乃分置十六都督府，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皆隶安西都护府，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之。

.....

至拔州 于俱密国所治措瑟城置。

鸟飞州 于护密多国所治摸廷城置。

.....

右西域诸国，分置羁縻州军府，皆属安西都护统摄。自天宝十四载已前，朝贡不绝。今于安西府事末纪之，以表太平之盛业也。

《旧唐书、地理志三》

护密者，元魏所谓钵和，横一千六百里，纵狭才四五里。王居寒迦审城，北临乌浒河，地寒迓，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显庆时以地为鸟飞州，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故役属吐蕃。

《唐书、西域传》

疏勒国，即汉时旧地也。西带葱岭，在京师西九千三百里。其王姓裴氏。贞观中，突厥以女妻王。胜兵二千人。假事祆神，有胡书文字。贞观九年，遣使献名马，自是朝贡不绝。开元十六年，玄宗遣使册立其王裴安定为疏勒王。

《旧唐书 西戎》

识匿或曰尸弃尼，或曰瑟匿。东南直京师九千里，东五百里距葱岭守捉所，南三百里属护蜜，西北五百里抵俱蜜。初治苦汗城，后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长自为治，谓之五识匿。地二千里，无五谷。人喜攻剽，劫商贾。播蜜川四谷稍不用王号令，俗窟室。贞观二十年，与似没、役策二国使者偕来朝。开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资金吾卫大将军。天宝六载，王跌失伽延从讨勃律，战死，擢其子都督、左武卫将军，给禄居蕃。……

俱蜜者，治山中。在吐火罗东北，南临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种。贞观十六年，遣使者入朝。开元中，献胡旋午女，其王那罗延颇言为大食暴赋，天子但尉遣而已。天宝时，王伊悉烂俟斤又献马。

护蜜者，或曰达摩悉铁帝，曰夔侃，元魏所谓钵和者，亦吐火罗故地。东南直京师九千里而羸，横千六百里，纵狭，才四、五里。王居塞迦审城，北临乌浒河。地寒，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麦，宜木果，出善马，人碧瞳。显庆时以地为鸟飞州，王沙钵罗颀利发为刺史。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故役属吐蕃。开元八年，册其王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莫贺达摩萨尔为王。十六年，与米首领米忽汗同献方物。明年，大酋乌鹘达干复朝。王死，册其从弟护真擅嗣王。二十九年，身入朝，宴内殿，拜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带。天宝初，王子颜吉訇请绝吐蕃，赐铁券。八载，真擅来朝，请宿卫，诏可。授右武卫将军，久乃迁。又迁首领二贡。乾元元年，王纥设伊俱鼻（按《册府元龟》为皋）施来朝，赐氏李。

《新唐书·西域传》

（开元二十一年）九月丙子，护蜜国真擅来朝，宴于内殿，授左金吾卫将军员外，赐紫袍带鱼袋等七事及帛百疋，放还蕃。

《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异二

乾元元年二月乙卯，护蜜国王使大首领罗友文来朝，加进左武卫大将军，仍听还蕃。

《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

乾元元年七月癸未，护蜜国王纥设伊俱皋施来朝，帝嘉之，赐姓李，改名崇信。

《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

达摩悉铁帝国，在两山间，靺鞨国故地也。东西千五六百余里，南北广四五里，狭则不逾一里，临缚乌河。盘纤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风凄烈。虽植麦豆，少树林，乏华果。多出善马，马形虽小而耐驰涉。俗无礼义，人性犷暴，形貌鄙陋，衣服毡毼，眼多碧绿，异于诸国。伽兰十余所，僧徒寡少。昏驮多，国之都城也（以上二句转引自丁谦：《大唐西域记考证》）。……逾此国大山，北至尸弃尼国。尸弃尼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连属，沙石遍野，多菽麦，少谷稼，林树稀疏，华崇寡少，气序寒烈……皮褐为服，文字同靺鞨国，语言有异。越达摩悉铁帝国大山之南，至商弥国。商弥国，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间，堆阜高下，谷稼备植，菽麦弥丰，多蒲萄、出雌黄，凿崖析石，然后得之。……文字同靺鞨国，语言别异，多衣毡毼，其王释种也。……

国境（商弥）东北逾山越谷，经危履险，行七百余里，至波迷罗川。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狭隘之处，不逾十里。据两雪山间，故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地咸

卤，多砾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至空荒，绝无人止。波谜罗川中有大龙池，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余里，据大葱岭内，当赡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镜，莫测其深，色带青黑，味甚甘美。潜居则蛟螭鱼龙鼉鼉龟鳖，浮游乃鸳鸯鸿雁驾鹅鹈鴒，诸鸟大卵遗馥荒野或草泽间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达摩悉铁帝国东界，与缚乌河合而西流，故此以右，水皆西流；池东派一大流东北至佉沙国西界，与徙多河合而东流，故此以左，水皆东流。波谜罗川南越山有钵露罗国，多金银，金色如火。自此川中东南，路无人里，登山履险，惟多冰雪，行五百余里，至竭盘陀国。

《大唐西域记》第12卷

达摩悉铁帝，唐书作护蜜，亦作护毘，又作护蜜多。穆天子传赤乌氏国在春山西三百里，即其地也。其国南北皆高山，惟沿瓦罕河一带（瓦罕河为阿母河之上源，唐书作乌浒河——注）略有田地，故东西狭长。唐书言护蜜王居塞迦审城，又地理志言显庆中以护蜜多国模造城为鸟飞都督府，此记谓都城曰昏驮多，名称虽异，大约即今瓦罕酋所居喀喇喷赤城无疑。尸弃尼唐书作识匿，或曰瑟匿，居播蜜川山谷，分为五部，名五识匿。据高仙芝传，涉播蜜川，遂顿特勒满川，为五识匿国。按特勒满川，今日伊斯利格河，即大龙池东流之一派，此国当与波谜罗川合叙，兹分为二，反致形势不明。离弥魏书除弥，在今阿富汗所属加非里斯坦东北境克里库特城地，云大山南者，因都库士山南也。波谜罗川唐书作播蜜川，今日帕米尔河，以受诸帕米尔水得名，或称阿尔楚尔河。大龙池今萨雷库里湖，又名大帕米尔湖，在大帕米尔山南，瓦罕帕米尔山北。魏氏指后阿奈山南喀喇库里湖及塔夏尔玛山北小喀喇库里湖为樊师所经之大龙池，皆误。西人称帕米尔为天下最高原，故气冷鲜生物，人难久居，今惟夏令有牧羊人至此，秋深即下山避寒。考英人戈登帕米尔游记，湖地高一万四千二百尺，东西约十英里，南北约三英里，湖中有温泉，水味不鹹，湖西水流出处阔十二步，深五尺，湖东平地渐窄，相距十二英里处，地高于湖百余尺，有小河南来，分两岔，一岔入湖，一岔东流，为阿克苏河之源。按水之流行，因地高下，寻常河湖，断无东西并出之理。观此游记，方知樊师所谓池东一派，乃另一水源，由东流入池中，非由池东流。惟此水源中分一支东行，为伊斯利格河，似乎东西并出，其实非也。至谓东派与徙多河合而东流，尤误。考本记池西一派，即大帕米尔河，西南流至喀喇喷赤与缚乌河合，池东一派，由伊斯利格河入阿格塔什河北行，复折而西为阿克苏河，仍合并于缚乌河。盖帕中诸河，均隔于葱岭正脊，不能与岭东之水相接，当时樊师见东西各有一河，遂臆揣东派必与徙多河合，而不知其谬也。钵露罗见前。……师自大龙池东南行，盖历瓦罕帕米尔山、小帕米尔山、度葱岭正脊之塔克敦巴什山，故路无人烟，惟多冰雪也。

丁谦《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

盖波谜罗即帕米尔，译音相同，波谜罗川东西千里、南北百里，统帕米尔全地言也。大帕米尔为帕米尔河所出，南北负山，所谓狭隘处不逾十里据两雪山间也。帕米尔河发源萨雷库尔，以库尔为大龙池正合。川中有池之文，西人测得高一万四千二百尺，所谓其地最高也。西派合缚乌河，即帕米尔河汇入阿母河是也（缚乌河为阿母河久经考定——原注）；东派合徙多河，徙多河为今之葱岭河实不相及，但由此至竭盘陀国（今色勒库尔地）必循伊什提克河而东，其时见有东派之水遂揣为合于徙多河，不能如今之确测也。单言水则曰派、曰

大流、曰河，兼言地则曰川，推此释印度川诸节皆无不合。知波谜罗之为帕米尔，而龙池所在庶得归宿，冀可补旧说所未及。

许景澄《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

喝盘陀，或曰汉陀，曰渴馆檀，亦谓渴罗陀，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不忍岭六百里，其国也。距瓜州四千五百里，直朱俱波西，南距悬度山，北抵疏勒，西护密，西北判汗国也。治葱岭中，都城负徙多河。胜兵千人。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为之。西南即头痛山也。葱岭俗号极崑山，环其国。人劲悍，貌、言如于阗。……贞观九年，遣使者来朝。开元中破平其国，置葱岭守捉，安西极边戍也。

《新唐书·西域传》

子合西夜蒲犁依附得若均见两汉书，惟蒲犁依附唐时为喝盘陀地，并未并入子合，语误。喝盘陀魏书作渴盘陀，在今叶尔羌西南塔什库尔干城地。城负徙多河、指阿克敦巴什河，为叶尔羌河北源之一。叶尔羌河古名徙多河，本书作徙多误。剑末谷，今英吉沙尔城西稍南阿格塔拉山峡。不忍岭，今池吉里克山口（唐地理志附录：剑末谷下尚有青山岭、青岭，青山岭即喀斯喀苏山口，青岭即托喇特山口——原注）。悬山指喀喇库鲁穆山，葱岭正脊也。护密判汗见后。头痛山即魏书钵和国南大雪山，乃印度喜马拉雅山之北支，雪积不化，望之头痛故云。

丁谦《新旧唐书西域地理考证》

新疆近设蒲犁厅于莎车府西南塔什库尔干城，揆之（汉书）本传，方向道里颇相符合，惟南按西夜子合，当作东南，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当作西北，按此即魏隋唐喝盘陀国地。

丁谦《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

喝盘陀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基大石岭，背徙多河，周二十余里。山岭连属，川原隘狭。谷稼俭少，菽麦丰多，林树稀，华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旷……衣服毡毼。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建国已来，多历年数，其自称云是至那提婁瞿咀罗（唐言汉日天种）。此国之先，葱岭中荒川也。昔波利斯国王娶妇汉土，迎归至此，时属兵乱，东西路绝，遂以王女置于孤峰，峰极危峻，梯崖而上，下设周卫，警昼巡夜。时经三月，寇贼方静，欲趋归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惧，谓徒属曰：王命迎妇，属斯寇乱，野次荒川，朝不谋夕，吾王德感，妖气已静，今将归国，王妇有娠，顾此为忧，不知死地，宜推首恶，或以后诛。讯问喧哗，莫究其实。时彼侍儿谓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会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从日轮中乘马会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归必见诛，留亦来讨，进退若是，何所宜行？金曰：斯事不细，谁就深诛？待罪境外，且推旦夕。于是即石峰上，筑宫起馆，周三百余步，环宫筑城，立女为主，建官垂宪，至期产男，容貌研丽，母摄政事，子称尊号，飞行虚空，控驭风云，威德遐被，声教远洽，邻域异国，莫不称臣。其王寿终，葬在此城东南百余里大山岩石室中，其尸乾腊，今犹不坏，人状羸脊，俨然如睡，时易衣服，恒置香华，子孙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出，母则汉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日天种。然其王族貌同中国，首饰

方冠，身衣胡服。……

大崖东北，逾岭履险，行二百余里至奔攘舍罗（唐言福舍）。葱岭东冈四山之中，地方百余顷，正中垫下，冬夏积雪，风寒飘劲，畴垆泻卤，稼穡不滋，既无林树，惟有细草，时虽暑热，而多风雪，人徒才入，云雾已兴，商侣往来，苦斯艰险。闻诸耆旧曰：昔有贾客，其徒万余，橐驼数千，资货逐利，遭风遇雪，人畜俱丧。时竭盘陀国有大罗汉遥观见之，悯其危厄，欲运神通，拯斯沦溺，适来至此，商人已丧。于是收诸珍宝，集其所有，构立馆舍，储集资财，买地邻国，露户边城，以赈往来。故今行人商侣，咸蒙周给。从此东下葱岭东冈，登危岭，越洞谷，溪径险阻，风雪相继，行八百余里，出葱岭至乌铄国。

《大唐西域记》第12卷

竭盘陀魏书作渴槃陀，伽蓝记作汉槃陀，唐书言喝盘陀或曰汉陀、曰渴馆檀、曰渴罗陀。魏书言其国在葱岭东，朱居波西，河经其国东北流。核其地望，即今萨雷库勒之塔什库尔干城无疑。此即汉时休耐国地，新疆识略称为外蕃总汇处，有塔克敦巴什河自西南来，至城北折而东流，即叶尔羌河北源之一，古所称徙多河也。传载师在此国停二十余日，复东行五日，途遇贼，象被逐溺死。葱岭东冈，乃塔里尔玛山迤邐东出之一支，奔攘舍罗在国东北，当为今申底北博勒根庄地。

丁谦：《大唐西域地理考证》

五识匿为今诸帕米尔地。帕米尔者，波斯语平屋顶之称。诸帕居葱岭绝顶，地势虽高，而山形颇坦，每帕皆两旁有河，中间之山，斜迤而下，可资耕牧，故以平屋顶为比。苦汗城当在瓦罕帕米尔东北，播蜜川即帕米尔河，亦称阿克苏河，各帕米尔酋长自治，不能统一，至今犹然。似没北与石接，当在霍占东北山中，役槃与康邻，当在杂拉夫山涧上游，俱密在吐火罗东北，当即喀喇提锦部地，南临黑河，穆克苏河也。达摩悉铁帝国一名护密，见西域记，惟魏书体和在因都库士山南，与此异地（观伽蓝记宋云所经之道可见——原注），牵而为一，误。护密寒迦审城，西域记作昏驮多，即今瓦罕所都喀喇喷赤是也，横广纵狭，形势郅合。乌浒河即瓦罕河，正在城北，西域记言国南越大山至商弥国（即睢弥），东北七百里至波谜罗川（即播蜜蜜川），川中有大龙池（即萨雷库里湖）。其地最高，池西派一大流，至国之东界，与缚台河合（即瓦罕河），池东派一大流，东北至佉沙国界（即疏勒），与徙多河合而东流也。此段叙识匿、护密二国地势甚析，故摘录之。惟末言东一水与徙多河合，则樊师之误。盖此水东北流，至佉沙西界郎库里帕米尔地，仍向西流，会帕米尔河，并入缚台河，无东流之说也。又五识匿人碧瞳，与达摩悉铁帝国同（见西域记），盖皆乌孙人种，魏书言乌孙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此二部正葱岭山中地也。

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

……公元二、三世纪的时候，在塔什库尔干一带出现了竭盘陀国。

……

竭盘陀继承并发展了汉代葱岭各部同内地的亲密关系，即使在中原分裂的南北朝期间，也屡次派遣使者，远行万里，同北魏和梁朝进行联系，并贡献土产。到了唐朝，竭盘陀同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唐初，就把西域按内地行政建制区划为府、州、县，竭盘一带播密州，

归安西都护管辖

约在公元713—727之间，羯盘陀王裴星带了一部分人离开原地，归附吐蕃，羯盘陀国才灭亡。从此以后，唐朝便在这里直接设立葱岭守捉，作为国家西部最远的边防要塞。

……到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追击乃蛮屈出律于塔什库尔干时，当地地名已改称色勒库尔。

十七世纪初，色勒库尔成为属于明朝叶尔羌汗国的一部分。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编《塔吉克族简史简志合编》第8—9页

小勃律，其王为吐蕃所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羁属吐蕃。自仁琬（节度使田仁琬）以来三讨之，皆无功。天宝六载，诏仙芝以步骑一万出讨。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仙芝乃自安西过拨挨城，入握瑟德，经疏勒，登葱岭，涉播密川，遂顿特勒满川，行凡百日。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仙芝乃分军为三，使疏勒赵崇璘自北谷道、拔换贾崇璘自赤佛道、仙芝与监军边令诚自护密俱入，约会连云堡。

……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还连云堡，与令诚俱班师。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

《新唐书·高仙芝传》

护蜜，乌飞州都督府，开元八年，册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莫贺达摩萨尔为护蜜王。今帕米尔南瓦罕，当四镇入吐火罗道。

俱蜜国 至拔州都督府，献马，天宝中上表请处分大食，免征其税。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145—146页

西突厥汗国不可能用自己原有落后的征税制度征服各国人民的实物，必须在各国不同货币的基础上发行一种统一的货币，作为各国各部落间的通用货币。这种统一的货六十多年前在热海（伊塞克湖）北岸的凡尔诺依被发现了。货币上面，有的有突厥文，有的有突厥文和汉文，经法人达鲁因研究，确定其为西突厥汗国的货币。（载于1891年法国的《古钱学杂志》，转引自冯译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54页注1）。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第103页原文及注1

5、元代帕米尔为别失八里辖境归别失八里元帅府统领

（元太祖十八年），夏，避暑八鲁弯川。皇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及八剌之兵来会，遂定西域诸城，置达鲁花赤监治之。

《元史·太祖本纪》

元秘史蒙文，言太祖命沙儿塔兀勒人马思忽惕管不合儿、薛米思坚、兀笼格赤、兀丹、乞思合儿、兀里羊等城，语较详备。……薛米思坚即撒马儿干。兀丹即曷思麦里传之鄂端，

今作和阗。乞思合儿即喀什噶尔。兀里羊即叶尔羌。

丁谦《元秘史地理考证》

成吉思汗雅不欲其旧敌之安然窃据一汗国位，故于1218年（615）西征时，命那颜哲别率二万人往讨屈出律。蒙古军甫近，屈出律即逃合失合儿。哲别入城，宣布信教自由，城民尽屠屈出律士卒之居民舍者。蒙古军追逐屈出律至巴达哈伤，执斩之。

《多桑蒙古史》卷上第81页

戊寅（嘉定十一年，太祖十三年），帝年六十四，伐西夏，围王城（即宁夏），西夏主走西凉，高丽国来贡，命将分路伐乃蛮，追古出鲁黑至喀什噶尔西南山中萨雷库里地，杀之，西辽旧地悉定。

丁谦《元太祖成吉思汗编年大事纪》

癸未（嘉定十六年、太祖十八年），帝年六十九，以西域略定，设达鲁花赤等官监治之。

丁谦《元太祖成吉思汗编年大事纪》

郭宝玉字玉臣，华州郑县人，唐中书令子仪裔也。通天文兵法，善骑射，金末为兵官，屯定州。……乌沙堡之战，举兵降（元太祖），……收别失八里，别失兰等城。

丁考：此传别失八里，盖指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等处而言，以古出鲁克由虎思斡鲁朵逃往喀什噶尔，为哲伯所追杀，遂定其地。此等处元时皆别失八里辖境，故举别失八里以概之。若别失八里会城，在今乌鲁木齐东，非当时用兵所及也。别失兰即今塔什干城。……

丁谦《元史郭宝玉德海侃传地理考证》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别失八里畏兀城子里军站事。十七年，以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十八年，从诸王阿只吉请，自大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十年，立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二十一年，阿只吉使来言：“元隶只必帖木儿二十四城之中，有察带二城置达鲁花赤，就付阔端，遂不隶省”。至是奉旨：“诚如所言，其还正之”。二十三年，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失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以总之。

《元史、地理志六》

6. 明代帕米尔地区及其与明朝政府的隶属关系

别失八里，西域大国也。南接于阗，北连瓦剌，西抵撒马儿罕，东抵火州，东南距嘉峪关三千七百里。……元世祖时设宣慰司，寻改为元帅府，其后以诸王镇之。

洪武中，蓝玉征沙漠，至捕鱼儿海，获撒马儿罕商人数百。太祖遣官送之还，道经别失八里。其王黑的儿火者，即遣千户哈马力丁等来朝，贡马及海青，以二十四年七月达京师。帝喜，赐王采币十表里，其使者皆有赐。……

成祖即位之冬，遣官赍玺书采币使其国。未几，黑的儿火者卒，子沙迷查干嗣。永乐二年遣使贡玉璞、名马、宴费有加。时哈密忠顺王安克帖木儿为可汗鬼力赤毒死，沙迷查干率师讨之。帝嘉其义，遣使赍以采币，令与嗣忠顺王脱脱敦睦。四年夏来贡，命鸿胪寺承刘帖木儿赍敕币劳赐，与其使者偕行。秋冬及明年夏，三入贡，因言撒马儿罕本其先世故地，请以兵复之。命中官把太、李达及刘帖木儿赍敕戒以审度而行，毋轻举，因赐之采币。六年，太等还，言沙迷查干已卒，弟马哈麻嗣。帝即命太等往祭，并赐其新王。……

十一年，贡使将至甘肃，命所司宴劳，且敕总兵官李彬善遇之。明年冬，有自西域还者，言马哈麻母及弟相继卒。帝悯之，命安赍敕慰问，赍以采币。已而马哈麻亦卒，无子，从子纳黑失只罕嗣。十四年春，使来告丧。命（傅）安及中官李达弔祭，即封其嗣子为王，赍文绮、弓刀、甲胄，其母亦有赐。明年遣使来贡，言将嫁女撒马儿罕，请以马市妆奁。命中官李信等以绮、帛各五百匹助之。十六年，贡使速哥言其王为从弟歪思所弑，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国号曰亦力把里。帝以番俗不足治，授速哥为都督佥事，而遣中官杨忠等赐歪思弓刀、甲胄及文绮、采币，其头目忽歹达等七十余人并有赐。自是，奉贡不绝。

宣德元年，帝嘉其尊事朝廷，遣使赐之钞币。明年入贡，授其正，付使为指挥千户，赐诰命、冠带，自后使臣多授官。……

其国无城郭宫室，随水草畜牧。人性犷悍，君臣上下无统。饮食衣服多与瓦剌同。地极寒，深山穷谷，六月亦飞雪。

《明史·西域传》

伊里巴拉

伊里巴拉在肃州西北三千餘里，地极寒，深山穷谷，六月亦飞雪。或曰即古焉耆，或曰即古龟兹。元名其地为伯实巴里（旧作别失八里今改正——原注），世祖设宣慰司，寻改为帅府，其后以诸王镇之。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国王哈达拉和卓（旧作黑的儿火者今改正——原注）遣使贡马，赐其王采币十表里，其使者皆有赐。成祖永乐四年贡瑾玉，十六年布色（旧作不思今改正——原注）弑其从兄王诺果沙扎该（旧作纳黑失只罕今改正——原注）自立为王，徙其部落西去，更号伊里巴拉。宣宗、宣德后屡入贡。

《续通典·边防三》

巴实伯里

元世祖时设巴实伯里宣慰司，寻改为元帅府，其后以诸王镇之。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其王克德尔和遣使朝京师。

成祖永乐十四年，封诺海沙扎该为巴实伯里王。

《续文献通考·四裔十二》

亦力把力，在哈密西一千六百七十里，至肃州二千五百三十里，至京师九千三百里。其地东抵火州，西至撒马儿罕，南接于阗，北连瓦剌，古焉耆、龟兹二国地，居沙漠间，东西凡三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元初地名别失八里，宪宗蒙哥分建诸王，合丹于此。世祖忽必烈时，立宣慰司，后又置元帅府，以领屯田。明洪武二十四年，国王黑的儿火者遣使入贡，自是屡遣使贡献。永乐十六年，其王纳黑失只罕为从弟不思所弑，自王其地，徙其国于西

境，更号亦力把力，正统以后，皆入贡不绝。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五

八答黑商，在俺都淮东北。城周十余里。地广无险阻，山川明秀，人物朴茂。浮屠数区，壮丽如玉居。西洋西域诸贾多贩鬻其地，故民俗富饶。初为哈烈酋沙哈鲁之子所据。永乐六年，命内官把太、李达赐其酋敕书采币，并及哈实哈儿、葛忒郎诸部，谕以往来通商之意，皆即奉命。自是东西万里，行旅无滞。

《明史·西域传》

7、清朝加强对帕米尔地区的直接管辖

(1)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直接管辖帕米尔地区的西布鲁特

其部落沿边散处，凡十有七，大首领称为比，犹回部阿奇木伯克也。比以下，有阿哈拉克奇大小头目，皆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放，给以翎顶二品至七品有差。每岁遣人进马，酌贡绸缎羊只。商回以牲畜皮张贸易至者，税减内地商民三分之一。其游牧之地有近伊犁界者，间岁将军遣领队大臣亲往巡查一次，至常年稽察约束，则归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专辖。

《西陲要略》第4卷第9页

由（喀什噶尔）城东北而西转南，设大小卡伦十七处（巴尔昌、伊兰乌瓦斯、冲布尔汗、七里克、伊斯里克、阿尔哈布拉克、图舒克塔什、勒沁乌瓦斯、喀浪圭、喀尔拜、乌兰乌苏、乌帕拉特、苏巴什、郭尔吉罕、玉都己什、克博都鲁克、米奇特），外通布鲁特，西达霍罕、安集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专辖；自喀什噶尔东南行二百餘里，至英吉沙尔城，由城西北而南，设大小卡伦十二处（铁列克、奇克满、乌鲁克、俄尔多笼、空伊布拉克、托依洛克、特比斯、绰达雅尔、特尔格齐克、达卜萨、图木舒克、汗达拉克，以上侍卫，俱由喀什噶尔派拨更换），外通布鲁特，西南千数百里以外至巴达克山，英吉沙尔领队大臣专辖；自英吉沙尔东行三百余里至叶尔羌城，由城西南转而东北，设卡伦七处（梁噶尔、伙什喇卜、库库雅尔、玉喇里克、齐灵、桑珠、赛里克）西南一带外通布鲁特，东北卡伦向为稽察逃人，叶尔羌办事大臣专辖。

《西陲要略》《南北两路卡总叙》

布鲁特在伊犁西南边外，有东西二部。其游牧阿克苏、乌什西北及伊犁西南者为东布鲁特，游牧喀什噶尔北与西及叶尔羌西南者为西布鲁特。

《西陲要略》第4卷《布鲁特源流》

布鲁特分东西部。东部在天山北，汉时为乌孙西鄙，古所谓塞王种也……西部在天山南，汉时为捐毒、休循二国地。……其游牧阿克苏、乌什西北者曰奇克旦，曰胡什奇，曰诺依古特，曰萨尔巴噶什，凡四部。游牧喀什噶尔北与西及叶尔羌西南者，曰冲巴噶什，曰希布察克，曰萨尔特，曰奈曼，曰喀尔提锦，曰奇依特，曰图尔格依格尔，曰苏勒图，曰岳瓦

什，曰喀德格讷，曰察哈尔雅萨克，曰雅萨克，曰巴奇斯，曰蒙喀勒多尔，曰色勒库尔，凡十五部。由鄂什口出葱岭，则诸部正当其地也。

《新疆图志》藩部志一

西布鲁特，在喀什噶尔西北三百里，道由鄂什逾葱岭而至，与东布鲁特相望。部落凡十有五，其最著者四：曰额德格讷鄂拓克，曰蒙科尔多尔鄂拓克，头目阿济比兼辖之，户七百有奇；曰奇里克鄂拓克，头目由玛特，户二百有奇；曰巴斯子鄂拓克，头目噶尔住，户千三百有奇，部落虽分而驻牧同地。东南扼葱岭，西迄于布哈尔诸部落，共二十万人，逐水草、事游牧，汉休循、捐毒故地也。久思内附，以准噶尔阻未得通。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兆惠既定喀什噶尔，追捕余孽，道经诸部，遮首吁请内附，乃遣二等待卫达克塔纳等往抚，阿济比奉将军书曰：“额德格讷布鲁特小臣阿济比，恭祝大皇帝万万寿，恭呈如天普覆、广大无外、富有四海、乾隆大皇帝钦命将军之前，今将军自喀什噶尔传谕我部，颁给印文，谨已奉到，不胜踊跃，适慰心想。当率诸部，自布哈尔迤东二十万人众，皆作臣仆”。兆惠嘉其诚，表于朝，诏受之。由是十五部落皆内附……乃遣由玛特之兄名呼达里者朝京师，觐于盘山静寄山庄。赐宴，与观南苑大阅及灯火。二十五年正月，额德格讷阿济比遣使锡喇嘛噶斯等来朝。赐宴。八月，遣侍卫索诺木等往赐敕，郊迎祇受如礼。二十七年，额得格讷阿济比所属鄂斯等处为浩罕额尔德尼侵据，令驻守新疆尚书永贵等遣谕额尔德尼，还所侵地。其地北极高四十度一分至三十分，距京师偏西四十三度三十一分至四十六度三十分。二十八年，其别部阿瓦勒比，愿以其部供内地游牧，并悉心经理牧群事宜，帝嘉之，赐四品顶带。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第45卷第8—10页

（2）清政府出兵帕米尔地区追剿叛酋和当地民族的积极协助

（清）高宗之世，削平西域，巴勒提、痕都斯坦、爱乌罕、拔达克山、布哈尔、博洛尔、塔什干、安集延、浩罕、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及坎车提诸回部，联翩内附，来享来王。东西朔南，辟地至数万里，幅员之广，可谓极矣。

《清史稿·地理志一》

大清一统志载：……清高宗勘定西域，亲令畴人，掣仪器，身历数万里，划分中外封域，所以胡文忠公的地图，得本内府图把帕米尔画入界内。

葛綏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

查色勒库勒地方，原系叶尔羌所属，自乾隆二十五年大兵平定叶尔羌以来，该处设立五品阿奇木伯克一员，颁赐印信一顆，管理色勒库勒地方事务，又设六品伊什罕伯克一员，六品商伯克一员，七品伯克五员，共大小伯克八员，每年在叶尔羌支給盐菜钱四十千文，该处回子每年交金子二十七两七钱，交硝一千七百斤，折赏布一百五十三疋，至今七十余年，系天朝地方，如何就是尔等浩罕地方？

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邦办大臣关福《致浩罕谕帖》道光

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殊批〕此谕是

色勒库尔五品阿奇木伯克世袭表

迈买沙(? ——1830年)

库尔察克(1831—1836年)

卜巴什(? ——?)

热普佳(? ——1857年)

多列克沙(1857—?) 迈买沙次子

哎里布(1877—1878年) 卜巴什次子

阿不都勒艾山(1878—1892年) 卜巴什子

买迈克里木(1892—1924年) 阿不都勒艾山子

阿不都尔恩(1924—1925年) 买迈克里木子

帕米尔社会历史调查

和什库珠克。在喀什噶尔西境外五百里，乾隆二十四年，参赞大臣明瑞追逆回霍集占至此，以九百人败贼六千。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26卷第3页

阿喇楚勒(阿尔楚尔)。在和什库珠克岭西三百里，喀什噶尔西境外八百里。逆回西窜至此，付将军富德追及之，剿四千余众。擒斩伯克数十人。在汉当为无雷国地。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26卷第3页

叶什勒库勒。在喀什噶尔西境外千里，付将军富德、参赞大臣阿里衮击霍集占于此，降回众万二千人。旧对音为伊西洱库尔，地以水名，在阿喇楚勒西南二百里，叶什勒库勒淖尔西。南北高峰对峙，北山有小径，通安集延，其西限以大岭，逾岭以南，通拔达克山界。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26卷第3页

和什库珠克岭。在喀什噶尔西南葱岭中，阿喇楚勒东一百里。旧音霍斯库鲁克，山势宽广，峰岭极峻。唐西域传，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不忍岭，应即其境。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26卷第4页

哈喇池。在喀什噶尔西南，即雅满雅尔河之上流。在乌鲁阿喇特岭西北，有两源，出北山中，合流南行至此，潴成泽，周围百余里，东出为雅满雅尔河。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26卷第5页

布隆池。在阿喇楚勒西百余里，周迴五十余里，自拔达克山界内北流至此，汇成巨泽，居山谷间。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26卷第5页

叶什勒池。原名伊西洱库尔淖尔，在布隆池西四十里，水势深广，万山环绕，北通安集延，西限葱岭，南抵拔达克山。乾隆二十四年，付将军富德穷追逆回波罗泥都、霍集占至此，逆回奔拔达克山，富德遣使索俘，二酋旋授首。池上勒高宗纯皇帝圣制纪功碑，昭示万世云。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26卷第5—6页

和什库珠克，旧对音为霍斯库鲁克。在喀什噶尔城西五百里，哈喇库勒西北，波罗泥都霍集占自叶尔羌西遁，参赞大臣毅勇公明瑞，以九百人穷追及此，贼众三千，拥踞山梁，来拒我师。明瑞身先士卒，奋勇驰突，自午及申，斩获无算，追奔百余里，贼势益蹙。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十七第28页

阿喇楚勒，旧对音为阿尔楚尔。在和什库珠克达巴西三百里。乾隆二十四年八月，逆回波罗泥都、霍集占自和什库珠克达巴败后，西窜至阿喇楚勒，付将军富德等率师穷追至此。及贼后队，贼占据两峰顶，设伏山腰，别遣贼来迎，以诱我师。是时富德将中军，贝勒衔霍集斯、公鄂对、领队大臣端济布等佐之，参赞大臣明瑞领前队，领队大臣鄂博什等佐之，参赞大臣阿桂领中后队，领队大臣傅景等佐之。领队大臣瑚尔起等领奇兵，巴图鲁侍卫老格、科峨萨等领援兵为左翼，参赞大臣阿里衮领前队，领队大臣衣柱等佐之，参赞大臣巴禄领中后队，领队大臣鄂穆布等佐之。领队大臣由屯等领奇兵，巴图鲁侍卫伍岱等领援兵为右翼，巴图鲁侍卫额尔登额等领后队，以备四面援应。领队大臣齐凌扎布为殿军。阵伍既严，如墙而进，于是贼所占左右两山，为左右翼奇兵所夺，据山向下掩杀，贼失势散乱，乃以后队援兵、右翼前队兵，与中军竞进，左右翼中后队兵并力驰之，奋勇冲击，贼不能支，遂各鼠窜。我兵追杀二十余里，获甲器旗纛无算，贼复聚众保一山峰抵拒，左右翼兵直前截杀，两翼奇兵，后队援兵，潜绕山后，转战合剿，中军复出疑兵诱之，示以劫掠辎重状，贼遂遑遽，越山而窜，于是以中军率右翼兵驰往截杀，与左翼兵前后合攻，贼益溃败。是役也，剿四千余众，擒斩伯克数十人，于是我兵乘胜追至叶什勒库勒。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十七第29—31页

叶什勒库勒，旧对音为伊西洱库尔，地以水名，在阿喇楚勒西南二百里、叶什勒库勒淖尔西，南北高峰对峙，北山有小径通安集延，其西限以大岭，逾岭以南通拔达克山界。波罗泥都、霍集占自阿喇楚勒败后，波罗泥都先以二百人奔据淖尔之西岭为逃窜地，霍集占拥众万余人踞北山，并扼守迤东诸峰。付将军富德率师追至，先令参赞阿里衮等由淖尔南岸径趋西岭，而自于东峰击贼。贼凭高恃险，我师仰攻连举大炮，历时未克。富德选鸟枪精锐者数十人从山北攀援而上，击峰顶贼，复遣霍集斯伯克等树立回纥，令新降回人大声传谕招降，俄而山上回众数千人挈其子女，驼载牲畜，号呼愿降，沸声如雷，漫山蔽岭，投奔而下。霍集占禁之不能止，手刃数人，奔者愈众，至日夕乃已。而阿里衮之趋南岸也，南岸山石壁立，骑不能前，则率兵徒步操而登，以火器遥击北山诸贼。北山之麓，濒水路狭，仅容单车隻骑，贼辎重徒属多缘岸掘塞者，复于隔岸彻夜遥击，使不得登，翼日并哀号乞降。凡纳降回众万二千余人，获回纥一、回剑一、牲畜以万计，他器物无数。霍集占乘夜绕山径，与波罗泥都奔拔达克山。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十七第33—35页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上谕军机大臣曰：兆惠等奏称，兰翎侍卫启泰招降奇布察克布鲁特在阿勒楚尔、伊西洱库尔淖尔击贼，直至拔达克山，俱奋勉效力等语”。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83卷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丁亥，“又谕曰：富森等奏称，希布察克部落布鲁特阿森、冲巴噶什布鲁特阿瓦勒比，前俱在军营出力奋勉，既无养贍之项，着加恩于喀什噶尔库贮偿余一百腾格普尔内，每年各偿给五十”。

《清实录》高宗朝第923卷第39页

注：《西域图志》35卷：“回人称钱为‘雅尔马克’以一钱为‘普内’……后定以一百‘普尔’为一‘腾格’，值银一两”。

嘉庆十四年九月丙子，据那彦成奏：“前因布鲁特等抢夺瓦罕人口牲畜，不待索取，即照数呈出，尚属恭顺。除布鲁特毕依等业经加恩勿庸置议外，所有现在查出之奈曼部落布鲁特毕依伊曼、阿哈拉克奇、玛木伯特等，着加恩各偿小绉一匹……以资鼓励”。

《清实录》仁宗朝第218卷第23页

道光五年五月癸丑，“所有奈曼部落四品顶花翎布鲁特比伊满，自张格尔滋事以来，诚心出力，差探多次，……始终奋勉，着加恩赏三品顶戴，缎二匹”。

《清实录》宣宗朝第82卷第25页

道光七年五月癸酉，“并据付将郭继昌等探明，拉克沙山内有贼党数百人，其山后深河一道，上系铁索浮桥，绕山前往折毁浮桥”。

《清实录》宣宗朝第119卷第20页

据奏各布鲁特冲巴噶什、奈曼、岳瓦什等送回迈玛萨依特家属，情形尚属恭顺。

道光七年四月辛酉谕军机大臣等

《清实录》宣宗朝第116卷第27—30页

道光七年闰五月甲子，“赫子尔拉克地方有马步贼匪数百人，郭继昌等进兵追剿，歼毙贼匪二百数十人”。

《清实录》宣宗朝第119卷

道光七年夏闰五月甲子，杨遇春奏云：“臣杨遇春已于本月十八日带马步官兵三千余人出卡，接应付将郭继昌一路，兹接该付将报称，张逆前在木吉地方差人往浩罕借兵未允，并言要拿该逆献功，该逆畏惧，又窜往拉克沙地方藏匿。拉克沙相距赫子尔达巴罕十有余站，道路甚为幽隘，该付将随于十三日过山，一路抚谕布鲁特，令其协同官兵设法围拿首逆，一面派令布鲁特比拜哈第五品顶戴、回子迈哈素特等潜往拉克沙确探，该付将等即在倭里塔克暂扎。……又据领队祥云保、付将统衙协领扎克桑阿等报称，带兵随后行至阿赖山口，遇见败窜零

匪数十名，一见官兵，即弃马奔上雪山，我兵亦奔上山，追戮殆尽，赶赴倭里塔克与郭继昌会合扎营……。

《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第46卷

道光七年秋己酉，“臣杨遇春即于色勒库尔暂行驻扎，派令付将胡超挑带奋勇官兵一千名，赶紧跟追，督催速办。臣长岭、武隆阿现亦扎至杨芳，以驻兵阿赖，距浩罕较近，应须加意抚绥”。

《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第48卷

又谕（军机大臣等）那彦成等奏招致附从霍罕之额提格纳布鲁特部落，指与特依劣克达巴罕地方（按即帖列克达湾）妥为安置等语，览奏嘉悦之至。……该督等当谕以尔部落既诚心归命，大皇帝嘉尔效顺，将该比阿里玛卡加恩赏换二品顶带，与效顺各布鲁特爱曼一视同仁，善为抚恤。

道光八年十二月癸巳

《清实录》宣宗朝第149卷第27—28页

兴德等奏晓谕卡外附近布鲁特比等齐心效力……折

探报霍罕、安集延勾结各爱曼布鲁特，愈结愈多，所有乌什卡外各布鲁特比，恐亦有首鼠两端之意，当派印方章京德克崇额等将谕亲赴卡外，晓谕附近胡什奇等爱曼布鲁特比霍卓木、胡里姜、萨里叶尔底、托依莫特等，令其一心报效，保卫身家。据各该布鲁特比等免冠叩首，以伊等世受国恩，当此逆贼滋扰，情愿与大兵未进之先，侦探贼踪，大兵既进之后，随营效力。

道光十年九月丁丑

《清实录》宣宗朝第175卷第6—9页

（3）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清朝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帕米尔地区的政治、军事管辖

钦差大臣营总理管务处三品衔总统一等侯老湘马步诸军甘肃西兵各道骑都尉世法福灵阿巴唱刘谕

布鲁特回目咬里布知悉：照得色勒库尔等处，布鲁特地方甚大，部落甚多，极应派委回目，作为总管。兹查兰翎五品顶带咬里布为人实心，办事出力，以（拟）派总管色勒库尔等处布鲁特头目。所有他什户尔罕、别子奈卜、桥西满、大尔满、壁力的拜尔、献的、乌吉、卖勒汉、克郎克其克、屯木隆、萨里、奇拉克塘、库扶里克、爱尔买里克、科尔壁力的尔、帕从帕、江克苏拉卜、一十九处汛地，原系该回目之父所管，应令照旧接管。此外，奈曼治、目克尔致、布隆克尔、卡拉克尔、黑子他克、特以提、脾斯热瓦提，克斯克、九处地方，现在无人总管，应一并委令兼管。该回目务须约本各地方回子各安生理，不准在外胡跑滋事；并须严守各卡，不准来往匪人。遇有地方要紧公事，该回目即来喀什大营汇报，听候本

总统查核办理，或差人具禀前来。尔可将来办事得力好处甚多，若果懒惰贻误，本总统一有所闻，定即究办，决不尔宽。令行谕委为此谕，仰该回目总管头目，即遵照办理。切切。

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清朝政府委派哎里布为色勒库尔总管谕

1883年（光绪九年）清政府正式宣布新疆改为行省。用道、府、厅、州、县、制度代替过去的军府制度和伯克制度。这是新疆地方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是新疆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的一个重大步骤。

建省后，新（疆）伊（犁）实行分治。北疆的柯尔克孜族属伊犁将军管辖，南疆的柯尔克孜族属新疆巡抚管辖。新疆巡抚下分道、府、厅、州、县。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东部属阿克苏道的乌什直隶厅；西部属喀什噶尔道的疏勒直隶州疏附县、英吉沙尔直隶厅和沙车直隶州。1902年（光绪22年），疏勒和沙车都升为府，并在沙车府西部增设蒲犁分防厅，今阿克陶县的一部分属它管辖。

厅、州、县以下的组织，基本上是以氏族部落为基础划分的。在北疆，一般和哈萨克族一样，实行千、百户长制，如1883年（光绪九年）从俄国迁到伊犁来的80余户柯尔克孜族，就设置了一个百户长。此外，额敏一带的柯尔克孜族，还有袭用蒙古官制的情况，有“藏根”之类的官职。在南疆一般是和维吾尔族一样，实行乡约制度，如英吉沙尔直隶厅西山中的六百多户柯尔克孜族就设有四个乡约，乌什西部（包括今阿合奇县）的柯尔克孜族也设有四个乡约。四乡约上设一总乡约。乡约之下，一般都是十户长。但是，有些地方，原来的比、阿哈拉克齐等名目实际上还保存着。千、百户长、乡约、比等官职，都由部落头人担任，由清政府明令委派。

在设省的同时，清政府在国境线上增设了一些卡伦。南疆的从喀喇昆仑山经过帕米尔高原，到今阿合奇县及乌什县西部一带的卡伦，都是设在柯尔克孜族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有帕米尔的八个卡伦。根据清政府的命令，游牧于这一带的柯尔克孜族牧民，承担了“沿边卡伦稽查、侦探、修路各差”（克孜勒苏自治州档案馆旧档案），他们用自己的机智和劳动，日夜看守着祖国的大门，和帝国主义分子进行着长期的斗争。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

《柯尔克孜族简志合编》第41—42页 1961年

蒙巴希（千户长）、沙依木伯克和库尤木旭伯克住莫尔阿甫（即莫尔加布）。其下管六名百户长（玉孜巴希）。在郎库尔的是拜克波罗伯克，在阿克苏尔（？）的是托库尔伯克，在托合他买提（苏联已改为托合他梅什）的是托合他伯克，在阿尔丘尔（阿尔楚尔）的是卡拉库里伯克，在莫尔阿甫的是买迈里玉山伯克，在切希都完的是艾西巴衣伯克，均属蒲犁厅直接管辖。他们的一切粮食和生活用品，也多靠疏附供应。

……直到1925年左右，苏联政府才改组此地的政权设置。……直到现在原从莫尔阿甫和阿克苏河一带返回我国的牧民，仍一直认为那里是中国的领土。

喀什旗官、都司张鸿畴带马勇三十余骑，由喀什赴苏满边防，沿途经过赛马克和克孜勒拉巴特时，（据牧民讲）还修筑了石堡，直到今天当地老百姓还叫它为“黑大爷库尔干”。

直到1934年苏联边防军才开始设立哨卡。在此以前，我国边境牧民，仍与过去一样往来在他们祖先生活过的地方。他们亲眼在莫尔阿甫、托合他买提二地，看到了中国军队的营房和政府机关的房院遗址。在莫尔阿甫和克孜勒拉巴特等地，看到刻着中国印章的汉文石碑（已被苏联炸毁），铭刻着中国军队管辖的情况。

……如在郎库里有我兵营和其他遗址，如坟、羊圈、礼拜寺等。在我居民较集中的莫尔阿甫、托合他买提、阿尔丘尔、郎库里等地都可以看到。……托合他买提地名来历就是当年我喀什参赞大臣委命这一地区担任伯克职务的人名。他死后，我当地牧民为了纪念他，故叫此地托合他买提。

帕米尔社会历史调查 1961年

1865年（即清同治四年）阿古柏统治南疆地区以后，根据布伦托海大队的柯族老牧民拜合大阿洪、朱麻瓦衣等人讲：这个入侵者和企图分裂祖国的反动政府当时的行政管辖范围西面仍至苏满塔什的科以铁泽克达坂，并在帕米尔境内的卡拉库里、郎库里、莫尔阿甫、阿里丘尔、切希都完和阿克苏尔地区都委派了伯克，达提哈（即千户长的官职名）为库鲁木旭和阿不都热合满，其机关设在郎库里，内设有比意（官名）管理衙门的行政事务，其下又分设六名玉孜巴西（即百户长的官名）分管上述六地。这些老人讲，1878年平定了阿古柏的叛乱之后，清廷为了祖国边疆的安全和建设，于同年（即光绪四年）即把帕米尔地区的军政中心从郎库里迁移至莫尔阿甫，并委派了蒙巴西（千户长）沙衣木伯克和库鲁木旭伯克，常驻莫尔阿甫执行政权职务，下面仍分设六个玉孜巴西分管卡拉库里、郎库里、莫尔阿甫、阿里丘尔、切希都完和阿克苏尔等六个地区，这时常年的稽察和管理工作的统由喀什噶尔负责。

帕米尔社会历史调查

生活在帕米尔地区的人民和全国一样，要给自己的国家交纳一定的税额。由于他们居住在边疆，所交税款也较内地为轻，每年每只羊只需交四文铜钱（或相当此价值的羊只），对无牲畜而有劳力的人则要交纳一定的柴火以作捐款，同时对有少量土地的农户需要交纳一定的草料，以补助当地驻军和行政官生活的需要，当时（清光绪十年前后）萨尔阔勒岭以东以西地区的财政收支在张旗官的领导下统一掌管，其总税官是我提孜拉甫村的牙合甫夏（其孙阿尔曼现还在提孜拉甫公社），他每年除负责全面的税收工作外，还经常亲往莫尔阿甫等地督促检查税收工作，由于莫尔阿甫、阿克苏尔等地区税额低，水草丰茂，后来不仅我排依克、大不都大、塔合满、布伦口等回庄前往这些地区放牧，甚至喀什、英吉沙等地牧主也催工前往放牧，也有商人携银、布、糖、茶等日用品到莫尔阿甫、阿尔丘尔、郎库里等地进行自由贸易。

帕米尔社会历史调查

生活在莫尔阿甫等地的我柯、塔族牧民在旗官张鸿畴的领导下曾进行前所未有的生产建设，如为了就地解决粮食加工问题，利用在赛马克营房左侧的一股流入阿克苏河的水，从喀什请来石匠、木匠修建了两盘小磨，由于俄军入侵尚未生产即落入俄兵之手，后人称此山沟为“托克尔满吉勒尔”（系柯语水磨沟之意）至今苏方仍叫此名。另在新巷西口，那里土地肥沃，宜于种植，张旗官曾指派其部属和塔什库尔干地区的塔族居民达仁阿牙尔伯克、海班

尔、热海库力等在此开荒造田，兴修水利，种植青稞和饲料。帝俄侵占后虽告中断，但至今仍能看出地质和水道的痕迹。除上述我人民生活的遗迹外，现住木吉大队的阿不都克林和马纳斯等老牧民还讲，他们在郎库里、莫尔阿甫等地都有他们的畜圈和坟墓，如在阿克巴衣塔勒，有库鲁克的坟地（该人之子俊都巴衣现在住木吉区）在阿衣塔什有热衣班尔的坟墓（其子马麻提现住木吉区），在阿尔丘尔有艾德勒的坟墓（其子阿热拉现住木吉）等。

帕米尔社会历史调查

我布仑口公社木吉大队的拜合大阿洪、阿不都克力木、朱麻瓦衣几位柯族老人讲，帝俄和以前的苏联侵入我帕米尔地区后，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建立正式的政权机构，仍由我原来的官脱库尔伯克执行一般行政职务，莫尔阿甫一带居民若发生重大民间事务纠纷时仍由木吉布仑口地区的伯克亲自解决处理，如在1920年时莫尔阿甫一牧主借故打死一牧工，此事是我卡克拉阔勒的依尔买提伯克亲自处理的（处理结果略）又如1920年在阿里丘尔一牧民穷历海之子，因夫妻关系不好，该女经常回娘家而引起其丈夫的疑心，后其夫用鸟枪打死该女，此案亦由我木吉牙吉甫比衣去阿里丘尔负责处理的。……据调查，在阿里丘尔、莫尔阿甫一带这种关系直到1930年以后才告中断。

帕米尔社会历史调查

雅西里库、苏满地区的总领导人是库肉木休伯克。有二子，长子名包瓦，现年八十；次子干肉斯坦木，现年七十，居卡拉土木休克。

其所管地区有：帕米（木）力、奇西都坂（切西都完？）阿克苏、鲁勒阿甫（六尔阿乌？）、阿勒卡卡拉库力、郎（然）库里等地区。当时在以上地区的我国牧民共有两千多户，柯族多住蒙古包，以畜牧为主，有牲畜十万多头。

帕米尔社会历史调查

甲、光绪年间清朝政府在帕米尔地区设置卡伦定位考证表

卡 伦 名 称	原 音	新五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上名称	备 考
苏 满 卡	Suma Tash	（苏满）	图上有地点未注名称
巴什滚伯孜卡	Bass Gumbez	巴什古木别孜	
雅尔特拱拜卡	Jarte Gumbez	扎尔提古木别孜	
图斯库尔卡	Tuz Kul	土孜库里	
六尔阿乌卡	Murghab	莫尔格布	
黑孜吉牙克卡	Kizil Jek	（1）克则勒治业克	（1）原来设卡的位置
		（2）博多布拉克	（2）为1891年后移位位置
塔敦巴什卡	Tagh dumbash	排依卡	
阿克苏睦尔瓦卡		克孜勒拉巴特	

阿克塔什卡	Ak-tash	新 迪	原名阿克塔什 近 改
伊 斯 里 克 卡	Isligh(Istik)	加 里 宁 集 体 农 庄	原名伊斯提克 近 改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璋：《清代帕米尔设立卡伦考证》摘录

乙、黑孜吉牙克等八个卡伦的位置和设置年代

清代在帕米尔设立八卡伦为：黑孜吉牙克卡、六尔阿乌卡、阿克素睦尔瓦卡（又称阿克苏卡）、图斯库尔卡、巴什滚伯孜卡、雅尔特拱拜卡、塔墩巴什卡、苏满卡。（见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新疆巡抚陶模的复电及《新疆图志》国界志八的批注。）其中苏满卡为光绪十五年设，塔墩巴什卡为光绪十一年设，均有明确记录可查。黑孜吉牙克卡、六尔阿乌卡、阿克素睦尔瓦卡（又称阿克苏卡）设在光绪九年八月三十日前。其余三卡（图斯库尔卡、巴什滚伯孜卡、雅尔特拱拜卡）设在光绪九年八月三十日后。下限未见记载，据推断应在光绪十年签定《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前，至迟不过光绪十一年。

这八个卡伦经考证结果，确切位置如下：

苏满卡：即今伊西洱库尔北十里的苏满。它的全名是苏满塔什。清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南疆，穷追大小两个和卓至此，立有纪功碑。苏满塔什就是因此纪功碑而得名，就是铭石，亦即石刻、石碑之意。

巴什滚伯孜卡：新五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作巴什古木别孜（地名都以国家测绘局五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为根据，简称新五十万分之一地形图。）

雅什特拱拜（雅尔特拱拜）卡：新五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作扎尔提古尔别孜。

以上三个地名位置明确，译名完全符合。后两个地名中文地图只是汉字译音不一致，并非不同名称。位置都只有一个，并无不同位置。容易确定。

图斯库尔卡：图斯库尔，即咸湖之意，即新五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之土孜库里。此小湖各图绘法不统一，名称亦有混淆。据考查结果，新五十万分之一地形图所绘湖的位置是正确的。至于卡伦应设在湖的西南、哈尔果什山口东北之“图兹库里”，今为一公路终点。

六尔阿乌卡：位于六尔阿乌河上。但今地图不见六尔阿乌之名。六尔阿乌河又名莫尔格布河，现在所见都是用后一名称。六尔阿乌即莫尔格布河上之莫尔格布。主要证据是：据我国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俄兵筑垒让库尔，六尔阿乌”。根据此年及前后在此一带游历的顿么尔、斯文海定、杨哈思班、寇松等人的记载和地图，1892年俄兵入侵帕米尔，筑垒恰是两处，一是让库尔，二是莫尔格布，所以六尔阿乌即莫尔格布。又光绪十九年（1893年）喀什噶尔道报告：“俄兵驻扎让库尔、六尔阿乌等处不及千名。”我们考查直到1894年。斯文海定来帕米尔时，俄兵驻扎帕米尔者，只有让库尔和莫尔格布二处，总共确是不及千人，所以六尔阿乌即莫尔格布，可以确定无疑。

黑孜吉牙克卡：《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称“乌仔别里山豁又名克则勒治业克”，克则勒治业克，亦即黑孜吉牙克，都是Kiziljek的汉译。所以黑孜吉牙克也就是乌仔别里。经光绪十八年李源钢实地勘查，已予解决。但当李源钢勘查时，黑孜吉牙克卡系设在乌仔别里东六十里之波罗布拉可。经考查结果，波罗布拉可就是新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上之博多布拉克。李源钢说：“波罗布拉可，草盛，柴水具缺，”同时，又在乌仔别里东六十里，远在我国境内，并不与俄国交界。而当俄人往来帕米尔之要冲的是乌仔别里山口。所以我们进一步论证：黑孜吉牙克卡原来是设在黑孜吉牙克即乌仔别里。光绪十七年、十八年俄兵两次自

乌仔别里入侵帕米尔，并在让库尔筑垒，以之为根据地，向四周进行军事侵略，黑孜吉牙克等处，因俄兵入侵，“人心惶惑，纷纷迁避”，清新疆地方政府“飭令速筑布伦库尔石垒，黑孜吉牙克布回均令迁居该处。”实际上就是迁卡之意。张鸿畴就是将苏满卡兵撤到布伦库尔。至于黑孜吉牙克卡，并无卡兵，无兵可撤，只有迁卡。但布伦库尔距黑孜吉牙克毕竟太远，所以就迁到东六十里之波罗布拉可。与此情形相同的，还有喀喇租库卡。喀喇租库即《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中之“喀喇杂克山豁”，与乌仔别里山豁同为边界线所经。所以该卡原来必然是设在喀喇租库山口。可是当李源柄勘查时，喀喇租库卡却设在木吉南五十里之处。不论从名称和地位上都和喀喇租库山口风马牛不相及。它和黑孜吉牙克卡设在波罗布拉可一样，其为俄军进占帕米尔后之移徙，看来是用不着多说的。

塔墩巴什卡：塔墩巴什系Taghdumbush的译音。塔墩巴什帕米尔，系帕米尔八帕之一，范围广袤数百里，“中间地名不一，而总名之曰：塔墩巴什”，塔墩巴什是它的总名称，并没有一个具体地名叫塔墩巴什的。至于塔墩巴什设卡之处，根据李源柄的勘查路程报告和海英的勘界路程记，是设在丕伊克，同时斯文海定和柯保尔德的记载中都说丕伊克是卡伦所在，即今五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上写作排衣克之地。至于过去地图上有三处具体地名叫做塔墩巴什的，据考查，我们认为实地上并不存在这三处具体地名。

阿克素睦尔瓦卡：据李源柄和海英的勘界路程，有两条路线都通过阿克苏，即阿克素睦尔瓦。这两条路线、程站，在新五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上基本上都可落实，形势完全符合。这两条路线同指向克孜勒拉巴特。这只要将李源柄和海英勘界中有关阿克苏的路程和新五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一对照，就立即可以明白：阿克苏卡只能在克孜勒拉巴特，阿克苏卡必然立于阿克苏河上；在阿克塔什未设卡以前，阿克苏卡头目兼管阿克塔什，必然相距不远，阿克素睦尔瓦处于小帕米尔之平川上，凡此三点都和克孜勒拉巴特条件符合。可是我们未能找到克孜勒拉巴特又名阿克苏或阿克素睦尔瓦的任何材料。所以名称问题还不能完全落实。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璋《清代帕米尔设立卡伦考证》摘录

清代在帕米尔设立八卡伦，据官方记载有以下两条：

一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办新疆西南边外情形疏》：

“迨光绪年间收复新疆，刘锦棠始增设七卡于旧界之外，十五年又设苏满卡于伊西洱库尔淖尔北十里。”

二是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新疆巡抚陶模复电：

“……该处一带向设黑孜吉牙克卡，六尔阿乌卡、巴什滚伯孜卡、图斯库尔卡、雅什特拱拜卡、阿克素睦尔瓦卡、塔墩巴什卡、唯苏满卡系十五年新设。（以上两条据《新疆图志》国界志。）

又《新疆图志：国界志》卷八说“我国当时设立布回卡伦八处，环绕大小帕米尔之间”，注下列举八卡伦名称，除雅什特拱拜作雅尔特拱拜，译音稍异外，其余都与陶模复电全同。所以八卡伦就是这八个。有的书把阿克塔什或伊斯里克列在八卡伦内是不对的。

总理衙门奏疏中只说“光绪年间”，除苏满卡为光绪十五年外，其余七卡未指明具体年代，有的书说是“光绪四年”，有的书说是“光绪五年”，都是据“光绪年间收复新疆”间接推算出来的。

我们考查这八个卡伦并不是同时设立的。

(1) 苏满卡为光绪十五年设。

(2) 塔敦巴什卡为光绪十一年设(见《新疆图志国界志》)。

(3) 清新疆并办军务张曜于光绪九年八月三十日咨送的喀什噶尔现管“地图”中有黑孜吉牙克、奴尔阿乌卡、阿克苏卡三个,说明其余各卡当时还未设立,所以不论“光绪四年”说或“光绪五年”说都是错误的推测。

(4) 据上引总理衙门奏疏:“刘锦棠添设境内外卡伦,意在展拓边防,无如喀约既有成说,已属无益”。所谓喀约就是指光绪十年《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签定虽在光绪十年,但从光绪九年五月起,就和“俄使麦登斯开、韦立根议续勘未定之界。”六月初至八月中旬沙克都林扎布和俄人共同勘界立牌。八月二十三、四、五等日沙克都林扎布向长顺、张曜坚持现管之界,“时长顺接张曜先后咨送舆图,均于总署所颁官图红线外,添划一线,称现管地方,必须争回。”(《新疆图志》国界志五,及所引沙克都林扎布《南疆勘界日记》原稿藏北京图书馆,有传抄本)上引光绪九年张邦办咨送喀什噶尔现管地图,就是在汇报后他咨送长顺各舆图之一(据清末外交部所编舆图目录,光绪九年张曜所送舆图达十一种之多)。沙克都林扎布《南疆勘界日记》还记“七月初五至十三日迭接张邦办来牍,谓喀喇多拜暨屯木伦等处,为现管之界。”当时往来争辩甚烈,具见《勘定新疆记》归地篇。可是后来定约签字,张曜所争现管各界,均未发生效果,所谓“无如喀约既有成说,已属无益”。根据此种分析推测,刘锦棠的展设七卡既然和喀约有关,必然就在议定该约的前后不远。塔敦巴什卡设于光绪十一年,在定约后一年,正是证实这一点。黑孜吉牙克、六尔阿乌、阿克苏三卡则是在定约之前。此年正是议约之年。所以这三个卡就可能是设于此年。至于其余三卡(图斯库尔卡、巴什滚伯孜卡、雅尔特拱拜卡)现尚无明确年代可考。但一定在光绪九年八月三十日以后。其下限应在光绪十年,即最后签定条约时,最迟不得过光绪十一年。(许景澄:《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一书中有三个卡伦的年代。即阿克塔什卡、伊斯里克卡、巴什滚伯孜卡,都是光绪十五年设,十八年撤,案阿克塔什卡系光绪十七年决定设卡,有喀什噶尔道禀牍可证。十八年为俄兵强占不走,并非撤卡,他所举三卡年代均不可据。)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璋:《清代帕米尔设立卡伦考证》摘录

丙、八个卡伦以外的卡伦

光绪十五年设立苏满卡伦以后,清新疆地方政府还在帕米尔边境地区设立过一些卡伦,特别是光绪十七年喀什噶尔道向邦倬报告“英俄覬觎帕地,夺我要区,不可不为之备。”巡抚魏光燾因于要隘处所设立外卡。其不能设卡之处,概行封禁。疏附、莎车、叶城各属边界均筑墩堡。光绪十七年陶模《筹办喀什边防经费摺》中提到先后设立“素盖提、八扎拉及、日加什等卡、酌加卡卒探巡”。(《陶勤肃公奏稿》。其余均据《新疆图志》国界志,据莎车知州潘震上《东南分界议》:“迨光绪十六年秋素盖提委员设卡”,李源柄勘界报告称光绪十五年禀请设卡于此,盖十五年请,十六年设。)《勘界公牍》还记载光绪二十四年“有必斯坦卡目明巴什哈拉枯什和以必司坦卡卒移住丕伊克。”又上引李源柄勘界报告中提到喀喇租库卡,设在让,当时究竟设立过那些卡伦,未见更完整的记录,所能考见的仅是上面零星几个,因不在界外之帕米尔,讨论从略。设在界外帕米尔的,有下列两个:

(1) 阿克塔什

据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喀什噶尔道禀：“查阿克塔什亦在帕境，系十七年新设卡伦。”同年该道又禀：“阿克塔什系阿克素睦尔瓦卡头目哈四漠兼管，……该处向未设卡，因上年俄人至此竖立木杆，粘贴俄文，本年已经提督董福祥饬黎旗官修立卡房，派兵驻守矣”（《新疆图志》国界志四页13—15。）前后相差一年，想来在光绪十七年俄兵至此竖立木杆粘贴俄文后，决定设卡，而修立卡房，派兵驻守则则在十八年。许景澄《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卷下说“阿克塔什在尼诺塔什之西麓，高为二千七百尺，垒石为堡，滨阿克苏河。光绪十五年设卡，十八年撤，”所述两年代皆误，它既不是十五年设，也不是十八年撤，1890年（光绪十六年）10月英人杨哈思班到阿克塔什，说：“在阿克塔什，我们看见有三或四个帐幕和一个中国任命的伯克或头人，他对我们很和气，对我们周游帕米尔未给任何阻难，而在当时帕米尔是被认为中国领土”（《大陆的心脏》。）此头人当即阿克素睦尔瓦卡头目兼管阿克塔什之哈四漠。此时既未筑垒，也未设卡。阿克塔什的卡房确是筑石为堡，1892年英国人顿么尔于10月13日到达阿克塔什，亲自看见该处的堡垒（卡房）完全成为废墟，因为俄国人几乎把它全行拆毁，无一完整石块。他还说：“这个堡垒比他在帕米尔地区所见的大多数堡垒都要坚固，因它是用石建造，而不是用泥建造，四周环有深壕，但全为碎石块等所填满，以致不能判断它究有多深。看来完全是俄国人暴行造成的结果，中国人他们坚决要俄国人必须给他们重建一个”（顿么尔：《帕米尔》卷2，页108—109）。据《新疆图志》国界志四载：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初一日，俄兵一百数十名抵阿克塔什，初二日拆毁卡房。拘留马勇，旋经俄官释回，并言赔我卡房价值。”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曾向俄国抗议，要其撤兵，俄方假辞推宕，赖占不走，终为所占，并非我国撤卡。（案光绪十八年正月使臣许景澄电告新疆巡抚撤苏满守兵，陶模不从，见《新疆图志》国界志四引《勘界公牒》。主张撤卡以免滋事，乃许景澄个人当时主张，新疆地方政府并未照办）。

（2）伊斯里克卡

此卡不见清代官书记载，仅见许景澄《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卷下，“伊斯里克，洪图无，光绪十五年设卡，十八年撤”。此外仅顿么尔《帕米尔》书中所附《帕米尔及附近地区的中国官史图》中有伊斯里克卡，并用卡伦符号绘记。案光绪十八年俄人至阿克塔什，后来强占不走，伊斯里克还在阿克塔什以西，自然一并为俄人所占，并非我国撤卡，许书所说年代均不可信。

伊斯里克有几个不同名称。地图上通见的地名是伊斯提克，所沿的河叫做伊斯提克河。但早期也有叫伊斯里克的，例如1874年英人戈登游记即称此河为Isligh河，附图中有Dahu-i-Isligh即伊斯里克所在。可是许景澄《帕米尔图说》中所附清末译本，都改作伊什提克，为“两河合流即名伊什提克，……顺伊什提克河而下，八十里至阿克塔什。查对原文，伊什提克原文都是Isligh。英人寇松在“帕米尔与乌浒河源”文中说：“Istigh或Issik河在戈登书中错误地称为Isligh”。（《帕米尔与乌浒河源》卷8，1896，页101，）清末译本可能即据他的考证。但称此地为Isligh的并不止戈登一人，早在他之前就有。例如上引1872年英人王尔在其《乌浒河上源地区文献集录》中所记路程经Jara-Gumbez, Bash Gumbez, 也经过Isligh, 还提到“从Isligh, 东北向，一小时，穿过Isligh平原”。引道务尔劣1892年《帕米尔探险》一文后附图中也作Dahu-i-Isligh。1889年法人归芳姆来帕米尔，所著《世界的屋脊》书中附图也作Isligh。洪钧《中俄交界图》写有“伊斯利克河”，可见洪钧所据俄文图也是作Ислик的，至于Istik河又名Issik河，除寇松文章外，还见于1883年俄

人伊凡诺夫帕米尔探险的文章中（可能即寇松文章所据）。

总之，此河，此地，名称确非止一个，而伊斯里克即伊斯提克，可以肯定。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俄文1:2,550,000地图中，此地名仍名伊斯提克，而五十年代同一比例尺的地图中同一地点已写作加里宁集体农庄。国家测绘局和总参测绘局所编两种五十万分之一地图，中的加里宁农庄就是过去的伊斯提克或伊斯里克。

又：阿克塔什在上述两种俄文地图中还写作阿克塔什(AK-TAII)，后来改名新迪，阿克塔什位于新迪河会阿克苏河之口。新迪河发源于尼扎塔什山口，此山口又名新迪(Shindi)或新迪达坂，见寇松的图和斯文海定《中亚地图集》，上述两种我国所编印的五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中的新迪正位于新迪河会阿克苏河口，所以新迪也就是苏联改名的过去的阿克塔什。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璋：《清代帕
米尔设立卡伦考证》摘录

清朝政府加强在帕米尔的防务

清廷鉴于帝俄对中亚的侵略，在帕地除增设政权设施外，还在军事上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防务。1889年把前卡展设在苏满，增兵于莫尔阿甫总卡，另外在萨里阔勒岭以东的主要地区如塔什库尔干、布伦口等地也设了卡哨，统由旗官张鸿畴亲自统领。为了进一步加强帕米尔地区的边防工作，当时除派正规军队驻守上述主要卡口之外，还有一些主要小道如卡拉苏、新巷、皮斯岭、排衣克、明铁克、托克日满苏、伙什比、克克吐鲁克和瓦根基等地均派有当地可靠牧民守边，形成一个严密的边境军民联防网。

张鸿畴在萨里阔勒岭以西地区守卫期间，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基本建设，如在莫尔阿甫的东端和赛马克北面的一个泉水旁边，按照中国汉族地区古时兵营的形式，修建了一座土木结构的营房，外面直径约100米的围墙，墙头有射口，内有办公室，宿舍和马厩，可住兵百余人。赛马克的兵营比较小，围墙直径约60余米，可住兵三、四十人。1895年帝俄强占后，遭到了毁坏，但直到苏维埃政府接管后，我塔什库尔干地区的热衣木库力，托合达伯克等许多牧民到那里放牧，探亲访友或参加“麦日格”婚丧大典，庆祝节日时，还亲眼看到张旗官所建兵营遗址，该兵营由于修筑在一座山的沟口，后来当地柯族居民都称此山口为“库尔干库勒去勒尔”称此兵营遗址为“黑太爷库尔干”。

为了利于发展贸易和保证莫尔阿甫等地的军需供应，张鸿畴还动员和组织军民修整了由莫尔阿甫经卡衣日塔什、色斯克库里到郎库里，过丘克塔衣大坂至布伦口的驿道，并在卡衣日塔什、色斯克库里两地修建了驿站，每站宿十余人，为了保证苏满前卡的给养和顺利地转运物资，由莫尔阿甫至恰如克地区的道路也进行了调整，至于阿克苏河下游的克孜尔拉巴特所需粮草、日用品等，则主要由塔什库尔干经新巷口（苏制1/20万图名穷巷）、拉克恰克大坂这条道路运出。

帕米尔社会历史调查

（4）帕米尔地区是中国领土的旁证

（英人杨哈斯班于1890年“游帕”，后来回到伦敦后）宣告报馆，“帕地回民，最尊服

中国。’

《许景文肃公遗稿》第6卷第29页。

杨哈斯班于1890年九月底到塔什库尔干，十月三号到尼扎塔什山口，后到阿克塔什。他在《一个大陆的心脏》中写道：“在阿克塔什有三、四个帐篷和一个被中国选派的伯克或领袖。他很和气，关于我们要周游帕米尔的事，他没有刁难，帕米尔这时认为是中国的领土。”

杨哈斯班：《一个大陆的心脏》第十三章，伦敦 1896年

在往返帕米尔的途中，杨诺夫碰见某些个别的清朝军人。在往帕米尔的偏远地方深入时，他在伊希·布拉克峡谷附近发现了一位喀什噶尔当局的代表，在向过往客商和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征收赋税。

勃·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83页

中国人的权利在于把当地同氏族的吉尔吉斯人任命为伯克，赏赐给他们官衔和不大的一笔薪俸，命令他们一年一度来向喀什噶尔巡抚朝奉，并向其报告邻近各汗国的政治事件。

格罗姆勒切夫斯基：《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第21页 新玛尔格兰 1891年

启者，前函溯竟待发，适曾游中亚之英参赞爱理鄂脱来晤弟，忆及英报曾言英达威德松在阿尔楚尔河遇见华官张姓，而该英员当时为俄官伊鄂诺弗扣留，系英参赞领回，因叩以彼处情形，据言达威德松与张姓相遇之地曰苏满塔什，在雅什里库里湖之北，有中国碑在其地，春夏间有中国兵驻扎。

《许竹筴先生出使函稿》第5卷第15—16页

……阿尔楚尔帕米尔是宽敞的流域，四到五哩宽。两边被光秃的小山夹着。当我们去的时候，流域的顶端草很少，但到下边叶什尔库尔湖一带有几片很好的牧草，一些吉尔吉斯人的帐篷竖在那里。这里是我们打算到的一个地方，它已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地点。也确实是一件历史事实了，虽然它的名字，以前在欧洲没人知道，这便是苏满塔什。伊里阿斯先生曾旅行至此。和到过其他亚洲各地一样，虽然他的旅行记录没有发表，他说这里有一个刻着文字的石碑，竖立在叶什尔库尔湖之旁。我们的吉尔吉斯朋友证实了这个传说。马加特尼和我一同自巴什滚伯孜（现图巴什古别孜）起身，骑马去看这个石碑。我们骑马走了一天，路上经过几个小湖，这是古代冰川留下的石堆所构成，到了晚上我们住在阿尔楚尔河流入叶什尔库尔湖的地方。……第二天早晨，我们高兴地找到了这块石头。这是一个竖立在石础上残破的大石碑，位于约一百呎高的河岸上。河的右岸，距离入湖口有几百码。碑上的文字有三种，中文、满文、土耳其文，内容明显地是讲1759年驱逐和卓木的事，中国人追随他们直至巴达克山边境。在河的左岸高地上，比这里还高，有一个荒废的中国哨所，这是多少年以前的建筑物。

……

我们把石碑上的文字拓印了一张拓片，便骑马回到伯即拉寨。这个石碑后来被俄国人搬

到塔什干，放到塔什干博物馆。……

……

但是，在我到莫加比的时候，还没有俄国兵充军到那个地方。我们又见到有很少的吉尔吉斯人。……

杨哈斯班：《一个大陆的心脏》第十三章 1896年

……这块石头一直到最近，由俄国人把所有残余运往塔什干博物馆。

寇逊：《帕米尔及阿姆河河源》见《地理杂志》

第8卷第2号第102页 1896年8月

干得河发源于叶什库尔湖之西岸，流入阿伯·伊·喷赤河，因此也是阿姆河许多支流之一。前边提过的海岬，叫苏满塔什，意思是“黑石”。

黑石的历史，阿布都·克林无法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只是“俄国人把它驮在一匹马背上带走了”。毫无疑问，事实是与此有关。但这些吉尔吉斯人，对任何事都非常无知，只以本地传说方式流传。（注）

（注）：后来我曾在塔什干博物馆见过这块石头，并见到上边的译文。译文是这样：“在山顶上有一万人交了械。中国军队从四面八方来到，如入无人之境。因此两个魁首知道抵抗无益，就逃跑了。而我们的军队好象虎豹追赶狐兔一样驱逐他们。当时我们的军队远在他们的后边，而且他们正在越过山岭之时，我们的军队秩序井然。”

敦摩《帕米尔》下卷第167页 1894年

……剩下的时间还可以去参观中国堡垒的废墟。它座落在一个湖边的靠岸的山岩上。我是在当地吉尔吉斯人的陪同下前往的。堡垒只不过是一个从四周环围起来的正方形的空间。已经倒塌的部分用滑稽泥墙围起来，显然，通道设在西北部分，这里有两座坟墓及古老的半倒塌的墓碑和一座有着祭祀苏满卡什的石桌的中国庙。

“这个堡垒是几时建造的？”我问吉尔吉斯人。

“很久了，先生，我不记得几时建造的，但我知道中国人的驻防部队在这里驻扎过。他们的将军要求我们的头人每年到他那里去磕一次头，当然，他们之中每个人都要给将军带去一只羊或者一头犏牛，富裕些的可能带去一头骆驼——这里面包括了我们的全部进贡。谁想在1888年阿富汗人猝然来临，中国人不想让他们占领雅什库里，但是力所不及，结果，阿富汗把他们驱逐出了哈尔果什，拆毁了他们的堡垒，并在阿里楚尔河岸驻扎了军队。”

“唔，那么谁在这里时，你们生活得更好些？”我问道，“阿富汗人或是中国人？”

“当然，先生，还是中国人在这里好。”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105页

……中国政府，通过叶尔羌的官吏，于1883年，在萨雷库里省竖起中国国旗。在帕米尔的许多地方，来特得尔先生，曾遇到过中国臣民。中国和阿富汗的国界，他发现是在伯尔祖拉寨（Burzula jai）。他的论文是在去年夏天的事变以前付印的，所以他的观察，没有注意到后来事变。对于公正的观察家来说，莫尔加比之南的帕米尔，凡不属于阿富汗的地

方，在某些时期属于中国。

俄国官方旅行家们偶尔的出现，自然无属有权的证据。……”

来特得尔：《从北到南越过帕米尔的旅行》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第14卷

1892年第一号，一月份，第31页

这些吉尔吉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臣民。他们是多么不同于阿赖游牧民族类型的人！与其说他们像吉尔吉斯人，不如说像中国人。他们之中的一位显然是村长，骑着衰老的瘦马走近我们，下了马之后把手放在肚子上鞠了一躬。

百人连的翻译官马上出场。于是我们开始向这位村长询问有关中国人的情况，但他回答得很含糊，我甚至从他的回答中看出他是完全同情中国人的。必须指出，帕米尔的吉尔吉斯人是非常拥护中国人的，喜欢中国人，并且非常愿意服从全权的中国皇帝的意志。首先，这种喜欢是来源于中国从不向游牧民族征收任何赋税，不欺压自己的游牧的民族臣民，只要求他们的村长每年到塔什库尔干古堡去拜见张大人一次。

……

村长对我们说，中国人在阿克塔什堡垒驻扎着驻防军，并说中国的数旗马队不久前曾在这里，并且很快就会回来。还说什么中国人是优秀的射手。一句话，尽量吓唬我们，希望我们马上掉头返回去。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125—126页

伯克布拉特还记得在自己父亲的富裕的家庭里渡过的童年时代。这个家在郎库里湖边。父亲曾是帕米尔的伯克（公爵），所有的人民都服从他。伯克·布拉特的父亲掌权的时间很久，受到全体人民的爱戴。

但是在六十年代浩罕人侵入帕米尔，并征服了吉尔吉斯人。……伯克·布拉特的父亲死了，将权遗交给自己的长子。

……阿古伯伯克登上喀什噶尔的王位。他为占领郎库里，向这个地方派遣了库里伯克率领的军队。库里伯克出其不意地向帕米尔人进攻，打死了伯克，抢走了他的财产，指派伯克·布拉特为管理者。他被迫向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宣誓。……而当喀什噶尔被中国人占领以后，他认真地继续为中国皇帝缴纳赋税。

但伯克·布拉特的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很久。中国人害怕他在吉尔吉斯人中的影响和与俄国人的关系，趁着1889年格罗姆勃切夫斯基中校沿帕米尔旅游时……把伯克·布拉特流放到库里朱。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166页

当中国占据东土耳其斯坦的时候，色勒库尔被一个传统的酋长统治着，但他承认附属于中国。每两年或三年，他去叶尔羌进贡一次，并得回相当值钱的赏赐，其中包括金子和银子。这笔钱代表一年的十四个雅姆巴斯（略多于200英镑）薪俸，作为保卫边疆的补助和通向巴达克山道路的维修费。

T·E·戈登：《世界屋脊》第110页 1878年

新疆考古工作者不久前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北郊的香宝宝古墓地，发现了一批两、三千年前的少数民族墓葬，获得了很多古代少数民族的文物。

这一发掘成果，对研究我国新疆地区的古代历史，特别是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历史很有价值，同时也证明，活动在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个地区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香宝宝古墓中的人头骨特征和随葬品中的装饰品，多具有我国少数民族的特点。据考古工作者初步分析，其中一部分墓葬可能是我国古代羌族的遗存。羌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在古代，新疆南部一直到葱岭都有羌族活动。一九五九年考古工作者就曾在新疆沙雅县发现过一枚“汉归义羌长印”。羌族古时流行火葬习俗，现在居于四川西北黑水河畔的羌族人民，解放前即流行火葬和土葬等多种丧葬形式。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古墓反映的情况是和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学、民族学的材料相印证的。两千年前，帕米尔一带有蒲犁、依耐、无雷、乌秣、休循、捐毒等小国。公元前六十年，西汉王朝在古称“西域”的新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后，这些小国属“西域都护府”直接管辖。古史记载：当时西域五十多个国家的大小官吏如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目渠、当户、将、相圣候、王，有三百七十多人都佩汉印绶。在新疆发现的“汉归义羌长印”，正是这一历史的一个物证。

1977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补1.遗漏)

三、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 沙俄开始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编者按 沙皇俄国是以追求世界霸权为其基本国策的，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正是这种世界霸权的侵略扩张政策的组成部分。

十九世纪上半期，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战败了拿破仑，伙同德、奥帝王建立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取得了欧洲霸权以后，便力图征服土耳其，控制黑海和地中海，掌握欧、亚、非三洲的咽喉。但是，它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了，从欧洲霸主的座位上跌落下来，西出地中海、横行大西洋的阴谋也宣告破产，于是集中力量，加紧向亚洲扩张，一方面强占中国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一方面吞并中亚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矛头直指中国的帕米尔地区，扩大对我国的侵略，同时窥伺印度，和英帝国主义争夺亚洲霸权。

1864—1873年，沙俄先后征服了浩罕、布哈拉和希瓦三汗国，疯狂地向阿姆河流域扩张，向中国帕米尔地区逼近。与此同时，沙俄勾结英帝国主义签订《格兰威尔—戈尔恰科夫协议》，非法地把从萨雷库里湖起，顺帕米尔河和喷赤河作为彼此在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势力范围分界线，分界线以南作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分界线以北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严重侵犯了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领土主权。接着，沙俄在1876年灭亡了浩罕，把浩罕领土并为费尔干纳省，同时将侵略势力伸入到了中国帕米尔的北部边沿阿赖谷地一带。此后，沙俄派遣一批批披着“科学家”、“探险队”外衣的扩张主义先遣队，相继潜入帕米尔及其附近，侦察地形，刺探情报，为武装强占中国整个帕米尔地区作准备。

1883年6—9月，沙俄利用《中俄伊犁条约》第九条中的有关规定，强迫清朝政府商谈、勘定俄国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的边界线，次年6月，签订《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沙俄在这次勘界中，违背《伊犁条约》关于“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的明文规定，坚持按照它事先绘制的“红线”勘定，蛮横地掠夺了中国喀什噶尔西北境的大片现管地，并在帕米尔地区进一步侵占了和什库殊克帕米尔。

《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第三条中规定，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作为今后标定边界的走向，这是中俄关于勘分帕米尔地区未定界的唯一条约规定。这个规定进一步暴露了沙俄蓄谋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险恶用心。按照这一条规定，除了“一直往南”走向线以东的郎库里帕米尔、小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等仍然保留在我国境内以外，“转向西南”走向线以西的萨雷兹帕米尔的大部分和阿尔楚尔帕米尔的西北角，都被圈进了俄国的版图；

两条走向线之间的三角地带成了待议地区。这块地区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具体商谈勘分以前，中国在这里继续行使自己的主权，没卡驻兵，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沙俄既然已经把勘界的大致走向强加给了清朝政府，就为它掠夺这块地区制造了借口。

1、沙俄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狂妄野心

翻开亚洲地理形势图一看，就会看出兴都库什山是中亚的脊梁和分水岭，东面和慕士塔格山与喀拉昆仑山相接，西面和科伊把拉和误称的帕罗帕米苏相接，把亚洲在地形上分成两个区域，只是人为地把它连在一起。按地形说，阿姆河上游和伊朗与阿富汗高原北坡应属于阿拉罗——卡斯比安盆地（即威海里海盆地——译者）。并且斯拉夫人不断增长的势力，迟早是要把这个广大地区的不同部分联合成一个政治单位。今年在几个月内，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和阿富汗本部完全被切断；并且俄国军队可以随时更向前进。斯考别列夫将军（前任圣彼得堡亚洲司长）1882年对马文先生说：“阿姆河是一条河，河不是好边界，所以我们要求以兴都库什山为我们的属地和你们的属地的边界。”他在他的《1879—1880英阿战争》一书中也是这样说法。斯考别列夫在谈话中经常也是这样说。毫无疑问，这现在成了大多数俄国官员和政治家们的共同语言。俄国的政策现在趋向于缩短它和美国在中亚属地之间的中间地带，越来越明显。对于中间地带或缓冲国它最近是不感兴趣的。它现在的野心是要有一个直接的边界，包括扩大两国之间的冲突在内。为此，它的军事中心于1887年从塔什干转移到撒马尔罕。阿姆河上游的克尔基于1887年六月被占领。阿姆河上游的舰队被指定运输从泰哈尔宛到阿富汗边境的军队。并且俄国间谍在阿姆河南的乌兹别克部落到处制造分歧。最近（1888年10月10日）Novoe Vremya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时伊萨克正在叛变）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迟早，印度政府会知道，它所制造的中间地带，虽然费力不小，却并不牢固，而且目前阿富汗的存在，对于商业是不利的。不但对俄国而且对英国自身也如此。所以，那不更好吗？就是好好考虑一下，怎样平息阿富汗的内乱，甚至瓜分它。这样，就清楚地按民族和地理情况区分开来，”

G、N、克逊《俄国在亚洲‘不定’的边界》《十九世纪月刊》第25卷

第275—277页 1889年1—6月

到圣彼得堡，我第一次朝见尼古拉二世，在他的沙尔斯柯塞罗皇宫中。后来几年，我曾多次拜见他。我从瑞典公使馆得到一个通知，注明我于何日何时“皇帝陛下指定接见”。

……他对我的旅行表示很大的关怀，并且表示出他自己对亚洲腹地的地理形势是很熟悉的。他在桌上展开了一幅巨大的中亚地图。因此我可以在图上指出我经过的地方。他用一个铅笔标出我的重要停留的地方，例如喀什噶尔，叶尔羌流域、和阗、塔克拉马干、罗布诺尔等等。并且很熟悉地指出我所到的帕什瓦尔斯基已考查过的地方。他特别爱听关于英俄在帕米尔的边界委员会的情形，在他们那里我曾住过几天。他公开问我，对英俄在“世界屋脊”所划的边界有什么看法。根据我的认识，我只能回答说，和在这个高原的平地上划界比较起来，沿兴都库什山脊划一条界线更为自然和简单，因为它是一个分水岭。在高原的平地上划

界，必须用人工树立的界碑来标志，而且在那里的游牧人民很容易发生摩擦。

这个沙皇皱着眉头，踩着地板，沉重地叹道：“这正是我经常所指出的，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个明白而又简单的事实。”

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第243—244页 1925年。

顺便说一下，已故的土耳其斯坦总督康·彼·冯·考夫曼没有占领帕米尔，据我所知，是根据以下几点理由：1、俄国人深入中亚细亚经常是迫不得已的，常常是不仅得不到中央政府的赞许，而且有时还违背圣彼得堡发出的指示。占领帕米尔和俄国人出现在兴都库什山上，自然一定会使英国政府感到不安，按当时的情况（一八七七年土耳其战争），最好是避免这种事情。2、当时帕米尔几乎是荒无人烟的，因为稀少的游牧居民不断地遭到匪徒和当时尚独立的坎巨提、乞特拉尔、瓦罕和什克南的可汗们的袭击，如果占领帕米尔，俄国就不得不保护自己的新臣民，因而就可能同上述可汗们发生冲突，这也是不适宜的事情。3、帕米尔的周围，西边和南边是刚才所列举的几个小汗国，东边是当时由阿古柏伯克统治的喀什噶尔，这些汗国都不能抗击强大的俄国。因此，一有必要，就可以占领帕米尔。

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第19—20页

2、沙俄侵略者潜入中国帕米尔地区进行侦探活动

俄国的探险家们出现在帕米尔，虽然比他们的英国或印度的对手们较晚，但在最近二十年（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一译者），因为他们较近的便利条件和帝俄政府坚决支持，在北部和中部帕米尔，调查的更全面、更仔细。而且有时深入到应属于英人势力范围的南方，比英国官吏在确认的兴库什山以外地方做的工作还多。很多地方并不是俄国人首先到达的，但一旦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一般说来他们的作用就更大。

自从1860年以来，因为俄国人很快地并全面地征服了没有抵抗的中央亚细亚部落，通过费尔干纳省，向东方移植，自然是他们首先接触到帕米尔北部地区。费得琴柯在1871年到了阿赖流域，但他没有越过外阿赖岭。即便是他，要为纪念俄国元帅，命名外阿赖岭最高峰为考夫曼山。所以他并没有接触到帕米尔本部，这是他的后继者的工作。

1876年，著名的斯考别列夫被考夫曼任命，率领一个探险队去探查这个无人知道的俄国边外地区，命令他在所到之处树起俄国国旗。这个队伍这样组成：上尉柯斯泰柯管地理研究及统计，旁斯道尔夫管地质研究，奥山宁管自然科学研究，上校列别得夫管地志研究。还有其他。

斯考别列夫的本部于1876年8月，从当时俄国的前哨古里察出发，仍没有越过阿赖山区。但从他们的营地，由亲王威提金斯坦率领的突击队，越过了外阿赖岭。他是近代第一个看到大喀喇库里湖的欧洲人。他于8月12日到达此地。随后，柯斯泰柯也来到这里，并继续前进，想去郎库里湖，但因为食粮缺乏，仅到了乌仔别里山口。从那里的山顶上，于8月19日见到了伟大的穆斯塔格峰。与此同时，威提金斯坦从喀喇库里湖继续向前进，一直到了塔马尔克或阿克拜塔尔山口。这是那年俄国探险队的极限。

次年，考夫曼又派出了可以说是第一次真正科学考察团，并且他们的工作延长了两年。领导这个团的是西弗特洛夫。他兼任地文学和动物学研究的职务，施瓦兹担任天文和地磁研

究任务，斯卡遂管地势研究，卡沙吉维奇是植物学家兼昆虫学家，并由斯考尼雅克夫率领护卫队。1877年9月，他们从塔什干出发，经鄂什，于10月离开鄂什，经沙特达万越过阿赖岭，又经奇吉勒·阿尔特越过外阿赖岭，开始探查外阿赖岭与喀喇库里湖之间一带。1878年他们重新集合于喀喇库里湖附近。鲁顿聂夫在这里加入了这个队伍。他们从此向南进发，经塔禹克山口，到达郎库里湖。在这地方，他们发现小喀喇库里以东的两个大山群，其中最北的山峰已于1868年由黑瓦得大略指出。当从英吉沙尔赴喀什噶尔时，也由特罗特在此，于1874年发现。稍南的山峰于1876年已由柯斯泰柯从乌仔别里发现。1874年由特罗特和戈登从塔什库尔干发现。第二个山峰，前边已指出，是真正的穆斯塔格山。

这个勘察队从郎库里湖转向西南，探查了萨雷兹和阿尔楚尔帕米尔，到过雅什里库里湖，发现了此湖东部的许多小湖群，并且第一次和特罗特四年前所发现之地相连接。但又因食粮缺乏之故，迫使这个队伍早走回程。九月间这个队伍回到了古里察。据西弗特洛夫的意见，帕米尔内部于最近的一万二千年间，上升了六百英尺，并且现在还继续上升。

在此同时，1878年，另外两个探险队，从不同的地点，向帕米尔进军。马什凯托夫从特尔斯阿格尔山口越过外阿赖岭，向考夫曼山西进行，达到穆科苏河或克则勒苏河南支流域。但因为什克南和达尔瓦兹在阿塔利克加即死后发生了内乱，未来得及更向南推进，转而东，他到了喀喇库里湖并从此地返回阿赖。他的地理考察，证明帕米尔北部是由花岗石、岩石化的土质和云母石构成，上面盖着原始地层。花岗石层在东北方。

在同年的夏天，另外一支探险队，其中包括奥山宁、尼瓦尔斯基（植物学家）和饶地杨诺夫（测量学家）。他们计划从帕米尔的西北到帕米尔南部，经帕利兹和色尔塞考查帕米尔全境。但因种种困难未得实现，被迫于九月间返回阿尔梯马萨，仅仅考查了可以说是北部边疆一带。

与喀布尔派遣队同时，1878年，考夫曼派遣阿布拉莫夫军事远征队到帕米尔作反英游戏。军事地理家马他维耶夫参加了这个队伍。据说他考查了帕米尔西部边界，并曾越过阿姆河到了巴达克山。他是否深入真正的帕米尔，我不太清楚。至于植物学家拉吉尔，军事地理学家克西雅考夫，他们于1881年从喀尔提锦进入达尔瓦兹，并且1882年在什克南过的冬，也应在此提及，虽然他们的工作是在帕米尔边界一带而非在帕米尔本部。

我们现在要谈到第二次俄国大规模的官方远征队。这开始于1883年，为的是完成西弗特洛夫和他较早的开荒未竟之功。这个队的成员有领队菩提亚特，地质学家伊凡诺夫，地志学家班得尔斯基。他们于1883年五月离开塔什干，六月离开鄂什，往喀喇库里湖进发。菩提亚特和班得尔斯基又从此经过布仑库里，小喀喇库里，和塔夏尔玛流域到达塔什库尔干。又从这里通过尼扎塔什山口顺阿克苏河到阿克拜塔尔。而伊凡诺夫走的路线是经郎库里，小喀喇库里——在此考查过穆斯塔格阿塔——和阿克苏，达到同一终点，继又分开，菩提亚特经巴兹提尔到达阿尔楚尔雅什里库里，于是经克伯·伊·塔即克山口，干得河支流托加兹巴拉克，绕了一圈；伊凡诺夫和班得尔斯基上行绕克拉苏，越过第二个尼扎塔什，顺伊斯提克支流基什提优伯上行，然后转而下行达到查克马克湖和小帕米尔，在此他们短距离地到阿伯伊瓦罕，然后经乌尔他拜尔到维多利亚湖；又经巴什滚拜孜达到阿尔楚尔。在阿尔楚尔两队又汇合一起，经哈尔勾什山口回到大帕米尔，顺帕米尔河下行到岳尔马萨尔。从这一地点菩提亚特和班得尔斯基走回头路，并发现大帕米尔小帕米尔之间的安得敏或班得尔斯基山口。伊凡诺夫顺马斯河上行，重新考查了雅什里库里湖盆地。并顺干得河下行直达萨尔底姆，这是

什克南最高的居民村庄。完成他们中部和南部帕米尔的考查之后，这个远征队考虑要向南到巴洛吉勒和乞特拉尔一行。但发现这意图不可能，因为阿富汗军队正向什克南移动。他们顺库得拉河上行，考查了费得琴柯大冰川，然后于这一年十二月回到俄国境内。他们这一行，对于帕米尔地图画法提供了更确切而详细的报导。

1887年，自然科学家，格拉姆·格尔基每罗兄弟从西到东越过北部帕米尔，考查了库得拉河和郎库里湖，一直到了塔什库尔干，并考查了叶尔羌流域上游各支流。

以后五年，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旧译康穆才甫斯基）开始了他在帕米尔和其附近的一系列探险工作，以致他的名字一时对英国各界那样熟悉。他原是帝俄禁卫军一个波兰官吏，在1876年，当过斯考别列夫的助手。后来在马尔格兰当过付省长和费尔干纳省边区委员。1888年他经基里克山口越过兴都库什山，前边已说过，并深入棍杂，在那里他曾劝说萨夫得阿里汗和俄国结盟。1889年，他深入喀尔提锦和达尔瓦兹一直到什克南边境。因为阿富汗的侵入，才制止了他前进的计划。转而东行经过阿尔楚尔，大、小帕米尔，越过丕伊克山口前往塔克敦巴什。在他从什姆舍尔山口到塔克敦巴什的途中，在喇斯库穆流域遇到了杨哈斯班（旧译荣赫鹏）。当达到沙昔都拉的时候，格罗姆勃切夫斯基觉得冬天到了，要求允许他和他的队伍下山到克什米尔。被当地英国人拒绝之后，他十分恼火。1890年格罗姆勃切夫斯基和杨哈斯班在叶尔羌又碰上了。1892年他被任为鄂什总督。大概他比现在任何人在帕米尔及其附近度过的时间都长。

1889年，喀尔提锦亲王，在他赴英属印度的途中，曾以私人旅行者的身份通过帕米尔。1891年，杨诺夫将军在帕米尔地区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其目的是打算对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和四周小国，炫耀俄国的军事威力。结果，永远被俄国占领了木尔加布堡垒或帕米尔斯基兵站。这已屡次提到。最后，1895年，在施维科夫斯基领导下的边界委员会，完成了英俄双方的这一协议，即大部分帕米尔最后落在俄国人之手，小帕米尔作为无人的英俄缓冲地区保留下来。这个著名的区域的探险和发现的时期，至此可以说已经告终。

G.N.克逊《帕米尔及阿姆河河源》第79—83页

3、沙俄征服中亚三汗国

1856年参谋总部勃拉拉姆别尔格少将绝然断言：“未来的俄国不在欧洲，它应当把自己的视线转向亚洲。消耗我们原料的本国工场和手工业作坊需要新的销路，而因为欧洲市场对于俄国的工场手工业产品来说，由于世界的这一地区的国家竞争而关闭了，因而它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不得不面向亚洲幅员辽阔的国家。”

考虑到俄国资本家的利益和要求，沙皇政府加紧在中东邻国的活动，并派往中东一些贸易政治代表团。1858年派遣哈内科夫、伊格纳季耶夫和瓦利哈诺夫三个代表团到伊朗、中亚汗国和喀什噶尔。哈内科夫领导的是一个庞大的“科学”考察团，伊格纳季耶夫上校领导的是一个官方外交代表团，而瓦利哈诺夫上尉是装扮成穆斯林商人去的。但是这三个不同形式的代表团实际上担负着同一任务，这就是：深刻地研究亚洲邻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是否可利用它来作为发展俄国资本主义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

在伊格纳季耶夫代表团从希瓦和布哈拉汗国考察回来之后，沙皇政府开始准备直接向中亚扩张，特别是准备连接奥伦堡和西西伯利亚堡垒线，打开向土尔克斯坦的边界——奇姆肯

特——奥利阿塔的通路。不仅伊格纳季耶夫及其一些旅伴，而且连奥伦堡军团司令兼奥伦堡总督卡捷宁都主张采取“强硬政策”。

在1858年12月6日的信中，卡捷宁提出了一个俄国向中亚扩张的具体纲领，这个纲领的第一项是浩罕。卡捷宁主张夺取茹列克（锡尔河堡垒线），在茹列克修建要塞，为打通土尔克斯坦——奇姆肯特——奥利阿塔（接着向塔什干推进）作准备，并连接边界线；他也要求加强咸海区舰队和在厄姆巴河上修建堡垒（希瓦堡垒）。

1859年为了讨论与H.Π.伊格纳季耶夫外交代表团有关的和涉及到奥伦堡地区的一些问题，其中也包括卡捷宁的纲领，在彼得堡召开了一次“咨议会议”。一些高级的国务活动家（A.M.戈尔恰科夫、H.O.苏霍扎涅特、Γ.X.加斯弗尔德、A.A.卡捷宁、A.Φ.克尼亚热维奇、B.K.利文、E.Π.科瓦列夫斯基、H.Π.伊格纳季耶夫）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认为在里海东岸设立贸易站是有利的，但对接受土库曼人加入俄国籍持否定态度。为了巩固俄国在咸海中的地位，决定给咸海区舰队充实新军舰。会议也研究了卡捷宁关于修建三个堡垒：锡尔河的茹列克堡垒、厄姆巴河的厄姆巴堡垒、亚内河的亚内·库尔干堡垒的建议。借口要筹划加强咸海区舰队，会议的参加者决定说，这个计划比修建各种要塞都庞大，“把希瓦、浩罕置于我们的势力之下，扩大我们在中亚的贸易关系”。只有亚内河上的堡垒例外，因为修建这个堡垒与会议所拟定的特殊侦察任务有关。

H.Π伊格纳季耶夫认为最迟要在1860年春占领阿姆河下游，并筹办俄国直到巴尔赫和巴达克山的航行；为了以后在布哈拉汗国设立固定领事馆，向布哈拉派一名商务代表；增加从中亚运入俄罗斯帝国的农产品的关税。关于征服浩罕汗国的军事行动，伊格纳季耶夫建议推迟到“有可能在不与浩罕和布哈拉的联合力量进行斗争，不宣布我们进攻的动态的情况下延长锡尔河堡垒线的时候。”

.....

1861年，当伊格纳季耶夫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时，他所制定的大部分措施都开始实现。同时中亚政策问题的讨论又继续进行。1859年1月24日召开了新的“咨议会议”，上次会议的参加者全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在再次肯定关于奥伦堡地区的决议之后，研究了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弗尔德关于占领楚河上游（即皮什彼克地区）作为“未来边界的据点”的建议。

.....

1861年1月31日，参加中亚军事远征的齐麦尔曼少将提出了《关于中亚边界的一般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正如A.Π.波波夫所说，“在军政部里引起了不少议论，”因为俄国和浩罕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战不和的不稳定的状态，齐麦尔曼犹豫不决。他建议给汗国以打击，不必担心“英国的愤怒”，他继续说，“浩罕汗国，也许还有布哈拉和希瓦，都必将承认俄国国君对他们的控制”（针对报告中这一点有苏霍扎涅特写的一条极为有趣的批注：“由此可得到什么利益呢？”）。齐麦尔曼把这些作用看作好的一面，他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中亚获得优势，从而接近英国在印度领地的边界，一旦与英国发生战争，就可以从他最感痛苦的一面威胁它”（此处军政大臣作了简短而意味深长的批注，“这是办不到的空想”）。但是齐麦尔曼建议为了给俄国商品铺平通向中亚的道路而对浩罕汗国施加压力这一点，得到了完全的谅解。

.....

不列颠在中东的意图，是加速实现沙皇专制制度在中亚计划的另一动力。米留金一方面力图排除来自某些主管部门和官方人员的任何可能的推延和借口，使已通过的决议用具有全国意义的文件肯定下来，一方面准备了在中亚的行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规定，从1864年起，奥伦堡军团的部队彻底占领苏扎克，西伯利亚军团部队占领奥里阿塔城。这样一来，沿卡拉套山脉即可建立起一条完整的边界线。进而指出，将来这条边界应当移至阿雷斯河，把奇姆肯特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内。

1863年12月20日这份报告得到了沙皇的批准，成为俄国在中亚的行动纲领。

这个纲领交予奥伦堡总督和西西伯利亚总督执行。

沙皇1863年12月20日的指令，标志着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对外政策的新阶段的开始。实际上到1863年末已经结束了侦察外交谈判和对某一城市、某一要塞的偶然的、个别的、零散的军事进攻的阶段。1864年，沙皇军队向中亚开始了大规模的渗透。1864年军事进攻的最近目标是占领苏扎克——奥里阿塔线，而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是把奇姆肯特和土尔克斯坦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与中亚汗国的统治者签订有利条约，加强俄罗斯帝国在诸汗国的势力。

外交部很快地制定出了一些确定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对外政策的重要文件，并就这些文件与陆军部进行了商榷。这就是关于政策的不同观点，它的历史根源，土尔克斯坦的地理资料，堡垒线连接的不同方案，以及关于今后的行动等四个“简要报告”。所有这些材料，于1864年10月31日由戈尔恰科夫上报给沙皇，并得到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实际上这就是沙皇专制制度在中亚的总政治纲领。

伊尔扎尔战役之后，罗马诺夫斯基向艾米尔提出了和平的先决条件。条件规定：布哈拉汗国承认俄罗斯帝国在中亚所侵占的全部领土和沿荒瘠草原与克孜耳沙漠划定边界线；在罕国征收俄国货物与在俄国征收布哈拉货物的关税平等；保障俄国商人在布哈拉移动的安全和自由；偿还军事赔款。

沙皇政府完全不是有意地放弃对希瓦汗国的统治。汗国的命运早于1872年12月3日在亚历山大二世参加的一次主要领导人的特别会议上就彻底得到了解决。

在考夫曼的建议下，会议决议用武力迫使希瓦汗国接受俄罗斯帝国的要求，并委托土尔克斯坦总督领导这次军事远征（奥伦堡和高加索部队协助）。会议决定，不消灭或并吞汗国，而和其它邻近的中亚细亚的领地一样，“使其屈从于我们的势力，以便发展我们的贸易利益”。1873年2月，沙皇军队开始进攻汗国。马尔科佐夫部队（4300人）从克拉斯诺沃茨克推进；维列夫金所领导的部队（3400人）从奥伦堡经过艾姆宾堡垒推进，戈罗瓦切夫领导下的主要部队（4600人）从塔什干通过治扎克前进。远征队的总指挥考夫曼随戈罗瓦切夫部队出发。参加希瓦远征的总人数超过了一万二千人。就行动地区的条件来说，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

位于阿姆河右岸直接与希瓦领土对峙的部分土地，并入锡尔河区一个特别行政单位——阿姆河事务局。这个局领导人的作用之一，就是控制希瓦的局势和汗国当局的活动，同时在土耳其斯坦的行政长官与汗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在签订安集延条约和设立阿姆河事务局以后，希瓦汗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失去了任何自主的权力，而成为沙皇制度的附庸国，其附庸的程度比布哈拉还大。

在米留金的支持下,考夫曼1876年初来到首都,1876年4月3日,关于废除浩罕汗国的独立并将其并入俄罗斯帝国问题,避过外交部,直接得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批准。正如军政大臣在考夫曼提交《关于1876年进攻浩罕的方式与行动的报告》上批示的“绝密”字样所表明的那样,借口“保障锡尔河地区的秩序与安全”和“为了保持我们在中亚的力量”,沙皇下令“占领浩罕汗国的其余部分。”

以上沙俄征服中国三汗国的资料,均摘自哈尔芬《中亚之归并于俄国》 见西
北大学历史系编写组编印《沙俄对外扩张历史资料摘译》(一)

1763年俄国吞并了塞米巴拉丁斯科以东很小一块地方,其中包括阿毕河上游支流,从此以后几乎一个世纪,所有俄国侵占之地都在这个地区的西部和西南部。

俄国对中小哈萨克帐的名义上的统治是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但对这些游牧部落的真正统治直到1822年才完成。当大帐也被征服的时候(1847年),哈萨克以南的乌兹别克酋长们才和俄国直接碰了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激烈战斗,这些弱小的多民族的小国才一个个被俄国征服。如浩罕、布哈拉和希瓦。

因为这个地区大部分是荒野沙漠之地,所以俄国人必须继续攻占或建立前哨,以便占有乌兹别克全区。1853年浩罕西北的阿克·麦赤特被占领(后更名为皮洛夫斯基;次年在哈萨克地区建立了费尔纳堡垒,距东北边界不远。十年以后,俄国又积极扩张;1864年攻占了其母堪特,并在1865年焚毁其都城塔什干,根据1868年的和约,浩罕成了被保护国,但因为后来的一次叛乱,致使俄国有理由在1876年正式把它合并于俄土。

与此同时,布哈拉的军队于1865年在浩罕攻打俄国人,招致了一次战争。结果丧失了撒马尔罕和他们的首都布哈拉(1868年)。同年订立了和约,载明俄国合并撒马尔罕及其附近地区。给布哈拉酋长剩余之地,变为俄国的保护国。这种情况保持到1917年。

乌兹别克各国距离最远的是希瓦部落,它是最后才陷落的。俄国侵占此地的准备工作1873年完成,不久便占领了其首都希瓦。据那年的和约,俄国合并了阿姆河右岸希瓦所有的地区。其余剩下的地方,和其邻居布哈拉一样,作为俄国的保护国,直到1917年。

1873年俄国也占领了里海东南部沿岸大块无人地区。所有上边提到的这些被兼并的乌兹别克地区,统归以塔什干为中心的一个土耳其斯坦总督管辖。以塔什干为中心的总督署设于1867年。

1881年至1885年之间,俄国攻占了卡拉库木(Karakum)沙漠以南的塔克土古曼荒地。这个地区原来属于希瓦和布哈拉。在1881年基奥克塔布陷落;1884年莫尔夫屈服;最后,1885年,阿富汗围绕库什卡一带的边区也被俄国吞并。

十年之后,俄国帝国在其征服的地区之外,最后增添了一个地方,这便是帕米尔山区。这是俄国和英属印度最接近的一个地方,仅被阿富汗狭长的一角所隔离,有的地方只十英里。……

爱伦F·朱《俄国历史地图》1763—1914年

4、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沙俄武装入侵中国帕米尔北部地区

将费尔干省这样一个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富饶的地区并入俄国,不仅绰绰有余的补偿了占

领费用，而且还带来了另一种极为重要的好处，这就是我们获得了进攻中国，甚至进攻英国属地东印度的一个最好的基地，我们获得了从这方面进入这两个国家的唯一通道。我们已经再次尝到这种好处了：一次是一八七八年当我们和英国关系紧张的时候；第二次是一八七九年由于将伊犁归还中国而与中国发生争执的时候。最后还有一点，经过费尔干纳我们可以进入帕米尔地区。

M. A. 捷连季也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425—426页

这个北方强国，以缓慢而踏实的步伐，向阿姆河前进。它的每一步，都是事先考虑周到而后成功的，虽然面对着地方土著的反抗，恶劣的气候，以及几乎难以越过的山峰等等困难。莫斯科的开发者们，没有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遇到不可破除的阻力。英国政府的抗议，不比中国的反对和阿富汗的军事抵抗有效，在1865年占领了浩罕都城以后，整个浩罕领土在1876年被合并成古代名称费尔干纳。这样，俄国的边界延伸到阿赖岭。不久便越过此岭，向哈尔苟什帕米尔进展。一旦到了世界屋脊，它便觉得整个帕米尔应属于第一次到此者。并在莫加比设立了堡垒。又从这里，杨诺夫将军率同它的哥萨克兵，巡逻了阿尔楚尔和大帕米尔。他遇到的阻力是很轻微的。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只是这个荒区的无知者，他们既没有野心，也没有受过教育，对于他们的牧区被人占领是漠不关心的。一次格罗姆勃切夫斯基和杨哈斯班探险之间拙笨的冲突，一两次和阿富汗边防队的小战争，以及在苏满塔什杀死阿富汗十六个士兵，便是全部战史。以惯常的贪欲，俄国人要求全帕米尔属于他们。并且这种基于除贪婪外别无其他理由的要求，却实际被英国人答应了。虽然这个地方中国人和阿富汗人有更好的理由，不论在征服或占领上，可以要求是他们的。发生的唯一问题，是怎样划分帕米尔边界。但亦和其他这类问题一样，经过一段交涉之后，关于土地问题，以让俄国占了便宜而解决了。

R. P. 克伯得《亚洲腹地》

当浩罕可汗被我们的军队战败和安集延城被无坚不摧的“白将军”攻陷之时，著名的希布察克族人的骑射手阿弗托巴恰被俘以后，在阿赖燃起了起义之火。阿赖的山民们骚动起来，全体参加了起义。强悍的勇士所组成的匪邦也开始补充新的力量。从被征服的费尔干纳跑来了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人，所有这些力量汇合在一起响应阿卜杜拉伯克从阿赖雪峰发出的强大号召。强悍的勇士组成的庞大匪邦开始在新兴地区的俄罗斯居民中进行抢劫，制造混乱。这些抢劫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血腥屠杀。那时，为了保卫费尔干纳省，曾调遣半个步兵营在伊斯波拉德伯克大尉的统率下穿过伊斯法伊拉姆狭谷到达劳特库尔干堡垒。大尉曾遭遇埋伏在高不可攀的悬崖上的阿卜杜拉伯克及其手下人的伏击，几个人被打死打伤，于是被迫返回马尔格兰城。就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正式宣布了向阿赖远征，向阿赖派出以斯科别列夫为首的部队。

我们穿过奥希和塔勒迪克山口走了另外一条路，因此在到达亚加恰尔特这一天然界线之前，没有遇上敌人。那里的哥萨克曾给我们送情报说，吉尔吉斯人占领了这个狭谷，烧毁了桥梁，并准备在阿卜杜拉伯克的亲自策划下袭击我们的部队。斯科别列夫将军以为很快就可以全歼吉尔吉斯人，他命令步兵“赶走小商贩”，但事情并不那么容易！

吉尔吉斯人的阵地看来是攻不下的，他们躲在石砌鹿寨后面猛烈地向我们射击，以致斯

科别列夫不得不很快承认无法向这些山民进攻，于是他决定进行迂回。为此派骑兵先去侦察，而我们则留在克泽尔库尔干附近整装待命。就在这个时候，我被指派在利亚安加尔造房子。五天以后搜集到了一些最准确的有利于此次迂回作战的路途指南。进攻的计划也已拟好，于是我们就前进了。右面的队伍，其中包括我，在约诺夫上校亲自率领下从塔勒迪克山口向前进。

我们在阿卜杜拉伯克的炮火袭击下付出很大牺牲后，终于绕到了他的后方。在那里修复了被烧毁的架设在别拉乌勒河上的桥，然后穿这个桥，占领了阵地。退却到奥马尔伯克古墓之路已被公爵维特根什捷英上校指挥下的两个哥萨克骑兵连所切断。阿卜杜拉伯克此时才看到抵抗是徒劳的，于是他连夜穿过克则勒阿尔特山口（一万四千呎）逃往外阿赖山，从那里又逃到帕米尔。

公爵的别动队追击着阿卜杜拉伯克，但他象山羊那样机灵地躲开了，并诱引别动队深入外阿赖山的腹地。整个别动队几乎全军覆没在喀拉库里湖边：时值暴风雷，这支队伍与主力被巨大的山口隔绝着，断绝了食粮和饲料的供应。阿卜杜拉伯克和自己的弟弟马赫穆德、哈桑伯克以及自己那一伙的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甩掉了追击他们的俄国人，越过帕米尔，逃到阿富汗去了，嘱咐留下来的骑手们不要向异教徒投降。在这之后，我们进军到阿赖山谷，并在那里稍事停留，无时不受到山地匪邦的骚扰。

在扬加阿雷克的失败消息传到阿赖女王耳中时，他立即整顿人马财物奔向喀什噶尔，但在半路上又遭到中国匪盗的抢窃。这样一来，这位不幸的达塔赫只好被迫沿着自己儿子们的足迹前进——到克则勒阿尔特去。在儿子坎奇伯克和侄子米尔扎·帕亚斯的陪同下，她一无所有地骑着吉尔吉斯的瘦马奔向克则勒阿尔特。但在博尔达巴这个小地方的附近，她撞上了返回的维特根什捷英公爵的队伍。她从而被俘并交送部队。在此期间，斯科别列夫正在古里察堡垒，并命令我将被捕的女王和她的两名骑手送他那里。我非常乐于完成这个任务。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46、47页

5、沙俄勾结英帝国主义划分在帕米尔地区的势力范围

（1）英俄势力范围的划分

当设立中立区的建议被拒绝之后——即在英俄属地之间的一些独立国家，作为中立区，双方都不许以条约加以干涉——梅瑤政府仍急切希望印度西北的边界应以“确定”代替“不定”。拿这个作为进一步与俄国交涉，俄国自称“阿富汗完全不在它能够称为势力范围之内”的诺言的基础。毫无疑问，当俄国最初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打算把后来承认阿富汗尼斯坦全部包括在内。对魏洛的地图的误解，并根据人种的区别，戈尔恰科夫似乎最初认为，喀布尔的爱弥尔，不能对阿姆河与大山之间任何地方有什么权利。这个地方的人是乌兹别克人和波斯后裔。他很想把巴克、昆都兹以及巴达克山归并于布哈拉，或者假设可能的话，建立独立国。俄国的偏见非常强烈，认为把土耳其斯坦归并于阿富汗势力下是土地扩张。所以直到经过三年交涉之后，因为我方外交部的强硬态度，加上为取得我方对于它在希瓦之役的同意，我们起初提出的以阿姆河为阿富汗北部边界的建议，才正式被认可。

必须清楚地了解，在这样确定以阿姆河为阿富汗尼斯坦北部边界之时，我们这方面并没

有想重分土地 和任何 改变现状的企图。确实，阿姆河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民族与政治的边界，它曾分隔伊朗和图兰，这是两个古代东方的民族。它曾是穆汗默得的马乌恩那省的界限。它曾限制阿富汗第一个君主阿默得沙的扩张。但这些都使梅瑶公爵政府坚持以阿姆河为界的原因，象今天的阿富汗边界那样。加尔各答的要人们，不是要恢复旧传统，也不是要重新划界。他们所要的只是确定这个历史事实。的确有一点，他们要明确舍尔阿里汗的继承范围。也就是说，在道斯特穆汗默德于1863年死的时候，有哪些地区和国家是他的盟属，他的儿子可以有全权继承。现在，不可否认，舍尔阿里汗这样的要求，定出确实边界有很多困难。当最初以阿姆河为俄国势力南侵界限的提议提出后，戈尔恰考夫指出，因为希瓦在阿姆河左岸，这样界限将会保护它不受惩罚，无论它作恶如何。这会使俄国非常不便。而且干预到布哈拉在茶究和克尔基省区的既定权利，因为这二者都在阿姆河南岸。这些困难，由于舍尔阿里汗允许阿富汗的领土永不扩展到从和扎萨赖向阿姆河下游的地方才得解决。和扎萨赖是从布哈拉到巴克的通道。如此，则克尔基和茶究以及全部希瓦绿洲，便在争议之外了。因为这些地方都在和扎萨赖之北。

但是后来又发现了新的更重要的地区，如果这个地区被否认，则全部协议必将失败。喀布尔认为是它的领土的极西的麦门乃、安得浩伊等小部落，从来就是摇摆不定的盟属国。的确，前任酋长发姆伯曾宣布：“麦门乃在道斯特穆汗默德死时，所有附近诸国中，惟独它自己拒绝向阿富汗国致敬。”并且当匈牙利旅行者于1864年行经该地时，曾发现这个乌兹别克首领是直接臣属布哈拉的。因此，如果俄国拒绝阿富汗领有这块地方，我们会看到，舍尔阿里汗不可能享有其传统权利，只得满足于其余地区的领有权——而这个地方的地理形势，是扼从赫拉特到布哈拉咽喉之地，政治上特别重要。但侥幸，虽然起初遭到拒绝，并没有到严重程度。特别是当今的麦门乃的统治者，不会倒向布哈拉。因为他一直紧跟舍尔阿里从事各种活动。除非被迫不得已。但这时没有这种可能。即使可能，一定会引起阿富汗与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全面冲突。以后，在一个短短的协议之下，双方同意，应自和扎萨赖至波斯边境划一条线。把安得浩伊和麦门乃包括在阿富汗领土之内。但俄国方面提出，延伸这条线时，必须特别注意“古代城市漠夫及其邻近的土库曼各省，不要划在阿富汗势力方面”，这些地方在商业上是重要的。

再向东去，阿姆河自和扎萨赖至与考克恰汇合处，双方都认为是无可争议的边界，这部分阿富汗土耳其斯坦的地带，在道斯特穆汗默德死时，无疑是在阿富汗人手中，并一直由他们管理没有间断过。但从那个地方以远，严重问题便发生了。这个问题交涉了三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解决。大家知道阿富汗对巴达克山的统治是薄弱的。我们从来不否认道斯特穆汗默德对巴达克山的统治，一如对孔达兹和巴克的统治。我们只是说，他要巴达克山的爱弥尔进贡，要他交纳税款，交纳宝石，服兵役，作为统治的象征。我们可以问，假如现在巴达克山的领土不属于喀布尔，那么它应属于哪个势力呢？俄国坚持反对巴达克山属于舍尔阿里，有两个理由：（1）没有完整的领有权；（2）假如阿富汗的势力越过阿姆河，北达达尔瓦兹，东至瓦罕，会引起地方纠纷。在早期交涉中，它曾指出它的盟属浩罕计划要进攻克拉伯，这与巴达克山接壤，接着布哈拉的军队，确曾占领克拉伯。甚至1870年越过达巴达克山境，牵涉及阿富汗。但阿富汗迫使它退出。——最后布哈拉和浩罕，准备联合进攻喀尔提锦，使之成为一个中立国。并且俄国借口说，假如舍尔阿里汗在这些矛盾中，以武力占领巴达克山，阿富汗一定会被卷入战争。但是俄国人的这种说法（开始于弗西斯1869年赴圣彼得，最

后于1873年撤消），虽然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但并不合乎实际。因为布哈拉放弃了侵占巴达克山的企图。而且把一省变成孤立的中立国，据历史经验，是不明智的、麻烦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克制的，以此对付俄国方面的急躁。很难相信俄国真的认为舍尔阿里要进攻它的盟国布哈拉和浩罕（象考夫曼的报告那样）。如果阿富汗对巴达克山的要求实现。更不可能因为巴达克山的属地瓦罕之故，和俄国会发生冲突（这也是考夫曼提到的）。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从西亚和中亚往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自古以来的商道，是要经过巴达克山和瓦罕的，因此不难想像，这个热衷于商业贸易的强大的俄国，必然对于它东方的商业劲敌的盟属阿富汗，永远占有这条线是不甘心的。此外还有别的政治上的原因，虽然比较遥远和不定，也会导致有远见的俄国政府的注意。这就是，这个地区有从克什米尔和旁遮普经由吉尔吉特和乞特拉尔越过大山的山口，到达瓦罕的两条最好交通要道。这个地区为将来的方便，应脱离英国的辖属或监督。而且这个地方很容易从浩罕达到。确实有许多情况，使我们相信俄国特别对于萨雷阔勒或塔什库尔干地区感兴趣，这距瓦罕边界不远。其地位无疑有战略价值，因为它控制着附近各山口。如果这个想法属实，它给我们提出进一步的线索，来解释俄国外交家们为什么极力要求巴达克山及其附属区非得独立不可。现在可以简单谈谈最后协议的领土分配情况了。不幸的是，我们在1872年的时候，对于阿姆河上游地理情形，还不很清楚。我们对于阿姆河向北转弯处，即乌德所勘测的自燕基赖到茹比矿区之间地方，知道的很少或者说毫无所知。而且我们对于自帕米尔流下的阿姆河上游各支流的记载，也很不正确。因此，在我国政府等候考夫曼回答关于阿富汗边界问题延宕了两年之后，决定照会俄国：舍尔阿里在阿姆河上游领土的范围。他们也准备承认他的领土权，但只能依靠当地首领来决定边界线，不能照他自己按地形指出的界线划界。而且在确定巴达克山边界的文书上，少了一行。这个书记上的错误，更增加了混乱。关于这问题的那段话（以斜线恢复原来的那一行——在此指括起来的字——译者），是这样说的：“（1）巴达克山连同其附属国瓦罕东从萨雷库里起，西达考克恰河和阿姆河或喷赤河汇合处止；阿姆河流便这样形成了阿富汗这一省区全部北部边界。”这样一来，虽然在名义上明确指出巴达克山和瓦罕，其缺点是没有把阿姆河上游指出。而且阿姆河的许多支流，哪一条是主流也是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无论是公报或政府都认为乌德河（自维多利亚流出的河）是所指的河。英国的外交官们便如此放弃这条河以北瓦罕部分给俄国了。但实际阿姆河的主流，由于戈登的考查，得知是起自小帕米尔湖的那条支流。起初向东流和阿克塔什河汇合，于是转向西北围绕“大帕米尔”高原和从卡拉库里湖流出的支流相汇，在木尔加布的名称下，流入什克南流域；在罗善区内的涅马地方与阿姆河的南支结合。这条河现在都知道是瓦罕的北部边界。而且按其长度和宽度来讲，有权被认为是阿姆河的主流。希望在将来的地图上，采取这条线为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固定边界。从政治上看，无论阿富汗领土，局限于阿姆河这一条支流，或那一条支流，都无关重要——北部帕米尔高地在两种情况下都可以起屏障作用防止入侵；但是，如果把巴达克山公认的属国沙可得赖、加兰、及什克南切除，将会引起不便，这些地方正处于这两条河的中间。并且，如果俄国承认阿富汗领有巴达克山和瓦罕，那它必须认可这两国的原有边界。这会限制了它自己的属国浩罕和布哈拉向南发展。

罗林逊《英国和俄国在东方》第312—322页

伦敦 1875年

(2) 《戈尔恰科夫—格兰威尔协定》

格兰威尔给劳夫塔(英国驻彼得堡大使)的信

(英)外交部 1872年10月17日

女王政府还没有得到彼得堡内阁关于考夫曼将军对阿姆河以南各国的报告的通知,这是早已交给他的任务。这些国家,阿富汗国王认为是他的属地。女王政府满怀信心地等待这个通知,认为这个有名的将军,在他公正的考察下,关于这个双方讨论很久的问题一定能够符合于他们的看法,使得两国的政府立即作出决定。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通知,并且觉得为了两国政府不致发生误解和维持中亚的和平与安宁,认为不再等下去,而先通知你,把女王政府根据研究材料所得出的结论告诉俄国是必要的。按女王政府的意见,阿姆河上游一直到和札萨赖,毫无疑问,应是阿富汗王(舍尔阿里)的领土;并且相信,通过印度政府告诉了他,如被侵犯,他有权保卫这个地区。另一方面,女王在印度的官员们宣称,坚决反对阿富汗王有向外扩张的意图。历来阿富汗王遵守了这个劝告,并接受印度政府的和平政策,因为印度政府保证阿富汗的领土完整。其边界以外的各国,也同样尊重他,这些国家是服从俄国的。这个政策在维持这个很久以来无人知道的地方的和平上收到了有益的效果。女王政府相信,现在全在俄国政府去协助英国政府来保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明确承认阿富汗对此地区的领土权。这是布哈拉自己也承认,并且一切证据证明了的实际权力。这样便可以永远消除英俄在中亚此彼政策之间的不安和猜忌。

为要让你清楚地了解,我把女王政府认为确实是阿富汗的领土和其边界,说明如下:

(1) 巴达克山连同其属地瓦罕,东自萨雷库里——乌德湖——起,西到考克恰河与阿姆河(或喷赤河)汇合处止,是阿富汗这个省区全部北部边界。

(2) 阿富汗土尔其斯坦,(其中包含孔都兹,克尔穆及巴尔克)北部边界将是阿姆河与考克恰河汇合处到和札萨赖堡这一段阿姆河线,(包括从布哈拉到巴尔克大道上的和札萨赖堡在内,属阿富汗)阿富汗王不要求自和札萨赖以下的阿姆河左岸地方。

(3) 内部省份为阿克沙、西里布、麦门乃、施伯凡及安得微,最后的一个是阿富汗省份西北的顶端,远处沙漠地带,归属于独立部落土库曼人。

(4) 阿富汗西部及赫拉特属地和波斯的克拉萨省的属地之间的界限,是大家知道的,这里不须指定。希望你把这个文件,抄一份,送给俄国外交部。

格兰威尔

戈尔恰科夫给布鲁瑞的信

(布鲁瑞于一八七三年二月五日转交格兰威尔) 1873年1月31日 彼得堡

劳夫塔已经交给我英国内阁总理对我们十二月十九日关于中亚的文件的答复。

这里附上答复的抄件。

我们很满意,英国内阁对于争论地点,和我一样追求同一目的,尽量保证和平与安宁。我们不同的意见是,关于划给舍尔阿里的领土的边界。英国内阁把巴达克山和瓦罕包括在内,而我们认为它们有独立性质。考虑到经验告诉我们,在那些地方划详细界线的困难,考虑到英国容易找到确实材料,总之,考虑到我们不愿意把细节看得过重,我们不拒绝英国所划定的界线。我们深深感到英国的善意,它尽量利用其势力劝告舍尔阿里保持和平态度,并

放弃进一步扩张。没有疑问，英国存在着这种势力，因为，英国不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占着上风，而且，英国还给舍尔阿里津贴。情况便是这样，我们相信舍尔阿里可以保持和平，希望您能把这意见通知英国内阁总理，并把这封信的抄件交给他。我们相信格兰威尔公爵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新的证据：我们的元首始终是要保持和平，加强同女皇维多利亚的政府最友好的关系。

(签字) 戈尔恰科夫

R.P.克伯得《亚洲腹地》附录D第338—340页 1900年

6、沙俄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割占中国帕米尔的北部地区

(1) 光绪十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由来及其勘界经过 咸丰十年《中俄北京条约》

第二条，新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滨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28页 商务 1973年

同治三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第三条……由特穆尔图淖尔南边之罕腾格尔、萨瓦巴齐、贡古鲁克、喀克善等山，统曰天山之顶，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44页 商务 1973年

光绪七年《中俄改订条约》

第九条……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亦由两国特派大员前往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

（此一段为光绪八年、十年两次喀什噶尔界约所本。当曾大臣缮进和约稿本时，曾注明云：以上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两处分界之事，最为紧要，似宜由勘明刚正通达和平之大员细意履勘，乃能妥协。盖知此界之不易勘也，其后果失边陲，殊为可惜。）

（我国自克复新疆南路以后，凡逆回阿古柏所管之地，西人皆以为中国应管之地。约文所谓现管者指此。考廓克沙勒山之西喀什噶尔之正北有察提尔库里，此库里四周平原颇称膏腴。库里北有阿特巴什山等为南北分水界。故察提尔库里向为阿古柏游牧之地，自应划入中国。惜光绪十年勘界时，割弃于俄矣）。

钱恂《中俄界约勘注》界约五第二——三页。

1883年（光绪九年）中俄勘定喀什噶尔与费尔干纳省边界的经过情况

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与俄使麦登斯开、韦立根议续勘未分之界。六月初三日至库嘎尔特山顶，去路西北丈余，埋立木牌。书满汉文三十八字。又西五六丈峰下，砌鄂博。路东

丈余石片下，容铜牌。俄使于路东亦立鄂博。初五日至奇恰尔山顶，路北二十一丈有奇，小峰顶上，立木牌，书满汉文三十九字，下建鄂博，另容铜牌一方。俄使立博在路之南约五丈二余。十日至乌鲁山顶最高处，去路二十一步，立鄂博，建木牌，埋铜牌如前式。俄使亦于路南立鄂博。其西约离五十里，有巴图玛纳克山。布鲁特来往贸易之径。路之左右，中俄互立鄂博，并埋铜牌。二十九日至库伦杜达坂，立博、埋牌。七月初五至十三日叠接张邦办来牒，谓喀喇多拜及屯木伦等处为现管之界。遂先从此处力争，大都为得尺得寸之计。俄使竟抱定红线，唇敝舌焦，百折不回。夫岂喜事好名，盖所谓现管者尚多其处，此喀喇多拜与俄力争，几至决裂，恐失先机耳。诃敢以虽争弗得自讳哉。延宕数日，同来使始赴和坚特、博孜哎格尔、黑皮恰克、帖列克提四处达坂。共相立博埋牌，胥如前式。十四日至黑子库尔山顶，水分二面，共立博、埋牌。十五日勘倭图鲁达坂，在喀喇多拜西南八十里达坂顶即倭图鲁河源，共立博埋牌如前式。十六日至图鲁阿提达坂，水从此发源，西南流，即于路东高处立博埋牌。二十二日至库嘎尔塔达坂，照前立博埋牌。折回原路八十里至苏约克，于路东高处共立牌博如前式。二十六日由于墟他什口向北延望二十余里，见依提木阿苏达坂。无路登临，同指山梁为界。三十里至叶子阿苏立博埋牌。东南有哈喇玛阿苏，望之二十余里，高陡无路，如前指山为界。二十七日至塔拉格依山立博埋牌。折回原路，抵阿拉于胡，向东南十余里，延望色丹，欲上无路，指山梁为界，约如前。八月初三日至萨瓦雅尔得达坂，立博埋牌，胥如前式。初七日至塔拉库勒达坂，如前立博埋牌。折回路口，向北行八十里，渐高渐险，水南流，望之约十余里，即克斯达尔达坂，又呼黑子塔尔，不能往越，如前同指山梁为界。初八日至哈拉卡拉达坂，两国共立牌博，并埋铜牌。初九日至伊尔克什他木，即官图红线之伊尔克池他木河，亦即卡伦单之依尔克什唐是也。曩者、夷族叛乱，俄人屯兵，帕霞置卡，形势要害，人力所争，此官图红线所界划，卡伦单所特载者。初十日至屯木伦，住一日，为就其山川形势、地段、名色，细察舆图约文，务求释然于心而后行。十四日，由麻克苏渡河，向北行六十里，至东格尔玛，又名哈喇别里达坂绝顶，两国共立牌博，仍回麻克苏。十五日回走至以克则克山梁，共相立博埋牌。还至伊尔克什他木河，立博埋牌。十六日回乌鲁克克提住马，同俄使筹商驰勒玛里他巴尔山等处末界。山高雪深，人不能到，两国同指山梁为界，载在约文，各昭信守。十七、十八两日款留俄使，并商办理图约，以便互换。据答，以去年换约在贵国喀城，今年换约应在我国，界既经勘定，有何疑贰等语。渠坚欲回国，屡商不从。始允二十三、四、五等日，晤长大臣，张邦办，将叠准知照文牒、信函情形会商定界图约迅期蒞事。九月十六日始将定界图约办理完备。长大臣据将应照红线定界大概情形，具以入告矣。

《沙大臣勘界日记》《新疆图志》国界三第41—44页

(2) 沙俄通过《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强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大片领土

《新疆图志》国界志——记丧地原委

《中俄改订条约》第九条又云：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由两国特派大员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此为光绪八年、十年两次喀什噶尔界约所本。曾纪泽在俄都缮进和约稿本，曾注明：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分界之事，宜由勘明刚正通达和平之大员细意履勘。盖知此界之不易勘也。光绪八年分界大臣沙克都林札布依改订条约，勘分喀什噶尔东北界，自那林哈勒勒哈河上游起至别叠里山口止。光绪十年又勘分喀什噶尔西北

界，自别叠里山口起至乌仔别里山口止。考同治三年塔约，过特克斯河顺纳林河依天山顶为界。自此往西南由特穆尔图淖尔南之罕腾格爾、萨瓦巴齐、贡古魯克、喀克善等山统曰天山之顶，名目疏阔，是未经履勘遥计之词。凡山有正干有支阜，既云天山之顶，必以分水为定。此地帖列克山以南，水皆南流入札纳尔特河，山以北，水皆北流入特穆尔图淖尔。别叠里山口迤西曰阿特巴什山，山南之水皆南流入阿克苏河，山北之水皆北流入纳林河。所谓天山之正干也。乃分界之时，既未详细履勘，我又无图籍与之比较，卒以俄人所划红线为凭，于是截阿克苏河、札纳尔特河划帖列克山于界外。是知同治三年塔约原以天山正干为界，后之勘界者不辨山之脉络，水之方向，又不察明旧图，致无端而弃数千百里之地，殊可痛也。当八年定界之时，督办军务大臣刘锦棠奏云，乌什通贡古魯克一路，地界八城之中，且约文明言天山之顶，非指乌什之贡古魯克山麓为言，乃复于贡古魯克山口及别叠里达坂中间相距二十三丈五尺埋立中俄界牌，心殊叵测，请责成分界大臣勿稍迁就，然后由乌什达贡古魯克出卡达伊犁之路，足可索还。九年，上添派长顺查照锦棠所奏，妥慎办理，终以改约为难而止。考中国图贡古魯克至喀克善山之路，实包乌什各水源于内，而罕腾格里山正在纳林河之北。据塔约而论，由贡古魯克达喀什之路不难索回。但红线出自俄人，不依原约，其所立界约含混粗略，各山岭以人不能到俱作为天然之界，两国大臣并未详勘。然山脉之差，实在穆杂尔特山口，盖由此向南作弧线即非天山正干矣。长顺既辞界务，沙克都林札布仍会俄官向西履勘。光绪十年自别叠里山口起至乌仔别里山口止约三小段；自别叠里山口至苏约克山口共十四处；自苏约克山口至伊尔克什塔木共十四处；自伊尔克什塔木至乌仔别里为末段。言明两国界线至此山豁为止，俄国界转而为西南，中国界转而为正南。译其文义，言两国交界止于此山口，过此则向西南与向南者各不相谋，此结束语也。时邦办大臣张曜奏：伊尔克什塔木与现管之界舛错太甚，其处地势平衍，既不沿葱岭又不依浩罕，而现管之帖列克达湾系葱岭正干，必收回此地，然后可以换约。时长顺接刘锦棠张曜咨送舆图，均于总署所颁图红线外添划一线，称为现管地方。沙克都林札布商之俄官，坚不肯允。长顺遂以势难力争奏闻。按十年喀约原文云，喀喇别里达巴罕自此不到喀喇湾岸勒，即顺山分脉向东南行，自克勒苏河至伊尔克什塔木河，固两可语也。

上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复，寻议言：张曜奏须争帖列克达湾，而长顺奏已照红线定界，力言张曜所指非尽实情。现将张曜、长顺各图详核，依伊尔克什塔木正依红线界，长顺所奏不误。金顺旋亦奏言，片壤不足重勘，于是照约定界。方曾纪泽改订条约之时，俄人请以玛里塔巴尔山口为止境。曾纪泽不许，谓崇厚议约未及之地，断不能复有增加。乃十年分界，俄人乘我不觉，竟越玛里塔巴尔山口南侵入二百里至乌仔别里山口，此占我和什库珠克及喀喇库里湖并侵蚀各帕米尔之狡谋所由启也。

《新疆图志》卷五国界志一第7—10页

《勘定新疆记》归地篇记丧地原委

沙克都林札布仍会麦登斯格，从乌什、别叠里山迤西之喀克善山，接续分起，至喀什噶尔所属之乌鲁一带，逐段履勘。由苏约克山转向喀什噶尔之西，按照图约分立牌博。而张曜复奏，伊尔克池他木与现管地方舛错太甚。考塔城旧约载明，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俄官欲照图线，在伊尔克池他木立界。该处天山以内，地势平衍，既不沿葱岭，亦不靠浩罕。实与条约不符。现管之帖列克达湾，系葱岭正干，与西南现管之界同一山梁。山阴皆浩罕旧

地，为今俄国费尔干省之界。中间廓克苏至伊尔克池他木一带，系喀属岳瓦什布鲁特牧地，水草既饶，道路又近，部众赖以资生。比会同沙克都林札布按约力争。俄官旋因病回国。当经咨商刘锦棠、金顺转向俄国外部商榷。俟议定在帖列克达湾设立牌博，再行换约。奉旨著总理衙门核议具奏。长顺接张曜先后咨送舆图，均于总署所颁官图红线外添画一线，称系现管地方，必须争回。即会商沙克都林札布，由别叠里山顺中梁，察明红线，并照现管勘至帖列克、屯本伦一带。俄官不肯于此划分，坚请按照红线在伊尔克什唐立界。指辩多日，迄无转机。察现管之界有三：一喀喇多拜，在帖列克提达坂迤北线外约八十余里，系天山之阴；一帖列克达湾，在喀境西线外约二百余里；一屯本伦，在帖列克达湾东南线外约百余里。皆距红线甚远，势难力争。若不赶分换约，恐又别生枝节。复实奏陈。而沙克都林札布仍同俄使照官图红线逐段履勘，自喀克善山分起。此山险峻难越，不能容立牌博，同指山梁为界。由此向西南至库嘎尔特山梁立牌博一处。西南至巴图玛纳克立牌博一处。西南至库伦杜立牌博一处。西至和坚特立牌博一处。西南至博孜克尔立牌博一处。西南至黑皮恰克立牌博一处。西至帖列克提达坂立牌博一处。西至倭图鲁立牌博一处。西至黑子库尔立牌博一处。西至图鲁阿提即图鲁嘎特立牌博一处。北至苏约克立牌博一处。西至库嘎尔塔立牌博一处。西至伊提木阿苏，险峻如前，同指山梁为界。西南至吐子阿苏，即阿来库里立牌博一处。西南至喀喇玛阿苏，险峻如前，同指山梁为界。西南至塔拉格依立牌博一处。西南至色丹，险峻如前，同指山梁为界。西南至萨瓦雅尔得立牌博一处。西南至塔拉库勒立牌博一处。西南至克斯达尔，险峻如前，同指山梁为界。西南至恰拉卡拉立牌博一处。西至东格尔玛即喀喇别里立牌博一处。西南至以克则克，即伊特特克立牌博一处。南至以尔克什唐立牌博一处。西南有玛里他巴尔山、乌斯别里山，紧靠浩罕，均系应立牌博地方。因山高雪积，攀越维难，同指山梁至线外之喀音噶里山为界。计自喀克善山起，至乌斯别里山止，共立牌博二十二处。指山为界者七。详考官图红线均属相符。并于牌博下暗识铜牌。当与俄使议换图约。俄使因张曜咨商伊犁将军，行文往返需时，称病回归。沙克都林札布亦即驰回喀什噶尔。旋派员赴俄国喀什，换回图约。考证无讹。时总理衙门遵旨复陈：据张曜所奏，尚须争回帖列克达湾一带地方。而长顺奏已照红线划分定界。两人各抒所见，办法亦涉两歧。且长顺复奏内称，依尔克池他木即新约后载议准俄商出入卡伦山口之伊尔克什唐，亦即图中之依尔克池他木河。其处线外并无游牧，间有孑遗布民，均住卡伦附近地。大抵力言张曜指争地段非尽实情。现将张曜长顺各呈地图与新旧红线洋图，详细对核。大致均属明晰。唯地名详略互异，译音各判，方位亦未能一一相符。按喀喇多拜一处，新旧图具未载。既据现来各图，在喀城之北红线外无可与争，应无庸议。依尔克池他木河旧图不载，新图正依红线界限。长顺所奏不误。其帖列克一处，张曜所谓帖列克达湾者，在喀城极西。新图列在红线外。其屯本伦一处，即在帖列克南，新图未载，旧图则两处地名皆无，惟载迤西喀喇库里湖与各图同，却在红线之内。新旧红线不符若此。揣曾纪泽定约时，或因新图不无缩入，又知左宗棠咨报，克复喀城有占得安集延遗地边界展宽之说，故约内添西边以现管为界一语，以预留地步。既以现管为界，即可不拘定红线。此二处确在喀城之西，原可力争，张曜所陈不为未见。但查新约卡伦单，确有伊尔克什唐名目。既指为入口之路，于此分界，理亦甚长。窃意俄官必明知地图稍有展进之处，故不以现管为界，而坚以红线为凭。争之诚恐不易。长顺所虑，迟不换约，恐俄人别生枝节，亦系实情。惟帖列克达湾是否系西边要隘，岳瓦什种人是否别无牧场，请敕刘锦棠、金顺就近熟筹利害，确切查明。金顺旋接沙克都林札布咨

称，帖列克达湾，在喀城极西，距依尔克池他木红线二百余里，地势孤悬一隅，实非要隘。而伊尔克什唐载在新约卡伦单，设卡置兵，以谨出入。依此立界，险要固未失也。岳瓦什部众，均住红线内之乌鲁克恰提游牧，距帖列克达湾迤东三百余里，地势宽阔，水草裕饶，履勘时并无岳瓦什人在彼住牧。曾报其部长苏唐伯克随行，如果系该部牧场，自必明指地段，求为争回，乃追随之久，从未言及，则帖列克达湾非该部民牧地可知。又接刘锦棠函称，该处布鲁特部落游牧为生，春东夏西，迄无定所。且人数甚少，而牧地袤延，依尔克池他木等处尚非要隘，且沙克都林扎布与俄官争辩，坚执不从，实以心力交瘁，似不必以区区一隅，致碍邦交。金顺亦以南段疆界，经特派大臣会同勘分，几费唇舌，始得照图线定约，边隅片壤，未便再招俄使重勘，徒费周章，转致有碍大体。奏奉谕旨。于是南段喀什噶尔之界定。

编者按：总理衙门的《遵旨复陈》，完全是卖国投降的奇谈怪论，摘此资料，只是便于了解当时“勘界”的全过程。

《新疆图志》国界志三，第44—49页

张曜奏沙俄侵占中国现管地情况

邦办军务、广东陆路提督张曜奏：……南路分界，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扎布会同俄国分界官咩登斯克，从乌什库嘎尔特奇恰尔达坂接续分起，至喀什噶尔所属之乌鲁一带，逐段履勘，由苏约克山转向喀什噶尔西边，按照图约，分立牌博二十余处，尚无出入。其间有向为喀什噶尔所属之地，因在山以外，水源向西北流，久为俄人所据。就山水形势，有难与争辩者，已置勿论。惟依尔克池他木与现管地方舛错太甚。伏查光绪七年新约第九条载明，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由两国特派大臣前往（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又同治三年塔城旧约载明，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各等语。当将喀什噶尔现管地方绘图贴说，咨送沙克都林扎布，以备查考会办。南路分界大臣长顺到喀后，与之共同面商，而俄官咩登斯克必欲按照图线，在伊尔克池他木设立界牌。查伊尔克池他木在山以内，地势平衍，既不沿葱岭，不靠浩罕，实与条约不符。现管之帖列克达湾，即帖列克达坂，系葱岭正干，与西南现管之界同一山梁，其山之阴皆浩罕旧地，为今俄国费尔干省现管之界。其山之阳，水向东流，直由喀什噶尔城东入罗卜淖尔，为葱岭北河，即黄河之源。然山势水源，犹其次也。中间廓克苏至依尔克池他木一带，系喀什噶尔所属岳瓦什布鲁特祖遗牧地，水草既饶，道路又近，部众赖以资生，舍此别无草场，一经划归俄国，是夺其养命之源。该布鲁特一闻俄使就依尔克池他木立界之说，屡次纷纷呈诉，奴才目睹情形，势难迁就，遂会同长顺、沙克都林扎布按照条约，与俄咩登斯克反复力争。该俄官理屈词穷，始云须向该国外部大臣商酌定夺。该俄官因病回国，臣当与长顺、沙克都林扎布会商，帖列克达湾一处，由臣咨商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伊犁将军金顺转向俄国外部大臣照约商榷，俟议定在帖列克达湾设立牌博，再行互换约。查喀什噶尔西边界务另立专条，原恐图线有不妥之处，分界大臣得以随时执约，设法挽回。虽俄人固执狡展，固难必其允从，而据约以争，亦不致别生枝节。

《新疆邦办张曜奏喀什噶尔西边界务应照条约现管之界办理摺》 光绪九年十月

二十二日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6卷第26—28页

……查现管之界共有三处，均经该领队亲身勘明，其一、喀喇多拜，在帖列克提达坂迤

北，距界线外约八十余里，系天山之阴，水向北流；一、帖列克，在喀境正西界线外约二百余里；一、屯木伦，在帖列克东南，离界线外约百余里。……

《哈密邦办大臣长顺奏勘分新疆南段界务摺》 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6卷第29—30页

(8) 光绪十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是中俄关于帕米尔的唯一边界条约

《中俄喀什噶尔西北界约》及钱恂附注

俄国特派分界大臣费尔干省付将威、中国特派分界大臣头品顶戴乾清门侍卫库楚特伊巴图鲁巴里坤领队大臣沙，遵照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二月十二/二十四日在俄都彼得堡议立条约，拟定俄国所属边界及中国所属喀什噶尔西北一带界线，本年由两国分界大臣商定此约，勘分两国边界，并注明边界地名。所有俄国所属七河省暨中国所属喀什噶尔地方界线，应自别滕里山豁起，往南顺天山岭至图永苏约克山豁为止；至俄国所属费尔干省及中国所属喀什噶尔西界界线，应自图永苏约克山豁往南，至乌仔别里山豁为止。所有此次约内所载边界各山豁、各河以及自然界之名，并以上各处建立界牌及人迹难到不能立牌之处，详列条款如左。

※此亦本光绪七年改订条约勘定之界约也。此段亦向未定有确界。※

第一条：上年两国分界大臣曾在别滕里山豁建立界牌，今自别滕里山豁起，向西顺无路可通之廓克沙勒山岭，转顺天山岭往南过廓噶尔特、川赤察尔、川乌鲁、布特玛纳克、喀喇志勒噶、库鲁木都克各山豁，自此往西转往南或往北，视图中所绘红线山岭为则，再过布仔爱葛尔、库尔撒别里、齐特察克、帖列克、乌尔他苏、克则勒库尔、图鲁噶尔特、图永（中国名苏约克），以上十四山豁内，除喀喇志勒噶山豁人迹难到不能立牌外，其余皆在各该处建立界牌，均按图内所绘红线及该处河流为界。所有此岭北面山坡一带应归俄国属辖，其岭南山坡一带地方应归中国属辖。

第二条：所有俄国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省中间一带界线，自图永（中国名苏约克）山豁往南，顺山岭过布尔圭、治特木阿舒、廓噶尔特各山豁，自此再顺山岭往西南，过图自阿舒、喀勒玛克阿舒、塔勒葛依、希依达木、萨瓦亚尔顿、他尔特库里、克自达尔、喀喇察勒各山豁；自此山豁往南过依特推克、喀喇别里两山豁，自此山豁再顺岭，不到喀喇完库里山豁，即顺山岔往东南（过克则勒苏河），至伊尔克什坦自然界止。以上共十四处，均已建立界牌。所有此山西面山坡之山豁各处及以上各处河流之西，均归俄国属辖；其界线以东及该处河流之东，均归中国属辖。

第三条：分界大臣（付将威、领队沙）自伊尔克什坦自然界往南至乌自别里山豁止，勘分两国末段边界：其界顺岭过山，岭极高峻，而靠此岭尚有地方亦称极高，两国应轮流查察。除无路可通人迹难到之处（该处并无紧要地方）毋庸建立界牌外，今自伊尔克什坦自然界往南，顺玛里他巴尔河作界，河之左岸归俄国属辖；河之右岸归中国属辖。再自此河上游起，顺山岭往南至玛里他巴尔山止，自此再顺此岭之岔往乌赤别里山豁，过玛尔堪苏河，顺喀喇库里湖东之大岭，过此岭之喀里他达湾（又名喀尔阿尔特）山豁（此山豁一年之内有半年积雪），再顺山岭过不能到之喀喇奈克山豁至乌仔别里山豁（又名克则勒治业克，此山豁亦系多半年积雪），两国界线至此山豁为止，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所有界线以西及顺该处河流之西归俄国属辖；其界线以东及顺该处河流之东均归中国属辖。

※光绪七年议约时，俄人以南界当止于玛里他巴山口为请。盖逆回阿古柏夙许俄人南至玛里他巴山口也。曾大臣不许，谓里发底亚约内所未有之地，断不能有所增加，俄人亦遂无词。迨光绪八年勘界时，俄人乘我不觉，非但南至玛里他巴，并由玛里他巴更直引向南二百余里，以乌仔别里山口为南界。于是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十五日明瑞率兵追逆苗霍集占兄弟至霍斯库鲁克大战之地亦隶俄境矣。※

※此段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云云，洋文无一直之义，故俄人欲使我界往东南也。汉洋文不符，办事往往棘手，故翻译不可不慎。※

※此条之末，所有界线以西云云三十八字，乃指乌仔别里山口以北已定之界而言，为向来约文总结之通例。然亦可包山口以南未定之界而言，以分界之必以河流为准也。※

第四条：两国所属边界，经此次拟定界约、建立界牌、绘画地图（注明界线、山河、山豁、自然界、界牌等名），两国均应以此为据。

第五条：所有建立界牌，应由两国边界地方大吏每年派员带兵前往查察，该员等应遵大吏所定日期届时前往，遇有损坏，即行如式修补。

第六条：两国分界大臣拟定此约，用俄文满文各书四分，画押盖印、并附地图各一分，（以红线为界，用俄文、满文注明边界各处地名），画押钤印为凭。两国分界大臣将此次所定界约各书四分，并附地图各一分，彼此互换，俾昭信守，永遵勿替。

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即光绪十年五月初十日在新玛尔葛拉城互换此约。

注：凡段首末有※符号者，均系钱恂按语，并非条约正文。

钱恂《中俄界约勘注》界约六

四、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沙俄违背 《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 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编者按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英争夺土耳其的矛盾，因为沙俄在柏林会议上被迫让步得到了缓和；在阿姆河中下游，沙俄完成了对土库曼的吞并，又同英国划定了阿富汗的北部边界，于是加紧从事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准备。

1888年7月，俄国陆军大臣在沙皇的批准下，派遣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潜入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刺探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报；1891年初，沙俄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等共同策划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问题；同年8月，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按照沙皇政府的安排，在参谋总部的尼古拉耶也夫研究院作“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的报告，大肆鼓吹占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重要性和可能性。1891年7月，沙俄派遣以杨诺夫为头目的侵略军，进犯中国帕米尔地区。

杨诺夫侵略军，曾先后窜犯帕米尔地区的阿克拜塔尔、阿克塔什、阿克素睦尔瓦，布才拱巴什、沙和达等地，并在毕衣比达坂和阿克塔什一带，竖杆贴帖，威胁中国柯尔克孜族人民，诡称“已属俄国百姓”。杨诺夫还亲自带领一支侵略军，窜到伊西洱库尔附近，劫走了竖立在苏满的乾隆纪功碑，妄图用这种卑劣手法，毁灭帕米尔是中国领土的历史铁证。

清朝政府强烈抗议沙俄进犯中国领土的侵略行为。在清朝政府的抗议和交涉下，沙俄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主权，被迫撤退侵略军。

但是，沙俄侵占中国神圣领土的贼心不死，1891年1月，召开策划武装侵占帕米尔地区的特别会议，同年2月和6月，相继派遣以勃尔热齐茨基、杨诺夫为头目的侵略军，再次入侵中国帕米尔地区。与此同时，俄国外部提出所谓“先撤卡、后勘界”，胁迫清朝政府撤退帕米尔地区的驻防军。

沙俄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外交讹诈，激起了中国帕米尔地区军民的同仇敌忾，坚决抗击侵略者，清朝政府也反复向沙皇政府提出抗议和交涉。但沙俄拒不撤兵，在木尔加布河上游的沙辰镇建立“帕米尔哨所”，作为长期盘踞中国帕米尔地区的政治、军事据点。从此，沙俄违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武装强占了中国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中国边防军和沙俄侵略军在萨雷阔勒岭一带，形成了沿岭对峙的局面。

1、沙俄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借口

①所谓历史根据——“继承浩罕遗产”

沙皇政府认为自己是浩罕汗权利的继承者，有权承袭浩罕的旧领地——东帕米尔。至于西帕米尔的诸伯克国，根据再三确认过的1873年的英俄协定，它们是归属于俄国势力范围的。该协定承认阿姆河上、中游是大不列颠帝国统治区和俄国统治区之间的分界线。因而，位于阿姆河支流喷赤河右岸的罗善、什克南和瓦罕，无须再议，就应被认为是俄罗斯帝国的势力范围。

H·A·哈尔芬：《中亚之归并于俄国》第372页 莫斯科 1965年

参谋总部完全赞同弗列夫斯基提出的论据，1891年12月18日逕向陆军大臣呈交了一份有关帕米尔问题的报告，论证我们需要帕米尔。因为这是浩罕汗国的遗产。浩罕的伯克布才，在一次和坎巨提人的冲突中被杀死，他在布才拱巴什的坟墓。是浩罕政权在这个国家里最好不过的古迹。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5页

我国政府曾于1884年对这一占领提出过抗议，英国承认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公正的，然而直到1894年，英国丝毫不考虑去劝说阿富汗人撤离其占领的省份。我们也没有特别坚持，这是因为当时在勘定外里海区的界线一事上，出现了新的困难。在那个地方因为库什卡和祖里法加尔的问题，甚至引起武装冲突。就这样帕米尔问题，几乎搁置了将近十年之久。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397—398页

浩罕汗国加入俄国的那个时期，俄国把注意力放到对它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去了，即在土库曼尼亚建成俄国统治的问题。它对荒芜的人烟稀少和难以走进的山区，未加过问。……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虽然俄罗斯帝国打赢了，但是，这场战争使俄国遭到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困难），因更为切肤的“土库曼事件”，以及与之相连的处于困难的经济条件中的沙皇制度，不愿去负担另外一笔补充增加的物质消耗。这些就构成了俄国要占领帕米尔两个部分的障碍。

格罗姆勃切夫斯基在他于1891年9月8日（按应是2月14日）在参谋本部的尼古拉耶夫斯基研究院里所作的报告中，根据充分地论述了当时形成的局势，他说：“俄国占领了浩罕汗国之后，当然有充分的权利把帕米尔接管下来。考夫曼没有占领帕米尔是出于下述的几点理由：1）、俄国人深入中央亚细亚……不仅往往得不到中央政府的赞许，而且有时还违背彼得堡发出的指示。占领帕米尔和俄国人在兴都库什露面，自然地必定会使英国政府感到惊恐，照当时的情况看，最好是避免产生这样的事情为好；2）、那时候帕米尔几乎是一块空地，因为稀疏的游牧居民屡遭匪邦侵袭……，占领帕米尔后，俄国就必需去保护它的新臣民”。

……

但是，沙皇政府暂时不去实施自己对帕米尔的权利，可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些权利。

1876年的阿莱远征就已经说明存在着往帕米尔推进的“意向”。

哈尔芬：《中亚之归并于俄国》第372—374页

在中亚的西部发生了许多事件，这些事件把这个争论问题的解决推移到次要地位上去了。由于在确定阿富汗西北边疆方面存在着分歧，那时候的英俄关系本来就极其紧张。伦敦和彼得堡的主要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这个地区去了。“土库曼事件”、库什卡冲突——所有这些事件暂时把“帕米尔问题”从议程上取消了。在那部篇幅很大的《阿富汗勘界》文件汇编里，再也没有一个字是与帕米尔有关的了，而且在八十年代下半叶的档案里几乎也见不着有关这方面问题的公文往来了。沙皇政府把问题留作悬案，等待情势顺利时再去解决。缄默只能使争论问题的消除拖延一下，但不会把问题从议程上取消掉。

这一缓延期拖延到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这时俄国在土库曼土地上的地位完全稳定下来了；不列颠在帕米尔地区的积极扩张引起了沙皇当局的剧烈不安，为了确立自己在帕米尔的霸权，它们转而采取了坚决果断的行动。问题的国际政治背景就是这样的。

哈尔芬：《中亚之归并于俄国》第380页

（2）所谓“大不列颠帝国的严重威胁”

这是由极端迫切的需要所引起的。俄罗斯帝国在中东的主要竞争者和敌手——大不列颠帝国，以其在帕米尔地区的活动给俄国在中亚的领地造成了严重威胁。早在1886年，一个以洛卡尔特上校为首的，经过良好训练的英国军事测地代表团就在着手对经由兴都库什通往帕米尔的那些山隘进行全面的调查。洛卡尔特小队把印度北面的吉尔吉特作为自己的基地。小队从这个地方穿越一个半独立的小公国洪扎，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和瓦罕，再走向喷赤河。第二年（1887年）的夏天，在印度的不列颠当局，派阿尔哲尔农·久兰德中校到兴都库什通道去。在1888—1889年的时期内，阿·久兰德继续洛卡尔特进行的军事侦察活动，随后他领导了设在吉尔吉特的一个特别政治代办处，这个政治代办处是为了巩固英国在兴都库什地区附近的势力而建立的。

正如那时候在土库曼尼亚一样，过了还不到一年，任何一个帕米尔区都成了英国军事政治活动家集中注意的目标了。在1889年的中期，孔伯伦德少校和鲍埃尔中尉访问了塔克敦巴什帕米尔。1890年利特代尔以打猎为借口到帕米尔去了。同年夏天，一个特别考察团从不列颠印度的军事中心西姆拉出发，来到帕米尔高原附近的国家。这个考察团的成员有：弗伦西斯·杨哈斯班（在此以前，他在印度北部搞军政工作），乔治·马卡尔特内（他被任命为克什米尔英国驻节公使馆主管中国事务的助理不久，就又当上了英国驻克什米尔的领事）。现在的文件足以使我们把英国侦探机构在帕米尔进行活动的情景复呈出来；关于这类活动的情况，写《一个大陆的心脏》这本书，描述他自己的各次旅行概况的弗伦西斯·杨哈斯班是竭力避而不谈的。

.....

1891年7月，有两个不列颠奸细从喀什噶尔来到帕米尔。他们急于用军事侦察活动包抄尽可能多的领土。英国军官们是在布伦库里附近分手的。杰维逊到阿利楚尔帕米尔去，他朝着通往郎库里湖的阿克别尔德山口走去。杨哈斯班动身到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去，他经过喀拉湖朝着越过兴都库什的通道走去。这些活动促使沙皇政府放弃它已奉行了将近十年的观望

等待政策和“外交感化”政策。坚持这一点的是以前负责中亚安全的土尔克斯坦行政机构的代表们。譬如，A·B]弗列夫斯基就通知过彼得堡，有必要“保护在帕米尔游牧的俄国吉尔吉斯臣民的利益，”防止英国往帕米尔渗透；按照土尔克斯坦总督的说法，这种渗透可能“破坏俄国的感召力”。因此，弗列夫斯基决定在1891年夏天访问与帕米尔毗邻的阿莱盆地的领土，以便在查明杨哈斯班的下一步行动之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哈尔芬：《中亚之归并于俄国》第389—391页

土尔克斯坦总督手下的一个外交官，在概括与英国殖民者在帕米尔的阴谋有连带关系的总局势时写道，最近就有各种类型的密使到费尔干纳来了，他们尽力煽动这个省的居民，阿富汗军队近逼阿莱边境，使他们加强了有害于俄国的活动，毫无疑问，这些密使的活动是有人指使的。他继续写道：“除此之外，如果英国拟议中的瓜分帕米尔的事情真搞成了，并且由于我们这方面的不闻不问而使这种瓜分得到确立，那么英国就会在中亚占据着对我们的领地构成威胁的地位，并有可能使我们遭受到难以忍受的危害……。”阿富汗和清朝的哨所又在各处出现了；同情和协助过俄国支队的居民遭到了惩罚，他们的财物被洗劫一空；英国人唆使阿卜杜拉赫曼的军队继续在其占领了的喷赤东北边的帕米尔的一些地区里加固自己的阵地，并公开声称，位于木尔加布河南边的那些地方是属于他们的，而位于这条河北边的土地——则是属于清朝当局的。这一声明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英国的阴谋：这样瓜分帕米尔完全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的队伍到了坎巨提，并且要求过境往帕米尔开一条路，肯定地对坎巨提可汗萨弗杰尔阿利说，（杜兰德的兵团）调动的目的是，解决同其俄国敌人的巨大争执，要赶在俄国人前面在帕米尔占据住一个有利的阵地。这事之后不久，坎巨提、亚辛和奇特拉尔就被英国占领了。从英国的行动可以断定，她不仅想在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瓜分帕米尔，而且自己也不反对占领帕米尔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在1891—1892年前，帕米尔形成起来的局势是大大地不利于俄国了。

在亚洲部队呈交给参谋总部的一份报告书中谈到英国殖民者在中亚积极进行活动的原因时，有这样的一段话：“1863年到1868年我们在中亚的前进运动在英国引起了怀疑和不安。英国人不愿让我们在亚洲取得的成果有所扩大，想搞一个中立领土地带来保护自己，要两个大国都同样承担不侵犯这个中立领土地带的义务……”

正如业已指出过的那样，英国人开始逐渐地破坏缔结的各项协定规定的条款。这一情况不仅使俄国军界，而且也使俄国外交界的人士感到相当恐慌。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沙皇政权的代表们在1891年以前就开始采取了一些较为坚定的步骤，即：往帕米尔派去了一些骑兵侦察班。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79—280页

俄国外交大臣在他1891年2月2日发出的一封公函中通知陆军大臣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掌握住有关杨哈斯班同中国的喀什噶尔当局所进行的谈判的任何有用的资料；但是，由于1872—1873年俄英协定保证对帕米尔的权利归属于我们，因此我们认为实现您拟定的措施是适当的，也就是：在今年夏天派一个或两个哥萨克骑兵连去巡视帕米尔。”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80页

……我再说一遍，英国人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照周密的计划全线向前推进。如果他们瓜分了帕米尔，那么不仅通过帕米尔的全部道路将落到阿富汗人，更正确地说是落到英国人手里，而且英国人自己也会出现在离大喀拉库里湖仅有一站路、离大阿赖谷地两站路的地方，我已经指出，大阿赖谷地是有重要意义的。……

最后，如果说通过帕米尔的道路，现在便于我们向印度进军，那么毫无疑问，一旦落到英国人手里，这些道路更便于向我国境内进军，并且，当我们需要集中全部驻亚洲兵力的紧急时刻，也会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因此，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宁和维护我们以高昂代价得来的俄国威望，仍有必要制止英国人并给予相应的回击。为此最好的办法，是继续同中国划定边界，若局势有利，就同阿富汗也划定边界。

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第27—28页

在军界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经过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山的道路，正好通过至少一万二千呎（海拔）的地方，其中有一万五千到一万六千呎的山口，部队是难于通行的。根据下述理由，这种观点未必是正确的。

1、我走遍了帕米尔的四面八方，但是，无论是我本人或是我的旅伴们，都未因空气稀薄而受到损害。在一八七六、八一和八二年间，英勇的土耳其斯坦军队组成许多支队，带着庞大的辎重和野炮、山炮，翻越难走的阿赖岭，到达大阿赖谷地，后来又到达大喀拉库里湖（一万三千六百呎），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部队的健康状况仍然相当良好。还可以举出中国军队里的同样例子。由几千人组成的中国军队，在追击觊觎喀什噶尔王位者之一张格尔和卓时，通过帕米尔到达雅什里库里湖，在湖两旁修筑了堡垒，过冬后顺利回到了喀什噶尔。这些堡的遗迹，至今犹存。当时居民都把它们称为“卡菲尔卡拉”，即异教徒堡垒。

2、各帕米尔的通道很方便，只要把山口稍事修缮，修几个上下坡，甚至马拉炮都可以通行。高达一万五千呎以上的山口，也不会阻止部队的前进，因为通往口的漫坡延伸几十俄里，而且这些山口高出周围的地面只不过二至三千呎。至于兴都库什山上的山口，如通往坎巨提的基里克山口和通往乞特拉尔的巴罗基勒山口，是相当方便的，不需任何修缮，部队即可以通行。诚然，从山口上下来，沿着印度河北支流的狭窄河谷深入到印度去是极其困难的，不进行认真的修缮是难以通行的。但是，从山口到英国人在克什米尔修筑的公路，距离不超过二百俄里，在当地居民同情我们的情况下，供给我们完善的修路工具，就可以很快的把路修好。

3、帕米尔远不是荒无人烟的空地，那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碰见吉尔吉斯牧民、牧草和燃料（优若藜）。

……因此，甚至俄国部队的一个小支队从帕米尔方面出现，就会吸引英国人的大量兵力而大大减轻俄国主力作战兵团的任务。

……大阿赖谷地是一个天然的基地，凡是从俄国境内出发，经过帕米尔到印度去的军队都能够而且也应该以那里为基地；凡是从印度往俄国境内进发的军队，夏天有时冬天也照样可以在那里不仅找到驮载牲畜，而且也可以找到食用牲畜。

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我们在帕米尔的利益》第21—24页

2、1891年7月沙俄武装入侵中国帕米尔地区

“帕米尔问题”日益威严地逼近了彼得堡官庭的大门。大臣们——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在和参谋长交换了意见之后，结果达成了一项关于派出一支哥萨克部队到帕米尔去作一次侦察巡行的协议。哥萨克支队要用自己的露面，来象征俄国认为帕米尔的领土是其领地的一个组成部分，俄国决不打算放弃它。任命为支队司令官的是曾经不只一次去过帕米尔的土尔克斯坦主力营营长M·杨诺夫上校。暂时派归他指挥的有两位富有经验的地形测绘员——参谋本部的斯克爾斯基大尉和军事地形测绘员宾杰爾斯基。1891年7月，人数为120人的杨诺夫支队在克兹拉尔茨基峡谷的鲍尔达勃圣徒墓附近集合。7月10日，支队启程上路，接着来到一个宽广的盆地里，支队从这个盆地穿过伊希（鲍达）山口可以直抵郎库里湖。这就是“杨诺夫的第一次远征。”在往前深入到帕米尔领土的边远处时，杨诺夫向居民们宣布说，这个地区是属于俄国的。他访问了阿克塔什。在前往布才拱巴什去时，路过了浩罕汗王阿卜杜拉在那里建立的一个古堡垒的废墟。这个废墟说明，昔时浩罕汗国对阿克塔什地区行使过管辖权；这一点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为瓦罕和巴达克山同萨雷阔勒、塔加尔马和喀什噶尔进行的全部贸易往来都是经过阿克塔什和涅伊扎塔什（甲达）山口的。

随后杨诺夫支队到了鲍扎伊拱别兹市镇，这地方是连接阿克苏、大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瓦罕和坎巨提的各条道路的枢纽。他考察了别伊克、瓦赫吉尔、巴罗基利和其他一些山口，在途径瓦罕的萨尔哈德村、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时，居民们坚持请求杨诺夫和支队一起留住在那里。正如杨诺夫在他的综合工作报告书里所写的那样，“……由于有一支那样公然藐视他们的压迫者的俄国部队在跟前，觉得自己是很保险的了，（他们）向我们俄国人表示自己的忠诚。”杨诺夫在归途中在鲍扎伊拱别兹碰见了杨哈斯班大尉。他是从喀什噶尔返回印度去的。他自别伊克河口起就跟随在杨诺夫的后面走，打算以后越过达尔科特山口勉强走到奇特拉尔去。

正当杨诺夫的哥萨克和士兵们在极端艰难的自然环境里进行着无比英勇、无比刚毅的远征时，在他们活动地区以北的地方——在费尔干盆地和阿莱——一个阵容庞大的随从人员队伍一路前呼后拥地跟着土尔克斯坦总督A·B·弗列夫斯基。……因边区长官亲自来帕米尔附近地区巡行而得到加强的帕米尔支队的活动，表现出俄国政府要十分明确和坚定地捍卫自己的领土免受任何蓄意对它进行进一步侵犯的意向。

……

1891年8月30日，杨诺夫支队在67天内完成了行程为1,900公里的最困难的远征之后，返回了新马尔格兰。远征表明俄国是不会放弃自己对帕米尔的权利的。远征是沙皇政府发出的一种信号：它要从没有结果的外交公文往来和交换那些什么东西也产生不出来的照会的活动中转入更加坚决的行动。

哈尔芬：《中亚之归并于俄国》第391—394页

为了及时防止英国在帕米尔扩展她的势力，捍卫土尔克斯坦的边界，总督在取得彼得堡最高军界的许可之后，于1891年往帕米尔派出了由杨诺夫上校指挥的一支小型骑兵侦察队。从外交角度对杨诺夫支队的活动给予保证的任务交由沙皇政府驻喀什噶尔的领事尼·弗·彼

得洛夫斯基承担。在发布给杨诺夫的指令中，谈到由他划定俄国在帕米尔的边界，可见就是同有关国家的代表们进行必需的谈判。杨诺夫支队应该沿慕士塔格山推进，尽力到达瓦赫哲尔山口，然后指向布才拱巴什地区。最后这个点的意义在于，它位于一个最方便的地方，即位于通往喀什噶尔、坎巨提、瓦罕、奇特拉尔、塔克敦巴什、萨雷阔勒和通往帕米尔的各条道路的交叉点上。

杨诺夫的120人侦察队员是在八月上半月踏上征途的，八月三十日返回新马尔格兰。支队在六十七天的时间里走了一千多公里。杨诺夫上校带着他那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在前进的路上克服了许多巨大的困难，到达了兴都库什，甚至翻越了兴都库什山，这是违犯土尔克斯坦总督下达给他的指令的。

杨诺夫发现，在喀拉湖的东岸，当地居民按照清朝军队派定的任务正在修造作战工事。他还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在东帕米尔的卡伦数量增加了，在当地居民中形成了一种惊惶不安的局面。

支队查明了阿克塔什的重要意义：一方面，瓦罕和巴达克山（经过哲巴克和伊什卡希姆）之间的全部通商来往要通过阿克达什和接着通过申德山口或奈扎塔什；另一方面，在萨雷阔勒、塔加尔马和喀什噶尔之间的商业来往也通过这一条路，布才拱巴什地区的意义也得到了证实。

杨诺夫查明，从阿莱河谷经过克兹尔阿尔提和阿克拜塔尔山口的路适合于通行驮载牲畜，不必另外修路。这条路线从阿克拜塔尔山口到布才拱巴什的这很大的一段，可以通行车辆。

为了考察巴洛吉里地区，杨诺夫支队不顾阿富汗省长的抗议，踏上了去萨尔哈德之路。支队翻过最后一个山口到达了瓦罕江的右岸。在这里“在整个通宵达旦的时间里瓦罕人成群结队地到宿营地来表示他们对俄国人的忠忱，并通知说瓦罕省长还没有决定把我们支队在萨尔哈德驻留的事情呈报给法伊扎巴德的米尔”。

杨诺夫甚至对自己的敌人也没有隐瞒支队到帕米尔来的目的。“杨诺夫上校在同杨哈斯班交谈时，不认为有必要隐瞒支队行军的目的，他说了支队被派到帕米尔的目的，是要制止中国人和阿富汗人那里肆无忌惮的逞威作福的活动，并恢复我们对这块领土的权利。”

杨诺夫在向帕米尔进军的途中，向当地的吉尔吉斯伯克们，其中包括在阿尔楚尔一带游牧的库雷姆契伯克和在阿克苏、卡拉苏和乌奇卡拉一带游牧的马尔卡塞姆伯克宣布说，他们是隶属于俄国的。土尔克斯坦总督在论及杨诺夫这次远征时写道：“进行的这次侦察在军事方面的意义在于对已有的关于帕米尔的资料作了相当大的补充，一旦在毗邻国家里发生军事行动，这些资料对进行各种设想是很需要的。侦察的意义主要地在于在兴都库什山的那边发现了一条新路，这条路通过昔日浩罕汗国的领地直通兴都库什的山麓，这条路比从前考察过的经过东兴都库什的所有道路都要方便一些。”

向帕米尔当地居民宣布他们隶属于俄国，也是杨诺夫支队去帕米尔的一项重要成果。虽然杨诺夫支队走后，清朝军队又到了那里。但是，帕米尔人民确信自己是隶属于俄国的。

八月初，杨诺夫来到布才拱巴什，这是“杨哈斯班被哥萨克们扣留过”的地方。稍后，杨诺夫在归途中，在苏满地区，扣留了另外一个英国人——第一百印英团的中尉杰维逊。他被劝令随支队一起前往马尔格兰城去。这被当作是英国奸细在帕米尔的一种“物证”。

.....

在同当地居民会见时，杨诺夫宣布说，他们是归俄国管辖的人。他在某些场合撤掉了由

清朝当局委派的一些当地乡长的职，并任命了一些对俄国好感的人，譬如，在阿克苏、卡拉苏和乌奇卡拉，以前管理阿尔楚尔的吉尔吉斯游牧人的库鲁姆奇伯克和马卡瑟姆伯克都恢复了原先的职务。他同时宣布说，他们必须只听从俄国代表的管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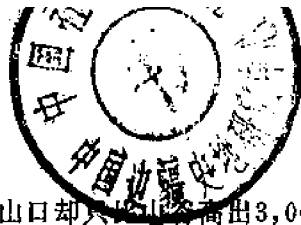
尽管杨诺夫在帕米尔停留的时间不长，他带着支队在许多方面帮助俄国统治集团对这个地区的情况作了较为清楚的了解。这次远征有助于确定俄国对帕米尔的控制。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80—283页

七月八号，一支由一位校官、一位医生、七名尉官、一名地形测绘员、八十个志愿兵和三十三名哥萨克组成的队伍，出发去侦察帕米尔；弗勒夫斯基本人带着一支由五十名哥萨克组成的卫队，于1891年7月16日从他设在奇姆干的消暑官邸出发，前往阿莱山谷，经过纳曼干、安集延、奥希和古里察抵达伊尔克什坦。从彼得堡来的旅行家戈里曾公爵，带着由八名魁梧的近卫军军士组成的卫队和一大堆行李，在奥希跟弗勒夫斯基汇合在一起了。随同戈里曾公爵一起到达的还有一个完全没有带行李的英国大使馆的秘书埃里奥特，此人好象是打算跟戈里曾一道经过喀什噶尔到印度去，可是他实际上却紧跟着弗勒夫斯基寸步不离，还跟他一起回来了……显然，这是个暗探。

对帕米尔支队进行监视的还有两个英国人：杨哈斯班大尉和杰维逊中尉。近卫军龙骑兵大尉杨哈斯班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勇敢的旅行家。1886年他和詹姆斯先生一道从加尔各答到了北京，从北京到了北满，然后返回北京。紧接着又独自带着一个中国仆人再经满洲、大戈壁到哈密、吐鲁番和喀什噶尔，翻过喜马拉雅山返回印度。从北京起程的时间算起，经过七个月的时间，行程达7,000哩！1889年他朝着萨雷阔勒的方向走到帕米尔，1890年以大使的身份到了坎巨提。他给俄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尽管俄国人曾经迫于当时政治情势的需要，使他稍许遭到了一点烦恼。

我们的喀什噶尔领事五级文官彼得洛夫斯基向当时的费尔干省长科罗里科夫将军报告说，杨哈斯班大尉从喀什噶尔来监视杨诺夫上校进行的侦察活动，杰维逊中尉来到驻扎着志愿兵连的阿尔楚尔河监视其余的帕米尔支队。科罗里科夫下达了一道书面命令：命令说，如果这些英国人手中没有我国政府颁发的允许访问帕米尔的相应证件，那么就把他们打发到中国的界线那边去。正是这道公文还在途中传送时，杨诺夫已经绕过喀拉湖把步兵派往雅希尔湖去了，他带着哥萨克沿中国边界往南前进，在伊什—布拉克和伊斯提克河上碰上了两个中国哨所，在阿克—苏河上碰到了从雅希尔湖返回的旗官张鸿畴的骑兵侦察班，这个骑兵侦察班是和我们的志愿兵一道到雅希尔湖去的。杨诺夫跟领班分手以后，带领着三十个哥萨克和六名志愿兵骑手开进了布才拱巴什。他在这里留下了十名哥萨克和供他们在归途中使用的储备品，然后领着其余的人朝兴都库什山走去。和他一起去的有两名军官，一个医生和地形测绘员宾捷尔斯基。他从布才拱巴什沿瓦罕河下行行了三十五俄里，迎着卡拉——巴尔山口转向兴都库什山。自那以后，卡拉——巴尔山口就被称为杨诺夫斯基山口了。他翻过山岭进入雅兴汗国，到了属于印度河流域的雅兴河，然后经由另一条路向后转，穿到达尔科特（跟兴都库什山平行的一条山脉）冰川，接下去又再登兴都库什山，沿巴罗吉勒山口下行到瓦罕河，经过阿富汗的沙尔霍德要塞，然后返回布才拱巴什。杨诺夫斯基山口位于一万五千呎高的地方，和我们阿莱山的那些山口相比，过起来困难要少些。从印度那边看，巴罗吉勒山口甚至是不那么显眼的，因此，土著人把整个这块地方叫做杰什齐（多石无水的沙漠），



即荒漠。不显眼的原因是，整个山谷高达12,000呎，可是这个山口却只高出3,000呎，从我们这一边看，山口显出要高得多。

返回布才拱巴什以后，杨诺夫在这里看见了一些着红色制服的人，原来这些人是杨哈斯班卫队里的廓尔喀人。卫队由十八人组成。彼此认识以后，在杨诺夫那里一起吃了一顿饭。杨诺夫完全没有考虑让客人出示通行证，十分确信他的口头保证，好象他真是从喀什噶尔经瓦罕返回印度去似的。

但是，当杨哈斯班听到对他提出的问题所作的下列回答时，他是感到惊讶的：“您是怎样从南边过来的呢？”杨诺夫回答说：“我们曾经走到兴都库什山以外的地方去了。”他又问道：“难道这里有路吗？”“有路，甚至有两条路。”

我们的人是把科学考察当作国际财产来看待的，就把宾捷尔斯基测绘的图拿出来给他看。他对这些测绘图备加赞赏。彼此象好朋友那样分手了。我们的人动身前往阿尔楚尔河，他则留在原地等候杰维逊。过了三天迎来了科罗里科夫叫把英国人送出国的那道命令。尽管风雪交加，杨诺夫当即返回。八月十七日深夜，我们的人好不容易地到了布才拱巴什，找到了杨哈斯班在这里扎下的帐篷。他已经躺下睡了，一知道俄国人来，他就邀请杨诺夫到他的帐篷里去。可是杨诺夫没有接受这一友好的邀请，并告诉自己是因公而来的。杨哈斯班穿戴好后，杨诺夫就走进他的帐篷，把自己所承担的那项不太令人愉快的任务通知了他。这个英国人本来要拒绝服从这样的命令的，他提出了抗议。杨诺夫回答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你们是十八个人，我有二十六个人……您要是处在我的地位上，也会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我的……如果您以近卫军龙骑兵的荣誉提出保证，您将在一昼夜的时间里经过瓦香尔山口，沿着通往中国的塔什库尔干的路跨过边界，并再经过米赫曼—尤尔、维克、萨雷—阔鲁姆（共列举了将近十二个名字）等山口返回来的话，我大概是不会使用武力来胁迫您搬出去的。杨哈斯班接受了这个条件，并用法文写下了一份包含下述内容的甘结：“遵照俄国政府下达给杨诺夫上校的指令，我（某某某·某某）保证明天——八月十八日，搬出到中国领土上去，保证不再通过（某某、某某、数达十二个）山口返回俄国境内来，特此交出这份被迫具结的保证书，并对该项指令提出抗议。”毫无疑问，大尉是不爽毫厘地履行了诺言，虽然不是他自愿允诺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任何人没有产生怀疑，因为他使人觉得他完全是一个正派的人物。

他的伙伴杰维逊表现出完全不是这样一类的人物。杨诺夫是在阿尔楚尔河靠近我们的志愿兵的地方碰见杰维逊的，他跟一个中国的步哨呆在一起。这位穿着破旧、样子萎靡不振的先生想法要人相信，仿佛他和随从他的那些中国人走迷了路，由于不清楚边界的状况，误入俄国国境，他没有料到这里是俄国的土地。把这个带有卫队、模样象勤务兵一样的漂泊者逐出到中国边界去，似乎对他是一种不很切合的尊敬，而且也有点困难，因为哥萨克们的坐骑都累乏了。要象相信杨哈斯班一样也相信他说的话吧，觉得是件冒险的事。因此，杨诺夫把他扣留在支队里，然后又一起把他送到了费尔干纳……至于那几个中国人，则勒令其立刻收起行装回家去；他们行礼道歉以后，马上照命令执行了。

1896年，俄国人跟英国人在勘分帕米尔界线时相逢了，当话题谈及杨哈斯班的这次事件时，他们把它称之为“不愉快的回忆”。是的，当然是不愉快的。

但是，我们的外交部认为，土耳其斯坦执政机构的命令并不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候的边界还未曾划定。……杨诺夫在阿莱和这里都没有碰见弗勒夫斯基，就在八月三十日那天返回

了马尔格兰。

.....

八月九日，弗勒夫斯基男爵起程沿着基兹尔苏河前往阿莱。出发的前一天，他派卡尔金少尉带领一名哥萨克和一名善于骑马的向导，到帕米尔去寻找杨诺夫，向杨诺夫索取最新消息。

八月十一日，卡尔金找到了杨诺夫。十六号，也就是第九天的时候，卡尔金返回了考察团，他在山里走了八百五十俄里的路。当人们问他这次旅行花费了多大的代价时，他回答说，三个卢布……一只拙劣的壮绵羊值价两个卢布——真遗憾……后来就老是黑面包加白水了！

八月二十三日，弗勒夫斯基男爵接到情报，说费尔干纳发生了新的动乱：一个四十人的匪邦在纳曼干县袭击了一名俄国的土地测量员，该员掏出左轮手枪威吓了一下，袭击者就退走了。可是他们在夜里袭击了附近的村落，抢走了一些马匹，然后朝阿萨克城的方向去了。统率他们的是一个叫做阿勃杜拉赫曼汗的人，称自己是已故胡多雅尔汗的堂兄弟，他号召人们奋起反对俄国人，指望复兴汗国，登上被废拙了的王位。只抓住了匪邦中的一个从犯，但是他没有供出任何一个同谋者来；他矢口不移地说他不认识任何人，自己是被人用武力抓到匪邦里去的。这伙匪徒四散逃逸了，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弗勒夫斯基男爵急忙从阿莱赶了回去，……

八月二十六日，弗勒夫斯基男爵回到了马尔格兰，二十七日前往塔什干。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侦察阿莱的活动。

在杨诺夫行经的所有山口的地方都立上了石头刻的角锥形标志，标志上刻有俄国支队走过那里的月份和日期。

驱逐杨哈斯班出境和逮捕杰维逊的事，在喀什噶尔引起了强烈的印象，因为英国人肯定地对中国人说过，帕米尔归中国和阿富汗两家平分。他们指望以这种办法堵死我们通向克什米尔和恰菲里斯坦的道路，可是现在却发现我们一点儿也没有打算放弃帕米尔的意思。除此之外，我们找到了一个英国人到那时为止还不知道的拜—卡拉山口，除了经由赫拉特出喀什卡，经由马扎里—沙里夫和喀布尔出克尔基和克里夫的路之外，我们可以利用经过吉尔吉特和克什米尔的第三条路……

必须指出，之所以要搞侦察活动，主要地是因为中国人对帕米尔提出了要求；而他们的这些要求仅仅是从1884年起才产生出来的，（编者按：歪曲事实）那时候在麦丁斯基少将签订的勘界议定书的第三款里有一处忽略了的相当古怪的含糊说法：从伊尔克什坦把我们同中国的边界划至乌孜别里山口之后，议定书上说，往下“俄国界线转往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399—404页

俄历十月三十日，土尔克斯坦四十三号新报内载，统领伊鄂诺弗于六月初八日在博尔达巴地方列队启行，至阿里楚尔河，分派各队向各山口及帕米尔河佐尔库里湖分投巡哨，再由此折向东南，沿路有哈萨克在彼游牧，见其牧场情形，皆系早年开辟，俄兵抵本属东南隅之关巴兹伊巴再埠头，即瓦赫治尔河流入瓦罕达里雅河汇处。自瓦罕过因都库什，沿路有巴喇吉里、达尔阔特山口，顺此山口，有古迹记载布德杜里夫班及路及葛罗布车弗斯克等游历

事，盖指由达尔阔特向东有山口也。然欧洲人曾无一履其地者，即由此径往因都库什，以抵印度河上源而还，复至关巴兹伊巴再埠头，遇英员，词意和婉，冀免盘诘，而俄官以查无护照，未便放行，英员不得已仍还喀什噶尔。……伊鄂诺弗欲从关巴兹伊巴再北行，以抵佐尔库里湖，适遇阿富汗商，即照伊所指方向，沿库里爱克雷小溪盘旋而上，崎岖溜滑，冰雪满路，及高处俯视，北坡则冰山峭壁，无复行踪，此八月初六日事也。时值俄国佳节，役者乃夜卧一万八千尺之冰山，饥寒交迫，不敢告劳。次早微雨，继之以雪，因憩于马上者一昼夜。初八日，将午，始抵佐尔库里湖，各队散行数日，至此遂集于阿里楚尔河岸上，此处复遇英官达威德松，亦无护照，又有华人驻此，伊鄂诺弗告以中国卡伦不应设在俄国属地，因令腾出归俄，华人亦即出界（按：沙俄侵略军以武力强迫清朝驻防军张鸿畴部撤离中国属地），前往萨雷库里（按应为萨雷阔勒）矣。此次巡阅帕米尔，道路亦觉难行，穆尔阿布河，流甚急，乘小帆船北渡者凡三次，陆行尤苦，山路崎岖，缺乏粮草，马匹倒毙甚多，驼载干粮，因而遗弃兵丁，忍饥食米，尚复踊跃。八月三十日，各队齐抵玛尔格兰，计两阅月，行一千八百里（俄里数）。途中经过雪山千仞，循山而行，山之极高处，冰雪积年不化。嗣由雅什库里湖赴玛尔格兰，亦颇受辛苦，俄兵历此险阻，卒能由帕米尔得意而归，堪为称贺，即按浩罕王所属地界，近至萨阿来斯克山岭之背因都库什地方，虽系平原，而一片荒凉，非冰雪即沙漠。此次南边所历，尤为人迹罕到，不能耕种，其地之高约一万四千尺，为帕米尔极苦之地，想邻国必不我羨而起争心也，即在俄国亦非欲扼其地修备，只以生齿日繁，藉为游牧之所耳。兹述大略，望石印画报各馆，汇集群说，早日印出，以供众览。所立木牌，载巡阅事，旋即撤去，惟哈萨克既不自为某国属民，难得华人不再侵住。帕米尔地方，俄国虽无属地实据，然得之亦甚有用。

《许文肅公遺稿》第12卷第1—2页

达维逊在10月4日（按1891年）和杨哈斯班见面，杨哈斯班很高兴。达维逊也有一段危险经历。他说，他在苏满塔什和俄国陆军队长在一起蹲过，直到杨诺夫及其哥萨克骑兵从布才拱巴什到苏满塔什，于是他就成了公开的被拘捕。杨诺夫命令阿尔楚尔的吉尔吉斯人和一部分什克南人声明，他们不是阿富汗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俄国的臣民，因为俄国沙皇把从萨雷库里到阿姆河都归并了。随后，杨诺夫命令中国将军张鸿畴及其随从马上离开俄国土地，并威胁说，如果再来，后果自负。他把张鸿畴的旗子抢走了，更恶劣地是劫走了石碑。这块石碑是中国在阿尔楚尔主权的确实证据。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34—35页

炮队为了制服山口，我们这里的人捉摸出了一种特制的装上一组窄车轮的小车子，这种车子在12俄时（相当于52.8厘米——译者注）宽的小路上也能行驶。从炮架上把炮拆下来单独运送，炮筒悬挂在车轴的底下，只要骆驼能走过的地方，小车子也能过去。1877年从奥希起程，在山里走了二百二十二俄里，经过了一万英尺高的沙塞克别利山口。很好地经受住了考验，只不过不是双马套轡，而是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行，因为两匹并引就要夹住驭手的腿脚。

帕米尔荒无人迹，除驮载马能走的路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山口能通行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只能在从六月到九月的这段时间里过得去。帕米尔的这种特点给我们的防御带来了一

定的好处。因此，我们这里的人现在对帕米尔并不特别担心，也不特别为帕米尔花费心思。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24页。

杨诺夫上校的支队在帕米尔的停留，引起英国政府方面的抗议。1891年12月末，英国政府就通过它驻彼得堡的大使罗伯特莫里埃，给御前大臣吉尔斯送交了一份特别照会。特别照会中说：“1891年8月17日，在帕米尔‘旅行的’杨哈斯班大尉，在布才拱巴什被杨诺夫上校强行抓走；杨诺夫上校还当着杨哈斯班的面断言说，两大国之间的边界走向是沿兴都库什的东边极角，即兴都库什山和慕士塔格山的交界处而行的，不经过瓦赫哲尔斯基通道，也就是说边界的走向……是沿着构成我印度帝国的北部边界的那道天然墙的顶峰而行的”。照会中强调指出，土尔克斯坦军区以狩猎为托辞，装备了一个武装考察队，为了在两大国处于和平的时期里侵占帕米尔的广阔领土；同时行军所至的最南边的界线实际上是“沿着兴都库什的北坡走的，也就是到了我印度帝国的大门跟前了”。英国政府声明，这种状况是与1876年2月26日克·伊·戈尔恰科夫的通知相抵触的。该通知说，两“大国应避免相互间发生直接冲突”。

照会中接着指出，英国一刻也不怀疑，俄国政府将对杨诺夫驱除杨哈斯班和扣留杰维逊的行动感到遗憾，如果再次重复发生这类干法，就有可能“在我们的边界上产生敌对状态。一旦引起了敌对状态，将来可能严重损害两个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83—284页

3. 清朝政府的抗议和沙俄撤退侵略军

六月二十二日（按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7月27日），俄兵越界，游弋帕境，诡称巡边。魏光燾移文诘之。塔什干总督次阿拉依，旋将俄兵调回。

勘界公牒：六月初一日（1891年7月6日），喀什噶尔道向邦倬报称，俄领事于五月十二日（6月18日）来文称，塔什干总督巡边，赴中俄交界之帕米尔。当即备文照会，以大、小帕米尔系中国管地，贵国总督只能到交界之地。领事与王委员面称，此次巡阅系俄属之卡拉库尔侧之霍洛果斯帕米尔，并非中属之苏满塔什之帕米尔。喀什道复照会领事，请明书俄属之帕米尔，领事竟不收受，并不认面谈之语。六月二十二日，俄兵分三起越界，一赴塔敦巴什与阿克素睦尔瓦（亦译作阿克苏），一赴雪底拉，一驻伯什拱拜孜，其步队驻苏满。又于阿克塔什、塔敦巴什交界之毕依比达坂，竖杆粘帖，安抚布回，声称今已属俄国百姓。张鸿畴询及，则称查勘道路。塔督已到阿拉依。八月初五日（9月7日），巡抚魏光燾照会塔督，责其称兵越界。张鸿畴报称，俄塔什干督到阿拉依将俄兵调回。……

俄塔什干督巡边前队径越中属黑孜吉牙克等卡，实属违约妄行，擅给布回谕帖，应请总署照会俄使，秉公核办，惩其既往，以警将来。九月十四日（10月16日）向邦倬禀，俄兵违约入卡，由道照会俄领事，其复文惟认乌孜别里以南系中国界址，不认违约入境。（俄领事复文谓塔督只至交界之依尔克什他木巡阅，并未赴帕。俄步马兵一百一十余人分三起各处打围，未至塔敦巴什）……现准总署电开，俄外部业已知会塔什干总督，嗣后不得越境，此次所立木杆，听中国拆毁……。

《新疆图志》国界志四第3—4页

密。叔使告英外部，闻俄兵借游猎派人谋划占喀什噶尔界，旋询外部，力言无之。拟请咨疆抚密查确否。澄庚。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九日总署收许景澄电

奏电敬悉，已转电肃州局排单速递魏护抚照办矣。查大、小帕米尔部在新疆界线之外，地居要害，草场畅茂，英俄皆欲得而甘心，本年六月二十二日，俄国头队兵官依万洛浦等共马步三百余名到新疆黑孜吉牙叱伦，分起过苏渔、（按：应是苏满）阿黑素睦尔瓦两卡，系直径中国属境，据称该国塔什干总督亦敕续到察看道路地方情形。该兵头等无故违约，带兵入

陕甘督传电，顷接魏抚电开，肃州转递电音读悉，此案原委迭经先后分别咨呈，帕米尔地名甚多，英使所指及此次俄兵所到则在喀什噶尔西南，为各外部入中孔道，光绪十五年已设苏渔（满）外卡，实扼其要，该处布回皆系中属，不仅羁縻联络。此次闻俄督出巡，先派旗官张鸿畴带队驻扎苏渔（满），故俄督前队入卡即向询察，俄队现已撤回。现又查出伊西洱库尔淖尔御制碑铭业已专案咨呈，尤为中属确证。嗣后仍当随时加意巡防，惟俄兵无故违约入境，力拒恐伤睦谊，理阻势又不从，办理颇费周章，务请出与辩论，惩既往以戒将来，庶足杜渐防微，永弭边衅，求转电总署及北洋鉴核等因，请转电署云。鸿燕。

光緒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总署收北洋大臣电

光緒十七年九月一日，许景澄就俄侵帕事向其外部交涉，俄外部付大臣基斯敬称：“俄国游猎帕米尔之兵，并无三百余之数，现已于俄历九月初一日回塔什干矣”。

“……此番俄武员带兵竟到中国界内，是其错处，已经行文申饬”。

以后“当行文严戒，不准带兵入中国界，即要到该处游猎，亦须与华官商允方行。”

《许竹翼先生出使函稿》第5卷第2页

清朝政府驻俄使臣致俄外部的抗议照会

前于本年九月初接奉总署电，知俄官带兵游猎帕米尔一带，并至中国卡伦地方，设立木杆，给付谕帖各等因，本大臣曾将此事商告贵付外部基斯敬。据称，俄兵现已回营。惟带兵官伊鄂诺（夫）留有谕帖两张在中国卡伦，俄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所给，内有某处及某处以西属俄、以东属中国等语。中国国家不能认该官分界之事，特嘱本大臣转告贵外部，中国不认该兵官此项谕帖等因。为此备文照会。

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 俄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许竹翼先生出使函稿》第5卷第15页

十七年夏间，遂有俄兵数百人拦入帕米尔境内之事，经前抚臣魏光燾派员率兵界内卡隘，并电总理衙门力与俄使论理，始行撤兵而退。

《甘督杨昌濬奏英俄觊觎帕米尔请派员督办防务折》《清季外交史料》第85卷第22页

光緒十八年閏六月硃批

杨诺夫支队刚一离开帕米尔，中国立刻把自己的岗哨派到了木尔加布河的上游地带和阿爾楚爾河跟前。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5页

4. 沙俄策划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几次“特别会议”

（1）1892年1月12日的特别会议

英国占领坎巨提使兴都库什和帕米尔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了。1892年1月12日，为讨论当时已形成的局势，在彼得堡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与会者就帕米尔问题通过了一项立即同英国和中国开始谈判的决议。同时要派出一支小侦察队到帕米尔去。外交大臣基尔斯书面命

令驻伦敦的俄国大使斯塔阿利，“要坚定不移地捍卫对帕米尔地区的权利，尽管它荒无人烟，是个荒凉的山区，但它对于俄国来说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英国人占据了这个边区的某些地方，就会对我们的费尔干省造成一种经常性的威胁。不干预英国人在兴都库什那一边的活动，可是我们不能同时对他们往这条山脉的北面扩展其霸权漠不关心。”

根据元月特别会议的决议，从1892年的2月起至6月止，在东帕米尔驻上了尤·勃尔热茨基中尉的一支（三十人）小侦察队。

哈尔芬：《中亚之归并于俄国》第396页

元月十二日在彼得堡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的有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外交付大臣、亚洲司司长、参谋总部亚洲部队主任和应召到彼得堡的杨诺夫上校。

决定冬天不派队伍到布才拱巴什去，而是开始外交谈判，因为从奥希城到布才有六百俄里，在这样的时候带着大炮的步兵到那里去是有困难的。首次派些侦察兵到帕米尔去就行了，在春天的时候调五十名哥萨克到卓尔一库里去。为防万一，准备好一营步兵和四个哥萨克骑兵连，配备四门山炮，在夏天的时候进军帕米尔。外交谈判把事情全部搞坏了：不仅我们没有能够往布才拱巴什派出部队，而且把整个这块地方让给了英国人。

这样一来，我们只得限于派出一小队侦察兵，由第四主力营的勃尔热茨基中尉指挥，由二十名熟练的骑手和十名哥萨克组成，任命赫勒勃尼科夫中尉为勃尔热茨基的助手。小队应于二月三日从奥希出发，要带够四月的粮草，应在科库依·别里河上设置一个兵站，再从这里派出游动侦察班和侦察兵。需要有一百七十匹驮载马（按一天八十公斤计算）；侦察骑兵领取跟哥萨克兵一样的全部给养。此外，每月发25个卢布的军饷，给他们每人发三十卢布的冬季制服费。命令侦察兵们既不得越萨雷阔勒，又不得越过兴都库什，遇到中国人、阿富汗人和别的什么人时，应避免争吵，不得动用发给他们的别旦式步枪，命令勃尔热茨基每周派骑手往马尔格兰送一次情报，并从库鲁梅什一伯克（在郎库里湖上）乡长那里收回坎巨提使者们留在他那儿的我们的六枝卡宾枪和弹药。初步打算在1892年春天五月中旬的时候，往帕米尔再调去五十名哥萨克，交给加尔金上校指挥，给小队配备一名天文学家和一名地形测绘员。

加尔金必须把勃尔热茨基的侦察兵合并过来，并承担起他的事业，同时得顺便在雅希尔湖附近的温泉一带地方选定几个用作修筑防御工事的点，还要考虑用热水在房舍烘暖。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6—407页

（2）1892年3月15—19日的特别会议

为了解决帕米尔问题，1892年3月15日至19日在彼得堡召开了特别会议，这次会议主要审理了两个问题：1）关于往帕米尔派遣部队的问题。2）关于中国、阿富汗和英国政府之间勘分帕米尔界线的问题和关于往那里派出一个英俄地形考察委员会去考察阿富汗东北边境地带的地形的问题。

早在1892年1月，在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就对帕米尔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讨论期间曾经决定同中国和英国开始进行政治谈判，并决定派出勃尔热茨基侦察组。1892年三月十五日至十九日的会议指出，尽管北京政府发表过一个不干涉帕米尔问题的正式声明，“中国的部队仍旧占领着郎库里、阿利楚尔、雅希里库里、阿克塔什和其他一些地区，并且准备

着在边区的一些点上修筑工事。”会议接着强调指出，各种各样的储备“不仅是预备来供给中国军队使用的，而且也是准备好提供给预期要来的……英国军队用的”。这些即将调来的英国军队正在坎巨提的范围内铺设道路，他们预定要推进到兴都库什的北面并占领南帕米尔的一些重要的地区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正如会议指出的那样，同时阿富汗军队经常对喀拉库里搞袭击活动，向吉尔吉斯人征收非法的赋税。这种情况，当然使费尔干纳省的安全受到威胁。

会议作出了必须派队伍到帕米尔去的结论。外交部的代表们（洛班诺夫、稀什金和卡勃尼斯特）原则上对这个问题没有表示反对，他们警告说，派军队到帕米尔去可能引起英印当局的不满，也可能导致产生一般性的政治麻烦。他们还指出，派军队到如此偏远而又难以通行的地区去，将会使政府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帕米尔问题可以和有关国家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因为已经同中国，也和英国在这方面进行了某些外交谈判。后来同意这种意见的人有奥勃鲁乔夫、库罗巴特金和季诺维耶夫，他们主张应比较谨慎地处理帕米尔问题的解决。

根据会议其他成员——军界代表人物（万诺夫斯基、普洛琴科和其他人）的意见，解决帕米尔问题只能是“仅仅在俄国采取坚定行动的情况下——假若我们在对待帕米尔边区的事情上有所迟误，中国人可能在那里加强防御工事，并将比较顽强地进行抵抗，拒不离开边区”。他们还提出下述理由来论证派出军事部队的必要。他们说，帕米尔掩护和保证着土尔克斯坦边区的安宁和安全，只要俄国在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地区站住了脚，就将有可能在兴都库什山的山麓确定边界。

会议在研究了土尔克斯坦首脑提出的请求往帕米尔派遣军事部队（一营步兵、三连哥萨克骑兵和四门炮）的申请书之后，终于通过了决议：部队必须或者驻扎在阿莱，或者驻扎在阿莱以南，不要往南深入很远，不得到木尔加布河以远的地方去。提议只局限于从这些点派出游动侦察班和侦察兵去维持较边远地区的安宁，避免和敌方发生军事冲突。

与会者对第二个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中国和俄国之间的边界应该是从乌孜别里山口起沿萨雷阔勒岭伸向穆士塔格，因为这座山岭不仅把喀什噶尔省的属地和浩罕汗国分隔开来了，而且还把阿姆河流域和塔里木河盆地分隔开了。

至于英俄勘界的问题，会议指出，阿富汗军队攫取帕米尔西部地区是违背英俄1872—1873年协定的，对于政府来说，没有“任何一点利益或重要原因放弃商定的分界线。我们方面对阿富汗人长时期留在什克南和罗善的事始终要提出抗议，长期留在那里并不能使他们有权认为任意把这些区归并于他们的领地是固定了的事情”。

关于这个问题，俄国驻英国的一级文官斯塔阿里同英国外交大臣索尔斯贝有过专门的谈判，这件事在会上曾经报告过。索尔斯贝同意，为了弄清楚帕米尔的边界，需要派出一个英俄混合委员会。涉及到同英国的边界线时，他提出，英国把兴都库什看作是自己东印度属地的界限，根本谈不到会把英国军队派往兴都库什以北到帕米尔境内去的事。只要俄国方面不在这些地方采取军事行动，“上述山岭（指兴都库什——原著者注）就是两国的天然势力范围的边界……。”

会上曾经指出，沿喷赤河后退是违反从前缔结的中亚问题的协定的，因此，即便承认派出这样一个委员会是适当的，那么委员会能够涉及到的只应是沿喷赤和卓尔库里的那条分界线，即阿富汗的东北边界，其中也包括阿富汗人非法强占去的区域，而不是帕米尔的全部领

土，因此这个地区只能由俄国委员会一家去进行考察。

这就是帕米尔问题特别会议所涉及到的一些主要问题。这次会议在为最终论证帕米尔属于俄国准备基本条件的工作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87—289页

（3）1892年4月15日和29日的特别会议

1892年4月18日传来了一道圣旨，圣谕：用一营步兵，三个哥萨克骑兵连和由其他营征集来的志愿兵分遣队，配备四门炮、新编一支部队，准备进军阿莱和南下，但不超过木尔加布河。四月十五日 and 二十九日，外交部的代表：主任秘书洛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希什金、卡卜尼斯特和季诺维耶夫和陆军部的代表万诺夫斯基，奥勃鲁乔夫，库罗巴特金和普罗琴柯，举行了特别会议，把帕米尔远征化为乌有。理由是，不到木尔加布河以南的地方去，因为中国人从帕米尔撤走了自己的部队；进一步推进会使情况复杂化……往南方只许可派出游动侦察班。表示反对的只有万诺夫斯基和普罗琴柯，他们援引中国无限期拖延的诡计作为反对上述看法的依据，因而主张在帕米尔占据一个牢固的阵地，站在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我们的边界就能沿兴都库什山伸展开去。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8页

（1892年4月15日和29日）再次在彼得堡召开了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帕米尔边区发生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权威的外交家、俄国驻维也纳大使洛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总参谋长奥勃鲁乔夫，外交部付大臣希什金，亚洲司司长卡普尼斯特，总参谋部亚洲处主任普罗钦科，一些负责工作人员：外交部的季诺维耶夫，陆军部的库罗巴特金。会议开得相当激烈。与会者注意到了在帕米尔已形成的形势的严重性，并一致认为有必要一有可能就把军事部队派往“帕米尔边区方面”去。然而这场激烈的争论开展得最猛烈的时候是在讨论关于这支部队的任务的问题上。奥勃鲁乔夫和库罗巴特金支持的外交部门的代表们，坚决主张“无论从政治的观点，或从军事的观点”上讲，在派遣部队时应该“非常谨慎”。他们指出，“过于果断地采取行动”是不适宜的，因为可能“影响到我们在欧洲的事务的发展”。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提出的办法是“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帕米尔问题”。按照他们的意见，派出去的军事部队不应远远地深入到帕米尔地区去，而是驻扎在阿莱盆地或者在喀拉湖附近的地方，这样做的本身就一定会对邻国产生一种“相当有威力的印象”。

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和总参谋部亚洲处领导人普罗钦科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坚决果断的立场。他们说，既然认为帕米尔对俄国具有重大意义，它保障着土尔克斯坦边区的安全，把它让给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加强俄罗斯帝国在那里的权力，就应该采取坚定的措施。不应仅仅局限于宣布帕米尔是帝国的组成部分这一种方式和限于“在远方进行观察”，必须占领住帕米尔的一些重要的点，并“把我们的边界牢固地稳定在兴都库什的山麓旁”。

最后的结果是达成了一项妥协。通过的决议作了以下的规定：派到帕米尔去的支队将不驻扎在当地的木尔加布河以南的地方，支队将避免“往兴都库什通道推进”，避免发生任何种类的武装冲突，但授权支队的指挥官往南方派出游动侦察班去“保卫帕米尔的安宁”。

会上决定进行勘界谈判。拟定以1873年协议作为同大不列颠帝国进行谈判的基础，该协

议着重强调过阿卜杜拉赫曼汗对西帕米尔地区的占领是非法的，这种占领是俄国所反对的。

在会议记录里说道：“放弃1873年确定了的那条分界线对我们的政府毫无好处，也没有任何重要的理由。对阿富汗人长期待在什克南和罗善一事我方仍需提出抗议，他们长期待在那里并不能使他们有权认为可以随意把这些区归并到依法确认是永远属于他们的那些领地里去。放弃沿喷赤河的那条线（即依据1873年协议定上的界线——哈尔芬注。）就会妨害我们同英国在中亚划的界线，这条界线在我们和这个国家的共同关系上带来了它提供的效益。”与会者注意到了英国政府的如下声明，即兴都库什山脉应是两大国势力范围的边界。

哈尔芬：《中亚之归并于俄国》第397—398页

（4）1893年3月3日的特别会议

1893年3月3日，帕米尔的划界问题又重新成了特别会议上讨论的主题。会议的参加者表示反对英国的照会，英国政府在来照中企图把阿姆河和卓尔库里湖以东的领土确定为阿富汗的境界；与会者一致认为需要向英国政府声明，这样的划界是不可能实现的。会上“相反地认为必需遵照1872—1873年的协定，坚持以喷赤河作为阿富汗的边界，因为把那样一条有重大意义的河流提出来作为明确的边界线是适宜的……”。

会议的参加者反对英国政府对帕米尔的要求，同时表示同意承认帕米尔的一部分领土是在大不列颠的势力范围之内，这部分领土的界限是：南边以兴都库什山为限，北边则以“从阿富汗领土的东部边界到中国领土的西部边界”所划出来的一条跟维多利亚湖平行的线为限。考虑到帕米尔西部地区比东部有某些优越性，会议的参加者宣称，政府的任务是：把西部地区的秩序恢复成1883年以前的样子，并论证它们是属于俄国的。英国若协助达成这一目的，可能会表现在劝告阿富汗埃米尔不要阻挠罗善和什克南的前汗们返回自己的领地去。会议参加者谈到卓尔库里湖以东的领土时指出，虽然在英国的照会中没有指明这块地方究竟应该归谁去管辖，但是可以推测认为，大不列颠政府打算把瓦罕保留在阿富汗的疆界内。

建议驻伦敦的俄国大使同英国政府商议关于制定“一条根据纬线从卓尔库里湖划到中国边境去的合适界线，但仅仅是在有关普遍沿喷赤河开辟阿富汗界线的协定能遵照我们的要求初步得到遵守的情况下。”

实现这样一些措施后，就能保障什克南和罗善两汗国在阿姆河右岸的一些重要部分归属于俄国；并且，在卓尔库里湖以东的国界线，距离兴都库什不超过50俄里，也就是说，它所处的位置离上述那条山脉相当近。“在解决这个引起争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对阿卜杜拉赫曼·汗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形成不友好的关系。万不得已时，也可以从我们这方面劝告布哈拉埃米尔，不要反对阿富汗占领位于拉姆河左边的那些本身就毫无价值的伯克国，用这种办法保证更能接受我们提出的、以1872—1873年协定为坚实基础的全部条件……”。

这样一来，涉及到和阿富汗勘分帕米尔西部地区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从俄国方面说，已在1893年春天，基本上在那次特别召集的会议上得到了解决。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11—312页

5、1892年2月、7月沙俄再次武装入侵中国帕米尔地区

(1) 沙俄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酝酿

杨诺夫小队刚一离开了帕米尔，中国人立刻把自己的岗哨派到了木尔加布河的上游地带和阿利楚尔河跟前。阿富汗人也把游动侦察班派到木尔加布河的中游。因此弗勒夫斯基呈递了一份报告，提出必须跟中国重新勘界，取消臭名远扬的第三款，并且建议沿萨雷阔勒岭和慕士塔格山划界；这两架山是阿姆河和塔里木河上游的分水岭，是帕米尔的吉尔吉斯人游牧居住区的境界。

参谋总部完全赞同弗勒夫斯基提出的论据，1891年十二月十八日逕向陆军大臣呈交了一份有关帕米尔问题的报告，论证我们需要帕米尔，因为这是浩罕汗国的遗产；浩罕的伯克布才在一次和坎巨提人的冲突中被杀死；他在布才拱巴什的坟墓是浩罕政权在这个国家里最好不过的古迹。从费尔干纳迁移来的吉尔吉斯人的游牧站深入到了这里；所有的暴动分子也从那里跑到这里来逃命；所有唆使人民造反的密使都是经过帕米尔潜入费尔干纳的；有几条路经过这里，虽然是驮畜走的路，但毕竟是能通往印度的路，而且这些路是可以加以改善的。我们的支队终于没有越过1872和1873年商定的边界（1872年十月十七日格伦威尔伯爵致英国大使洛夫图司勋爵的电报和1873年元月十九日戈尔恰科夫公爵致我国大使布鲁诺夫的电报），也就是说，没有到卓尔一库尔湖以西和科克奇河的右岸或帕米尔。至于南方的边界，参谋总部打算象这样来划，即从阿富汗的沙尔霍德堡垒起到巴罗吉尔山口，接下去沿兴都库什山到杨诺夫斯基山口，然后沿阿姆河口和印度河的各支流的分水界走。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方案，我们在以下的叙述中就将知道放弃这个方案的原因了。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5页

弗勒夫基于189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写信给万诺夫斯基说，不应该放英国人进帕米尔去，因此他请求准许：1）把格罗姆勃切夫斯基中校指挥的第六奥伦堡哥萨克团的骑兵混成连派到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去；2）往帕米尔派去几支总共为560人的志愿兵分遣队，配备六门骑兵用的山炮，分遣队的人从第三土尔克斯坦常备旅的每个营里各抽调八十人；3）1892年把第六奥伦堡哥萨克团派到阿莱以外的地方去筹备料草。

这跟万诺夫斯基的意向在很大程度上相称，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清楚：在彼得堡接到弗勒夫斯基的报告以前，陆军大臣往塔什干拍发了电报，要那里准备好四个哥萨克骑兵连，配备四门山炮去占领布才拱巴什，并且在后方要摆上一个营的步兵，如果冬天作这些事情有困难，那么只派出两个哥萨克骑兵连，配两门炮和几支志愿兵骑兵分遣队也行。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5—406页

(2) 勃尔热齐茨基“侦察队”入侵帕米尔和中国驻防军的反侵略斗争

为了保证控制住帕米尔和保住帕米尔，土尔克斯坦总督在取得了彼得堡的同意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往帕米尔派出了一支由陆军中尉勃尔热齐茨基率领的侦察队。关于这件事，土尔克斯坦总督在1891年十二月十九日发出的一份官方指令里作了宣布：“……应该现在就派出一组由哥萨克和熟练骑手组成的侦察兵。侦察兵们在

占领住一些适合于进行观察的地方后，要把所有传到那些地方来的有关中国人、英国人和阿富汗人在帕米尔和坎巨提以及毗邻这两个地方的国家里所进行的多少带有某种重要性的事件，及时地报告上来。侦察兵们不得以任何借口越过萨雷阔勒岭和兴都库什山，也不允许挑起武装冲突……”。根据上述指令的精神，建议立即装备“一支由十名精悍的哥萨克和十二名最可靠的熟练骑手组成的侦察队，由第四土尔克斯坦主力营军官陆军中尉勃尔热齐茨基率领，应委派哥萨克军少尉科尔钦或另外一位……军官作勃尔热齐茨基的助手。”

……

派出勃尔热齐茨基侦察组的事，在英印当局中引起了巨大的惊慌。英印当局企图通过他们的侦察兵和阿富汗、清朝的军队对侦察组进行最严密的监视。

俄国的对手们把侦察组的人数夸大了好几倍。

……

勃尔热齐茨基侦察组留驻帕米尔，有助于在很多事情上，查明在帕米尔的真实状况。阿富汗、清朝的军队，在彼此之间瓜分了帕米尔之后，准备长期在这里逞威作福了。

弗勒夫斯基以勃尔热齐茨基的情报为依据，通知万诺夫斯基说：“……中国人打算在小帕米尔通往巴达克山和什克南的两条道路分岔的地方，或在阿尔楚尔靠近雅希里湖的地方修筑工事。为了选择修筑工事的地点，喀什噶尔道台前几天到帕米尔来了。”弗勒夫斯基证实，喀什噶尔当局，加紧给已经驻在帕米尔的连扎（Ленза）运送军需品。因此，土尔其斯坦军事当局，要求火速把支队派到帕米尔去。

伊斯坦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84—287页

……元月十二日在彼得堡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的有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外交付大臣、亚洲司司长、参谋总部亚洲部队主任和应召到彼得堡的杨诺夫上校。

决定冬天不派队伍到布才拱巴什去，而是开始外交谈判，因为从奥希城到布才有六百俄里，在这样的时候带着大炮的步兵到那里去是有困难的。首次派些侦察兵到帕米尔去就行了，在春天的时候调五十名哥萨克到卓尔——库里去，为防万一，准备好一营步兵和四个哥萨克骑兵连，配备四门山炮，在夏天的时候进军帕米尔。外交谈判把事情全部搞坏了，不仅我们没有能够往布才拱巴什派出部队，而且把整个这块地方让给了英国人。

这样一来，我们只得限于派出一小队侦察兵，由第四主力营的勃尔热齐茨基中尉指挥，由二十名熟练的骑手和十名哥萨克组成。任命赫勒勃尼科夫中尉为勃尔热齐茨基的助手。小队应于二月三日从奥希出发，要带够四月的粮草，应在科库依·别里河上设置一个兵站，再从这里派出游动侦察班和侦察兵。需要有一百七十匹驮载马（按一天八十公斤计算），侦察骑兵领取跟哥萨克兵一样的全部给养，此外，每月发二十五个卢布的军饷；给他们每人发三十卢布的冬季制服费。命令侦察兵们既不得越萨雷阔勒，又不得越过兴都库什；遇到中国人、阿富汗人和别的什么人时，应避免争吵，不得动用发给他们的别旦式步枪。命令勃尔热齐茨基每周派骑手往马尔格兰送一次情报，并从库鲁梅什——伯克（在郎库里湖上）乡长那里收回坎巨提使者们留在他那儿的我们的六枝卡宾枪和弹药。初步打算在1892年春天五月中旬的时候，往帕米尔再调去五十名哥萨克，交给加尔金上校指挥，给小队配备一名天文学家和一名地形测绘员。

加尔金必须把勃尔热齐茨基的侦察队合并过来，并承担起他的事业，同时得顺便在雅希

尔湖附近的温泉一带地方选定几个用作修筑防御工事的点。还要考虑用热水在房舍供暖。

勃尔热齐茨基在喀拉湖上没有碰着吉尔吉斯人，就又跟踪他们前往郎库里。原来从二月二十号起，这里就驻扎着中国的一个百人连队，装备是带弹仓的步枪，而且还有一个连队即将到达。因此他没有抵达郎库里就撤退回来了。真是那样的，不久就有一批增援部队到中国那里去了：一支75人的连队开往雅希库里湖，在郎库里的连队驻扎处则留下了四十五名熟练的吉尔吉斯骑手。……随后，中国的一个张大人（按即张鸿畴）军官送来了一封简短的信，信是用萨尔特语写的，但是没有签名盖章，收信人是：“勃里斯卡—秋尔和卡勒勃纳库勃—秋尔”，也就是说写给勃尔热齐茨基和赫勒勃尼科夫的。中国军官求他们不要越界进入中国的领土，末了还补充说道：“圣上全都知悉”。捎来这封信的人是我们的一个吉尔吉斯侦察兵，他报告说，张大人把住在奥希城的某些萨尔特商人写来的一些信拿给他看，这些萨尔特商人经常把我们部队调动的消息报告给中国人……

……勃尔热齐茨基认为自己有权在四月二十四日带一个由六名哥萨克和九名骑手组成的卫队到郎库里湖去一趟。在这里他碰上了六十个中国人，张大人则向他宣布说，整个帕米尔是属于中国的，因此他给俄国人三天休息时间，之后，要是不希望对他们使用武力的话，建议他们退回去为妙。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6—408页

侦察队在阿赖岭和外阿赖岭的各个高峻的山口上同暴风雪搏斗了五天的时间，终于下到了穆兹阔勒谷地，在那里同中国的部队发生了冲突。

中国将军（按即张鸿畴）命令勃尔热齐茨基中尉离开（穆兹阔勒）湖，并按照他使人信服地劝说离开中国领土。

无论是勃尔热齐茨基的劝说或威胁，都毫无效果，俄国军官只好退却了。

勃尔热齐茨基又吃力地越过几个被雪填平的山口，来到了喀拉库里湖。有一名军官的哥萨克骑兵侦察队已在那里等着他了。

鲍里斯·塔格耶夫：《帕米尔远征》（1892—1895）第53页 1902年

（3）以杨诺夫为头目的沙俄侵略军再次入侵中国帕米尔地区

有关帕米尔问题的彼得堡会议之后，开始了尽速往帕米尔派出军事部队的准备措施。在奥勃鲁乔夫1892年五月二十五日发出的指令中说，支队应该保卫阿莱谷地区、喀拉库里周围地区 and 与中国准确划定的至乌孜别里的边界线以前的一带地区的宁静与安全。在“邻接木尔加布、郎库里和库达拉这一地区里，支队尽力设法通过和平手段把中国的卡伦（哨所）和阿富汗的游动侦察班清除出边区，一定要坚持让中国人离开郎库里的四郊。在从木尔加布周围到库希·巴良德岭的帕米尔南部地区里，支队司令官应该只限于一般的观察，避免往兴都库什通道推进，只需要注意不让其他的敌手在边区这一部分地方站住脚”，用和平的办法就地遏止住他们，同时应把发生的一切事情报告最高领导。接着强调指出，外交部“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去访问阿富汗人占据着的地方，尽管这些地方已超越了我们同英国缔结的协定所确立的界线，即这些地方是属于什克南和罗善（部分的地方也属于瓦罕——原作者注）的，也就是说属于俄国的。”

编入这支正在装备的军事部队的有：第二土尔克斯坦常备营，还从费尔干纳省其他几个

营抽调出几个志愿兵分遣队来加强这个主力营，三个哥萨克骑兵连和土尔克斯坦骑兵山炮连的两个排。批准杨诺夫上校为这个支队的司令。1892年五月十日土尔克斯坦军区把支队准备好出发的事通知了费尔干省军队总指挥官。

为了顺利地实现预定的计划，首先需要保证杨诺夫支队在行进期中的一切必需资料的供应，因为支队是在严寒而又人烟稀少的边区行军的。

.....

六月二十六日，支队参谋部，两个连和骑兵山炮连到达了郎库里，在这里跟从前派到此地来的勃尔热茨基中尉的侦察队合并在一起。然后支队集中驻扎在木尔加布河的河岸上。在熟悉了一下边区的情况之后，就派出了由斯克爾斯基大尉指挥的侦察队朝阿克塔什和雅希里库里的方向开去。斯克爾斯基到达阿克塔什之后，就规劝驻扎在那里的、以西忠军士为首的清朝部队离开上面提到过的那个工事，这个建议被遵照执行了。七月八号，斯克爾斯基大尉为了察看帕米尔南部地区，继续朝大帕的方向前进。

为了完全断掉清朝军队以后再到帕米尔领土上来的可能性，七月九日从留驻木尔加布的军队人员中抽调出了一百五十名步兵，派阿尔辛尼耶夫大尉率领着去拆毁阿克塔什的工事。

七月十二日，在同阿富汗的部队在雅希里库里湖附近发生了一次无足轻重的事之后，杨诺夫带着他的支队开始朝贡特河的方向，经过科伊切扎克山口，前往萨赫达拉河的上游去进行侦察活动。在布龙库里湖地区，杨诺夫解除了阿富汗对游牧居民课给的赋税。之后，过了十四天，杨诺夫又返回了木尔加布。

八月里，派出了以古尔科骑兵上尉和勃尔热茨基中尉为首的一个侦察队，朝巴尔唐格的方向去考察一条通往最难通过的地方的道路。

由于在阿克·苏河谷地再次出现了清朝的军队，往那里派去了一支以霍利姆斯基上校为首的特遣支队。特遣支队一到，清朝的军队又再次撤离了。支队经过郎库里湖，沿克兹尔吉伊克山口，再沿穆兹科尔河返回。选择这条路线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可以弄到十分丰富的牧草。

杨诺夫支队在往前推进的同时，收集了必需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直到现在不仅彼得堡当局缺乏，而且土尔克斯坦当局也缺乏这些情报。

鉴于这地区的不安宁的局势，1892年八月二十四日杨诺夫在得到土尔克斯坦总督的同意后，把以萨方诺夫为首的一支160人的队伍留在离木尔加布不远的沙展镇过冬。替换萨方诺夫的应该是库兹涅佐夫大尉和工程师谢列勃连尼科夫。沙展支队保卫着东帕米尔以防阿富汗—清朝军队的进犯，并要预防英国殖民者耍弄阴谋；与此同时，沙展支队有严格的指令，不得走出上述地区，但可以通过和平途径促使清军和阿富汗军队撤出帕米尔。

杨诺夫的四个月行军是在困难的条件下走过的。在交通闭塞和必须翻越许多山口的条件下，步兵每昼夜得走45公里多的路，而哥萨克们得走60公里的路。然尔，摆在杨诺夫面前的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

杨诺夫支队走后，沙展支队在东帕米尔留了下来。沙展支队的司令官接受了独立营营长的权利，在管理当地居民方面则授予他县长的权柄，县长可以自己斟酌任免一个官员。他也有权向吉尔吉斯游牧居民征收牧税。至于他进行活动的范围，则规定为“东以萨雷阔勒岭为限，南以卓尔库里湖和库希巴兰德山（兴都库什山）为限，西以罗善和什克南的领地为限。”

沙展支队常驻帕米尔，有助于巩固俄国在这一地区里的地位。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90—293页

1892年四月十八日传来了一道圣旨，圣谕：用一营步兵，三个哥萨克骑兵连和由其他营征集来的志愿兵分遣队，配备四门炮，新编一支部队，准备进军阿莱和南下。但不超过木尔加布河。四月十五日 and 二十九日，外交部的代表：主任秘书洛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希什金、卡卜尼斯特和季诺维耶夫和陆军部的代表：万诺夫斯基、奥勃鲁乔夫、库罗巴特金和普罗琴柯，举行了特别会议，把帕米尔远征化为乌有。理由是：不到木尔加布河以南的地方去，因为中国人从帕米尔撤走了自己的部队；进一步推进会使情况复杂化……往南方只许可派出游动班侦察班。表示反对的只有万诺夫斯基和普罗琴柯。他们援引中国无限期拖延的诡计作为反对上述看法的依据。因而主张在帕米尔占据一个牢固的阵地；站在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我们的边界就能沿兴都库什山伸展开去。

由一营步兵，三个哥萨克骑兵连和四门炮组成的杨诺夫支队，在五月二十九日先把重载物品送走之后，于六月二日从新马尔格兰出发了。经过二十八天，也就是六月三日〔原文就是如此，应是六月三十日之误——译者注〕杨诺夫领着两个哥萨克骑兵连已经到了郎库里了。七月二日他回到了木尔加布；七月四日他往布才拱巴什和阿克塔什派去了四十五名哥萨克，由参谋本部的斯克爾斯基大尉带领着去进行侦察；七号他自己带领着一个哥萨克骑兵连，配备了两个炮，动身前往雅希尔湖去。十二号早晨六点钟，他隐秘地朝着沉睡在阿利楚尔河左岸的阿富汗哨所走去。杨诺夫先按各排把骑兵连分开，为了切断阿富汗人的一切退路，他往左边和右边各派出了几个排，他自己则领着十八个下马徒步而行的哥萨克骑兵站在一个离阿富汗人的帐篷前面八十步远的山岗上。译员前去叫醒阿富汗人，并请他们的海捷尔一汗大尉，不携带武器，出来谈判。海捷尔一汗看见自己面前只有少量几个俄国人，他没有察觉在远处断他的退路的那些哥萨克排；他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领着一个十四人的小队朝杨诺夫走去，他带的人边走边给武器装上了子弹。阿富汗人端着枪，扳起扳机，作好了射击的准备，他们在离哥萨克们四步远的地方站住了。因此，骑在马上杨诺夫本人，几乎是置身于两条敌对阵线之间。海捷尔一汗粗鲁地要杨诺夫离开……译员表示他拒绝翻译这个阿富汗人的咒骂……杨诺夫命令哥萨克们缴阿富汗人的械……

哥萨克们抓住指向他们的枪口，把枪口掀向天上……阿富汗人朝天发射了一排枪……发生了战斗……阿富汗人顿时丧失了自己的大尉，五人被打死，我们有三名哥萨克负了伤。其余的阿富汗人溜到下面去了，躲进帐篷里去了，开火了；但是很快又被打死了九人，有一个负了伤的扑到水里淹死了；五个人投降当了俘虏，还有五个什克南人在战斗之前就向我们投诚了。我们的人缴获了十六枝枪，七月二十九日，我们的人返回了木尔加布。此后，所有阿富汗的队伍退出了帕米尔并撤过了喷赤河。

由于特别会议力求尽量避免使事情复杂化，避免发生武装冲突，所以弗勒夫斯基怀着不无忧虑的心情把这一非常事件用电报告诉了彼得堡。但是，七月二十八日他收到了奥勃鲁乔夫给予的下列回复：“皇帝陛下在根据476号电报的内容呈交给他的奏摺上批示说：‘有时也不妨教训他们一顿’。尽管亚力山大三世皇帝是十分爱好和平的，他不可能允许有损尊严地对待他的忠实奴仆们”。

但是，在这之后，由于惊慌不安的外交部的干预，杨诺夫接到了一道命令：不得到雅希

尔湖以远的地方去，不得动用武器，一旦遇到英国军官时，不得同他们谈论政治。

侦察兵们不久报告了一则消息，说中国人正在把军队推进到帕米尔去，英国人正在克什米尔集结，中国人甚至在阿克塔什修筑工事。杨诺夫没有去等候惊慌不安的外交部的批准，就于八月十九日带领着一个哥萨克骑兵连，配备了四门炮，出发到雅希尔以外很远的阿克塔什去了，而且派往那里去的还有作为后备队的两连步兵。有一百名骑兵的中国人，听说杨诺夫朝他们开过来了，就根据早先到达这里的斯克爾斯基提出的要求丢下没有修完的工事走了。工事被从木尔加布派来的分遣队夷平了。

八月三十日打发哥萨克们到马尔格兰，九月二十一日杨诺夫自己带着其余的支队也回到了那里；行前，他遵照命令中的规定，留下了七名军官带领着一百六十七名步兵、四十名哥萨克和二十六名熟练的骑手，以及一位医生在沙展地区过冬。拨款七万卢布作为他们十个月内的给养和修造房舍的费用。任命的支队司令官是参谋本部的库兹涅佐夫大尉，他是刚刚侦察完经过卡拉捷金和达尔瓦兹通往帕米尔的各条道路之后返回的。在木尔加布、阿克苏和阿克—拜达尔三条河流的汇合处选择了一块地方作为“帕米尔哨所”地址。承担工程的建筑师是大尉工程师谢勒勃里雅科夫，在三年的时间里他把许多精力和劳动投入到这一事业中去。哨所是一个有两个机枪炮座的多面角堡。1894年工程完工了。起初人们居住在窑洞里。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409—410页

8月25日，留下沙扬人之后，支队踏上了回费尔干的归途，然而在前半程就突然接到了到绍尔库里湖去的命令，在那里又修建了一座不大的堡垒。

工程从8月27日一直拖延到了9月1日，堡垒终于竣工，用从外壕里扔出的土装满口袋垒成的简单堡垒，完全满足了预期的目的：封锁从喀什噶尔方面向帕米尔哨所的通道。

它避人耳目隐蔽在不大的盆地里面，只有在很近的距离内，才突然显现在走近的骑兵的面前。

塔格耶夫：《帕米尔远征》（1892—1895）第78页

七月五日和六日（按1892年），拥有一千八百人和十二门大炮的俄国部队抵达郎库里，两天以后，其中二百人向布才拱巴什进发，其余的士兵向苏满塔什进军。七月十二日，约诺夫上校率领八十人的分遣队逼近阿富汗人设在苏满塔什的岗哨，俄国人在帕米尔挑起了一次流血事件……。约诺夫向阿富汗地方指挥官送交了发生冲突的报告，声称打死上尉和九个士兵，伤二人，俘虏七人。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四章

部署在帕米尔的俄国人，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他们的主力部队向木尔加布移动，抵达阿克拜塔尔和阿克拜尔河汇合处，其他部队据说驻守布才拱巴什。他们拔掉了中国人设在阿克塔什的哨所，解除了中国守军的武装。阿克塔什事件，是同中国人发生直接冲突的一个实例。但是，就在这时，俄国人还声称，鉴于两国友好，他们可以赔偿哨所所有的损失，他们未侵略其他中国人占领的土地，但是，他们建立和确定了管辖瓦罕、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和色勒库尔的地位。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四章

12月12日 1892

离开我左边这个游牧民族的坟墓，我骑着马沿岸前进，约三英里，便到达我所要见的地方，即阿克塔什堡垒，或阿克塔什堡垒的残迹。这个堡垒已完全被毁，因为俄国人故意不让甚至一块石头之上再有一块石头。这个堡垒比我们见到的大多数的其他堡垒，更有意显示其意义，因为它不是用泥巴，而是用石头建筑的。

这个堡垒，位于从山沟伸出的沙石堆顶端，在阿克塔什峡谷之中，其四周有壕沟，被残废物堆满，因此不能测其深度。我一边看，一边想，俄国人这种高压手段，会落什么结果。因为中国人坚持俄国人必须替他们把它重建起来。我不是预言，照我看来，这个堡垒的残迹，一时不会恢复旧观。

敦摩：《帕米尔》下卷108—109页

（4）沙俄在中国帕米尔非法建立军事据点，实行军事殖民统治

俄属帕米尔共分两部分如下：

帕米尔区：其中包括克拉库里、莫尔加比、郎库里、阿克塔什和阿尔楚尔。库得拉区：其中包括萨雷兹和库得拉。

第一区的游牧民是吉尔基斯人；第二区的居民几乎全是塔吉克人。

俄国人在帕米尔本部所建立的最早的堡垒，起初叫做帕米尔堡，后来改成莫尔加比。这个堡垒位于高出海面一万二千二百英尺以上的高度，在莫加伯河右岸，萨雷兹东部边界，郎库里湖之南七十余英里。这是在1892—33年，由土耳其斯坦军第四大队，用草泥沙袋建成的。为的是防止阿富汗和中国人的劫掠。据说他们经常到这个地方来侵扰费尔干纳人。

在帕米尔建立兵站，对中国人精神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毫无疑问，完全由于俄国人的实力地位，才使中国同意了1894年的协定。在这个协定中，中国人承认割让郎库里帕米尔及阿克苏河一带与俄国（按：并非如此！）。俄国人一旦在莫尔加比站稳之后，他们就开始探查附近的帕米尔。很快地经过罗善和什克南深入到喷赤河（或阿姆河）上游。这样，可以看出，他们来到帕米尔并非为防御费尔干纳边疆。其目的是要扩展他们的边界。其下一步，便开始修筑通往费尔干纳省会马吉兰的交通大道，把帕米尔地区吞并。这样便可以在这个地区，很容易地勘察测量，除个别地方以外。越过奇吉尔阿尔特和阿克拜塔尔山口的车路，建筑起来了；运输军用物资到莫尔加比有了可能。这时莫尔加比已成了帕米尔地区的大本营和军需库。

时间长了以后，俄国人晓得了吉尔基斯人和塔吉克人，都不嫌弃这新来的客人，他们便从事勘查研究，进一步向外发展。于是在郎库里附近建立了第二个兵站，以监视境外中国人的活动。但不久了解到，在喀什噶尔的俄国将军足够控制中国官吏，这个兵站便被废弃。改用少数哥萨克兵驻守位于萨雷阔勒之西的阿克塔什，这个地方便于达此目的。

1896年，俄国决定着手侵占帕米尔西南边界的活动。一个密秘条约业经订立，前已提及。根据这个条约，喷赤或阿姆河右岸全部地方，划归布哈拉，把右岸名义上属于布哈拉的地方，让给阿富汗。这样安排，俄国得到了达尔瓦兹大部和罗善、什克南全部。这个手续完成以后，俄国当局，立即设置荷罗格堡垒，并把帕米尔政治中心移驻于此。现在，俄国在帕米尔的军队布置是这样的：

荷罗格——这是一个极为精致，用泥、石头、木材修造的堡垒。……这个堡垒是帕米尔

军政最高官吏的大本营，包括对瓦罕、什克南、罗善、布哈拉的官员的管辖权。现在这个最高官吏是凯威克斯……

有一条从荷罗格沿干得高地及阿尔楚尔帕米尔，通往莫尔加比的道路，虽然路很难走，用驮运八天即可到达。马车路正在修筑。

莫尔加比——这个堡垒已失去它先前的重要性，现在居次要地位。

朗加尔奇什——这是在阿姆河上游伊什喀森之东、喀拉喷赤对岸的一个小堡垒。

阿克塔什——曾经是一个重要哨所，现在只用作传达站，采访在边界的中国人的活动消息。……

加拉万支——有一队布哈拉兵驻此。（在达尔瓦兹——译者）

克伯得《亚洲腹地》第259—292页 1900年

当1893年开始的外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就修成了一条很好的大车路，这条路从古里奇开始经过阿莱的塔尔德克山口，并打算在1894年春天把他继续修到基兹尔阿尔瓦特山口。春天调一支新部队去接替帕米尔支队的防务，这支新部队的编制为一连步兵和五十名哥萨克骑兵。四月九号传来了一道有关这件事的圣旨，并命令说，除此之外，应派遣同样兵力的后备队到帕米尔去准备应付在什克南和罗善边界上一旦出现的复杂情况。拨款224,231卢布作为这项调动的开支。熟练骑手的数目减少至十六名，专门干运送邮件的事情，因为没有必要搞加强侦察的活动了。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14页

六月一日（按1894年）换防的支队在斯克爾斯基大尉的统率从马尔格兰出发了，杨诺夫将军率领的后备队也跟在换防支队的后边出动了，新旧两支帕米尔支队都是归杨诺夫属下统辖的。尤登尼奇中校被任命为他的参谋长，被任命为地形测绘员的是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尉和七等文官宾捷尔斯基。

七月十七日后备队到达帕米尔哨所之后，这里就有三支部队：1）由扎依采夫大尉指挥的有139名步兵和39名哥萨克的旧帕米尔支队；2）由斯克爾斯基大尉指挥的有36名步兵和41名哥萨克的换防部；3）由切尔文斯基上尉指挥的有136名步兵和40名哥萨克的后备队。

全支队有一名将军、一名校官、二十二名尉官和两名医生。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15页

为了及时阻止外国军队在帕米尔西部地区进行的侵略活动，为了恢复1872—1873年协定的条款，从而把边区并入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在得到彼得堡军界和外交界的准许之后，于1894年夏天往帕米尔西部地区派去了一支由杨诺夫将军担任总指挥的特遣支队。往萨赫达拉和贡特河谷这里派了两个军事侦察组。第一组走贡特河谷一线，由尤坚尼奇上校指挥；第二组走萨赫达拉河谷一线，由斯克爾斯基大尉指挥，军事工程师谢列勃连尼科夫随同斯克爾斯基前往。这两个分遣队应在贡特河和萨赫达拉河与喷赤河合流的地区、在荷罗格镇会师。

为了能经常保障侦察队的粮食供应，并使它们能跟木尔加布保持经常联系，在卡拉苏，拉瓦特塔什，巴什拱巴兹，莎塞克库里，科伊捷扎克和其他一些地区，建立了中间哨所（巡查队）。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98页

在消除了外国对帕米尔领土的要求之后，沙皇政府就着手搞帕米尔的内部建设了。居住着吉尔吉斯游牧人的东部地区被分为两个乡——帕米尔乡和奥罗绍尔乡。这两个乡划入费尔干省管辖。关于西帕米尔，则把罗善，什克南和北瓦罕交给了布哈拉埃米尔。……

最后的结局是，沙皇政府由于害怕自己的政策会严重地在东方邻国中（说的是边境上的领土）威信扫地，不得不在二十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就在西帕米尔实际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只把布哈拉伯克摆在那里作为一个形式上的存在，伯克的作用化为一种空洞的代表职位而已。

哈尔芬：《中亚之归并于俄国》第404—405页

帕米尔远征以俄国在中亚的胜利而告终。为了纪念该事件，铸造了挂在弗拉基米尔·乔治十字勋章带上的奖章。

正面是尼古拉一世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和当今令人满意地治理着的尼古拉二世皇帝四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十字形花字，左边题词是：“纪念参加1873—1895年中亚远征”。

塔格耶夫：《帕米尔远征》第145页

6、清朝政府保卫中国帕米尔地区的措施

总理衙门致俄驻京使臣照会

为照复事。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接准照称：奉本国外部电开，喀什噶尔中国官拟备兵队，前往帕米尔据占几处，且欲在阿尔楚尔附近伊什尔库尔之萨玛塔什筑堡，特嘱本大臣刻即相告总署，因本国不以帕米尔为中国之地，喀什噶尔官员若派兵赴彼，定生纠葛，能致大患，切请刻即电飭该管官罢其所拟，并请见复，等因前来。本衙门查上月二十八日（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据贵馆柏翻译来署面述前因，大略相同。本衙门于本月初二日（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派总办等至贵馆面晤柏翻译，详复新疆派兵出巡防边之意，现已电致陕甘总督转嘱新疆巡抚，如已派出官兵，即令撤回，如尚未出巡，亦即停止各情，贵爵大臣想已详闻矣。

复据照称，本国不以帕米尔为中国之地一语。查中国并无占据帕米尔几处之意，所云阿尔楚尔、伊什尔库尔，则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平定回疆大、小和卓木之乱，参赞大臣明瑞在阿尔楚尔击败贼众，见于高宗纯皇帝圣训御制诗集及他书记载。回疆平定之后，高宗纯皇帝有御制文勒碑于伊什尔库尔，系清文、汉文、回文（按应为维文）三种，现在碑文虽已残缺，而断石三块具在，碑亭基址亦具在，是新疆巡抚派兵赴彼，并非侵越。复查新疆边外之兵，本驻苏满卡一带，今中国之意，一欲与贵国敦睦交谊，一欲另筹日久相安之计，是以即电新疆，将拟派之兵仍驻原处，勿令前进，本不愿与贵爵大臣辩论，多费笔墨，然不得不略言其故如此。至于新疆电线未通，电信不能速达各节，昨已详告柏翻译，不再赘述，为此照复。

光绪十八年二月初六日（一八九二年三月四日）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6卷第1—3页

东电敬悉，已转电陶抚，惟查新疆上年仅派员带马队半旗驻扎苏满外卡库尔一带，库尔有满汉碑文，确系中界。现英兵已进坎地，苏满乃原驻扼要之区，应驻兵防英，未便撤回。似可告俄使。昌瀚谨复。冬。

光绪十八年二月初三日总署收陕甘总督电

顷接新抚电开，冬电敬悉，帕米尔界事，前俄领事照会喀什道稟报前来，二月初三电咨总署在案。查中俄分界至乌孜别里止，阿里楚尔河，雅什里库尔均在乌孜别里南。雅什里库尔即新疆识略所载伊西洱库尔，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立碑迤北十里苏满地方，断无将中国碑文立在界外之理。该处一带向设黑孜吉牙克卡、六尔阿乌、巴什滚伯孜卡、图斯库尔卡、雅尔特拱拜卡、阿克素睦尔瓦卡、塔敦巴什卡、唯苏满卡系十五年新设。均设巡兵驻守，又岁派员弁巡察。本年因坎巨提（事）添队驻扎，并未出卡。现坎事未了，又闻英令爱乌汗在什克南、俄在阿拉依运粮屯兵，拟遵来电将添扎之队飞飭退回，旧设之兵照旧守卡，并密飭该员弁切勿鲁莽生事，愚电总署核复。模肅梗等因。谨转奉闻。晋祥代呈。

光绪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夜两点钟总署收甘肃沈藩司电

顷接新抚电，青电敬悉。坎首废立事，前经电达，该酋弑父虐民，若立其子，无以处该酋。李道前令酋弟买卖苏木带众回坎，并知会印度，令任坎事。如能办到，自应派员前往会立。帕米尔中国止一处，洪星使摩画俄图，将附近黑孜吉牙克卡之郎库里、坎巨提交界之塔敦巴坂，均以帕米尔三字冠首，绘在中国界外。或俄人欲将帕米尔名称冒占中国地段亦未可知。至苏满卡设在雅什里帕米尔，现有御碑为属中确证，若将帕境作为匪脱，须从雅什里库尔湖以西议起，庶不失旧界。现飭委员春融入山勘绘，俟图到另呈。并飭巡兵不准出卡。和阗南伊西里库尔与建碑处之库尔，名同地异，愚电总署鉴核。模肅俭。敬转奉闻。晋祥代。咸。

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总署收甘肃沈藩司转新疆巡抚电

顷接新疆抚电开。密、前奉漾电，当飭照办。顷喀什道稟，准英官照会，买卖提艾孜木即买卖苏木，为人正直，堪充头目，闻坎民亦服。英兵百余，尚驻坎城。驻帕马队已退扎让库尔、布隆库尔两处。二月十四，俄兵三百余骑，至俄属喀喇库尔，拟来驻让，因我兵先退扎百余里。现爱部头目带二十余人至苏满探俄兵动静，称中英以分水为界，苏满系伊界内，已飭张旗官前往理论等情。查会立坎部新酋，当可就绪。让库尔即郎库里，距苏满五站，俄人当不至疑虑。苏满水虽西流，究系中界。坎酋应俟到省讯明酌办。请电总署鉴核。模冬。谨转奉闻。晋祥代。愿。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总署收甘肃沈藩司转新抚电

敬电悉。前月二十六日祥函请致陶抚，俄兵如前进，但与相持，不必再退……

光绪十八年六月三日军机处发陕甘总督电

俄外部云：俄兵仅巡阅帕地，不久扎，但未悉何处为华界，请开地名，再飭勿进，至明知之喀城等地，必不越入等语。喀界与帕纠葛，难遽指定以详告。现在华界，无待声明。帕

地则两国尚未定界。仍催退兵，抑据喀城界约，一直往南之说折之，候示遵。澄皓。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日总署收出使许大臣电

薛号电：俄兵分三队入帕，与阿兵哄于苏满，车队驶入华界，有击逐华兵之谣。确否？希电喀道查复，并随时确探电闻。养。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发出使许大臣电

密。洋报述，俄兵四、五百人入帕，在苏满数十人与阿鏖斗，阿小败，并言东一队，渐及华界各语。但俄情叵测。我兵如已扎本界，宜令坚守，防其潜犯。一方拟仍诘以帕界未勘，我退俄不应进。保其速退。不专言勿犯界，以让帕权。相持至秋凉，俄当自退备酌。澄。养。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五日军机处收出使大臣电

陶电。喀道初一报：阿驻苏满，闻俄马步三千往阿拉依修城，步队千余驻喀喇库尔，并欲至色勒库尔，我兵前驻让库尔，因系帕境，遵署电撤退布伦库尔，我退俄进，曲在彼。若来色勒库尔，该属莎车州，万难再退。愚向俄外部理论，并电总署。会立坎酋，已加派张鸿畴，能否带队前往尚无信。模寒查界图萨雷萨色克两库里，俱与色勒音近，所云属莎，是旧制或新辟均未能悉，拟称钧署意照会俄廷，我已撤苏满卡及兵，应即止兵勿进，以待会勘。应否将阿占地事叙明，候示电，德澄。

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收许大臣转疆抚电

密。俄外部言，阿兵占地，难即退，俟俄将函报再商。词涉狡黠，当再备文责论。各报述俄又添高加索兵过山炮赴帕，并有立卡阿克塔什，据守罗善、什克南等说。澄。勘。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九日军机处收出使许大臣电

密。俄使先请我撤雅什里库里湖之兵，当即照办。继又请我尽撤边外各卡，然后勘界。我但允其勘界后尽可商量，俄遂以此为词，引兵而南，适我兵自郎库里湖退至布伦库里，俄兵即占郎库里，并扬言欲赴布伦库里、萨雷阔勒，以犯我境。许使诘责外部，彼托词于阿富汗兵占地难即退。查阿兵仅占苏满卡，即在雅库里什里北十里，与郎库里等处相去尚远，显系托词。中俄交谊正敦，通接东方电线，乃西路俄兵如此猖獗，交谊何在？除由本处及许使与辩外，希以尊意告王领事，即电喀使，责令退兵，尊处新与订约，措词易于操纵，必可得力。艳。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发北洋大臣电

密。养勘电均悉，俄未允退兵，甚狡。疆事正亟。阁下宜即驻俄便于辩论，让库里仍应责令退出，勿稍松劲。彼如谓非华界，只可以喀约一直往南之说折之。凡经线以东，概不应犯。若布伦库里，萨雷阔勒，阿克塔什，皆在喀境内，如果侵越，尤属违约。彼既扬言，似宜豫阻，并电陶抚饬令防军，预为戒备，勿再退让。先。

光绪十八年七月一日军机处发出使许大臣电

甘肃新疆巡抚陶模奏，俄英前为帕米尔地越各卡，现探俄兵马步一千八百余人，拟向色勒库尔进发，情形叵测。查离疏勒州五百余里之布隆库尔，形势扼要，已由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派兵驻守，保固门户，并飭莎车协营拨兵进驻色勒库尔，仍于后路屯兵运粮，以为声援，其各险要，均经飞咨提臣妥为调度，仍飭遇事持重，不得轻进，下所司知之。

光绪十八年七月丁亥（即1892年8月23日）

《清实录》德宗朝第314卷第1页下

陶电：俄兵前由让库里分走苏满、阿克塔什。月朔，俄兵二百抵阿，威胁卡回服役。该处为萨雷阔勒屏蔽，愚理论分界速定议，并转模养遵电。初六赴俄。澄着。

光绪十八年七月四日军机处收出使许大臣电

昨接新疆函，阿富汗兵已退去，苏满一带为俄占据，并分兵赴阿克塔什云云。疆抚业于色勒库尔一带，暗中布置，如俄兵入境，即与相持，谨奉闻。昌濬。文叩。

光绪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军机处收陕甘总督电

密。切催俄外部退兵，据称俄兵必不犯境，天渐冷，不久当退。且愿与中国和商帕事。诘以兵抵阿克塔什，则云未知。允飭查。澄真。

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军机处收出使许大臣电

准陶抚电开，喀道报：俄兵前由让库尔分走苏满、阿克塔什，月朔，俄兵二百抵阿，胁卡回服役，该处亦帕境，在旧设八卡外，为萨雷阔勒即色勒库尔屏蔽，已电许大臣，理论速议分界，萨雷阔勒、布隆库尔均添队，喀城军火陆续解运，后路营旗整備待调，请转总署。模养叩，昌濬叩。

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军机处收陕甘总督电

嘴电悉。前据许使电，俄外部云，俄兵已回费尔干。复据俄使谓，酌留防兵驻穆尔格阿布河，以防阿富汗，数亦不多。今喀道报六尔阿乌、让库尔兵仍未退，此正在喀约中国界线内，本处当即诘责俄使，并电许使诘外部。七月杪，本处电希转陶抚飭下防兵屯驻，勿再前进，待商勘界。今喀道谓，色勒库尔、布隆库尔各留马队，余分别撤留。本处前令屯驻，未令酌撤，并经奏明在案。交涉之事，边衅不可开，虚声不可少。既据报称俄兵未退，何以遽撤防兵，进退机宜，殊欠审慎。夫苏满所以退兵者，以此卡设在十五年，在喀约后，路太驾远，俄兵一出，归路复断，转运皆阻。更恐两军相遇，迫成战事，蹈法越之故辙。若布隆两处，何用酌撤。俄使屡来议界，明知十年喀约，中国界线，自乌孜别里山豁一直往南，乃谓语太宽混，欲自乌仔山豁转东而南，顺山脊为自然界。本处坚持喀约力斥，至界线以西地，则待公商。笔舌互争，尚无头绪，有无变端，亦当难料。以故防兵断不应撤至乌仔别里即黑孜吉牙克。喀道八月来文，近亦省悟矣。俄欲在喀什买粮，希告以贵国外部明言撤兵回费尔干，而边将未照办，且屯兵让库尔等地，系华界内，两国交谊，诸多妨碍。喀城存粮不多，何能济粮。希速转陶抚。效。

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军机处发陕甘总督电

六月二十日（按光绪十八年），黑孜吉牙克头目报称，俄官带队三十名，驻扎让库尔。苏满头目报称，四月二十日，阿富汗占苏满，绑头目，抢驼马，迁人民，现在俄兵打退阿人，又将布回迁回苏满。

《新疆图志》国界志四第12页

六月二十五日（按光绪十八年）巡抚咨总署云，据喀什噶尔道禀，闰六月初一日，俄兵一百数十名抵阿克塔什，初二日拆毁卡房，拘留马勇，旋经俄官释回，并言赔我卡房价值……。

查阿克塔什亦在帕境，系十七年新设卡伦，为色勒库尔屏蔽。各卡为最南之塔敦巴什，尚无俄兵踪迹。此外各卡筑垒设电，已成久踞之势。黑孜吉牙克最在北境，与让库尔相连，为俄入帕要隘，苏满远在西面，未可轻弃……。

《新疆图志》国界志四第12—13页

苏满卡头目托和大巴依报称，有阿富汗头目带六、七十人入苏满卡，抵阿哈牙地方，不听拦阻。九月二十一日（按光绪十七年），张鸿畴带马勇三十骑，由喀什赴苏满。

《新疆图志》国界志四第8页

去冬（按光绪十七年），英兵入坎巨提，逐其头目，意在窥伺帕地，疆抚因派马队数旗，巡历帕境，驻于苏满。

《新疆图志》国界志四第16—17页

阿克塔什系阿克素睦尔瓦卡头目哈四漠兼管，距色勒库尔中隔山梁，计程一百余里，该处向未设卡，因上年俄人至此，竖立木杆，粘贴俄文，本年（按光绪十八年）已经提督董福祥饬黎旗官修立卡房，派兵驻守矣。

《新疆图志》国界志四第15页

照会俄外部俄兵毁阿克塔什卡伦并押禁守卡华兵请查明申傲文（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即俄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

夏间，俄兵曾到近萨雷阔勒之阿克塔什地方一节，本大臣曾与贵衙门东方总办论及，兹接总署函称，据新疆巡抚来信，俄兵于夏间到阿克塔什时，曾毁中国设在该处之卡伦，并将守卡华兵数名押禁数天等因。总署查阿克塔什系在乌仔别里以南极东之地，按喀城界约系属中国，毫无疑义。而俄兵如此行为，殊为不合，素知贵大臣办事公平，特囑本大臣转告，请查明此案，将该兵弁等照例申傲，以固邦交。特此备文照会，请烦饬行为荷。

《许文肃公遗稿》第4卷第14页

窃查新疆南路诸城，以喀什噶尔、叶尔羌为最腴最要之区，二城则以葱岭为屏蔽。葱岭之脊高平，回人所称为帕米尔者也。我高宗纯皇帝平定大、小和卓木于波罗尼都所属旧界之外，将阿喇楚勒、叶什勒库勒收入版图，所谓帕米尔者即在其境内。盖以地为全疆隘塞所

关，据之有登高临下之势，方能固南疆、庇卫藏，控制博洛尔、拔达克（山）、浩罕、安集延诸回部，使不敢稍萌异志。迨近时英俄二国侵夺拔达克（山）、安集延而不能蹙我喀什噶尔、逼我阿里者，亦缘形格势禁故也。伏读《钦定西域图志》称：阿喇楚勒、叶什勒库勒为属喀什噶尔西境外地，其曰境外者，大、小和卓木旧地之外也，曰属境者，属今之喀什噶尔为我国自辟之壤也。至于喀城界约所云由乌子别里山口一直往南者，查当日勘界六臣由俄属萨马干而东实以乌子西口为界，然则叶什勒库勒确为界内无疑。今以东口为断，情势大乖，是直授之以隙矣。近年如苏满、郎库儿、六尔阿乌诸要隘，业被俄人全行占据，当此严寒，尚且增兵进扰，待到春融，岂能禁其大举耶！……

日讲起居注官右庶子準良《奏陈帕米尔边界》

……帕米尔部落居葱岭之中，为新疆南路咽喉，是以我高宗纯皇帝御制碑文垂示久远，庙见神功洞见万里之外，其地形势高平，雄据上游，俯瞰南八城，左临西藏，此诚俄人所日夜祷祈求之者也。迨者误用俄人线法创立新图，径撤卡伦弃要地以资敌，俄人因利乘便，有不据为雄镇者乎？彼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其养精蓄锐以窥我南疆也。虽有善者莫能为计，如此则南八城非为国家有矣！且帕米尔之距西藏也，视印度不相悬，而印度则尚有雪山为屏藩，西藏则并无险阻之可恃，种种貽患何可胜防！际此而不备兵，是纵敌也……为今之计，惟有请皇上明降谕旨，破新图之谬妄，即将首先建议之臣交部治罪，则俄人自不得以罪臣欺罔之词据为左券，一面请旨飭下军机大臣密举知兵大员素与湘军声气联属者，前往统摄，庶以固边防而销敌忤……

日讲起居注官右庶子準良《奏陈帕米尔形势》光绪十八年十二月 日

缘俄欲入大、小帕米尔，舍黑孜吉牙克别无来路。查中俄界图内，有乌孜别里山口数字在郎库里之旁，郎库里即让库尔，为黑孜吉牙克附近之处，俄界由此方能转向西南，大、小帕米尔均为包裹，是俄之狡谋预图侵占地步，不自今日始也。

《新疆图志》国界志四第14页

查俄兵进据帕米尔，往来无定，自应严密防范，以免疏虞。色勒库尔即塔什库尔干，距喀什噶尔九百里，塔哈尔满在色勒库尔北八十里，布伦库尔距喀什噶尔五百里，三处均布回部落，上年各驻马队一旗。冬间，臣模咨提臣董福祥加派马步，前往助防。现派署英吉沙尔参将记名总兵杨德俊率步队一营，驻守色勒库尔，兼统沿边诸营旗。奇灵桑珠等卡以外边界，已飭加意巡防，各该处道途险远，飭照行粮章程支給，以资鼓励。……

《新疆图志》奏议十四第6页 陕甘总督杨昌浚、新疆巡抚陶模《密陈会议许景澄南路边情折》

军机大臣密寄

陕甘总督杨昌浚新疆巡抚陶模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谕：许景澄奏敬陈新疆南路边境情形一折，据称，非清画地界不足以弭衅争，非先增缮边备不足以决界议。叶尔羌之色勒库尔为扼要之地，其间有地曰塔什库尔干者，为旧东西要道，近年游历洋人出入帕地，率以此为停顿之所，应调防兵常川驻扎，兼驻地方文员抚辑回众，置为重镇。其稍北塔夏尔玛山

口，即由该军分队戍守，北与郎库里帕米尔所通山口，应由现扎布伦库里之防营屯守，作为次要之镇。新疆巡抚应于明年春夏之交亲赴喀城巡阅一次，以利控驭，并酌筹新式过山快炮以资应用。叶尔羌南境奇灵桑珠等卡，亦宜随时巡徼，等语。所奏各条，不为无见，本年十月间，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奏杨昌浚等电称，色勒库尔、布隆库尔各留马队，其余分别撤留，当经该衙门遵旨电复，谓防兵断不应撤；本日复据杨昌浚电称，闻俄现增兵欲夺塔哈尔满，已飭筹防等语。布隆库尔、色勒库尔均是第二重门户，自应严密设防，著杨昌浚陶模督飭防营将弁，加意巡守。应用新式枪炮，已谕令神机营及北洋大臣迅速筹备，并拣派熟习枪炮之教习前往，即由陶模派员近提。总之，交涉之事，边衅固不可轻开，声威断不可不壮。彼族知我有备，或可稍杜狡谋。杨昌浚陶模必应熟筹审处，严密布置，以昭慎重。许景澄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即将所陈各条并现办情形，会商密奏。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大臣密寄陕甘总督及甘肃新疆巡抚陶函

现咨商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加派队伍，择要扼守，如俄人必欲弃好称兵，方可迎击。

新抚陶模奏《俄人增兵情形巨测亟应筹备战守折》

《清季外交史料》第86卷第21页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奉旨

又谕(军机大臣等)陶模奏俄人增兵，情形巨测，筹备战守一折。据称，俄人现于让库尔、六尔阿乌增兵二千余人，欲夺色勒库尔等处，现咨商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派兵择要扼守，如俄人必欲弃好称兵，方可迎击，并咨杨昌浚等整顿营旗，豫备调遣等语。所筹尚合机宜，此事于上年十二月十二日已有旨谕令神机营暨北洋大臣筹备新式枪炮，拨往应用，并谕杨昌浚……。

光绪十九年正月丁酉（即1893年3月1日）

《清实录》德宗朝第320卷第5—6页

根据乌鲁木齐的命令，张将军为两个官员陪同带领十个人的护卫，重新被派到苏满塔什。喀什噶尔的军官们谈论着一旦过了冬，将有四至六百人的部队前去驻防帕米尔。另一报告谈到，北京当局写信给新疆省长的一份公文中，询问是否真的有一些俄国人到了帕米尔，如果确实的话，省长应采取相应措施，使他们回到他们的国家去。省长必须牢记，不能丢失中华帝国的“任何一寸土地”。为此，省长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给喀什噶尔新城的师长，责备他只简单地报告了俄人来到帕米尔的事实，而没有派遣军队去反抗他们。

……

这次会晤（按1892年，月底），给予马继业关于帕米尔问题较多的鼓舞。那位道台（按喀什噶尔道台）透露，他接到乌鲁木齐的严令保卫帕米尔，不让俄国人占领，并且作为一个临时措施，他正在派遣两百名骑兵到苏满塔什。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33页

一八九〇年，政府（按英印政府）抓住这个计划，再度挑选杨哈思班去摸清中国人在帕米尔要求承认的所有权的限度，并且说明他们采取的一些有效措施。

……

杨尔思班和莎车安班（Amban）的商讨是使人乐观的。那位安班宣称，他在帕米尔的管辖区界限，最西至少要到阿尔楚尔帕米尔的苏满塔什，在这个地区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向色勒

库尔的中国地方官吏交纳着牧业税。两、三个月以前，喀什道台派去一批武装人员去苏满塔什建立了一个边防哨所，那里竖有纪念一百五十前中国人征服这个地区的石碑。

.....

他们（按杨哈思班和马继业）看到了一座倒塌了的碉堡和一块成为两个断片的大石碑，没有人能解释那已经模糊不清了的字，但是，这明显的是那位安班指的石碑，凭着这块石碑，杨哈思班肯定阿尔楚尔帕米尔属于中国。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4页

二月十六日（按1892年），二百多名中国骑兵向阿尔楚尔帕米尔进发，以便在一年前他们被俄国人从苏满塔什赶走的地方修筑一座要塞，另二百人留驻色勒库尔，监视洪扎的动静。张将军受命保卫中国领土，反对英国人和俄国人的侵略。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四章

三月二十一日（按1892年），马继业曾报告，有三百名俄国人向帕米尔进发，已到达大喀拉库里，距驻守郎库里的中国守军一天半的行程。在这个“需要机智处理又显露不祥之兆的时刻”，两个军营交换了信件。俄国指挥官（按：指俄国侵略军头目陆军中尉勃尔热茨基）派人询问，他是否可以在喀拉库里接待中国人，或者中国人是否希望俄国人到郎库里去访问。张将军（按：张鸿畴）回答说，他个人是非常想拜访俄国人的；但是，指挥官的职责完全不幸地剥夺了他的这一荣幸。他又补充说，俄国人最好延期拜访郎库里，因为他个人虽然愿意接待他们，“然而，他担心他的军官兄弟是不乐意他们到中国军营的，他的这些军官兄弟们性格极为暴躁，恐误会俄国人的盛情美意”。中国人敏锐地注视和观察俄国人的行动。据说，弹药和五百多人的后援部队已由乌鲁木齐出发。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四章

四月（按1892年），苏满塔什的中国部队接待了一位阿富汗官员的拜访，这个官员曾由二十人陪同前往。这位阿富汗官员声称：苏满塔什和沿木尔加布河的整个领土归属他们所有，他们打算保卫这块土地，反对俄国人的侵略，中国驳斥了这一要求，张将军加强了苏满塔什的驻军，着手在这里修筑工事，由喀什噶尔调拨军队，而阿富汗继续停呆在那里，扬言要施以暴力……双方达成全部撤离苏满塔什的协议解决了这一纷争。张将军把军队撤至郎库里，明显地可以看出，是让阿富汗人占据苏满塔什。……很清楚，张将军也不想在这里同阿富汗人开仗，这地方随时都可以从它手中夺走。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四章

五月底（按1892年），有消息说，二百多名阿富汗人从什克南出发去增援他们在苏满塔什的驻军。与此同时，三百多名俄国人沿大喀拉库里湖南岸移动。俄国人在北京展开了外交攻势，当中国人拒绝放弃他们对苏满塔什和阿尔楚尔帕米尔的权利时，俄——中边界划界谈判就破裂了，驻北京的俄国公使通知中国政府说，因为中国拒绝撤离阿尔楚尔帕米尔，俄国人就要占领木尔加布河沿岸的领土，中国人提出了抗议，但未获答复。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四章

当中国人得知我们出现在帕米尔以后，从帕米尔的东部派来以张大人（按：张鸿畴）为首的马队数旗，修建了阿克塔什堡垒；乘部队的支队到雅什里库里去的时机，以突然袭击来威胁守卫在木尔加布河上的部队。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81页

他们的长官即军士向我们解释说，他不想和俄国人打仗，也一般地说不想和俄国人发生争执，因为他的政府没有授权他这样做。但如果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堡垒（按：阿克塔什卡），那么，中国的红旗和蓝旗马队都将到这里来，并且一定会把我们赶走。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128页

清朝军队在杨诺夫支队走后也重新开始在那些最敏感的地方修复被拆毁了工事，……
人民群众的状况在一天天地恶化，呈现出处于转变状态的性质。阿富汗和清朝的军队对沙展卫戍部队进行威胁。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97页

为了选择修筑工事的地点，喀什噶尔道台前几天到帕米尔来了。弗勒夫斯基证实，喀什噶尔当局加紧给已经驻在帕米尔的连扎（Ленза）运送军需品。因此，土尔克斯坦军事当局要求火速把支队派到帕米尔去。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87页

五、中俄关于帕米尔地区的划界谈判 和清朝政府保留中国在帕米尔 地区领土主权的声明

编者按 沙俄武装占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大片领土后,即向清朝政府提出帕米尔地区的划界问题,主张以萨雷阔勒岭为中俄在帕米尔地区的分界线,妄图以军事占领线作为合法边界线强加给清朝政府。当时清朝政府反复声明,指出沙俄的建议,违背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关于从乌孜别里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的明文规定,“断不能行。”至于从乌孜别里起,“转向西南”和“一直往南”之间的中国属地、则待商量。并明确指出,“在中国不难按历来书史以验证帕地实属中国,所以欲凭喀城界约商办者,因系两国订订之条”。驳斥了沙俄的无理要求,阐述了清朝政府关于帕米尔地区划界问题的基本立场。继而又于1893年3月,依据《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提出了划界方案。但是,沙俄无视清朝政府关于划界的原则主张和具体建议,既坚持军事占领,拒不撤退侵略军,又编造许多奇谈怪论,作为否定《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和清朝政府划界方案的借口,不顾清朝政府及其代表的严正批驳,顽固坚持以萨雷阔勒岭为分界线。1893年11月,沙俄提出所谓修正方案,向清朝政府施加军事、外交压力,企图攫取中国帕米尔地区的郎库里平川、阿克塔什平川等广大领土,理所当然地为清朝政府所拒绝。1894年4月,沙俄变换手法,向清朝政府提出“各不进军,维持现状”,“徐候商议定局”的建议,借以拖延帕米尔地区划界问题的合理解决,强迫清朝政府承认沙俄军事占领的既成事实。清朝政府迫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同意了 this 建议。但清政府电示驻俄公使许景澄说:“当告以中国众议,定约(喀约)必须遵守”,“界事仍随时相机与商”。许景澄在给俄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对于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主权作了明确的保留声明。指出:“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它认为应保留此项以1884年界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沙俄理屈,在复照中对于清朝政府的保留声明,无法提出异议,不敢公开坚持以萨雷阔勒岭为分界线。然而历代沙皇们背弃了“局面暂不变动”,“徐候商议定局”的诺言,一直霸占我国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致使中俄帕米尔地区的划界问题,至今无法解决。

1、沙俄在划界谈判中提出“先撤卡，后勘界”的 无理要求和清政府的驳斥

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俄外部大臣喀尔斯致许景澄文

查俄历去年九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五前后准贵大臣文：询俄参将伊鄂诺弗带兵巡阅帕米尔一带地方之事，我们以为不必争论。如贵国政府以该参将在该处划界一节，乃全无底据，因该员未奉有此明文也。按十二月二十五日来文，即贵大臣亦已得总署信，知伊鄂诺弗只事巡阅，且即带兵回费尔干省矣。但近日俄国国家得有确实信息，知喀什噶尔华官现在预备调遣多兵往巡帕米尔一带地方在中国界外者，意在添设兵力于阿尔楚尔帕米尔之萨曼达什等处，此与中国毫无干涉之地。此消息看得紧要者，因去年八月间在大喀喇库里湖地方系属俄国无疑者，已有张姓华官统带兵勇并粮食马乾违约到该处之故也。本大臣特将以上各节照会贵大臣，拟请转告贵国国家查明，如果有预备调兵往巡帕米尔地方之事，请立即电谕喀什噶尔官员，切勿举行，以免有碍我两国邦交邻谊之事是荷。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4—5页

喀使云：奉本国电，请我将喀城西境外在帕地之卡伦并防兵一支，全行撤退。似此得步进步，漫无限制，万难轻允，希告外部。前喀使所云阿尔楚尔、雅什里库尔派往之兵，我已照撤。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1892年5月19日）总理衙门发许景澄电

俭电悉：彼先请撤雅什里兵，我即允。今请尽撤边外卡伦，断无允理。各卡设立已将十年，是否皆帕地，未可轻断。未撤之先，何不便于勘界？何至生事？显系托词。昨喀使又奉续电，请速撤卡伦官兵，以便会勘。复以应否裁撤，勘后尽可商量，目下不能允撤……。

光绪十八年五月二日军机处发出使许大臣电

光绪十八年五月许使致总理衙门总办函

喀使请撤卡伦一节，先奉衙门漾电，即与付大臣基斯敬备述情由，彼意以地既未有定属，不当一国先有卡伦，坚持先撤卡而后勘界之说。语气稍涉闪烁。且阿富汗近至苏满争界，彼得耗有不愿英国同商之意，蓄谋殊为深狡。旋奉冬电，复往晤格总办，告以阿富汗屡来争地，中国正须设防，断不能撤此卡伦；且现留卡伦无碍于勘界。一撤卡伦，阿酋必来认地，无益于俄。反复驳论。格但言：阿富汗不能越界，俄英早有公约，不必顾虑。帕地既须公商，中国不撤卡伦，便是先据其地，俄国故不能允。复诘以各卡系平定回乱时扎设在喀城分界之先，当时俄官均无他说等语，彼仍强词支吾，词气较和而坚韧如故。由电陈报外，兹将两次问答节略录呈备核。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7页

照录节略

五月初三日,许赴俄外部晤东方总办格必尼斯。……告云:中国已允退兵,现留卡伦原设已久,仅有巡查之兵在彼,何至于会勘事有碍?格云:虽如此说,卡伦在彼,明系中国先占其地。譬案上一册书,未定谁是书主,一人先将此书携取,究非公道。告云:中国设卡伦已有十年,并非现议分书时将书取去,现在仍允此书可以议分,有何不可!格云:俄人英人之游历帕米尔者,从前未云有中国卡伦在彼。看来不过设有一、二年,如分书之时将书取去相同。告云:各卡系平定阿古柏时所设,并非近来新设。格云:从前回汗各部皆在帕米尔一带,与喀什噶尔毫无干涉,大概设在去年俄参将伊鄂诺弗到地时前后。告云:光绪十年喀城定界约时各卡业已扎设,当时贵国都无话说。格云:喀城立界约时,我们未见有各卡在该处。告云:据乌鲁木齐巡抚查报如此。总之,此等界事既彼此所说不同,岂能凭空言议定,可见更须派员勘地再定。格云:帕米尔地界未清,中国不能设卡如此之远。告云:中国在乾隆年间取得回疆边外,各回部均归所属。所有兵力所到之处,有权可以设卡。现俄国请撤派出之兵,中国即如所请,且允勘地之后卡伦撤否可以商量,均为敦睦素来和好之意。请俄国亦照和好之意相待,不必再提撤卡。……格云:分界之事,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毕,卡伦不撤,是中国先据其地,故俄国不能允不撤卡而先勘界。我已电令喀使复总署。现将贵大臣今日所告不能撤卡之故业已告明,只好另日再谈。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11—12页

清朝政府驻俄使臣照会俄外部拒绝撤卡

俄公使两次请撤帕米尔卡伦,已奉总署电报,屡次与贵外部面商,兹再备文申言之。中国因两国边界和睦起见,立允将赴帕之兵撤回,至于现在留设各卡伦,系从平定回酋阿古柏后扎在该地,历年已久,现在帕米尔地界尚未查勘清楚,万无凭空言议撤卡之理;然中国仍不改和睦边界本意,所以此时并不将设有卡伦之处认为勘定之地,可以俟两国派员会勘之后,再行商量。若未经勘界,先欲目前撤去该处卡伦,断不能允许。想贵外部办事公平,自能明悉其故。惟愿先将勘界之事与中国商办,以释两国看法不同之疑,是为至盼。

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九日即俄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许竹簪先生出使函稿》第6卷第10页

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八年六月)

……

再。密启者,近接署喀什噶尔道李道宗宾来函,据称:派往帕米尔马队三旗,业经奉飭全数扫退,并各卡所留兵丁二、三名一律撤退等因。查俄外部前请撤卡而后勘界原为兵不尽撤起见;今守卡之兵既撤,苏满外卡又为阿富汗所占,情形稍有不同。前拟各不占帕之说,英既不允,更难望俄,势不能不以勘地分界为将来归宿之计,似可以我已尽撤卡兵告俄与申会勘之议,无论彼意果否愿勘,在我总可自占地步。至叔使以钩署虑阿退则俄占,议将苏满卡地交阿暂守,弗令俄占,自是一时权宜之策。但阿兵驻守,度非俄所甘心,日后俄苟责言于阿,而阿人竟倚重中国借为解说,则俄不怨英而转以疑我,于事亦有不便。阿为我用而中国不居其名,想堂宪必已筹画至周耳。谨附陈之。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16页

2、沙俄妄图否定《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的分界走向

清政府坚持以《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为划界谈判的依据

……昨喀使来云：奉外部命议帕界，出示帕地分图，欲自乌仔别里转东而南为我界。告以违背喀约一直往南之说，断不能行。至界线外属地，则待商量。彼词甚狡，云复外部再说。希与辩，并察彼意是否姑先尝试，抑然（疑为故字）意违约并帕，务得确情飞示。再、帕事吃紧，使任吃（疑为繁字）重，应否添较熟译员为助，希自酌。沁

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发许大臣电

新沁电想达，此事以喀约为依据，措词宜进一步，可告以帕为中属，有会典及图志确证。惟约既声明界线，则中线之西，俄线之东，中间空地可以相让酌分。在我甚为理直，事非一言可定，须与再三磨磋，徐图归宿。艳。

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发出使许大臣电

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许使与格必尼斯问答节略

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赴俄外部晤总办格毕尼斯，告云：接总署来电，贵国驻北京公使现奉贵部训条来商帕米尔分界事，确否？格云：果有此事。前接喀使电称，中国愿意商分帕事。故令其先通知中国，俄决不占喀什噶尔地方，因即商办分帕之事。告云：总署嘱询贵部分界之意如何？格云：我们拟照地势而分，以山中水分流处即可作为分界底子，以便将来再为勘分清楚。告云：喀使所说分界，系从乌仔别里山口先向东方再向南，总署不能允许。因光绪十年喀城界约有云：两国交界至乌仔别里山口为止，此处一直向南之地属中国，向西南之地属俄国等语。希贵部一查此约。格云：我们适接喀使来电称，中国不允我们所拟底子，欲照八十四年喀城分界条约商办等语。我们尚未议定如何答复。按喀城分界条约立未多年，我们如何不记得？但我之私见，此约所云乌仔别里山以下之地，语意实在过于宽混，难以作准。盖当时彼此均未明白该处地方形势，故只含混言之。如依此而分，恐于两国利益有碍。如按地势将山岭分水之处分之，不拘东西南北之说，则尽善矣。否则，尽可再想别法，此不过底子而已，后来或应改易，尚未可知。告云：两国所定之界约，如果不能作据，则更有何据定断何为中国何为俄国之地？格云：以分水为底子最靠得住。告云：自喀什噶尔边界起，至帕米尔极西，中间山水分流之处甚多，不凭条约，何从将应分地方断定？格云：我们想以萨雷阔勒地方分界，系中国无人不知者。格又云：我们并不说要分此地，不过以此山之水分流处为分界底子而已。告云：萨雷阔勒但论至乌仔别里直线处已有二百多里地，岂能如此议分？格云：该处地理我亦不甚明白，但闻萨雷阔勒山系从乌仔别里山口起。告云：我恰不能相信。如中国要寻出帕米尔为属地凭据，实在不难，而且甚多。现但援据喀城界约为商分帕米尔地方办法，不过体两国和好之意，欲易于商办此事也。格云：如此约所云，确实清楚，岂不甚好。无如语意过于无定，将来各人看法不同，岂不更见为难。但此皆我的私见，非公话也。国家意见未定，我不能与贵大臣论如何分法。方才所说已过分矣。告云：无论闲谈公话，道理总是一样。究竟我应如何转复总署之处，希明告。格云：请转告，俟俄国国家

商定后由喀使转复。告云：因总署嘱本大臣来此商论此事，如贵国国家定见如何作复，不妨告我。格云：此事系由喀使办理，仍当由喀使转复，然亦可告知贵大臣。告云：总望复告喀使时，将如何定见告知为盼。格云：但时日尚宽，不必过急。告云：当此冬令，本不能在帕米尔办理勘地之事。格云：然能早些将底子商定，亦觉从容。告云：务请将中国愿照喀城界约商办之好意，告知贵国国家。格云：喀使来电已言之矣，不必再达。我亦不能定此事可否。候国家定议如何再说。

《许文肅公遺稿》第7卷第24—26页

新外部谓俄意在按地势分水处为界，喀约一直往南，语太宽混，恐难作据。据理驳辩，则言亦得喀使电告，俟国家酌定再复。该使也认约而觊离约，狡极。先闻添员事，容商叔使。澄、艳。

光绪十八年十月初一军机处收出使许大臣电

光绪十八年十月初一日许使照会俄外部帕界拟凭喀约商办文：

本大臣于昨日曾向贵衙门东方总办商办帕米尔分界之事，兹再将总署之意照会贵大臣，请烦查照。贵国驻北京公使曾向总署商办帕米尔分界之事，拟从乌孜别里山口先往东再往南为分界底子，与光绪十年喀城界约所称两国交界至乌孜别里山口为止，从此一直向南之地属中国，向西南之地属俄国等语不符，是以中国不能允许。我总署所拟，将此界约为底子，然后将中间余地商量勘分，自然易于办理矣。在中国不难按历来书史以验各帕地实属中国，所以欲凭喀城界约商办者，因系两国商订之条约，并可见中国格外相让以敦和好之谊也。须至照会者。

《许文肅公遺稿》第4卷第13—14页

新俄外部已电喀，转复如前说，并言仍顺喀约前分山岭接分。告以中国因分地而失地，万勿允理。彼言照喀约实无地势可划清两国界，且听喀使信。澄、阳。

光绪十八年十月军机处收出使许大臣电

新阳电悉，顷柏百福来谈帕事，切实辩驳，毫未放松。希由外部力论一直往南界限有何难划？界外地可商量，若离喀约，万无可商，切勿松劲。苏满退兵，人言纷至，皆不知有喀约在。若不照喀约，本处断难办理。青。

光绪十八年十月初九日军机处发出使许大臣电

关于帕米尔划界问题照会俄外部

帕米尔分界一事，曾经本大臣于本月十三日同贵大臣面谈。至于中国不能答应喀使所拟办法之故，则不特已与贵大臣及格总办明白言之，且已于本月初一日照会贵大臣，详细告知矣。兹再与贵大臣论之，凡议两国分界之事，欲使彼此无意见不同之处，则莫若引条约办理为最妥，今贵国所拟之法，只云按照地势，然自乌孜别里起，两国之界，须先向东方再向南，则中国不特不能得中俄应公分之益，且失喀城界约所载已属中国界之地，想贵大臣必能谅及中国实在不能答应之故矣。若照喀约为分界底子，亦尚可兼按贵国所拟之法商办，其法

可于乌孜别里起，往南属中国、往西南属俄国两地中间之地，寻出有山水之处，按地势议分，不难得一公平合理之界，（斯）以中国国家必拟按照喀城界约以分自乌孜别里起之地也。如贵大臣以为可行，则请照复，以便转达中国，俾两国于天气好后，可以到该地之时，先行派定大员，由两国会同前往该处查寻合理之地，以为分界之用。昨日承贵部云云，如俄国所拟之法，中国以为不行，请中国另拟一法，详细照会前来，是以备文照会，请烦查照。

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即俄历1892年11月23日

《许竹贤先生出使函稿》第8卷第1—2页

光绪十八年十月许使致总理衙门总办函

逖启者，月之二日奉布使字四十一号函，计邀鉴察。帕米尔分界一事，迭次与俄外部磋商，并备照会驳其所拟无理。并言若照喀约所称，两界之间亦可由两国派员相度彼地山水以定勘分，索其答复。旋奉衙门来电，即赴彼部，告以郎库里及以南地方留有俄兵，该处系属中国界内，应即飭退。据格毕尼斯答称，俄兵在郎库里不过十数名，但为接应穆尔格阿布河卡兵来（往）递信及牧放马匹所需，并无他意。诘以俄兵不应在华界留扎，则言当以尊意转告兵部。然喀约语意实在（不）明白，恐兵部未必见允。复与询催照会所商勘界之议。格言中国主意俄国亦不能允，派员会勘亦属无益。辩难再四，则言分界本出中国之意，现电复喀使暂且停议，两国相好，不分亦好等语。词狡而决，殊为愤懑。以后惟当坚执喀约，不稍松劲，以与相持。问答节略附呈。

附十月二十二日问答节略

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赴俄外部晤总办格毕尼斯。告云：奉总署电，闻有俄兵在郎库里及南边一带，囑请谕令退出。答云：我知俄兵共百数十名，扎穆尔格阿布河，分十数名在郎库里湖，未知所云即此否？告云：大概即此。当两国议分界之时，该处应属中国，故请飭退兵。答云：只因夏天俄兵经过之路业已阻住，现在穆尔格阿布河之卡兵要借（此）递信或资马匹牧放之用，却无别意。贵大臣所云当告知兵部，我不能作主也。告云：请告知贵国国家，中国亦无别意，因此地在乌孜别里往南之东，应属中国界，故请退兵。答云：虽可告知兵部，但我知兵部必复云，穆尔格阿布河之卡兵必借郎库里兵为往来接应。中国必知帕米尔之地势天气若何，若但云乌孜别里往南靠东地皆属中国，俄兵不能前往，俄国势难听从。俄兵之在郎库里非与中国为难，退出恐不能也。告云：中俄和好无间，该处地既属中国，俄国不应派兵在该处。答云：要知该地属中国与否，尚无确凭。告云：照喀城界约，该地实属中国。答云：我已说过，喀约不甚明白，不能作为凭据，要以山水之势而论。告云：我中国却以为甚明白。答云：我们不如此。告云：今先说郎库里退兵之事，请告知兵部。尚有分界之事，日前与基大臣谈及，复有照会送来，已阅过否？答云：阅过。似与我们前此所谈者同。其中有拟派员勘地一层，我想彼此大段未曾说合，派员前往亦是无用。告云：中国意见照喀约办理，亦不离贵国按地势之意。答云：中国能说出山水之名确可作界，则尚可议论，今只云到彼往寻，则可不必。因就地图上看，只有萨雷阔勒之山南北直行，可以分界。其余皆是横行并无合式之地。告云：中国之意，总要俄国答应按喀约办理。至于地势，则派员前往自可寻觅。答云：我们不能答应按喀约办理。告云：我在此与贵总办商过三宗要事：一江左旗屯之案，一巴尔鲁克山俄民迁徙之案，一即帕米尔之案，大概于俄有益者，贵国即以条约为

凭，无益者即不以为凭，未免有欠公道。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26—28页

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许使与格毕尼斯问答节略

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赴俄外部晤总办格毕尼斯。告云：总署看俄兵扎郎库里事甚重，又有电来嘱本大臣再来奉告。查从前中国因和好之谊，允派往帕米尔之兵撤回，后俄兵旋即到彼。七月二十九日基大臣告本大臣云，伊鄂诺弗带往帕米尔之兵，已启行回费尔干省矣。本大臣曾电告总署。后总署接新疆电报，尚有俄兵在郎库里一带，本大臣来问时，贵总办答称只留一卡于穆尔格阿布河。今查又有留在郎库里之兵，是前后之言不能如一，近于见诳。郎库里在乌仔别里东边，实属中国无疑。俄兵留在该处，实与中国面子有关，务请即令退兵。答云：从前之事可不必说。若说现时之话，贵大臣日昨已来说过，我们已将所说转行该处提督官查办矣。当俟复信到时再说。至于过去之事，我们再说一句，如无中国并阿富汗之兵到帕米尔，伊鄂诺弗之兵必不出也。告云：现中阿二国兵已退回，俄国亦应退兵。答云：当俟该处提督回信，不能十分急急。我不解何以不待回信，连日来说！告云：因中国看郎库里留兵事甚重，总署又有电来。我奉中国训条理来说。答云：我并无不愿之处，不过此事应俟回复来时方有话说。贵大臣奉训条来问事体如何，或剖明贵国之意，或传贵国之话，均无不可。我亦当以友谊明白奉告。惟事在两处相议，总不能妥当。此事前由中国向驻华喀使商办，喀使即奉谕在北京商量，似此事应始终在北京办为妥。告云：今日来商之事，却与分界无涉，乃请撤兵之事。答云：贵大臣本可来说，即分界之事亦无可来说，不过我们主意，所有界事当在北京由喀使一手经理。告云：昨得总署来信，复有一事来问。因夏间俄兵到阿克塔什地方将华兵拘禁数天，并毁中国设在该处之卡伦。中国设卡在中国界内，俄国兵弁不应越界生事，应请查明究办。答云：此事不知悉。但该处地方一定属谁的却尚不知道，似可无庸查问。告云：阿克塔什近于萨雷阔勒，实属中国。业已备文，请为查办，即可送阅。答云：我记得似俄兵曾到过阿克塔什一带。但此地不能算已属中国，亦难保后来俄兵不再到该处。盖我们以该处即分界之处，当未分界时可以前往。告云：中国以喀约为据，该地东边之地应属中国，无可改移。答云：我们以萨雷阔勒山为分界之处，亦无可改移。告云：可惜贵国所认定者，无两国商定之凭据。答云：岂不说过，喀约不明白，难作凭据。可说者已说过，我亦不再说。告云：喀约十分明白，应以为据。我亦说过，亦不再说。但撤郎库里兵一节，一有回信，请即通知。答云：有信即当通知，但尚须时日，请问郎库里地方有中国民居否？告云：现在似乎无有。答云：恐夏间亦是无有，所有者不过游牧而已。俄国亦有游牧在该处。告云：如贵总办日昨所云，留兵本为通信等事，只须来往，何必留扎在郎库里！答云：或尚有数名在该处，我实不知。但分界之事，如我在北京必告中国，凡事须按理一想。喀约定在八十四年，当时无人知该处地势。且阿富汗则将罗善、什克南占去，中国则设卡在苏满塔什，当时皆不讲约章。今俄国最后到帕米尔，中国即以条约为词，何也？如两国不先往，俄国亦不往矣。告云：俄国固是后往帕米尔，然别国既已退兵，俄国亦应退兵。答云：阿富汗非受英人驱使，必不敢占罗善等处，俄兵亦不往该处。只因大家皆往，俄知之则不得不往，亦不得不扎兵了。告云：俄与阿如何争论系在西边，如不到东边中国界上，中国却不说话。答云：阿富汗亦云，俄只管在东边与中国争地，不来西边最好。岂不一样。总之，此事应在北京细商，我们这里不过闲谈而已。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29—31页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许使与格毕尼斯问答节略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赴俄外部晤东方总办格毕尼斯。告云：因得总署电，催问请退郎库里兵一事，兵部已否查询明白，飭令退兵。答云：兵部复称，郎库里驻兵无多，专为通穆尔格阿布河卡至费尔干省之信，无碍分界之事。告云：中国按约以此地应属中国，所请退兵，贵国能否答应？答云：兵部以该处为未分定之地，并无居民。无碍分界之事。冬令又无别路可以通信，虽未得该省总督复信，恐不能撤兵。告云：本大臣职应联络两国交情，不瞒贵总办说，如俄国不允中国请退郎库里之兵，恐是激动中国政府意见，于两国交情大有妨碍，应请贵处切实设法为是。答云：我亦愿两国和好无间，当尽心设法。但此事主意出自兵部，此时我亦无法。告云：该处边界俄兵官尚有向喀什噶尔道要本属中国之哈萨克人众，又闻有添兵前进之说。故总署很看重此事，嘱本大臣与贵处切实商量。兵部只办兵部之事，此事实关系两国交情，还是请贵部与贵国家商明，以固邦交方好。答云：边界官要人并添兵前进两节，我未有所闻。第此事看法不过中国把喀城界约看得太结实，以为郎库里地属中国。我们则因喀约未指出实在地名，以郎库里尚是未定属谁之地，可以驻兵。只此看法不合，亦何致有失和好！告云：此次电谕属本大臣与贵部商论者，亦因天气不日就暖，恐边界官兵不知贵国家睦邻美意，任意举动，故不如预先告知贵国。中国于此事已到不能再让地步，贵国当设法不致生出别事方好。不然，因此荒地致乖交谊，似甚不值。答云：我们极愿彼此永远和好，俄兵亦断不至喀什噶尔一带实属中国无可疑义之地。即贵大臣今日来说之地，亦因未分清楚，故我们以为可以驻兵。倘能将界分好，则各守疆界，自然都无此等争论矣。告云：分界一层，亦当由俄国想法，使中国可以答应。盖中国愿以喀城界约为底子，亦是到不能再让地步。答云：喀城界约实在难凭。当时两国勘分之员意见不合，且限于天气，添此空空两句。其实当时大家皆不明白该处地势。如阿富汗英人等之在罗善、什克南等处割据不清者，即此之故。既要分界，只好照山水之势，方是正办。告云：界约既有一直往南之说，自应遵守。如按贵国所拟。是自乌仔别里起立即往东，毫无一点往南。中国何能答应！答云：我想毫无别法，倒请中国另想一法为底子。告云：此分界之事，亦非今日可以说完。现在郎库里退兵一节，贵部既欲中国知俄国有意和睦，若将此节办好，即可作为实据。答云：恐兵部看重通信，未必见允。告云：既云通信而设，以后雪化路通，此兵即可撤矣。答云：只能将郎库里设兵之故奉告，何时撤兵，非我之权，以后不敢轻说。告云：照此电复，恐中国国家不能允许。答云：即请详细电知，并请言明俄国决不到喀什噶尔一带实属中国之地。此节系遵兵部及本衙门大臣之谕，命我诚心奉告。告云：中国却无虑及俄兵到喀什噶尔等处，所嘱本大臣频来催问者，实因郎库里驻有俄兵，按约必应理论。尚请贵总办与基大臣切实筹商，俾中国不到不得已之处，至为切托。答云：当详细告之。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39—41页

今年正月，俄使以本国电来告，尚持前说，臣等严责其违约失信，朝廷万无允理，天时渐暖，两国皆可进兵，新疆将士蓄忿已深，若议久无成，难免不生事故。俄使允以臣等所言，再电告本国。

《总署奏俄欲夺我塔哈尔满等处拟择要增戍以伐狡谋片》《清季外交史料》

第87卷第4页 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奉硃批依议

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二月初四日许使致总署电

夏外部言：俄本拟以萨雷阔勒山为界，今愿以此山之西请中国指实何地应画入华界，俄可和商。若无地可指，浑执喀约，俄国只好自办。腊杪已电喀使，如总署愿商，可复喀等语，属再达，并出图相示。萨山者，李道稟称色勒库里外一带山梁是也。查喀约，乌仔以南地势，须以收回郎库里保扼阿克塔什为急务。但天暖俄兵继出，恐占阿克。十一月函陈，乞预筹。澄。艳。（正月二十九日）

复叩夏外部，据称俄不允照喀约，总署亦不允俄拟界，可另想有理能作分界之实地再与俄商。允再电喀使询我喀约外有何主意云。盖意近调停而语尚坚韧。澄、支。（二月初四日）

《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第7页

光绪十九年三月初一初二日驻法参赞庆常与俄外部大臣夏尔斯问答节略。

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驻法参赞官庆常奉派前往奥国萨雷斯堡尔城与俄外部大臣夏尔斯会晤。仅将三月初一初二两日晤谈要语摘陈如左：夏云：去年本大臣在义国养病，许大臣曾以总理衙门囑令贵代理助办俄事，欲遣至敝处晤谈，想为帕米尔之事。无如彼时病重，未能约会。月前病愈，适贵代理复奉许大臣之谕约相见。本大臣因彼此共事多年，相信佩服，是以奏请我国主允准会晤，并奉谕推诚晤谈，详细具奏。庆云：许大臣与总理衙门所以遣派本参赞会晤者，一因贵大臣办事公平，于历年中俄交涉重大之事，尤能和衷共济，言归于好；一因本参赞随从历任出使贵国大臣办事有年，彼此相信，无所拘泥；一因帕米尔一事，中国决有定见，凡条约应有之利权，碍难减损。今贵大臣回俄在途，恐中国意见或未明悉，特来相告。夏云：我国主准我会晤之意，亦欲将俄国意见表明，以免误会。今此事有何办法，贵代理如有所见不妨言之。庆云：本参赞并无议事之权，然泛论此事，以守条约、重邦交、舍小利、顾大局为第一要义。两国和好二百余年，边界相连二万余里，和则两国同受其益，战则彼此同受其害。想贵大臣早有同心，必不肯因此荒山不毛之地，至伤两国之好。夏云：贵代理所言，诚为有理。但帕米尔一事，原因他国播弄而起，非俄欲生事端。俄属浩罕等处与帕毗连，若他国毫无举动，则至今帕境可相安无事。乃近年某国在帕生出事端，我国主前与本大臣及兵部大臣会议边防之计，披图详考，深知帕地荒瘠，无利可取。但其地势为印度、浩罕往来捷径，今某国吞并克什米尔、乞托拉尔，乾竺特诸部，又怂恿邻国占据帕地，逼近俄境。若不与争，将受其害。是帕事重在他国，不重在中国，亦与新疆险要全不关涉。特此表明，俾总署得悉底蕴。庆云：俄国与他国相争，与中国无涉。吾华但欲固守帕米尔应归华属地界，不侵邻境，亦不容他国侵我之地。此最光明磊落。至贵国筹备战守以遏强邻，测帕米尔西境尚有便道，历经贵国将弁康穆才甫斯基、伊鄂诺弗查探明悉，尽可自行布置，不必阑入华属帕米尔界内，则中俄自然相安。夏云：中国前将乾竺特全部之地拱手与人，现在某国在彼驻兵，据为已有，以致帕地受逼。何以坎巨提让之如此容易，帕米尔在中国实为无用之地，反如此郑重！庆云：中国于乾竺特仅与英国会同立王，作为两属，并未将该部割让。贵大臣所言，恐系传闻之误。至帕米尔地方，诚为荒瘠之区。但中国既有管辖之权，又有成约，则无论肥瘠，不能舍弃，并非与俄为难。夏云：乾竺特之入他国版图，人所共知，无庸申论。但帕米尔向归浩罕，（浩罕）既已归俄，帕地自应与之俱归。庆云：帕米尔归浩罕管属说未之前闻。而其属华则确有证据：一则从前官兵，迭入帕境，平定巨寇，勒石纪功，至今犹存；

一则帕地向有中国（兵）卡，见于贵国公族；一则帕地之民，向受华官约束，应中国差徭；一则贵国游历将弁，皆谓之东境归华管辖，未有定界。此皆中国实在证据，况有公约尤为坚固。嘎云：历期纪功碑碣，西域处处有之，不过古迹，并非界牌。从前帕地并无中国兵卡，自收复新疆以后，始用帕界回民添设边卡，而亦未入帕之腹地。前年某国嫁祸于中国，捏造帕米尔界图，怂恿新疆官兵深入帕境，占据苏满地方，致被阿富汗兵驱逐。殊失国体。厥后阿人复为俄兵击退，足泄中国之忿。此事可笑之至。然中国亦太失计矣。至帕米尔属浩罕一节，俄国亦有证据。从前浩罕亦常派兵入帕，但未定有界址。庆云：曾忆崇官保在俄定约之时，声明贵国边界至玛里他巴尔山而止。乃二、三年之后，竟由玛里他巴尔山拓至乌仔别里，亦属可观，然亦未提帕米尔一字。假如帕地果属浩罕，当时岂有不知之理。此系闲谈，并非争辩，想贵大臣当亦谓然。嘎云：可惜当时分界大臣未将乌仔别里以南之界划分清楚，至有今日之纠葛。庆云：喀约虽未指定地名，而两界之方向确有可凭。愚以为俄界既往西南，华界一直往南，则两界分线之间尚有余地可作瓯脱，则彼此之界不分自分。嘎云：喀约所载方向极为浑含，一经考察，处处扞格。故我国议者皆怪定界大臣舍帕米尔天然界限而拟一空空洞洞之虚线，大为俄国受亏之事。庆云：吾华亦有全帕应属中国、喀约有所吃亏之说，正与贵国之争全境者情形相同。故喀约已属限制，不能再有减损。想贵国大臣公平为怀，必不为浮议所摇。嘎云：贵代理此行是为两国和睦起见，我亦愿和平商议。今日贵代理初到此地，姑请稍息。明日再谈何如？庆云：公事不敢言劳，但恐贵大臣病愈之后，久谈不相宜耳。（以上初一日晤谈）。嘎云：本大臣虽在外养病，而我国主于国家大事不时寄谕顾问。帕事曲体阁下与吾子驻法参赞尼格老迭次切嘱之意。前月闻中国新疆添兵，恐两国边吏激成事端。爰询中国有何办法。嗣因总署所指界址太偏西境，彼此看法相隔尚远。假如阿克苏河以东之地作为界限，似尚可商。未知贵代理见解如何？庆云：此乃两国界务大事，不敢臆对。惟泛论此事总应以喀约为范围。欲寻界限之分画，当在喀约直线之西，不当在东。如再加限制，难以合拢。嘎云：自乌仔别里直线往南，至萨雷库里湖为界一节，几割帕境强半，难以允从。庆云：此系贵国书笈所载，喀约所订，众证确凿之事，中国并未多争。据本参赞看来，此最公平之办法。倘贵国再欲减损，则中国亦将争取全境，不受喀约之限制。务请贵大臣劝俄主勉从总署之议，就此了结，省却许多是非。嘎云：我向来办事最能体量。即如崇官保来俄索还伊犁之时，我之疆吏及在京大臣多谓伊犁系膏腴要害之地，万不可还。本大臣以地属中国，力劝前国主让还中国。帕地情形不同，故难决断。庆云：伊犁一案，正是贵大臣办事公平之据。今帕事条约具在，无难决断。此在贵大臣之斡旋耳。嘎云：本大臣一人不能作主，第商兵部，请我国主定夺。帕米尔一事，中国若不听他国言语，则事尚不至此。庆云：中国办事自有权衡，断不听人闲话。但愿贵国事事与中国和衷商榷，永无嫌隙，则他国无从游说矣。嘎云：我愿中国新疆坚固，不令他族逼处边界，侵入华境。庆云：中国正欲正赖边防，为自固之计。贵国主前有诫飭边吏勿生事端之说，应请再飭费尔干省带兵将弁勿贪功生事。至贵国前遣驻帕之小队若能撤回，更为妥当。嘎云：小队兵数无多，皆在穆尔格阿布河，距华界尚远，我国不能撤回。但中国之兵不出边外，我亦不添新兵而已。庆云：帕米尔东境，中国每年夏间有出队巡使出哨之举，现在帕境解冻在迩，出哨与否尚不可知。即使出哨，亦必不出帕之东境所辖界限。应嘱贵国带队官倘见华兵在东境往来，切勿惊动，不可入吾所辖界内。嘎云：此事须商诸兵部，请示国主，此时难以说定。庆云：两国驻兵之事，宜早为筹画，以免临时误会，别生枝节。嘎云：我当留意。惟分界一事，彼此意见若不相合，

可以从缓商议，似无妨碍。庆云：无论迟早，总不能出喀约之范围。嘎云：许大臣有商议之权否？中国愿在京商议或愿在俄商议，究竟何处为便？庆云：许大臣既为驻扎之钦使，凡两国交涉之事皆可商议。许大臣久经出使，练达公事，必能与贵部接洽，相与有成。嘎云：究竟何处商议为宜，尚须斟酌。庆云：中国无成见，只要贵国和衷商榷，不损中国利权，则在京在俄，同是一样。但须切嘱喀使以贵大臣之心为心，自无扞格。嘎云：我旬日内可抵俄国，暂驻萨斯克以待我国主还都。现将彼此谈论情形先行报明，俟月内我国主还都，再为详细面奏。庆云：现有三句要言请奏明俄主：一、中俄交好办事，中国断不听他国之言；二、帕米尔界务总以喀约所订为根据，不能出其范围；三、帕米尔归中国管辖之地，俄兵不可阑入。此为目前扼要之端，务请贵大臣设法维持，免生衅端。嘎云：本大臣必尽力维持，以顾大局。至我所论俄国意见，亦请代达总署，以免误会。庆云：当详细禀明许大臣转达。（以上初二日晤谈）

《许文肅公遺稿》第8卷第4—8页

光绪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庆常与俄外部大臣嘎尔斯问答节略

光绪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参赞庆常赴察尔斯克城与外部大臣嘎尔斯会晤。嘎云：本大臣病后体弱，蒙国主优待准见头等公使，故未得与许大臣面谈。今贵代理，以驻法参赞暂调来俄，与常驻之员不同，是以照旧接待。庆常云：许大臣因贵大臣病弱不能久谈，而又须人传译，诸多不便，故一切公事均与付外部商议，未与贵大臣面谈。嘎云：贵代理今春在奥国与本大臣所谈情形，均已奏明俄主酌量施行。即如帕米尔归中国管辖之地，俄国不可阑入一节，查中国管辖之权，俄国虽尚未认，而俄主已饬带兵将弁毋许侵占。足证相让之意。又如帕米尔界务应以喀约为据一节，我国主本愿照办，无如喀约洋文，但有华界向南，并无一直往南之语。且既经声明两国界限至乌仔别里而止，则乌仔以下并无著落。是以总署所拟界址，碍难照准。此次贵代理奉派来俄，想必另有办法。庆常云：总署所拟界限，已属格外相让，不能另有办法。在贵国主及贵大臣顾全大局，必能虚心体量。惟恐边界官吏不知大体，得步进步，故意延宕，实属有伤睦谊。是以奉调催商。试问帕米尔向有归中国管辖之地，又有喀约作据，岂能弃而不争！又岂能因俄国迁延遽尔松动，势必相持不下。嫌疑愈深，和商愈阻。此事中因国体有关，不能听其拖延。为贵国计，与其因小利而搆衅仇，不若早为就商，以全情谊。此中得失，非贵国主及贵大臣不能不体察也。嘎云：我国主愿与中国格外亲厚，出于至诚。前年洪大臣任满辞行之时，俄主留谈数刻，所论两国交涉诸要政，皆能见诸实事。至帕米尔一事，俄所注意者在英而不在华，故通印度之路俄必得之，始能甘休。总署所拟办法，于此道途有碍，似欲为英屏障，故难允许。并非与中国为难，亦非有损于中国。庆常云：洪大臣辞行之时，俄主曾有不贪中国土地之语，并有相让相信之说，均经奏明有案。现在帕米尔一事，正贵国主开心见诚之会，如能妥速了结，不伤中国固有之权，则贵国言行相符，足昭明信。于将来交涉之事大有益处。倘希图小利，迁延不商，于交涉全局均有妨碍，孰得孰失，不言可喻。嘎云：我国主不贪中国土地之说，并非虚词。查从前伊犁一案，俄国退还中国，已足表明衷曲。今帕地非中国疆域可比，而帕之东境荒寒不毛，无关险要，何必如此坚持？庆常云：中国非不知帕地荒瘠无利可图，特因向有管辖之权，又有条约明文，故亦在所必争。嘎云：帕之东境为通印度最便之路，而于中国毫无用处。若论中国边防之事，有萨雷阔勒大山天然界限足以自守。若出山麓之西，反无妥靠之界。庆常云：萨雷

阔勒为界之说，早经总署驳回，似可不必再提。为今之计，舍总署所拟界限无良策。嘎云：我国兵部查界尚未竣事，恐一时尚难开议。庆常云：贵国于帕地情形早已查明，烂熟胸中。而贵国武员所查较英人为尤详。此等事岂能瞒人。总之，贵国查考数年之久，早有成算在胸，如肯诚心和商，则数日之内，不难得其要领。若不肯和商而搪塞支吾，殊与贵国主与洪大臣所言大相违背，以后两国碍难办事。惟请贵大臣力排群议，作速和商，实于大局有裨。嘎云：本大臣非不愿成此好事，但此时正值官场放假下乡，俄主移驻丹国，兵部亦已外出，一切奏商甚为不便。庆常云：此事贵国主及兵部大臣早已洞悉无遗，如须奏商，数日可得回音。务望设法斡旋，妥速办理。嘎出地图云：本大臣与贵代理彼此交孚，深愿相助。但乌仔别里南至萨雷库里一议，万难允许。请贵代理将中国最著重最注意之地指点明白，或可想法通融。庆常云：总署原拟界限最为公允，仍请照准为盼。若欲另指地方，本参赞未奉训条，不敢臆度。应请贵大臣将贵国实在办法说明，可以转达总署。嘎云：有何办法，本大臣一人不能作主，须商兵部奏明俄主请示遵行。现拟一面具奏，一面催商兵部会议办法，大约三五日。先令东方股总办与贵代理晤谈一切，以便预备。庆常云：此事果能妥速商定，实贵大臣之鼎力。不特本参赞感佩，即总署王大臣许大臣亦钦佩之至。嘎云：本大臣初欲与中国先为商定，然后再与英国开谈。诎在外国养病，外部意与英人先行开议，转置中国于缓图，亦于我意不合。庆常云：应将今日所谈情形禀明许大臣转电总署。嘎云：本大臣亦将今日所谈情形详细奏明，请示办理。

《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第14—17页

光绪十九年八月许景澄致总理衙门总办函

逖启者。七月二十九日奉布使字五十六号函，计邀察入。帕事经庆常上月与嘎尔斯订晤后，旋与总办格毕尼斯晤论两次。格毕仍辩喀约但言中国界向南并无一直字样。又谓中国喀什噶尔界至萨雷阔勒大山为止，现所议分者为帕米尔地，应有分别。经庆常以约文方向有定，帕地应归中属之处，即是喀境等语，据理折之。月之初九、十七日，迭晤嘎尔斯，据言已奉俄主复谕，愿与中国和商。但界事周折，非面奏不能核定，须俟两三月后旋都开议。并允于中国所拟地界以东，萨雷阔勒以西，酌拟界限等语，惟办法未肯先言，业经先后电陈在案。查萨山以西，二月间俄外部已经松口。但自衙门指拟实地后，彼谓我仍持初议，置不接商，并不肯说办法，以致无从凑拍。此次以主命致述，词气自较切实。至须俟俄主归后启商，彼意持之甚坚，一时难于催速。兹将庆常问答节略转呈，统希察览。

《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第17页

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庆常与俄外部大臣嘎尔斯问答节略

又八月十七日复与俄外部大臣嘎尔斯会晤。

庆常云：前接贵大臣来函，约于今日会晤，想已有切实办法。嘎云：本大臣与兵部大臣会议两次，稍得要领，应俟俄主还都面奏定夺。昨晚复奉俄主丹国来谕，谓贵代理奉派来俄，重申喀约，并争乌仔别里至萨雷库里湖之直线。查喀约文义极浑，并无一直字样。总署所拟界限太觉偏西，碍难照准。曾经俄使声明，因念洪大臣辞行之时，俄主有彼此相让益加和好之说，不愿食言，是以允许通融办理。命本大臣会同兵部大臣拟一酌中办法，订于还都以后披图核定，即可录送开议。此事必能和商了结，请转报国家勿为疑虑等语。特此转告，

以便电达。庆常云：贵大臣所筹办法可告知一二否？嘎云：无国主之命，不敢自专，须俟还都核定，方敢明言。庆常云：大致规模，不妨稍示崖略。嘎云：大约萨雷阔勒山以西、总署所拟直线以东，就其中间之地酌拟定界限。庆常云：贵国所拟办法应以总署原议为根，若相差太远，中国亦难允许。务请留意。嘎云：俄主既有批谕允许通融，总有可商之处。

《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第19—20页

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许使致译署（即总署）电

嘎交庆常送阅地图，拟画华界自乌仔别里向南数俄里，顺东南山梁折东，沿郎库里湖北岸，又东南顺山坳转至派格士别山梁止。其南仍画萨山为界。是仅让郎帕地小半。如何答复？候速示。庆常告嘎，俄拟界与中国所拟相差太远，请其转启俄主，再筹公平办法备酌。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5卷第7页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许使致总理衙门总办函。附庆常与俄外部大臣嘎尔斯问答节略

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九年十一月）

逕启者。十月十九日奉布使字六十号函，计邀鉴入。帕事虽已开议，但仅让郎库里小半之地，口气太紧，苦难凑拍。嘎尔斯意主和商，而每以与兵部议论不合，不能专断为言。近日庆常与晤，颇谓我所拟帕界毫不退让，碍于俄国事体。又疑我之争界，适固印度边圉，全受英人怂恿。经庆常据理辩导，特将月之初九问答转录奉览。至俄外部送阅之图，系兵部自印密本，旋即索还。其图开方甚宽，地名较多，因飭赶摹底本，译配汉文奉呈备查，并请作为密件（因未告彼摹出）。图内红线即其所拟之界也。第查其线但画至阿克塔什卡地而止，因亦询彼，其南何以不画？嘎言：南即小帕米尔地，现须与英国商量。庆常以小帕应归中国答之。除要节随时电陈外，并以附陈。

附录参赞庆常与俄外部大臣嘎尔斯问答节略

庆常云：上次晤时，贵大臣允许奏请俄主飭下兵部另拟办法，想已拟妥。嘎云：本国国主以俄国业已退让，而中国不但不稍迁就，反令俄国再为退让，似乎不情。是以尚未另拟办法，不知中国有何信息？庆常云：许大臣前接总署复电，谓贵国所拟办法与中国原拟相差太远，万难允许。请贵国另拟公平办法，业已面告贵大臣。此外别无信息，专候贵国信息。嘎云：两国商议公事，必须彼此退让方能凑合。若一国退让，一国不退让，碍难办事。本国始请以萨雷阔勒为界，中国驳之甚决。今本国退让地方，而中国驳之仍决。至中国所拟办法，不但贵代理与本大臣历次会晤丝毫不让，即总署亦全无和商之意，竟似勒令俄国遵办，俄亦大国，岂肯听人号令。庆常云：中国难于退让者，一则原议系照喀约往南之语酌拟界线，已属自为限制；一则原拟界限系老实办法，最为持平，并非虚价。使中国稍作虚价，原不难先索帕米尔西境，以为退让地步。今就喀约所指方向酌拟界线，正是核实办理。嘎云：喀约声明两国交界至乌仔别里而止，其往南字样，浑而不明，不足为据。而本国格外通融，允自乌仔别里往南转东，割让郎库里大半地方，中国驳斥不理，必令俄国就中国之范围。譬如购物而发官价，勒令卖主售之，有是理乎！本大臣与各国办事四五十年，似此情形，实所仅见。庆常云：中国业已格外退让，即如谨守喀约所定方向，未争西境。撤帕米尔兵卡以待和商。凡此数端，皆中国迁就之实据。至贵国所拟办法，仅以郎库里一半地方归还中国，较中国原议不及十分之二。如此办理，是俄不愿和商，非中国不让也。贵大臣素具公平之心，万弗为

贪功者所惑。嘎云：凡事有一定情理，即如帕米尔本不隶中国版图，不关中国险要，又荒瘠苦寒，无利可图，而中国如此郑重坚持，恐受他国主使，有心与俄为难。庆常云：中国因有喀约，故在所必争。此事明如观火，不待他国主使。假如中国听他国之言，则必力争全境而后已。岂能如此和平相让？嘎云：贵代理与本大臣迭次晤谈，全无相让之意。准诸喀使所报情形，知中国为英国主使无疑，本大臣实为中国惜之。庆常云：中国办事断无听他国主使之理。凡在小国所不为者，中国岂肯为之。贵大臣弗为浮言所动，致误大局。嘎云：中国不体量俄国相让之意，强与争辩，并与中国全不相干之小帕米尔，亦欲争之。可见中国之意不为新疆边防起见，而为印度边防起见。似此情形，碍难和商。庆常云：中国争论帕事，实因守约起见，断非受人怂恿。为今之计，但请贵大臣另拟办法，与中国意思相差无多，即由许大臣电请总署酌核。嘎云：中国执一成不变之说，丝毫不让，勒令俄国就范，一似俄国惟中国之命是听者，向来无此办法。现在英俄商议帕事，英国虽争小帕，而小帕以北地方听俄处置，英不与闻。即小帕地界，英亦酌量割让，是英国受商而中国转不受商。与其同中国作无谓之周旋，不若与英国商定一切，以符兵部初议。庆常云：此事大局攸关，不可偏听兵部之言，致伤和好。仍望贵大臣设法斡旋，另拟办法，中国亦必悉心酌核。嘎云：本大臣当再遣东方股总办赴兵部试商办法，俟得复音，再约期会晤。

《许文肃公遗稿》第卷8第24—26页

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五日总署致许使小帕米尔界务希与俄磋商电

顷、喀使来告，难允中国拟改之意。喀语多闪烁，仍应在俄和商。彼如由萨湖之南出布才拱巴什山口，尽可通印，何以听英阻截，必欲由东面取道？似可以此诘难。郎库里全归中国，尚非彼必争。如允其在阿克塔什平地分界，是否无碍中国通小帕之路？总欲不失郎库里、阿克塔什二处，可以南通小帕。此外稍有出入，尚可通融。否则必滋众议，难邀俞允。希飭庆常与外部磋磨。二月十五日。

《清季外交史料》第89卷第4—5页

光绪二十年二月参赞庆常与俄外部三次问答录要

嘎云：上月十六日贵代理面交节略，仍请就去腊总署拟界商办，并声明帕米尔东界之郎库里、阿克塔什全境及阿(克)苏河一带地方为中国最注重之地等说。本大臣当即奏明俄主交兵部议奏。嗣据兵部奏称，帕米尔东境阿克苏以东一带地方，为俄国扼御英人进兵必争之地，万难酌让。因贵代理屡催酌让，本大臣复面奏二次，而兵部始终坚执，本大臣甚为难。特将此情据实相告。庆常云：俄主既有通融之说，何以偏听兵部，仍无办法，殊难为情。况中国业已酌让，而贵国一无松让，似非和商之道。嘎云：去冬开议，本国允割郎库里大半地方，在兵部已为极力通融。嗣经本大臣迭请酌让，皆未允许。良由帕地为英俄必争之路，重在守战，故兵部主政非寻常交涉可比。此中情形，各国皆知，非本大臣推诿，尚望见谅。庆常云：帕之东境，本为中国所属地方，贵国重在守战，中国亦重边防，万难相让。嘎云：帕之东境实在葱岭之外，非中国险要，此各国之公论，非俄国之私见。即使中国得地，亦毫无用处。何必争此石田，致碍和好。庆常云：中国必争此土者，一因本系旧属，一因前有喀约，固不论其有无用处。试问俄国无用之地甚多，岂能因其无益而弃之乎！嘎云：现在两国各执己议，相持不下，本大臣亦无从调停。庆常云：尚请贵大臣再奏俄主，设法商办为

盼。(以上二月初二日) 嘎云: 本大臣昨奉俄主批谕, 览贵代理初五日节略所论彼此相让妥速和商之意, 俄主亦有同心, 允为通融办理。惟所论中国尤为注重之帕米尔东境以内郎库里、阿克塔什全境及阿克苏河一带平地, 太觉宽混, 应请中国将此注重之地指明界至, 以便酌商。特命本大臣转告, 即请发电请示。庆常云: 应照贵大臣所言之意, 禀明许大臣电达总署。惟贵国主既请指明郎库里、阿克塔什等处界至, 似已认为中属。嘎云: 允认中属一节, 俄主未曾明言, 本大臣不敢臆度。应俟中国出指界至地名, 再为酌核。(以上二月十三日) 庆常云: 前日贵国请将中国尤为注重之帕米尔东境以内阿克塔什、郎库里及阿克苏河平地一带地方界至地名指点明白, 业由许大臣请示总署。兹接复电, 录送节略如左。查中国尤为注重之帕米尔东境以内阿克塔什、郎库里全境及阿克苏河平地一带地方, 应顺乌孜别里迤南山梁, 接郎库里以西山梁, 至留库兹塞转西, 至阿克苏河。自此沿河东岸至伊什提克河汇处, 改沿乌勒干朱列奇克中间山梁, 往南至小帕山北止。此皆中国边界最重之地, 中国固有之权, 断难舍弃, 兹特预为声明。至总署拟改之界, 仍请酌量照办; 或另有公平办法, 亦可彼此酌核。务请奏明贵国主, 就中国之意妥速商办, 以昭约信而固邦交云。嘎云: 本大臣阅此节略, 具见中国和好之意, 俄主见之亦必欣悦。应即进呈请示办法。惟兵部以帕东境为已有, 牢不可破, 或竟请中国就俄红线分界, 亦未可知。庆常云: 兵部但为用兵起见, 不顾约信。而贵大臣职掌邦交, 首重约信, 务请设法进言, 请俄主顾念睦谊, 慨允照办, 大局幸甚。嘎云: 本大臣于帕事煞费苦心, 屡为兵部阻挠, 今拟力疾谒见俄主, 代达中国之意。俟得确复即当转告。庆常云: 如贵大臣能玉成此事, 可以杜衅端、全和好, 功莫大焉。(以上二月十五日)

《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第30—31页

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日总署奏详陈帕米尔界务现办情形折

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等奏, 为详陈帕米尔界务现办情形事。窃新疆西南边外帕米尔地方, 现与俄人分界, 臣等业将帕米尔形势及择要增戍各节, 于上年正月二十九日具折奏陈。是年正二月间, 迭准出使大臣许景澄来电: 俄国外部本拟以萨雷阔勒山为界, 今愿于此山之西请中国指出应划入华界地名, 可允和商。俄使喀希尼亦言: 萨山以西中国最为注意之处, 可以指明商量。臣等以我之要地在郎库里、阿克塔什等处, 初议划分必须扼定要隘, 稍事展拓, 方不至自窘退步。因备节略一纸, 面交俄使。略言: 自乌孜别里山口南行稍西, 以阿克拜塔耳山口为界; 再南至卑来乌提山口, 由卑来乌提南行至帕沙脱山口为界; 再南至昔木甫喀过阿克苏河顺喀喇苏河至尼赤什山口为界; 由此山口再东南至喀马乌推克之西, 往南至萨雷库里之东为界。经该使臣转达外部后, 久未答复。嗣许景澄以俄外部大臣嘎尔斯在外部多年, 颇能顾全中俄睦谊, 时适患病在假, 派令驻法参赞庆常前往订晤。语以保和好、守喀约、止派兵三端。嘎尔斯为转启俄主。嘎尔斯销假后, 许景澄复奏调庆常赴俄, 屡向催办。至八月间始据嘎尔斯复称, 俄主谓中国所拟地界难允, 拟就中国所拟之界萨湖以东、萨山以西别筹调停之法。惟俄主前往丹国, 须十月望后回至俄都, 届时必可妥商等语。迨十月二十五日接许景澄来电, 嘎尔斯送回地图, 拟划华界: 自乌孜别里向南数俄里顺东南山梁折东, 沿郎库湖北岸又东南顺山坳转至派格士别山梁, 其南仍划萨山为界。臣等以嘎尔斯拟分之界, 将郎库里、阿克塔什大半占去, 万不能允。电令许景澄转复俄外部另筹公平办法。十一月间, 接许景澄复电, 俄外部不肯再让, 并言英国允酌让小帕米尔地归俄。如

与英议定南界，明春添兵在东南两面划守，俄国即为定局，应请中国早酌。经庆常力争，中国决不能认。嘎尔斯言，阿克塔什设卡地段，俟分界时或可通融，余无可商。同时英国使臣欧格讷至臣衙门会晤，亦言英俄在伦敦商议帕事：俄自乌孜别里东南由阿克苏河至阿克塔什南抵小帕山岭北麓为界，大致可定。余与俄外部告许景澄之言略同。臣等以如此划分，则萨山以西我之余地无多。即分电薛福成、许景澄与英俄外部执约力辩。嗣准薛福成电复，英俄划分帕界已将小帕米尔划归英线。商之英廷，可将小帕划与中国，俄不能阻。中国如得小帕，只须与俄商定西界，事较易了。应否与议，请旨定夺。臣等即遵旨电令妥商。许景澄叠次来电，传述俄外部之意，谓南界自萨湖及阿克塔什以南英俄已有成议，中俄关涉乃是东界。必须中国指出酌让地名，方可再商。臣等虑相持过久，英俄合谋，商办更形棘手，不得不稍与通融，以期畅导。遂电许景澄，拟将原议阿克拜塔尔山口及卑来乌提、帕沙脱，昔木甫克过喀喇苏河至尼赤塔什等处之在乌孜往南直线以西者，酌议改拟顺阿克拜塔尔河经沙展过阿克苏河，由库那克拜之西至喀马乌推克，再由沙里塔什西面南通伊什提克河，至小帕米尔山北为止。东属中、西属俄。令与俄外部次第磋磨，以期就范。乃本年正月许景澄来电，嘎尔斯谓中国改拟地界与前议相差无多，仍难允许。拟另筹两益办法，尚未就绪，嘎尔斯忽患病，未能办公，暂须停议。至英人许让小帕之议，经薛福成商之英廷。据云，前告俄国，尚无回音。俄国虽不能阻，总须得复，方可互立约据。而中俄之界未定，俄亦未必答英。一时亦难商定。此筹办帕米尔界务尚未能定议之情形也。臣等以嘎尔斯现虽患病暂停商议，而因应之策，不可不先事图维。复电商许景澄，如果前议难持应如何划分？以期就范。旋准许景澄电复：若顺乌孜迤南山梁、接郎库以西山梁、至留库兹塞、马克拉扎中间山梁，转西至阿克苏河，自此沿河至伊什提克河汇处，改沿乌勒干奇告克中间小岭，南至小帕山北为止，似已扼要。惟阿克平地一带俄亦注争，界议棘手在此等语。臣等正在酌核间，二月十三日英国使臣欧格讷至臣衙门面言：闻俄备兵三千，如果务议久不成，四月间即恐生事。请早为筹备等语。十四日复接许景澄来电，嘎尔斯告庆常云，俄主意肯通融，惟请中国将实在注重指明界址地名，以便酌商。应否就前此豫拟地界与之磋磨之处，嘱臣等核复。臣等伏思，英使备兵之说，似非无因。盖俄人阳示迁就，阴图侵占，实亦不可不虑。且此事自开议至今两年有余，防边之兵已多劳费，若不量予通融，致开兵衅，以争此荒远不毛之地，诚恐鞭长莫及，诸多棘手，转难结束。现已电令许景澄就前拟地界再与酌商，总期无损边防，自以速了为妙。相应请旨飭下该大臣，酌度地势与俄外部设法辩论，妥筹议结。如有端绪，即行电至臣衙门请旨办理。谨奏。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日

《清季外交史料》第89卷第5—8页

沙皇制度的代表们，在帕米尔东部跟中国勘分界线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同样的分歧。这一点，土尔其斯坦总督1893年1月30日的公函，可以证明。“我们之所以不能同意把边界线划在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地方，是因为阿克拜塔尔河和阿克苏河流过上述山岭的山麓，紧靠着这两条河的流域沿线，有一条不仅是通往帕米尔去的最方便的道路，而且是唯一的道路。没有这条道，和这一地区的交通联系也就没有了。……俄国不仅对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领土有充分的权利，而且对这些山脉以东，直到喀什噶尔盆地里的定居村落为止的整个地域，都具有充分的权利。因为这些地方，从很遥远的时候起，就处在浩罕汗国的不容争辩的占有之中。只是因为具有维护许多世纪就和中国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促使我们主动

地放弃了如此广阔的领土，并同意和睦地协商瓜分帕米尔”。阿·弗列夫斯基强调说，再作进一步的让步看来是不可能的了。不仅因为这种让步本质上侵犯了俄国的利益，而且由于中国政府方面缺少同样的关切态度，中国政府认为可能容忍英国人对整个坎巨提汗国所进行的即使不是官方的、也是事实上的占领。这种观点大体上存在于沙皇制度的军界。

就有关帕米尔问题编成的一组札记中的一篇报告里，揭示了沙皇制度把那么大的一片领土让给中国政府的真实原因。报告中说：在同北京政府连续进行了两年多时间的毫无结果的多次谈判中完全弄明白了，不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坚持作到沿萨雷阔勒岭跟中国划定帕米尔边区的界线。出现这种不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众所周知的1884年勘界议定书的内容造成的。该议定书是由麦丁斯少将签署的。一八八四年议定书，使中国对帕米尔具有了某些权利。

“由于用语含糊，说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往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

出现那样一种不确切的用语的原因，部分地是因为沙皇的外交代表们对帕米尔问题注意得太少了，忽视了这个边区，特别是它的东部地区的意义。

就在这同一篇报告中指出了：“外交部在其简短的答复和说明中所遵循的思想是，帕米尔问题虽然本身很重要，但对亚洲来说，并不具有占优势的重要性。各帕贫瘠和人烟稀少，使他们在经济方面失去了一切重要意义。我们的军事权威们，一致认为，这个边区不适宜动用什么大部队。因而，这个边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鏖战地区”。这种见解就足以说明沙皇制度为什么把那么失的一片领土让给了中国。这片极大的领土，从前是属于浩罕汗国的。它对我国政府来说，具有军事交通干线的价值。

但是，这种对帕米尔边区的价值的看法，不可能长时期被认为是正确的。这种观点，在费尔干纳处于安全状态时，还能证明它有些正确之处。随着阿卜杜尔曼汗的军事警备队在帕米尔西部地区和清朝的军事驻防部队在帕米尔东部地区的不断增加，随后英印当局又在这些地区加强了阴谋活动，沙皇统治集团在帕米尔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就大大地有了改变了。

伊斯坦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14—315页

3、沙俄强迫清朝政府接受维持现状的建议和清朝政府保留中国在帕米尔地区领土主权的声明

光绪二十年三月许使致总理衙门总办函

迳启者，月之初四日奉布使字六十五号函，计邀鉴察。帕事经嘎尔斯筹议，两国各不进兵，以作调停。当于初八日电达。旋据外部钞送所致喀使电稿，查与嘎面告情节相符，另增以后可在京商办之语。不审喀使来告措词何如？嗣奉衙门真电，即令庆常告以现商帕界成约具在，中国万难再让，仍望酌照和商。其止兵一节，中国亦愿照办。但彼此尚宜加订切实，俾臻妥协。拟请弟备文复告中国已经饬知边营，于界议未定之前，勿令前进。伊即同词照复，藉作信据。迨弟函去后，迟至五日方接彼复。旋据嘎告庆常，兵部以函内辞气过实，有碍军事，又为所持；旋在俄主前力赞，始邀允办云云。兹将问答节略及往来函件录呈奉览。窃惟此次庆常调俄商办界务，与嘎尔斯面晤数十次，议论至数月之久，断断与辩，几于舌敝唇焦。无如事机不顺，棘手多端。全帕形势，惟阿克苏河以东一线之道，通贯南北，地较宽坦，利于军行，我不可弃，彼亦必争。以论地势，既苦相危。又俄之武员无不以拓地据险，耸

听邀功。英议既定，其气益盛。虽嘎尔斯意主和商，而一人之持平不能胜众咻之格沮。迹其屡称兵部掣肘情形，似尚不关推托。至议既龃龉，不能不仍事相持。然非彼此互约止兵，边事终虞牵掣。似嘎之调停，尚可见其顾全和好之心。现俄外部既以国命饬知边兵不进，备文知照。有此文件所订，较为切实。此则均赖庆常与嘎接洽，善于剖导，借资委曲调护之助。除界议再行相机徐商外，特将现在办理情形据实详陈，藉备堂宪查核。又因此案奉有谕旨，谨为具折上陈。

《许文肅公遺稿》第89卷第32页

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一日许使致总署电

昨据嘎复：俄主以兵部坚称地势紧要，碍难允让；惟两国意见难合，目前料难议结。本部特筹调停，奏准俄主。如华兵不出，即飭边将仍扎原处不进，徐俟界议定局，以免生衅。并电喀使转告云云。彼欲太奢，于我无可再让，似舍相持，无他策云。（三月十一日）

《清季外交史料》第89卷第19—20页

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二日总署致许使电

此次嘎复调停之说，较前稍和。我亦未便催迫。彼以兵部难允为词，我当告以中国众议，定约必须遵守。现商之界已格外通融，断难再让。两不进兵，议由彼发。须与切实订定，杜其将来改变。界事仍随时相机与商。本署一面电知新疆照旧严防边境，勿令越界启衅（三月二十日）。

《清季外交史料》第89卷第12—13页

光绪二十年三月出使大臣许景澄与俄交涉帕米尔界务情况

……窃臣于本年二月二十一日承准总理衙门电开：奉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现办帕米尔界务情形一折，著许景澄按照该衙门节次电商办法，与俄外部相机办理。自郎库里至阿克塔什一带，为边防扼要之地，务当切实辩论，俾就范围妥筹拟结，一俟议有端绪，即电知该衙门奏明请旨遵行，钦此，等因。伏查此案先于光绪十八年九月间接总理衙门来电，俄使喀希尼奉外部命，议分帕界，出示地图，欲自乌仔别里转东而南，违背喀约一直往南之说，令臣与俄外部辩论。臣即前赴外部诘问，一面奏请增缮边备，以杜敌谋。旋据外部总办格毕尼斯称，俄国拟按地势就分水山岭为界，喀约语太宽混，恐难作据，显露违约占地之意。经臣据理驳斥，屡催照约议分，该外部旋复中国所议办法，俄国亦不能允，界议因此龃龉。其时俄国入帕兵队，虽经撤归，尚在穆尔格布河等处留设兵卡度冬。至十二月间，新疆报称，俄谋增兵，欲占色勒库尔及塔哈尔满，各地边事颇为吃紧，经总理衙门电臣严辞诘论，上年二月间始据该总办面告，请中国在色勒库尔山岭之西指出实地，俄国可以酌商，词气稍松。三月初，臣以洋报传闻，俄将调兵赴帕，因向署外部大臣基斯敬晓譬利害，遂与约明两国今岁各不进兵，以待和商，经臣先后电达总理衙门在案。此上年四月以前之商办情形也。

自去年以来，喀城边境，渐臻安静，而议界一节，该外部以总理衙门所指地界自乌仔别里西偏至萨雷库里，仍如初议，延不接商。时值俄外部大臣嘎尔斯自义国假旋，养痾乡居，臣以驻法参赞官庆常前在俄都与嘎尔斯熟识，三月间，曾经商令该员前赴奥国订晤，探论帕事，因奏请转调庆常来俄催商，该员于七月杪到差，经与嘎尔斯辩论再四，始允会商兵部，

候十月俄主回都时开议，嗣据交阅地图，拟让郎库里北半之地，臣以离约太远，当即驳复。到十二月间，俄英所商帕界颇有成说，臣因电商总理衙门，为扼要与争之计，按照约文往南地势顺阿克拜塔河至小帕米尔山岭略显通融，俄外部仍不肯允，并据嘎尔斯称，实因兵部所争在通印度之路，此路正在阿克苏河以东，地势相厄，为难殊甚。本年钦奉谕旨后，臣复晓以郎库里、阿克塔什一带尤为中国注重之地，万不能让，杜其覬觐。经嘎尔斯转达俄主，据复，仍为兵部坚持，且有俟开冻后，派兵据守之议。臣以成约具在，不能过涉迁就，仍饬庆常力执原议，不为所动。三月间嘎尔斯始以界议一时难结，另筹调停，订明两国各不进兵，徐候此事定议，以保和好。旋接总理衙门电复，再令切实订定，复由庆常与嘎尔斯商明互送照会为据。是月十八日，臣接俄外部文称，本国国家已饬俄官仍扎原处，于帕界未经定议以前，不准前进，等因，当即电达总理衙门查照。窃惟中外交涉之案，商议不合，势必出于相持，惟当边境两军近逼，事机辄虞牵掣。今互约止兵，议由彼发，冀于顾全事体之中，稍收消弭衅争之益。除将俄外部来文译送总理衙门备案，并以后情形另行续报外，谨就臣与俄外部商办界务现在情形，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硃批奏折》

光绪二十年三月关于互不进兵维持现状的换文

照会俄外部中国业饬该管官于帕界未定以前暂不前进文（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即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四月初六日）

前准贵大臣三月初七日来文，当即转达中国。现接总理衙门复电，除应声明各节昨已另送节略备查外，所有彼此不进兵一事，中国国家业已饬令该管官员仍扎原处，于两国帕米尔界议未定之前，暂不前进。此系彼此商订办法，亦请贵国一体照行。此复。

附俄外部照会驻俄使署，两国各饬该管官仍驻原处，以免误会而杜弊端文（光绪二十年三月初七日即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大臣现将寄发驻京公使喀希尼电信原稿，开录于后：今因中俄两国商办帕米尔界务，彼此意见不同，目前实难议结。是以本国国家拟请彼此按照现在局面情形，各饬该管官员仍驻原处，不准前进，以免误会而杜弊端，最为妥善之策。况两国国家皆愿保全和局，敦重睦谊。现在局面暂不变动，徐候商议定局，并无妨碍。如有争论或须续商，即在北京议办等因。以上电文除已电告喀使外，应请转达中国为要。

照会俄外部两国各须遵守喀约，以后仍望照中国所拟之界办理文（光绪二十年三月十八日即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查贵大臣本月初七日来文，所拟两不进兵，徐候界议定局一节，具见顾全和好，中国可允照办。惟来文语意似有未尽详明之处，应请贵大臣再加切实之语，以臻妥协。至按照喀约中国应得一切利权，不能因不进兵稍有减损。且两国既有喀约，必须遵守。中国众议昭然，断难漠视。至所商之界，中国已格外相让，无以复加。以后商议仍望按照中国所拟之界办理，方能有成。特此声明，以免误会。

附俄外部照会驻俄使署业饬俄官于界议未定以前不准前进文（光绪二十年三月十八日即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前准贵大臣本月十三日来文，均已阅悉。现在声明，本国国家业已饬令俄国官员仍扎原处，于中俄两国商议帕界未经定议以前，不准前进。彼此一律办理。一面电饬喀大臣知照总

理衙门以昭信守。特此照会。

《许文肃公遗》第4卷第17—18页

中俄有关帕米尔问题的四个换文

公元1894年4月12日——4月23日

光 緒 二 十 年

俄历1894年3月31日——4月11日

一、俄国外交部长致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的照会 1894年3月31日/4月12日

我请你转达贵国政府，我们给我国驻北京公使卡锡尼伯爵的电报如下：

“由于俄国和中国间关于帕米尔问题的意见分歧并很难立刻达成一个谅解，帝国政府认为，为维持过去已形成的和目前存在的状况乃是目前避免误会或可能纠纷的最好办法。双方保持各自的位置并将命令主管机关不得超越上述位置。目前事实上所形成的状况在未得到最终解决之前似可继续维持，并且据我们看来，这种情况，由于两国政府的和平态度和维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不会产生任何妨碍。

如果发生分歧或举行新的谈判，谈判将在北京举行”。

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GIERS (签字)

二、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的复照 1894年4月5/17日

大清帝国政府承认俄罗斯帝国政府在1894年3月31日俄罗斯帝国政府的文件中所体现的友好精神并接受它所提出的建议，即在中国和俄国间的帕米尔问题未得到最终解决以前，双方分别给予两国主管机关命令以便使其保持并不超越各自的位置。

然而大清帝国认为应作如下的保留：

1、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所原有的权利。它认为应保持此项以1884年议定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

2、采取上述措施也并不表明终止目前的谈判，并希望由于中国现在对俄国所作的重大让步，圣彼得堡内阁定将接受中国的上述建议。

三、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致俄国外交部长的照会 1894年4月6/18日

作为答复阁下1894年3月31日的照会并在我国4月5日的复照中所作的保留下，我荣幸地通知阁下，帝国政府在它的方面已经命令中国主管机关不得超越目前它们所占据的位置，直到中国和俄国关于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

此项措施是经共同协议而作出，并以相互原则为条件的。

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SHU (签字)

四、俄国外交部长致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的复照 1894年4月11/23日

我荣幸地接到你本月6/18日给我的照会。作为对该文件的答复，我荣幸地通知你，帝国政府在它的方面，以相互的名义已经命令俄国主管机关不得超越它们目前所占据的位置，直到俄国和中国间对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

卡锡尼伯爵受权将以上所述通知中国政府。

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GIERS (签字)

《中俄边界条约集》 商务 1973年

六、沙俄勾结英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和清朝政府的抗议

编者按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沙俄出动军队占领了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大片领土后，便勾结英帝国主义进一步瓜分我国帕米尔地区，阴谋把军事占领线和瓜分线连结起来，完成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扩张计划，和英国争霸亚洲；英国为了阻止沙俄越过兴都库什山，维护它在印度的殖民利益，1891年12月，出兵占领坎巨提，第二年8月，向俄国提出建议，主张从萨雷库里湖起，向东划一条直线到萨雷阔勒山脊止，直线以南归英国“保护”，直线以北归俄国“保护”。俄英勾结瓜分我国帕米尔地区的罪恶勾当，从此开始。

1895年8月，俄英相互换文，达成了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协议。接着，组织勘界委员会，具体标界，瓜分帕米尔地区。同年9月9日，在萨雷阔勒山脊埋下了最后一个界桩。从此，中国帕米尔地区，除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和郎库里帕米尔的一部分以外，其余全被俄、英帝国主义像窃贼一样偷偷摸摸地瓜分了。

清朝政府密切注视俄英勾结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活动，并对这种无视中国领土主权、背着中国政府、瓜分中国领土的罪恶行径，反复提出强烈抗议，并最后指示驻俄公使许景澄说：“后日必重申前说”，明确表明了对俄英勾结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严正立场。

1、沙俄勾结英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

已经形成的局面使俄国统治集团感到惊慌。俄国人不希望发生公开的军事冲突，他们情愿和陆地瓜分帕米尔。由于杨诺夫进行了不止一次的远征，临近帕米尔各国的居民对俄国抱有的那种强烈好感已经显露出来了。帕米尔各民族反对他们的奴役者的民族解放斗争更加剧烈了。这不能不令英印当局的代表们感到不安，他们迫不得已地把在这个广阔边区瓜分势力范围的问题提前了。

英国政府在俄国军队再次进驻帕米尔之后，就通过自己的大使莫里埃于1892年12月12二（24）日给俄国外交部送交了一份特别照会。英国大使代表自己的政府在照会中写道，他荣幸地向俄国政府提出一项质询，俄国政府到什么时候才认为开始讨论帕米尔问题和委任一个勘分帕米尔界线的混合委员会是必需的。他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就联合委员会一事达成协议，印度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概会派出它自己的委员会来的……”。同时莫里埃还着重指出，早在1876年2月25日，戈尔恰科夫公爵就根据双方的利益，坚持必需最终明确规定一个中立地带，必需保留充分的行动自由。现在，就应该根据戈尔恰科夫的指示，遵从

有关互利的愿望，避免相互间的一切直接接触。“……当我们推进到了离彼此很近的距离时，当我们的活动范围仅仅被帕米尔的广阔土地隔开的时候，我们现在未必能够忘掉它们（相互利益——原作者注）。把这些广阔的地方的界线划分一下，是为了能排除我们的前辈们想象到的那些如此严重的危险，为了能划定一些界线，有了界线就能除掉一切未来争执的风险”。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09——310页

俄国军事部队一留驻帕米尔，帕米尔问题遂进入了它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措施比起定期对各地区进行侦察和巡逻的办法来，无疑是比较彻底和有效能一些。

提倡在中国和阿富汗之间瓜分帕米尔的主要发起者的英国，自然是不能在那里用自己的力量同俄国抗衡。而且，不列颠当局也不敢在这个地区挺身而出，公开反对宣称对帕米尔有连续继承权的彼得堡。自从俄国支队在那里驻上了以后，就只能借助谈判，来最终解决问题了。

就象特别会议预先规定好的那样，沙皇的外交部门，给自己驻北京和伦敦的代表，下达了着手进行具体谈判的指示。首先顺利结束的，是俄国驻北京公使与当地政府进行的会谈。1894年4月，中俄互换照会，两国通过换文，保证不破坏在帕米尔已形成的状况，并严格保持诸强国在那里占领的阵地的完整。俄罗斯帝国的政界人士，注意到已达成的这个俄中关于帕米尔问题的协议，陆军大臣为此同外交大臣互换了特别信件。

就在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同时，（该谈判后来以签订上述协议而告终），俄国也力求做到同较危险和有经验的敌手——不列颠帝国妥当地解决问题。俄国支队在帕米尔站住脚了，和1883年比较，这时候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了：现在已经是英国政府对帕米尔问题表现出高涨的兴致了，它不以“缺乏应有的了解”作托词来支应了，现在已经轮到沙皇制度这方面来保持某种程度的“冷淡”了。

不列颠政府的力争，得到了俄国同意，派出一个英俄混合委员会，去进行“帕米尔的勘界”。然而在这样的委员会出发之前，伦敦企图把自己关于委员会活动方针的看法强加给彼得堡。1893年2月15/27日，英国大使P.莫里埃向俄国外交部递送了一份照会，阐述了不列颠的观点。指出“以那个原则为基础，才可能使两个政府之间存在的、关于阿姆河上游的国家的争执得到解决”。

照会里有修改1872——1873年协议的企图。不列颠的政治家们，力图不惜任何代价，要把对西帕米尔诸伯克国的权利保留给阿富汗（也就是使它们接受自己的控制）。他们很乐意地为这个协议的缺点“承担罪责”。因为，据他们说。早在缔结这项协议的时候俄国政府“就公开承认过，没有办法了解真象”（也就是说，关于审议地区，没有足够的资料。如果我们还能记起来的话，当时考夫曼提供的材料就被公认为是不充分和不确切的）。

就拿1872——1873年协议所造成的“局面错乱的那种情形”作为例子来说吧，照会中指出，许多地区（什克南、瓦罕、巴达克山）被阿姆河（喷赤河）截断了。莫里埃指出，布哈拉也违背了1872——1873年协议，因为它在1877年占领了达尔瓦兹的左岸部分。莫里埃同时表示希望正在拟议中的英俄协议，要尽可能少地妨害已形成的局面。

换句话说，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个重新修订1872——1873年协议的问题。认为可以把阿姆河左岸的达尔瓦兹南部保留给布哈拉，以换取把位于河右岸的什克南、罗善和北瓦罕交给

阿卜杜拉赫曼汗管辖。这样的交换，无论就领土的大小来说，或是就领土的战略意义来说，对俄国都是明显不利的。问题是太重要和太复杂了，单单让沙皇的外交部门去解决它是不行的。为了讨论英国提出的建议，又再次召集了特别会议。会议具有了头等重大的意义。

为期十年的争论临近解决了。确定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最终疆界的工作，也接近完成了。需要对下一步政策中的措施，作最正确的选择了。因此，不仅邀请了前几次“帕米尔会议”的成员来参加1893年8月8日那天举行的会议，而且还邀请了另外一些与“帕米尔事件”有关的人来参加：俄国驻伦敦大使斯塔阿利，多次去过帕米尔的参谋本部的普佳塔上校，土耳其斯坦军区参谋长、后任费尔干省驻军司令的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杨诺夫上校和俄国驻布哈拉政治代办列萨尔。

讨论完英国的建议之后，与会者得出的结论是：“鉴于有这样一条颇大的河流，作为如此明显的边界线，造成了许多方便”，有必要力求做到完全彻底遵守1872——1873年的协定。会议确认，帕米尔区，特别是“一年四季都适合于生活”的西帕米尔区，对俄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使在那里建立起来的俄国的势力范围，得到公认。英国应该“坚持劝说”阿卜杜拉赫曼汗埃米尔，“不得阻挠原什克南和罗善的汗王返回他们自己的领地去”。这就有可能保证帕米尔领土的最重要的那部分，属于沙皇政府。也有可能“免掉对边区进行一次实际的全部占领所要花费的大量开支”。参与讨论问题的人们宣称，把布哈拉汗国占领的达尔瓦兹南边的左岸部分给阿富汗是适当的。这样的转让是作为把西帕米尔诸伯克国交给俄国的一种补偿，也是为了要全面遵守1872——1873年协议。

会议的主要结论，成为外交部1893年8月18日交给P，莫里埃的那份照会的基础。照会还附有一份内容丰富的简单备忘录。备忘录包含的内容有：关于帕米尔地区和关于1872——1873年协议的地理和历史资料。俄国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坚定立场，最终迫使不列颠帝国承认自己在引起争论的问题上失败了。经过长期的谈判之后，英国同意了给他们提出的那些论据。

英国处于十分难堪的情况之中了。它在为期十年的时间里，积极地设计，做到了由阿富汗出面在帕米尔进行积极活动，答应全力支持。可是到头来，英国突然面临着需要对阿富汗统治集团，从相反的方向施加新的压力了。为了削减因自己的政治败北而产生的影响，不列颠当局出动了自己外交上最优秀的人马。派到喀布尔去的是英印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秘书亨利·蒂麦尔·久兰德。1893年10月，久兰德的外交使团到达了喀布尔。除了帕米尔问题以外，还委托该使团设法使埃米尔承认不列颠帝国割据所谓独立种族的地带。正如英国官方史料研究家艾奇逊委婉地表达的那样，交给久兰德的任务是“向埃米尔说明，必须撤出俄国要求的什克南和罗善的东部地区，以及达成一项关于印度——阿富汗边界的友好协议”。外交部首脑吉尔斯在1893年10月24日致总参谋部领导人奥勃鲁乔夫的一封信里，在确定外交部的立场时声称：英国提出的，从卓尔库里湖起到中国领土为止的分界线初步草案，是可以接受的。基尔斯认为，可以把瓦罕盆地的东部保留在阿富汗手里。这样一来，在印度和俄国之间，就建立了一个阿富汗土地的缓冲地带（《瓦罕语言》报）。阿卜杜拉赫曼汗埃米尔应把自己的军队撤出罗善、什克南和瓦罕，以换取外喷赤达尔瓦兹。关于这一点，已通知了同意所提草案的英国政府。

在喀布尔进行谈判的时候，久兰德在其纲要的第一部分——帕米尔部分——一方

面，比较容易的取得了成功。对阿卜杜拉赫曼汗埃米尔来说，这个遥远的荒芜山区，引不起他特别的兴趣。更何况还能得到象左岸达尔瓦兹那样的补偿呢？1893年11月12日，埃米尔和久兰德之间签署了一项记载已达成的协商结果的协议。随后又紧接着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外交公文往来。终于在1894年2月27日（3月11日）彻底地解决了冲突。英国外交大臣金别尔勒和俄国驻伦敦的大使换文，确认了边界线的走向和混合勘界委员会的任务，以及把帕米尔边界和兴都库什之间的领土移交给埃米尔。现在余下的就只有技术方面的事务了。遵照1895年6月7日沙皇颁布的旨令，由费尔干省驻军司令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将军率领勘界委员会的俄国组。同年7月，俄国代表们会见了以驻彼得堡的不列颠武官久兰德上校（在委员会活动期间，他暂时得到了将军衔）为首的英国代表们。在七、八两个月的期间内，完成了在帕米尔的工作。

还得讲几句“历史惯用语”。1895年8月27日，举行了最后一次委员会会议，埋上了最后一根界桩。于是久兰德扬扬得意地宣称：“这儿是帕米尔问题的终点”。根据接替已故吉尔斯担任外交大臣的A·B·洛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报告，1896年元月，沙皇批准了这条新国界。帕米尔问题解决了，帕米尔问题从议程上取消了。俄罗斯帝国完成了中亚的归并。俄罗斯帝国的边界线也就最终形成了。

但是，不久查明，帕米尔问题只是在国际方面得到了解决。在消除了外国对帕米尔领土的要求之后，沙皇政府就着手搞帕米尔的内部建设了。居住着吉尔吉斯游牧人的东部地区，被分为两个乡——帕米尔乡和奥罗绍尔乡。这两个乡划入费尔干省管辖。关于西帕米尔则把罗善、什克南和北瓦罕交给了布哈拉埃米尔。这样做的理由被说成是，这些地方遥远而又贫穷，需要支出大量的管理费用。（沙皇的官吏们，是最少关心被占领土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而最主要的理由，则是需要对布哈拉汗国的首脑进行“补偿”。因为他遭到了损失，丧失了外甥赤达尔瓦兹。塔什干和彼得堡的政治活动家，都是这么说的。

然而处在布哈拉封建主及其一整套中世纪剥削制度统治下以后，帕米尔的塔吉克人，为转归俄国管辖奋起坚决斗争。这场斗争的特性是顽强、紧张。塔吉克历史学家勃·伊·伊斯坎达罗夫对这场斗争的某些方面，有过很清楚的披露。

最后的结局是，沙皇政府由于害怕自己的政策会严重地在东方邻国中（说的是边境上的领土）威信扫地，不得不在二十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就在西帕米尔实际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只把布哈拉伯克摆在那里作为一个形式上的存在。伯克的作用化为一种空洞的代表职位而已。

哈尔芬：《帕米尔问题》第399—405页

索尔斯贝里勋爵向俄国驻伦敦大使发表了一项声明，说英国将把兴都库什看作是自己东印度属地的疆界；俄国代表就利用这项声明，着手同英国进行有关确定帕米尔的边界和俄英在中亚的这部分地方扩大势力范围的外交谈判。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哈拉和帕米尔》第318页

现在我们回过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在外交方面的情况。1893年10月24日吉尔斯把一封便函转给奥布鲁乔夫。便函中指出，和中国发生的争执，是由于麦丁斯基的勘界议定书（即《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引起的。最初跟郎库里湖衔接在一起的是中国哨所。俄国哨所则是从

1892年起，才跟郎库里衔接了起来。由于这个缘故，曾经口头通知过驻彼得堡的中国公使说：“我们认为郎库里地区包括在尚未划界的区域之中。因此，是一个有争议的地区”。在给弗列夫斯基的信里，则要他只限于“往郎库里派游动侦查班，不要搞经常性的占领”，以免造成困难。但是，中国政府根据1884年议定书，要求把连接乌孜别里和卓尔库里湖一线以东的全部领土给予自己。这样一来，中国人要占去的是郎库里湖和帕米尔最好的那些部分。

我们这方面也宣称希望把边界往右移到萨雷阔勒岭。接着吉尔斯说出了有关帕米尔的意见。他认为帕米尔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贫寒地区，在那里不可能调动大部队。因此，我们在这里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跟毗邻国家建立起友好关系”。出于这样想法，当然很容易为了保持“友好关系”而去设计出一个把那些不值一文的土地，最广泛地让给邻居的方案来。果真如此，吉尔斯同意英国的要求，把我们的南部边界从维多利亚湖（或卓尔库里湖）划到阿克塔什山。也就是说，把布才拱巴什这个来自中国、费尔干纳、布哈拉和印度的几条道路的枢纽，交给了他们。而且，与此同时，为了不让卓尔库里以东，在我们的边界和兴都库什之间的地带落入英国人手中，吉尔斯建议把它交给阿富汗人。在帕米尔西部边界沿线，他同意把达尔瓦兹河对岸的一些伯克国交给阿富汗人，以换取还给布哈拉的罗善和什克南。但对陆军大臣提出的，把喷赤河右岸的一块狭窄地带让给英国的建议，提出了异议。因为英国本身对这样一个地带并不特别重视。由于沿岸居民的需要，应该以喷赤河的河床作为边界，不偏向任何一侧。这一点，正是三月三日在陆军大臣那里召开的特别会议密许了的。吉尔斯要求得到较为确切的说法。并且允许只能对岛屿或河的支流展开辩论。

奥勃鲁乔夫在他十月二十八日发出的回信中，提了几条很小的意见。并建议列入下述的一个条件：“英印和俄国的军事力量必须按相同的地域分布条件，驻扎在兴都库什山的两边。根据这样的设想，两个大国应该互相作出保证：俄国不把自己的军队推进到木尔加布线以远的地方去；英国则不到吉尔吉特、雅辛、马斯土札和奇特拉尔以远的地方去。他们必须不在中间地带进行任何军事考察。并且，甚至对某个抱着科学研究目的的个人，在卫队伴随下进行的旅行，也得互相预先通知”。

但是，光凭肉眼看一看地图，马上就能发现这里条件并不是平等的：1、英国的边界线，距离兴都库什山比我们的近两倍。2、俄国人立足在寒冷的荒漠里，而英国人则置身于南方河谷的居民点上，在印度河的各支流上。3、我们的阿姆河各支流及其河谷，跟我的前线平行着伸展开去。也就是说，没有能够使前线跟后方的基地连接起来。可是印度河的各支流，则是垂直地伸向英国的前线。这些支流的河谷，把前线跟基地接通了。

这样的建议是一个大让步。可以预料到，英国政府将会高兴地接受建议的。结果也正是这样。……吉尔斯在十一月十八日致斯塔阿里的电报中写道，根据一八七二——一八七三年条约，把阿姆河作为阿富汗的边界，从卓尔库里湖出来的阿姆河河源起。就是现在，我们也维护这一条约规定。可是，阿富汗人占领了罗善和克什南，越过了喷赤河。并且开始袭击我们的吉尔吉斯人，甚至是在阿莱山的南坡上进行袭击。英国政府承认俄国提出的要阿富汗人退出罗善和克什南的对岸部分的要求是公正的。但是它对边界从卓尔库里湖往东继续延伸到中国的版图一事，提出争议。希望无论如何要占领布才拱巴什。这地方是通往帕米尔的各条道路的汇合点。英国政府还建议，从卓尔库里湖起，划一条直线作为边界线，不是按地形划线，可以说是在空中拉一条直线。

由于不列颠女王陛下御前总理大臣罗兹贝里勋爵不肯让步，我们准备接受从维多利亚湖

(卓尔库里湖)往东的线作为边界。这条线,可能跟大不列颠提出的边界线切近。这条线的走向,毕竟得沿着山岭稍许往南一些,而不是在空中拉直线。同时,1、英国不得把自己的部队派到这个地区去,也就是不能派到兴都库什山以北去,不得在那里修筑工事。2、整个这一地区并入瓦罕并交给阿富汗人。阿富汗人也不得在这里留驻军事哨所。

吉尔斯在同一天给同一位大使写了一封秘密信,信中也把奥勃鲁乔夫提出的地域均等的建议通知了他。(我们处在11,746呎的高度上,高及云霄,而且是在离兴都库什山很远的地方,英国人则在1,890—7,780呎的高度上,在南方的谷地里……)

罗兹贝里怎么也没有料到有这样的让步。尽管他在1894年1月23日,致斯塔阿里的信中表示了他对此事深感高兴,并且赶紧同意了全部条件。但是,他不放过要取得一些新的优惠条款的讨价还价的机会。他要求在吉尔吉特上再增加进坎巨提。因为“吉尔吉特”本身就包括有两个独立的小领地——棍杂和那曼尔(合在一起,就是坎巨提)。这两个独立的小领地,从某个时期起,就是不列颠占领了的。它们是隶属于克什米尔的领地,牢固地被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因此之故,大不列颠不可能从这些地方撤走。况且,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完完全全是在兴都库什山的南面和慕士塔格山的西边。除此之外,罗兹贝里还要求得到两项让步:1、有权派遣带卫队的军官到自己的那一部分地区去进行观察。2、有权往这里派军队去整顿秩序,行事时得通知另一国政府。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需要,因为这一带地方完全无人居住,这里是没有谁会来破坏秩序的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11—413页

1893年春天,在帕米尔问题会议的草案中,叙述了两大国之间测定边界的基本原则。英国统治集团对这些原则没有提出重大的异议,因为他们获得了双方政府的赞同。例如一八九四年元月(新历)二十二日,罗兹贝里勋爵在致俄国驻伦敦大使斯塔阿利的一份照会中说:

“女王陛下的政府愿意……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说服阿富汗埃米尔退出什克南和罗善。条件是:该政府视为满意的维多利亚湖东的那条线被接受和俄国政府同意把达尔瓦兹位于阿姆河左岸的那一部分交出来。”

关于帕米尔东部的边界线,同一份照会中指出,英国政府表示自己愿意同意的“线是从湖(卓尔库里——原作者注)的东端这样往中国边界划,要使这条线循着这地方的自然轮廓走,而且走向是沿着湖的平行纬线稍许往南的高地棱线行进,使这条线无论如何得朝阿克塔什的方向去,并在阿克塔什这个点上或者在直接与它相邻的地方越过中国边界。”

照会中还指出,英国政府准备依照俄国政府提出的那些意见,照顾一下以上述那条线到兴都库什山南部的边界的划法。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保留中国政府的权利。还要在这条边界上不建造任何工事,也不设置任何军事哨所。只有在俄国政府不吞并“直接位于上述线以北的地方,这带地方同样不能修筑工事和不得设置军事哨所”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帕米尔东部的勘界。

照会在指出公约的终极目的时,强调必须使“未来的公约也要把两国政府间关于阿富汗从维多利亚湖到和扎萨赖的边界协定包括进去。如同在1872——1873年协定中对它说明过的那样,大概也包括从和扎萨赖到祖尔法加尔的边界。”

上述有关勘分帕米尔界线的论据,在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九日(五月一日)由金别尔勒伯爵签署的英国政府致俄国大使斯塔阿利的照会中,也有具体反映。在俄国政府的照会中,谈

到阿富汗只应对位于维多利亚湖和兴都库什之间的领土进行一般性的监督，无权对这些地区保持军事哨所。金别尔勒在答复俄国政府的照会时，提示说，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接受帝国政府的建议”。

涉及到从阿富汗埃米尔的军队手中和平解放什克南和罗善的问题，英国政府愿意向俄国政府给予执行该项建议的保证。英国政府“十分诚挚地承担责任，一旦我们两国政府的协定完成了，有关条约其他部分的实行最终得到解决了，就运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保证什克南和罗善能和平地让出来”。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16—317页

陆军大臣勃·万诺夫斯基，1893年9月18日写信给吉尔斯说，陆军部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发挥自己对帕米尔问题的观点和结论，即：从保卫边区、防止英国提出要求这一利益出发。英国“近期内表示出来的在中亚反对俄国的近乎侵略的意图，恰恰是在帕米尔问题上那么突出地暴露出来”。万诺夫斯基接着指出，陆军部竭力和外交部齐心协力地行动，“削减派驻那里的支队的兵力，限制支队的侦察范围。总地说来，希望尽一切可能保证同英国的谈判取得成效。陆军部认为在帕米尔边区理应分给俄国的一定地区里的至关重要的部分所作的让步，已经到了极限的程度了。要继续超过这个极限，对土尔克斯坦的防御来说就是危险的了。”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87页

在帕米尔问题的谈判快要结束和英国政府正式同意俄国外交部的建议的那个阶段，俄国外交部就把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来往公文寄送给了俄国陆军大臣。陆军大臣在1894年3月3日给外交大臣的复信中警告说，有必要“也从我们这方面要求英国政府，要该政府不要只限于光是答应劝说阿富汗埃米尔退出上述那些地区（指什克南和罗善—原作者注）而要确实给我们提出实现这项措施的保证”。

.....

陆军大臣指出，现在就应该预先警告英国政府不允许类似事件重演。“同时，就下面述及的事情既对英国政府，又对阿富汗政府加以警告，看来并不是多余的，即根据现在更新了的有关从维多利亚湖起沿喷赤的边界协定，阿富汗人不仅必须退出什克南和罗善的东部，而且还应退出位于右岸的瓦罕北部，并且要把瓦罕北部也转交到俄国的势力区去。”陆军大臣指出，目前这样提醒一下之所以是适当的，还因为在先前跟英国人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忘记了这件事。要是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沉默下去就有可能在实际定界时产生争执。

陆军大臣在指出依照1872—1873年条约沿喷赤河划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写道：“但是，因为沿喷赤河划定的这条边界线有一些重大的坏处，尤其对布哈拉的害处更大；因为它把布哈拉的达尔瓦兹的南部分离出去了，至于把什克南、罗善和瓦罕的领土与居民强行劈开的事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为了至少是对属下的布哈拉来说，减少这些使人颇感不愉快的东西，照我的意见，就应该再尝试着促使英国把阿富汗人理应退出去的瓦罕北部拿来交换达尔瓦兹的上述地方”，从而避免布哈拉和阿富汗之间发生军事冲突。

为了补偿失去的外喷赤达尔瓦兹，陆军大臣继续写道：“顾及公平起见，可以给予布哈拉埃米尔某种报酬：给领土或者给别的什么不那么容易想出来的东西作为报酬。因为拿什克

南和罗善的那些退回来的地方给布哈拉以抵偿达尔瓦兹，未必是相宜的；无论从这些地区同布哈拉所形成的交通方面的局部障碍来看，或是从居民对布哈拉的统治所形成的一定程度的恶感来说，都显得未必合适”。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18—320页

1894年3月2日的特别会议之后，万诺夫斯基致函吉尔斯说，他不同意把坎巨提列入英国的界线里去，因为坎巨提的北部紧靠兴都库什山，并且是和帕米尔接壤的。他也不同意许可派军事部队进入阿富汗的新领地，即派部队到兴都库什以北的卓尔库里湖去，因为“我们已经不只一次地向英国声明过，她的军队如果越过兴都库什山就是反对俄国的敌对行动，现在我们也必须重申：无论以什么借口越过兴都库什山都是不能容许的。”只准许英国人到兴都库什山，而且俄国人将到卓尔库里去。

不久，英国这个部的人事发生了更换，金别尔勋爵取代了罗兹贝里的地位。

吉尔斯（三月十八日电报）委托斯塔阿里把万诺夫斯基的声明通知给金别尔勒，并且补充说，已经商定要成立的混合勘界委员会应该是：1、纯粹技术性质的——由地形测绘员组成；2、不仅由英国人和俄国人组成，而且也要有阿富汗人参加；3、每一方所带的卫队，不得超过十人。

知道了这全部往来信件的内容之后，弗勒夫斯基于五月四日致函奥勃鲁乔夫说，如果英国军队一旦为了平息风潮到了兴都库什山以北，那么他们就再也不会从那里撤走了，——埃及就是个例子；由于从阿富汗手中把被它无理抢走的罗善和克什南收了回来，就拿达尔瓦兹作为补偿奖给了阿富汗——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因为这种收回只不过是恢复原先的体制而已。因此本应倒过来要求阿富汗人为取得达尔瓦兹而给与布哈拉一笔补偿金才是对的。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13—414页

1893年11月19日，外交部写信给驻伦敦的俄国大使：……

信中指出，阿富汗政府的势力范围在兴都库什以南加强了，在兴都库什以北俄国的势力范围加强了，“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在这里初次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帕米尔问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因此之故，伦敦政府和帝国政府之间就帕米尔问题开始进行谈判了”。在这一方面“我们唯一的愿望是，尽可能一劳永逸地消除掉将来可能在两国之间产生争执的动因”。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15—316页

2、 俄英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协议

一八九五年二月，同英国成立了一项关于在帕米尔划界和有关两国在中亚这一部分的势力范围的协定。……

在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三月十一日）俄国驻伦大使致英国外交大臣的照会中，阐述了协定的实质。在本协定的最后一款里指出，喷赤河应是阿富汗自卓尔（库里）湖以西的边界线。遵照这一款的精神，阿富汗埃米尔应退出位于喷赤河右岸的全部土地，也就是说，应退出什克南的东部和瓦罕的北部；布哈拉埃米尔则应让出位于阿姆河以南的土地，即达尔

瓦兹的南部。

两国——俄国和英国——政府负责对两位埃米尔施加各自的影响，促使退出这些地方的协议条款能真正付诸实施。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20—321页

英俄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

1895年3月11日

(1) 在维多利亚湖以东的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应当划一条线，从该湖最东边的一点起，沿山脊稍微较该湖偏纬度以南一直到班得尔斯基和奥尔塔贝尔山口。

从这里如果仍较该湖的纬度偏南，则沿原山脊进行。在到阿克苏河的吉即尔拉巴特之前要绕过一个山角，如果到该地后不在该纬度以北，则继续向东前进，直到中国的边境。

如果发现吉即尔拉巴特是在维多利亚湖的纬度以北，那么，这条线应于该纬度以南最近的阿克苏河的适宜的地方，再继续前进。

(2) 这条线应当划出来。具体线路要由联合委员会（属于纯技术性的委员会）来决定。由确实需要的一队武装保卫，但为数不能超过需要。

这个委员会由英国和俄国代表组成，增加一些技术上的辅助人员。

英国政府将和阿富汗王协商，他应如何派遣代表的问题。

(3) 还要交给这个委员会一项任务，即报告任何有关中国边界的确实情况，以便两国政府以适当的方法同中国政府达成关于这条线附近中国领土界限的协议。

(4) 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都不要在这条线以外有政治活动，亦即英国不要在这条线以北、俄国不要在这条线以南有政治上的活动。

(5) 英国政府约定，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兴都库什山与维多利亚湖东端起到中国边界的界浅之间地方，应为阿富汗领土的一部分，不能并为英国领土，并且不在那个地方设立堡垒或哨所。

执行这个协议时，阿富汗王应将他在喷赤右岸所有占领的地方撤离，布哈拉王在达尔瓦兹的阿姆河以南的占领地方也须撤离。关于这个问题，英俄两国政府已同意各自劝告这两个国王。

R.P.克伯得《亚洲腹地》附录九D.第344—345页 1900年

3、 俄英标界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

关于在帕米尔的勘界委员会一事，早在1894年8月30日土尔克斯坦总督就给御前大臣尼·吉尔斯写信谈过。他指出，最好是现在就着手建立英俄混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纯粹是一种准备性质的工作，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具备有专门的科学知识”。在指出摆在委员会面前的独特的任务时，他接着提出：“只有俄国和英国的代表才应被委派作为接受委托去执行这项工作的委员会的成员；参与这件事情的阿富汗政府，应只限于给他属下的居民发布命令协助委员会进行它的工作，收集资料和供应粮食”。至于边界的走向，那么“可以根据政府间的协定，把走向标在他们的委员们提供的测绘图上，树立界标的现场划界

就会是一件完全不困难的事情了。”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18页

一八九五年六月七日，颁布了一道圣旨，任命费尔干纳驻军司令波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少将为钦差大臣，带两名助手，参加综合勘界委员会。两名助手是：五等文官帕纳费丁和加尔金上校。此外，参加委员会的还有：帕米尔哨所司令斯克爾斯基大尉，大地测量学家札勒斯基中校，两名地形测绘员和两名译员，由山炮连上尉库切通斯基指挥十六名哥萨克组成的一支卫队。规定的薪饷是很高的。大臣的出差费每天二十卢布，两个助手各十五卢布，大地测量学家和地形测绘员各十个卢布。饲料用款是——大臣的六匹马每月支付一百八十卢布，助手和大地测量学家的四匹马是120卢布，地形测绘员亚历山大罗维奇和宾杰尔斯基的三匹马是90卢布。旅费——大臣的是1,500卢布，助手们的各是1,000卢布，大地测量学家的是600卢布，地形测绘员和斯克爾斯基的是500卢布，卫队军官的是250卢布。此外，大臣用于购买厨具和餐具的费用是1,500卢布，用于办公费，购买礼品和其他开支的是6,500卢布，每月给译员各200卢布。给大地测量学家雇佣工人、购买路标和旗帜的费用是每月600卢布。租用驮载马车的费用为每月2,310卢布。给大臣配备了四个帐篷，助手们配备了三个帐篷。给下级人员的旅费总共为500卢布。整个开支共计是32,590卢布。

委员会应在七月十日以前，跟英国人和阿富汗人一样同时到达卓尔库里湖。作为一个老骠骑兵，波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是能胜任的，是很慷慨的，但是要在不超出预算额的条件 下，想办法从帕米尔哨所把那个在1894年筹办起来的乐队带去，这个乐队是为我们的那些觉得生活贫乏的隐士们消遣解闷而筹办的。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18页

俄国政府方面任命波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英译施威考夫斯基）少将为划界大臣；英国方面任命的是久兰德（英译吉拉得）少将。除了他们之外，进入委员会为成员的，还有几位军官及其随行人员。久兰德的直接助手是伯尔兑什（英译何尔狄赤）上校，此人曾经因为在调查印度边境各区时，写过一些三角学和天文学著作，而被授予了一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奖章。其余的成员是：威亥勃少校，斯瓦伊宁大尉，加尔各答博物馆馆长和加尔各答大学教授阿利柯克博士，以及马卡尔提内伊先生。此外，英方委员会的成员中，还有三位专搞地形测量的潘吉特（意即“学者”，是印度授与知识分子代表的一种享有荣誉的尊号——译者注）

参加俄方委员会的有，新任帕米尔哨所的要塞司令官札列斯基上校和地形测绘员宾捷尔斯基。这个宾捷尔斯基曾驱车走遍整个西亚，他在阿富汗埃米尔舒尔阿利汗时期，曾经是斯托列托夫少将的外交使团的成员。

俄国主任委员的直接助手，是俄国前驻巴格达的公使帕纳费丁与过去曾旅游过东土耳其斯坦和伊犁的加尔金上校。其余的成员是维里马博士和四位年青军官。“俄国人的护卫队有四十名哥萨克，有一支十八人组成的军乐队，还有大量当地的熟练骑手和驮运马夫。英国人带着将近两百名印度军队的士兵、印度教徒、阿富汗斯人（阿富汗西北部的一种少数民族——译者注）和坎巨提人。

代表印度政府参加委员会的，是勒索利多尔·札鲁格·汗和萨希勃·阿卜杜尔·加法

尔；代表阿富汗的是古里雅姆·穆罕默德·汗和阿舒尔·穆罕默德·汗。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20页

在测定帕米尔东部地区界线的勘界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中，以热拉尔吉将军为首的英国代表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拖延谈判的进程。波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向外交部报告说：“热拉尔吉将军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假若双方内阁关于划界问题的谈判将拖延到冬令到来的时候，我打算怎么办，当时他是暗示八月十五日下达给他的指令所提的原则而问的。我回答说，我就带着委员会的班子到帕米尔哨所去过冬，我现在就把护卫队的一半人员和多余的行李送到帕米尔哨所去。大概，我的这项声明使热拉尔吉将军不知所措，使他对勘界的不顺利的结局表现出了伤感之情”。……

英国大臣不仅以此为限，在收到印度总督发来的密码电报告，他就在他的护卫队的陪随下，动身往别伊克山口经过米赫曼·朱雷山口返回。只是在这之后，英国大臣才认为可以正式发表声明最后同意接受俄方委员会提出的那条边界线。

为了拖延谈判的进程，英国将军“在1895年8月底举行的会议上，到底提出一个条件，要在那次会议上就正式确认中国边界在穆斯塔格山分水岭上的实际状况；为了保证勘界工作取得成效，使工作能顺利结束，这个条件也就照办了”。只是在办完所有这些事情以后，英国将军才在俄方委员会的陪同下，于1895年9月以前经过土尔克斯坦边区返回外里海省。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21—322页

英国人方面任命了一个“带有将军衔”的久兰德上校为钦差大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官衔——到底还是解释不透，是无级衔的将军，或者是准将军职务——没法明白的。他的助手是霍尔狄赤上校和瓦哈布少校，俄语译员是马克·斯温尼中尉，医生是阿里柯克，卫队是从第五廓尔喀人兵团里抽调来的八个印度兵组成，由两名军官带领着。

霍尔狄赤和瓦哈布带有三个地形测绘员，组成了一个地形测量组，英国人连同他们带的仆役共达一百人之多，而我们连同乐队在内是五十六人。

波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接到外交部发来的两道指令，一道是秘密指令，一道是公开的指令。在（六月五日）发出的秘令中说，关于边界的协定业已成立，因此，混合委员会将只具有纯技术方面的性质，也就是，它只应搞地形测量和树立界碑的工作。因此，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东西要谈判的了。有关我们跟英国和阿富汗的关系，以及关于阿富汗边界的一般情况等方面的政治问题，他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得涉及。同样地，完全禁止提及关于帕米尔东部和中国的边界问题，以及关于阿富汗人退出罗善和什克南的问题。一切争执和争议，都全由外交部处理。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18—419页

七月八号，我们的委员会到达了卓尔库里，但是在这里没有碰到任何人，往布才拱巴什派去了一个骑兵侦察班，在那里找到了英国人。久兰德、阿里柯克和斯温尼立即和我们的骑兵侦察班一起起程前往卓尔库里湖。七月十日晚上到达该地，可是，霍尔狄赤和瓦哈布仍留在兰加尔。他们从兰加尔往卓尔库里湖进行三角测量。因为久兰德的辐重车没有赶到，波瓦

洛·什维伊科夫斯基就邀请英国人到自己的帐篷里的公共食堂里去进午餐。他又派出几匹驮载马去接辎重车，并且命令为只能在夜里运着驮包到达的卫队和仆役们准备好一顿热饭。要使那些经过强行军后，觉得饥饿的人感到十分满意。丰盛精美的饕餮，豪华的餐具，还在那在荒漠中鸣响的音乐。更主要的是在奏起“大不列颠帝国之治”的旋律时，举杯为客人们的健康祝愿的动人情景，深深地打动了英国人的心。七月十一日，互相进行了拜会，关系马上变得亲睦起来，英国人的宿营地选择在小河的对岸，离我方营地一百步远的地方。

因为有关阿富汗委员们的情况得不到任何消息，而霍尔狄赤和瓦哈布又不能于十五号以前到达，为了不耽搁事情，俄国组织决定不等混合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到齐，就开始工作。湖谷处在13,350呎的高度上。在俄国委员会举行的单方面会议上决定：（1）采用大家公用的名称俄——阿勘定帕米尔界线委员会；（2）只授与阿富汗代表（默默地）出席会议和签订议定书的权利；（3）测量用的比例尺采用我们的五俄里缩为一英吋的比例，相当于英制4又3/4里缩为一英吋，并马上开始工作。（4）但是，得等阿富汗委员到了以后，才树立第一个主要界碑。久兰德表示同意上述全部条款。

最后，七月十五日从巴达克山来了两个阿富汗人：古里亚姆·穆罕默德·金·汗和神学家兼法学家阿松·穆罕默德·汗，互换了全权证书。发现了阿富汗人持有的全权证书，原来不是埃米尔颁发的，只不过是巴达克山驻军司令签发的一张前往卓尔库里湖的指令。波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和久兰德都认为这个证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可是鉴于阿富汗人当前只具有一种消极的配角作用，就同意让他们参加会议。后来，发现久兰德的全权证书上，有阿富汗人不应签署议定书的记载，而在我们的全权证书里，记载的则是应该签署议定书。经过几次提出异议之后，久兰德让步。确实是有点不象话，俄国和阿富汗划定边界，可是，签字认证的将是俄国人和英国人，阿富汗人则将宛若年幼的孤儿一般，被丢在一旁，不得参加签字。

帕纳费丁建议把离湖最近的头一个山峰定名为“索格拉西耶”峰（即“一致峰”——译者注），作为达成首批协定的纪念。久兰德在这点上也表示赞同，但他站在自己一方的立场上，提出建议，用“尼古拉二世皇帝”的名字命名整个山岭。感到“尼古拉二世”山岭和它的“索格拉西耶”峰跟“维多利亚湖”那么切近，将作为两个大国之间亲善关系的一种标志，这一建议被通过了。

十五日，在湖边立上了第一个界牌。在七月十五日圣·弗拉季米尔节日那天，我们举办了阅兵、特等骑术表演和跑马比赛等活动。然后举行了早宴，应邀参加的，也有阿富汗人。在“上帝保佑女王”的赞歌声中，什维伊科夫斯基提议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健康干杯。久兰德举杯祝尼古拉二世皇帝健康。响起了“上帝保佑沙皇”的声音。然后为阿富汗的埃米尔祝酒，互相祝酒。英国人的卫队和仆役也受到了招待。

七月二十二日，是皇后陛下的命名日，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第二天，特地邀请了阿富汗人。随后英国人举行了答谢宴会，但是，由于印度帐篷狭窄，场面显得比较差劲儿。他们能邀请去的，不是所有的人，而是轮番地邀请。此外，他们不好意思请我们的乐队去助兴。

二十二日，我们的游动侦察班在别伊克山口扣留了久兰德招请来的喀什噶尔代办马卡特内。他来的时候没有带证件。下令释放了，他在二十四日那天就到了。

二十四日那天，在宾杰尔斯基山口立上了第三个界牌。这山口附近有两个山峰，一个用

洛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名字命名的，另一个是用沙利司哀尔侯爵的名字命名的。山口那一边的几个山峰是：埃利增勋爵峰，孟德鸠·热那尔峰，波瓦洛·什维依科夫斯基峰。

但是，八月十六日，这种典范的“和谐一致”在阿克苏河上的第七号界牌处失调了。久兰德希望从这里起用凌空往东引一根直线的办法来划定边界，不必寻找切合实际的天然界线。为的是不致于离开维多利亚湖的纬线偏往南去。可是波瓦洛·什维依科夫斯基认为，这样的边界线会招来数不清的误会，因为它将穿过五条小河和它的五个河谷。因此，游牧人将会难于搞清楚那一半属俄国，那一半属阿富汗。

因此，什维依科夫斯基建议，沿公德哲拜河把边界线转往东南，然后，沿穆斯塔山，即按照明显的天然界线，确定走向。热那尔借口他收到的那份秘密电报，不承担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说来，自从马卡尔特内来了以后，他就变得比较固执了，说什么也不愿意把边界线往扣留过马卡尔特内的别伊克山口的方向划，做出要为之而进行一下报复的样子，……波瓦洛·什维依科夫斯基援引了斯塔阿里和金别尔勒在伦敦订立的二月二十七日协定，协定中虽然原则上拟定为沿维多利亚湖的纬线划定边界，但不是划往萨雷阔勒，而是划往穆斯塔格。况且基兹尔·拉巴特（堡垒）原来是在这条线以北，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应该把界线划往南边一些。

波瓦洛·什维依科夫斯基提请英国人注意，山口很快就要被封住了，因此，必须赶紧，否则他将被迫在工作没有做完的情况下，就采取措施，把自己的队伍撤回去。他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乐队遣送到帕米尔哨所去。他按照这样的想法给外交部发了一份电报，请求召回委员会。久兰德感到伤心了。他派出了一名送急件的信差前往坎巨提，到第一电报站去请求新的指示。在工作暂停的这些时候，宴会、跑马、比赛、有奖射击照常进行着。波瓦洛·什维依科夫斯基借着授奖的机会给英国的军官和卫队赠送了礼品。到八月十二日以前，扎勒斯基测定了九个天文点，并沿萨赫达拉河和公特河到什克南去了。在十八天走过730俄里，又测定了十一个点。

八月二十六日，久兰德接到了新发来的一份秘密电报，总督同意俄国人的建议。第二天，在相互祝贺和客套恭维之后，为了友善关系，把边界划往穆斯塔格。二十七日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埋上了最后一个界牌——第十二号界牌。

“帕米尔问题在此结束”——久兰德在工作完毕时说。

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以外，我们的地形测绘员的工作结果是：在二十九天的时间里，测定了五十个高峰的地势高度和测量了五千平方俄里的地形。工作的精确程度使英国人大为惊讶。用画图纸绘制了两幅图，用腊纸制作了六件复制本。

八月三十日，波瓦洛·什维依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命名日里举行了告别宴会。早上全体英国人和印度教徒都向他表示祝贺。在吃饭的时候，在正式的祝酒之后，大家为俄国和英国的军队干杯，久兰德对热忱的接待表示感谢。晚上，阿富汗人动身去巴达克山。第二天，英国人也回报了一次告别宴会，晚上举办了一次印度各民族的舞蹈演出。演员们手执亮闪闪的军刀，围着篝火起舞。我们的哥萨克们在手风琴伴奏下，表演了卡林舞。——总之，象朋友一样地分手了。在共同驻扎的时间里，我们的人经常收到从马尔格送来的水果，我们的人就拿出来和贮备物资日渐短少的英国人共同分享。我们的人第一次胜过了英国人！

一八九六年元月十七日，外交部长通报说，皇上核准了边界。就这样，英国要在中国和

阿富汗之间，瓜分帕米尔的阴谋遭到破灭了。中国人移到萨雷阔勒岭以外的地方去了，阿富汗人移到喷赤河那那边去了。然而，英国则把它要实现毕康斯菲里德科学边界的目的达到了：兴都库什的北边通道，留给了阿富汗。也就是说，实质上，这些通道到英国人手里了。在帕米尔边界的右下角上，在我们的领地和坎巨提之间，全部共达二十五俄里。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19—423页

当英方勘界委员会察觉继续把问题拖延下去是徒劳无益的时候，它就开始着手在线路上设置界桩了，这线路是从（乌尔塔别里山口的）界桩，往尼古拉二世皇帝山岭的方向，沿这座山岭逐渐下降到公哲·拜河的支脉，并顺着公哲·拜河到这条河流入阿克苏河的汇流点，在这条河的交叉点的右岸高地上用四号界牌标了出来。

往下需要沿阿克苏河的河岸把边界线画到米赫曼·朱雷河流入阿克苏河的汇流点去，因为根据邻近地方的特点，从公哲·拜河河口往东划边界线只有沿阿克苏河河岸划才成，这是这一段最方便的一条天然线。

波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写道：“八月八日我收到了英国委员的一封公函。在公函里，热拉尔吉少将顺便提出了一个从阿克苏往东到中国边界的划界草案，他十分随便地选择了这条河的交叉点，与边界线的那部分毫无联系。边界线的那一部分，应该是从乌尔塔·别里山口往上述阿克苏河的一个最近和最方便的点上划。”

尽管两国代表之间存在矛盾，帕米尔的划界问题还是解决了。两国代表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并在帕米尔就地明确了边界以后，就有关帕米尔的划界和在边区的勘了界线的部分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诸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在1895年11月3日的一份报告中，把混合委员会工作的结果作了如下的说明：“今年八月二十九日，俄国阿富汗帕米尔勘界混合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了，签署了一项最后议定书。这样一来，俄国和阿富汗属地之间的边界线就最终固定下来了。从卓尔库里（维多利亚）湖东端起（勘界工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新的边界线有一部分往东去，一部分朝东南方向经过宾捷尔斯基山口，阿尔特·别里、米赫曼·米雷河口，通往米赫曼·朱雷山口以东的穆斯塔格山。”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22—323页

还得讲几句“历史惯用语”。1895年8月27日举行了最后一次委员会会议，埋上了最后一根界桩，于是杰拉尔德扬扬得意地宣称：“这儿是帕米尔问题的终点”。根据接替已故吉尔斯担任外交大臣的A.B.洛班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报告，1896年1月沙皇批准了这条新国界。帕米尔问题解决了，帕米尔问题从议程上取消了。俄罗斯帝国完成了中亚的归并。俄罗斯帝国的边界线也就最终形成了。

哈尔芬：《中亚之归并于俄国》第404页

1896年7月26日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把根据和英国订立的协议列入我管辖范围内的罗善、什克南的东部和瓦罕北部转交给布哈拉埃米尔管理，并准许他派出自己的权力机构到这些区域去。转交给布哈拉埃米尔的土地的范围限定为：东边往费尔干纳省的方面，

从靠近亚兹库列姆山的布哈拉边界起到巴尔唐格河这一条线为限。西边的奥罗沙尔村落和接着往南沿山的支脉到维享奇山口，杜扎赫·达拉山口，科克·拜山口和马谢斯山口，然后走向帕米尔河的河口。”布哈拉行政机构来到上述地区后，土尔克斯坦当局最初打算撤销在此时期以前俄国在荷罗格、卡拉·伊·瓦马尔和宗格设置的哨所，但是陆军部表示反对。保留哨所的理由，表面上是需要对布哈拉行政机构在其执行有关免除边区居民三年的各种赋税方面所承担的义务的活动情况进行监督，但是实际上沙皇制度的代表们所追求的却是更为广泛的利益。沙皇制度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把帕米尔西部地区完全交到布哈拉官吏们的手中去。这些区处在同阿富汗、中国和印度的衔接点上。控制住了这些地方，沙皇制度就有可能对通往各邻国境内去的主要交通线进行监督。除此之外，支队要收集有关巴达克山、北阿富汗和印度的一般情况的情报。

这样一来，虽然把帕米尔附近的什克南、罗善和瓦罕的一部分等各汗国的管辖权交给了布哈拉，然而对这个国家的总的监督和控制，仍然操在帕米尔支队司令官的手中。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29—330页

英国的政治家们在着意于同俄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竭力设法不同俄国有直接的边界。英国人用一些只接受英国的势力和服从英国控制的缓冲地带把印度的边界包围起来。被英国人变成为他们通向辽阔而富饶的殖民地印度的道路上的一个反对俄国的壁垒的阿富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34页

俄英之间遵照通过外交途径达成的协议，于1895年2月25日签订了俄英关于在阿富汗和俄国之间勘分帕米尔领土的条约。在1896年以前实现了这个条约的各项条款。……因此，英国终究成功地用阿富汗领地一条狭窄地带把俄国同兴都库什山分隔开来了。

象1872—1873年的条约一样，英俄在1895年勘分帕米尔界线，是由于沙皇制度和英国殖民政策的本质而产生的结果。在这一阶段，勘界是符合两个大国的利益的。条约签订后，使存在于两大国之间的那种紧张局势得到了缓和。

从1839年他们两家往中亚派遣军队的那时候开始就讨论过了。这两大国中的一个朝另一个继续运动，就有可能导致一场军事冲突。因此这两个大国的统治集团对缔结条约的反应是容易理解的。热拉尔吉将军写道，他在彼得堡停留的时候，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听到缔结条约的结果后欣喜若狂。外交大臣洛班诺夫和其他人对形势也是这样估计的。尼古拉二世宣称：“存在于两国间的较好的结果，比缔结的条约本身，使人感到更大的满意。”这样一来，英俄1895年的勘界反映了两大国的真实利益。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30页

《真理之声》报的记者在指出帕米尔支队因帕米尔勘界所产生的情绪时写道：“回头再看看英俄协定，我们觉得这个协定从头到尾都是英国人创作的，俄国人则仅仅是参与了一下而已”。不仅如此，尽管对英国人作了那么巨大的让步，他们“一有适当的机会就准备破坏协定。您不难看出，我们帕米尔人不愿意为新签订的这个帕米尔问题协定特别感到高兴。”

根据这个协定，一块很可观的肥沃的绿洲，连同那长期进行过斗争反对阿卜杜拉赫曼

汗的军队的多半数居民，又重新陷入附属于他的境遇中去了。分界使近支亲属们被迫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他们彼此之间只能越过水深浪滚的喷赤河暗中往来。居民不是按照某种民族特征，而是仅仅从边界对英国和沙皇俄国有利可图的角度被分割开来的。

阿·鲍勃林斯基对沙皇制度在帕米尔勘界方面的怯懦政策所进行的谴责并非没有根据，他写道：“在九十年代前半期，我们占领了帕米尔的全部范围，直到帕米尔南部的自然边界，即兴都库什山。处于这样的境界内的帕米尔，紧靠住兴都库什和兴都库什通往印度的各山口，在阿富汗和中国的土耳其斯坦之间插进了一个楔子，把印度西北部和西亚跟它的东部（中国）从中切断。控制住帕米尔的全部范围之后，我们就把通过它的南方边陲的那几条最古老的历史交通要道握在手中了……正好就是这样的一些道路，我们在1895年按英国提的要求毫不吝惜地送给了阿富汗，亲手把阿富汗和中国联结在一起了，我们把从南、东两方包围住帕米尔的阿克苏河谷的南部让给了阿富汗人；阿克苏河谷南部是一块便于通行车辆的宽阔平坦的谷地，它从东到西横贯帕米尔直到腹地帕米尔哨所附近的地方。就这样把地方送给了阿富汗人之后，还继续呆在帕米尔……一方面，我们好象是在守护和捍卫着什么东西似的，另一方面，又把通往我们占领住的阵地的一些很方便的要冲交给了别人，把贯穿帕米尔、连接着西方和东方的道路也交给了同样的那些人去掌握。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33—334页

我们看到了，不单单是外交部的官员们在彼得堡的特别会议上对英国表现出了易于让步的特点，并且在军人当中唯独万诺夫斯基和普罗琴柯是坚持兴都库什到底的……因此，在外国报纸上见到我们的著名地理学家维纽科夫所写的那篇简讯，就有点儿感到奇怪了。在他的简讯中说，关于帕米尔谈判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结局，我们得感激Г.和И.两位先生的易于让步的精神。毫无疑问，他指的是吉尔斯大臣和他的付大臣希什金。……吉尔斯的继任者洛班诺夫公爵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根据维纽科夫的话，可以从下述事件中推论出来：当他们在巴黎碰见的时候，洛班诺夫请求维纽科夫，未到相当时间以前不要写任何东西谈论帕米尔的勘界问题。可以认为，不管怎样是要打算对这件事情作一番矫正的。只有这么做才能进行矫正，那就是一旦有适宜的机会就把整个阿富汗的土耳其斯坦从阿富汗手中夺过来；于是阿富汗人就会被硬压着离开阿姆河和喷赤河，那末，他们也就会把兴都库什以北的那片帕米尔的地区丢失掉。……也许，能那么轻易地把这片地方让给对手的会议的参加者们、就是持有上述这种想法的吧？

捷连条耶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23页

在卓尔库里的东岸埋下了第一个边界桩，边界由此界桩一直向南，然后从协议山沿着木尔加布河和瓦罕河（喷赤河的支流）流域的分水岭向东，即沿着尼古拉二世皇帝山，以后穿过宾杰尔斯，以致于完全对它不利，于是急忙作了让步，认为自己占领的瓦罕伯克国是最重要的利益。因此，俄国的边界在丕伊克山口旁同中国疆域接壤了。

瓦罕转到了阿富汗帕米尔的控制之下，而且俄国要坚定地立足于兴都库什山上的一切渴望，也因这次勘界落空了。

英国人就是这样骗过了我国的委员们，用那些真正微不足道的让步，为自己夺得了兴都库什山，其北坡他们称之为从印度遥视俄国的天然堡前斜坡。

因此，俄国军队在“世界屋脊”的五年东奔西跑、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未能从我国划界委员会工作的成果中得到补偿，而1892—1895年的帕米尔远征，仅仅再一次证明了俄国军人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塔格耶夫：《帕米尔远征》第144页

4、清朝政府对俄英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抗议和交涉

七月初七日（光绪十八年）庆常赴英晤付外部大臣克雷问答

克云：现有要语数端，请转达中国政府。一、中国所引喀约一直往南之说，细考俄文，并无一直字样，俄国决不允许；一、中国所请乌仔别里南至维多利亚湖为界之议，既不能行，俄国可由湖东南趋印度，英国不得不为预防。现与俄商，拟自萨雷库里湖起，向东划一直线，至中国边界而止，所有直线以南之地归英保护；一、为中国计，宜择关系边防要紧地方，指点明白，与俄力持，或能允许，其余荒寒无用，可以不争；一、新疆防兵不甚可恃，只可用作虚声，俄国将弁恃强贪功，如相逼太近，彼必借口开衅，致动干戈，可虑之甚。以上各情，系英廷顾全大局、格外关切之意，务请秘密。庆常云：萨雷库里湖以东，与中国乌仔别里往南直线相连，倘俄竟许英（按原书误，应是“倘英竟许俄”），是将中国所争之地让与俄国，似于关切之意相背。克云：英以印度边防为重，非不愿中国争得乌孜以南直线之界，英亦多一屏障。但就约文事势二者推求，深知俄国万不肯允，是以英国想此办法以提防之，此乃万不得已之计。想中国政府必能体谅。庆常云：俄国已有回音否？贵大臣度俄可允否？克云：英廷公文已发两旬，尚无回音，约俄国未必遽允，或者请英割让什克南、罗善二部以为抵制，亦未可知。庆常云：如俄以二部相索以为抵换，英廷可允割让否？克云：如俄肯许英廷东西直线之议，则二部之事，英亦允许通融。庆常云：如此办法是将帕米尔四分之三让与俄国，不但有掣中国之肘，亦于英国声望有损。克云：英廷办事不博虚声，帕米尔荒寒不毛，可居者岁不过两三月，实不值一钱，得之尚须设兵劳费受累。大抵因都库什山以北俄之兵力盛于英，山以南英之兵力盛于俄，只要山以北有一直线限制，其余地方概不与争。庆常云：帕米尔如此无用，何以前年英廷反劝中国多据地方？克云：实因新疆官员谓帕地属华，英亦乐得附和，以作屏障，并非认为中国土地。庆常云：始而英劝中国力争，今又劝中国退让，未免前后矛盾。中国以喀约为据，操纵自有办法。克云：喀约实以乌仔别里为两界尽处，约文明白之至，以下不过浑言向南而已，不足以立根脚。庆常云：舍此更无跟脚可立。克云：坚持固善，但俄不能允，终无办法，势必拖延岁月，迨俄布置已周，蚕食已尽，彼时使俄吐弃，更难允许，不如赶紧了结，以据险要、固边防为主。即如郎库里、阿克塔什二处，为帕米尔东境要地，如能争得，即为万幸。庆常云：此议不敢妄谈，姑为存记，以备考证。如俄有回信可密告否？克云：本部当属驻俄英使俟贵代理到俄详细晤谈，如得回音即为密告。庆常云：承贵国美意，不胜钦佩。克云：俄国嚶大臣办事和平，宜趁此机会速为商办，如再久持，恐此人病重退位，另易他人，声望既逊，主张不定，势必附和兵部及边界武将意见，毫不放松，此机一失，永无了期，不可不知也。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第19—20页

庆常赴英与英外部大臣劳斯伯力问答节略

劳云：本年六月间，英请自萨雷库里湖起，往东划一直线至中国边界而止，直线以南归英保护，俄不与闻，直线以北听俄处置，英不与闻。月前接俄复文，不肯照办，坚欲得小帕米尔地方，并争布才拱巴什之险，揣俄用意，直欲得帕全境，南至因都库什山而后已。庆云：贵国有何因应之策。劳云：本国仍欲坚持萨湖往东直线之议。与中国互相维持，遇事关照。但俄既不允英所议，则中国乌仔别里南至萨湖为界之说，俄更不能允许。庆云：中国实难退让。劳云：本国查明，喀约原文并无一直往南字样，而阿克苏阿（河）以东道路为通印度捷径，俄所必争，中国所拟界限，有碍俄谋，万办不到。恐中国不谙情形，是以密告，以便因应。庆云：俄之得步进步，虽因志在印度，亦由于英国见好于俄有以致之，即如中国乌仔别里南至萨湖之议，原为争帕米尔东境起见，俄国能否允从尚未可定，而英国先在萨湖之东划一直线谓为俄界，是将中国所争东境划为俄界之内，大为中国掣肘，殊非平允。劳云：英国此议出于万不得已，使中国之议稍可冀望，英国亦可借以为蔽，不必遽有异议。第与俄国争论帕事两年之久，深知俄人志在得帕全境，逐渐侵占，英又不愿因此荒山遽动干戈，故请自萨湖往东划一直线以为限制；否则，俄人由东而南，必致逼近印度，是本国之议原为自固边圉起见，非欲掣中国之肘。今日复为详述，以表衷曲。庆云：贵大臣虽云不掣中国之肘，而贵国办法实大掣肘。缘中国所拟界限，虽未必处处办到，尚有可商之处，今贵国先在南境与俄划界，明明将中国所争地界让与俄国，使俄视帕东境为已得之利，更欲向南争取小帕，是此事中国未得英国之助，反受英国之累。劳云：英国办事，但顾全局之利害，不计一隅之得失。帕米尔瘠苦不毛，英不争此石田，徒糜兵饷，但于因都库什山北划一界限，以防俄人侵越，亦是固守边塞。为中国计，与其作无理之争，不若统筹全局，另拟办法，以固边圉。庆云：贵国让俄到南境分界，俄尚不足，又劝中国退让，殊不可解。劳云：此系关切之意，一则乌仔往南之议俄决不允，一则俄欲拖延久假不归，与其相持不下，徒堕俄计，毫无所得，不若扼要之争，稍收实济。按英国所知情形，如中国能争得郎库里及阿克塔什东境，已足固守边圉，但恐俄人未必遽允，尚须饶舌耳。此中情形，务须中国政府斟酌早为定计。庆云：此事关系至重，不敢臆度，应将贵大臣所言，转达薛、许大臣，以报总署。至俄国既不允英所议，英能始终相持否？劳云：本国当相机行事，总就萨湖以东一带地方酌量划分，俟有续闻，再为密告。

《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第23—24页

英使密告，因伊病假，改在伦敦商议，凡关涉阿界皆须商，不仅罗、什。现虽各有执论，可望有成。英意并顾中国利益肖（削）减俄权等语。因托其转达英廷，如有端绪，知照总署，英使允之。噶因体弱，仍不见客。澄、元。

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总署收出使许大臣电

许使号电新请转署。俄外部称，兵部不肯再让。现英国允酌让小帕地归俄。如与英议定南界，明春即须添兵在东南两面画守，俄国即为定局，请我早酌等语。经庆常力争，中国决不能认。噶言阿克塔什设卡地段，俟分界时或可通融，余无可商。然词尚含糊。查英先将萨雷库里直线之北允俄处置，近又肯让小帕，俄甚得势。帕事虑有变局，如何酌复，候示。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总署收北洋大臣电

昨欧使来言，英俄在伦敦议帕事，俄从阿克苏河至阿克塔什，南抵小帕山岭北麓为止，大致可定，请我趁此机会三国同议，阻截南路。今接号电，欧说非无因。果如所议，是俄不能越西南山岭，必将另寻出路，然自乌仔别里至阿克塔什，已偏东南，固所必争，再往东南皆中国地，若听其两面画守，必为英笑，仍应执约与辩。三国同议之说，如何办法，并希裁酌。养。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总署发出使许大臣电

英使言：英俄在伦敦议帕事，俄从阿克苏河至阿克塔什南抵小帕岭北为止，已有成说，请我趁此机会，三国同议。又接许电，俄外部言英允酌让小帕地归俄。如与英议定南界，明春即须添兵在东南两面画守；又言阿克塔什设卡地段，俟分界时或可通融，余无可商等语。果如所议，是英只愿阻俄不越小帕山岭，而将中国界线内地擅让与俄，阳为联络，阴便私图，且英俄既有成议，则自阿克塔什以南中俄之界更难定。希询外部何以如此办法！现应如何三国同议，以期补救而昭公允。即将询商情形电竹酌办。咏。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署发出使薛大臣电

密。英自为计，擅将阿克（塔什）让俄。已电薛诘英，通知尊处酌办。惟囑前言至派格山梁仍画萨山为界，则萨山西南隔绝，断难允。盖略约可通融而不可太离，西界可酌让而南界必不能让。但于我西南出路无阻，当可商。如彼云东南两面画守，是以反客为主，阻我南行，欺人太甚，仍希审察地势，酌筹办法，力与辩论为盼。有。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总署发出使许大臣电

元电悉，英愿以小帕划与中国，实为两益，趁此机会如能将南界议定，则西界专与俄商，较易措手，应即与妥商，并将办理情形知照许景澄，免致两歧。遵旨电达，即转薛福成。删。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总署发北洋大臣转薛大臣电

薛使电，英俄划帕界，小帕已归英线，昨商英廷，可将小帕划与中国，据云俄不能阻。如得小帕，只须与俄商定西界，帕事易了。惟英俄约将定，稍迟便难商等语，俄不以小帕让我而允划归英线，殊不可解，英愿归我实为两益，已请旨即与妥商。近日庆常与俄辩论如何，有无端倪，请示复。谕。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总署发出使许大臣电

薛使电请转署，小帕事倚马格里，英划小帕西界瓦罕、南界大山，大约无甚可议，惟我如失阿克塔什、塔敦巴什，则小帕为俄所隔，须力争此二地，则南界皆定矣。寒电诘外部，据云不在我境，印督为不让虎距关作势，（疑原文有误）今既了结，当可相当云。鸿，筱。

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总署收北洋大臣电

许使电新请转署。遵有电商论，囑云南界自萨湖及阿克塔什以南，英俄已有成议，中俄关涉乃是东界，仍请钧署指出酌让西界地名再商等语。近探悉英割罗、什二部，俄允以

小帕北岭为界已确，是我西南出路及小帕地界俄已无涉，将来另与英商南界，事局较松。其西界应如何指，……候筹示云，鸿，治。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总署收北洋大臣电

薛使宥电请转署。条约已画押，小帕事商之外部，愿让与中国。据云：前告俄廷尚无回音。彼虽不能阻，总须得复，方可互立约。据窃思中俄界未定，俄未必答英。求之过急，又恐启英索报之心。拟初四赴巴黎择档，交代事务，请俟龚使到后，俾督同马格里商办，必可妥协。鸿查龚请假回籍，现尚未自籍起程。沁。

光绪二十年一月二十七日总署收北洋大臣电

英俄不顾中国允认与否，遽行定界，迹近强占，尤出情理之外，即分电许、薛两星使与俄英外部执约力辩，……。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新疆巡抚书》光绪二十年十月

《新疆图志》国界志五第20页

接来函，知俄英关于帕米尔南路已议定界址，其中俄界址，兹暂停议，此后日必重申前说。

《总署致许景澄外报传俄派兵至帕米尔着探复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清季外交史料》卷113第16页

七、帕米尔地区各族人民 民反对沙俄侵略者的斗争

编者按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6页)。清朝政府虽然在沙俄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下被迫妥协和退让,但是帕米尔地区各族人民却掀起了反侵略反奴役的轰轰烈烈的正义斗争。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沙俄开始武装入侵中国帕米尔地区起,当地各族人民就同侵略者开展了英勇的搏斗。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武装抗击侵略者;冲破种种阻拦,进入沙俄占领区放牧;协助清军,共同奋战;摆脱沙俄反动统治,迁入中国管辖区等等。

帕米尔地区各族人民的斗争,沉重地惩罚了沙俄侵略者,揭穿了沙俄一贯把“武力征服”宣扬为“自愿归并”的无耻滥言。

1、帕米尔地区各族人民武装抗击沙俄侵略者

当浩罕可汗被我们的军队战败和安集延城被无坚不摧的“白将军”攻陷之时,著名的希布察克族人的骑射手阿弗托巴恰被俘以后,在阿赖燃起了起义之火。阿赖的山民们骚动起来,全体参加了起义。强悍的勇士所组成的匪邦(按:是爱国的民族英雄)也开始补充新的力量。从被征服的费尔干纳跑来的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所有这些力量汇合在一起,响应阿卜杜拉伯克从阿赖雪峰发出的强大号召。强悍的勇士组成的匪邦开始在新兴地区的俄罗斯居民中进行抢劫,制造混乱。这些抢劫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血腥屠杀。那时,为了保卫费尔干纳省,曾调动半个步兵营在伊斯波拉德伯克大尉的统率下,穿过伊斯德伊拉姆峡谷,到达劳特库尔干堡垒。大尉曾遭遇埋伏在高不可攀的悬崖上的阿杜拉伯克及其手下的人的伏击,几个人被打死打伤,于是被迫返回马尔格兰城。就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正式宣布了向阿赖远征,向阿赖派出以斯科别列夫为首的部队。

我们穿过奥希和塔勒迪克山口走了另外一条路,因此,在到达亚加恰尔特这一天然界线之前,没有遇上敌人。那里的哥萨克曾给我们送情报说,吉尔吉斯人占领了这个峡谷,烧毁了桥梁,并准备在阿卜杜拉伯克的亲自策划下,袭击我们的部队。斯科别列夫将军以为很快就可以全歼吉尔吉斯人,他命令步兵“赶走小商贩”,但事情并不那么容易。

吉尔吉斯人的阵地看来是攻不下的。他们躲在石砌鹿寨后面,猛烈地向我们射击,以致斯科别列夫不得不很快承认无法向这些山民进攻,于是他们决定进行迂回。为此派骑兵先去侦察,而我们则留在克则勒库尔附近,整装待命。就在这个时候,我被指派在亚安加尔造房子。五天以后,搜集到了一些最准确的有利于此次迂回作战的路途指南。进攻的计划也已拟

好，于是我们就前进了。右面的队伍，其中包括我，在约诺夫上校亲自率领下从塔勒迪克山口向前进。

我们在阿卜杜拉伯克的炮火袭击下，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后，终于绕到了他的后方。在那里修复了被烧毁的架设在别拉乌勒河上的桥，然后穿过这个桥，占领了阵地。退却到奥马尔伯克古墓之路，已被公爵维特根什捷英上校指挥下的两个哥萨克骑兵连所切断。阿卜杜拉伯克此时才看到抵抗是徒劳的，于是他连夜穿过克则勒阿尔别山口（一万四千呎），逃往外阿赖山，从那里又逃到帕米尔。

公爵的别动队追击着阿卜杜拉伯克，但他像山羊那样机灵的躲开了，并引诱别动队深入外阿赖山的腹地。整个别动队几乎全军复灭在喀拉库里湖边。时值暴风雪，这支队伍与主力被巨大的山口隔绝着，断绝了粮食和饲料的供应，阿卜杜拉伯克和自己的弟弟马赫穆德·哈桑伯克以及自己那一伙的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甩掉了追击他们的俄国人（按是俄国侵略者），越过帕米尔，逃到阿富汗去了，嘱咐留下来的骑手们不要向异教徒投降。在这之后，我们进军到阿赖山谷，并在那里稍事停留，无时不受到山地匪邦的骚扰。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46—47页

1875—1876年的发动，是中亚各族人民历史上最大的起义之一。它席卷了整个南吉尔吉斯、浩罕汗国、塔吉克斯坦的一部分和土尔克斯坦总督管辖区的一些边缘地带。这次起义具有群众性。……沙皇讨伐队领导人之一库罗帕特金上校在1876年3月指出：“如果与在人民心目中具有一定意义的汗进行斗争，那么远征军（沙皇讨伐队——原编者）取得马赫拉姆的胜利和占领浩罕城，大概已经达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但事情具有另外一种性质，出现了其他原因。斗争不是在同汗进行，而且在同不易镇压的人民动运进行，等等。俄国人（沙皇政府——原编者）在中亚从来还没有经历过这样长期而顽强的斗争。我们第一次碰上了刚毅的战士（人民——原编者），因而认识到，与对当地汗国专制君主们的斗争相比，同居民进行斗争是无比地困难。

……

随着浩罕的并入俄国，除阿赖地区以外，南吉尔吉斯都加入了俄罗斯帝国。在阿勃杜拉伯克、毛拉阿希尔、胡多亚尔——卡尔佩和其他具有反俄情绪的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大封建主反人民的封建君主主义的发动被镇压之后，阿赖地区也归入俄国的版图。

М.П.越特金 В.Д.扎姆塔尔契诺夫：《吉尔吉斯自愿加入俄国》

见《苏联历史论文选辑》

然而有一种灾难笼罩着边疆。正是当地人的代表——他们自己的长官——将萨尔特抢掠一空，使他们破产，这引起他们的怨恨和愤懑。萨尔特人开始责备俄国人姑息纵容地方的当权者们。愤懑情绪不断增长。从阿富汗到土耳其斯坦边疆，开始出现教唆者，他们唆使伊斯兰教的居民，向俄国人进行神圣的战争。阿卜杜拉赫曼汗开始铸造一种特殊的金币，作为此次神圣战争的基金，并且在他亲自编辑下，出版了两本喀布尔学者们所写的描写战争的书。

在市场上，伊斯兰教托钵僧在他们日常的闲聊中也常常谈到某个圣者的功绩，接着就开始宣讲战争之道。在人群中经常出现某个不戴缠头巾的狂热者，袒胸露乳地站在高处，用双拳捶着胸脯，激昂地高喊着，号召人民起义反对俄国。

嘴上溅着唾沫、滚动着深陷的眼珠、声嘶力竭的说教者，有时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1896—1897年，在费尔干纳的安集延市发生了一件惨祸。

1898年5月18日，拂晓前，从顿奇什拉克来的居民和一群当地人，约千余人组成的匪邦，静悄悄地偷袭了兵营。他们首先包围了兵营边缘的营棚，悄声喊着“杀呀”，开始砍杀士兵们。连队值日和值勤的士兵首先被杀掉。少尉卡尔谢拉兹开了火之后，便用刺刀扑向这些叛逆者。当地人用军刀、匕首、马刀、木棒和镰刀来抵挡，并开始以射击掩护撤退。当时被打死的，有念可兰经的阿訇和他左右的佩戴标记的十个人；其他被打死和打伤的人很快就被撤退的叛逆者运走了。

鉴于城市中俄国居民丧胆落魄的恐怖，妇女和儿童于第二天夜里被集中到堡垒里，整个警备队驻扎在这里，邮政局和金库都向这里汇款。自从奥希和马尔格兰市来了增援部队以及军事总督到来之后，城市的生活方趋平静。

《在华入云霄的地方》第57—59页

9月11日，在到安杰尔巴赫村的路上，出现了一支由六十名带着武器的人组成的马队。原来这是雅兹古拉穆居民，他们把勘测队当成阿富汗人，打算予以回击。但是，在得知是俄国人之后，便骑马前来欢迎。虽然他们的村长表示全村居民都喜欢俄国人，但是其他人对勘测队成员的态度上却明显地表现出他们根本不相信俄国人。

同在罗善一样，雅兹古拉穆山谷的居民是定居的塔吉克人，但同寻求俄国保护的罗善人相反，这个部落热爱自由，毫不掩饰自己要独立的愿望。

雅兹古拉穆人说：“我们周围全是山，谁也不是我们的主人和统治者；就是阿富汗人也怕我们，而布哈拉人更不用说了。埃米尔离我们很远”。

雅兹古拉穆居民很勉强地满足了勘测队提出的供给饲料和食品的要求；而且没有中国或阿富汗硬币就难办事，因为塔吉克人根本不要俄国货币。

第二天早晨，宿营地的喧哗声大起，原来是全部山谷的居民个个都拿着武器聚集到这里，包围了宿营地，用武器进行威胁。

立即命令取枪并采取反击措施。

雅兹古拉穆人是用火枪武装起来的，而骑马的则是用马刀武装起来的。这一群将近二百人。

正如村长解释的那样，这次暴动是由于居民不愿意勘测队在他们的土地上驻扎和通过而引起的。因为这样对居民的财产会引起严重后果，吃光他们微薄的一点储备。

村长骑马跑到人群里去说服居民，然而他们却向村长猛扑过来，打他并用马刀砍他的脚。

虽然村长明显地同情俄国人，但是有理由不信任他，因为这位村长通过与其互通音信的伊姆茨的一个伊斯兰教徒同阿富汗有人联系，向他们提供有关俄国人的情报。此外，他还扣留过万诺夫斯基致费弗拉列夫中校的信件。

勘测队带上装着弹药的武器从宿营地出发向村庄走去，在那里遇到了另外一伙拿着武器的人，他们正在勘测队的背后，并步步逼近它，他们从背后追赶着上好刺刀，一手持武器撤退的骑马的步兵。在贾林村，又有一群人堵住道路，这时由于果敢地向前推进，才迫使雅兹古

拉穆人给万诺夫斯基让了路。在这里勘测队警告居民说，如果人群继续追赶，那就要向他们开枪了。这个警告显然使塔吉克人有些难为情，他们慢慢落在后面，接着就消失在峡谷里了。过了两天，勘测队来到喀拉完治，他们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衣服也撕破了，因为鞋子已掉了底，还用牛皮裹着双脚。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195—196页

这个悲惨的消息（按：1895年3月2日沙俄绞死阿赖女王的长子和另一个吉尔吉斯人波尔凡诺姆，并流放其他被害者到西伯利亚）很快反映到当地人对俄国居民的态度上。人们开始流露出对州行政长官的不满。就是这些过去他所统治的地区完全驯服的居民，决定向俄国军人举起武装之手。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56页

1896年，许多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青年，应募组成“色勒库尔绥远回队”，由驻防当地的马队旗官兼任管带，阿奇木伯克兼任总哨，负责保卫地方。

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塔吉克族简史简志合编》第24页

杨诺夫发现，在喀拉湖的东岸，当地居民按照清朝军队派定的任务，正在修造作战工事。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81页

村长对我们说，中国人在阿克塔什堡垒驻扎着驻防军，并说中国的数旗马队不久前曾在这里，并且很快就会回来。还说什么中国人是优秀的射手。一句话，尽量吓唬我们，希望我们马上掉头返回去。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126页

剩下的时间还可以去参观中国堡垒的废墟。它座落在一个湖边的靠岸的山岩上。我是在当地吉尔吉斯人的陪同下前往的。堡垒只不过是一个从四周环围起来的正方形的空间。已经倒塌的部分用滑稽泥墙围起来，显然，通道设在西北部分，这里有两座坟墓及古老的半倒塌的墓碑和一座有着祭祀苏满塔什的石桌的中国庙。

“这个堡垒是几时建造的”？我问吉尔吉斯人。

“很久了，先生，我不记得几时建造的，但我知道中国人的驻防部队在这里驻扎过。他们的将军要求我们的头人每年到他那里去磕一次头，当然，他们之中每个人都要给将军带去一只羊或者一头犏牛，富裕些的有可能带去一头骆驼——这里面包括了我们的全部进贡。谁想在1888年阿富汗人猝然来临，中国人不想让他们占领雅什里库里，但是力所不及，结果，阿富汗人把他们驱逐出了哈尔果什，拆毁了他们的堡垒，并在阿尔楚尔河岸驻扎了军队”。

“唔，那么谁在这里时，你们生活得更好些？”我问道，“阿富汗人还是中国人”？

“当然，先生，还是中国人在这里好。”

《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105页

总的来说，中国人避免同我国部队公开发生冲突，就象同我们捉迷藏一样，虚假地散布

谣言说，好像他们来了援军，通过吉尔吉斯人威胁说要消灭我国的部队。……

吉尔吉斯人很乐意把有关俄国人行动的情况提供给中国人，一般来说，他们对中国人同情的程度更大。

当阿富汗人被他们出卖给敌手的时候，中国军事长官们的利益却受到了游牧居民的机警地保护。

塔格耶夫：《帕米尔远征》第73页

2、沙俄侵略者在帕米尔地区的殖民统治和当地中国民族返回祖国

沙皇当局也干过不少的坏事，帕米尔支队司令也好，哨所的军官们也好，执行的都是行政警察的职能。谁要是不执行他们的命令，他们经常把人关进监狱，进行毒打。当支队调动地方的时候，每一个居民点都得提供马匹，准备宿营的房间，供应膳食、劈柴等等。一旦拒不执行，就对居民进行惩罚。

这样一来，在帕米尔西部地区，除过布哈拉埃米尔的压迫之外，又加上了沙皇当局的压迫。契尔卡索夫（按：此人是沙俄驻布哈拉政治代办处于1904年派往帕米尔西部的调查者）指出，在当今的情况下，塔吉克人经受着来自两个权力机构的压迫，这双重权力机构的每一方都只是把义务强加在塔吉克人的身上，都不认可他们有任何权利，甚至连他们本能地感到喜欢的那个政权——俄国政权（按：无耻谰言）……也是同样的。

伊斯坎达罗夫：《布哈拉埃米尔国史纲》第121页 莫斯科 1958年

“由于形势紧急，帕米尔支队司令给西部各哨所下达了命令，告诉他们，如果发生民众风潮，出现群众性的越界等情况时，应该怎样行事。同时还提出了建议，一有可能就放心地下到群众中规劝他们，设法使他们答应等待……。只有在毫无办法扭转局面时，才允许动用武器。”

伊斯坎达罗夫：《布哈拉埃米尔国史纲》第115—116页

宗教迫害是经常引起居民广泛不满的一个根本原因。信仰散那教派的布哈拉人，把信仰伊斯马伊里教派的帕米尔人看成是卡非尔（异教徒）。利用这一点，什克南、瓦罕和罗善的伯克们，既不遵从习惯法，也不敬重伊斯兰教法典，他们为所欲为，契尔卡索夫指出，居民控告布哈拉当局，逼他们所有的人改信散那派教，不然的话，照埃米尔官吏的说法，塔吉克山民们就别指望会有什么宽大的对待了。

伊斯坎达罗夫：《布哈拉埃米尔国史纲》第119页

1876年（光绪二年）沙皇政府派军队灭掉浩罕，占据了南吉尔斯坦（即西布鲁特）的大部分地区，并在那里设置了费尔干纳省。1877年（光绪三年），当清政府收复喀什噶尔时，西布鲁特的冲巴噶什、奇卜察克、提衣特、图尔格衣格尔、岳瓦什（即交务西）、额德格纳、萨尔特、色勒库尔、奇里克、胡什奇（即库狄）、诺衣古特、奈曼（即乃蛮）、喀尔提锦、蒙额勒多尔等十四个部落重申归附清朝。

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柯尔克孜族简史简志合编》第40页

在消灭阿古柏侵略军之后，战争停止，社会秩序安定，不仅过去逃出去的人现在多陆续返回了家乡，而且一些划归俄国的柯尔克孜族居民也成批地迁回我国。1883年（光绪九年），有属于布尔胡特的八十多户柯尔克孜人，从俄国返回新疆。他们先在乌什县山区游牧，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迁到伊犁地区。

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柯尔克孜族简史简志合编》

其西四城旧有卡伦，皆附各城数十里、百数十里内安设，卡伦以外，则布鲁特十九部落错杂而居。在喀城西北者五部落，苏勒图、察哈尔萨雅克、巴斯（奇斯）、萨尔巴噶什其名也，不知何时投附俄罗斯。其冲巴噶什、希布察克、提衣锦（特）、图尔额依格尔、岳百什、额德格纳、色勒库尔、奇里克、胡什齐、诺依古特、萨尔特、奈曼、喀尔提锦、蒙额勒德尔十四部落，向附安集延。刘锦棠到喀城后，各头目陆续来见，仍愿归附中国。续据呈报请示前来……。布鲁特十四部落，仍愿归附中国，姑如所请……。

《新疆图志》奏议志六第33—34页

大多数人民惊慌不安，厌恶俄国人，他们迁移到遥远的地区，以便在俄国人入侵时得以逃脱。

《马继业在喀什喀尔》第四章

大多数俄国部队退出阿赖山。但是，仍有二百人驻守木尔加布，四十人留驻郎库里。纷纷传说，他们在那里修筑永久性的堡垒。许多吉尔吉斯人离开阿克塔什逃避俄国人的赋税和军役。马继业在明铁盖和塔什库尔干之间的地区遇见一百二十户难民。

《马继业在喀什喀尔》第四章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费尔干纳省参谋部向土尔克斯坦军区的司令官指出，帕米尔勘界线，诸多不便，对东帕米尔的游牧居民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值得耽心的是，尽管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不可能阻止住那些现在占据着木尔加布以南的游牧站的牧民，迁移到邻近的中国土尔其斯坦的地区去游牧，这是由于根据最近和英国签订的协定，确定了我们的南部帕米尔边界，使这些居民处在一种不利的环境之中。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31页

留给帕米尔居民作越冬游牧站的地方，只有伊斯提克到克孜勒拉巴特一条全长四十四到四十五公里的狭窄地带，而且沿阿克苏下游正好从伊斯提克起，就几乎见不到青草了。其实饲料丰富的最方便的地方，是从克孜勒拉巴特到查克马克同库里湖和布才拱巴什的几乎长达八十公里的阿克苏上游部分，这部分是划归阿富汗所有了。因此之故，帕米尔游牧居民的颇大部分——有一百多帐篷——丧失了使用饲料的机会，不得不迁到中国境内的塔克敦巴什和塔夏尔马去。

省长（指费尔干纳省长）写道，如果说去年因为有33户阿克塔什的吉尔吉斯人迁到中国境内去，使帕米尔支队在肉食供应和其他产品的供应方面感到情况极为困难，更不用说在运输工具方面所感到的困难了。那么自然而然地，有大量的居民游牧迁移走了。就将需要支付

相当巨额的几笔现款去购买支队的供应粮食了。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332页

大约是在1903年8月，土尔克斯坦总督往布哈拉派去了一个“外交官”波罗夫则夫。波罗夫则夫到达西帕米尔后，写了一份报告，证实了这个区出现了极其令人忧虑的情况：塔吉克居民对布哈拉行政机关的敌视态度——他写道——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要把居民最后稳定在埃米尔的管辖下，就会导致居民普遍搬家，一旦出现居民普遍迁走的现象，就会产生对俄国利益极其不良的后果。

伊斯坎达罗夫：《布哈拉埃米尔国史纲》第117页

当时出现的那种局面（约在1903年前后）引起了居民的普遍不满，这种不满的情绪，不仅针对布哈拉当局和当地的封建主，而且也针对支持那些人的俄国官吏。帕米尔支队司令斯涅萨列夫大尉写道：“……有个塔吉克人相信了，也等了（按：帕米尔支队司令曾下令各哨所要规劝当地居民等待“好日子”的到来），但是，现在他睁大着双眼盯着：时候到了，人民对我们的言行该给予应有的评价了。他们的评价于我们是不利的，可是对于我们邻近的敌人来说，则是有利的，过不了几年，在那对我们有过好感、经过休整、静息下来的山民中，将出现一群衣衫褴褛赤身露体的可怜人。这些群众不信赖我们了，感情上对我们也不觉得亲了。我们只像置身于一个敌国里一样，行走在他们那贫苦不堪、空无人烟的村落里。”

伊斯坎达罗夫《布哈拉埃米尔国史纲》第116页

附录:

关于浩罕汗国的若干历史资料

编者按 沙俄为了侵占我国的帕米尔地区，捏造了一个所谓“继承浩罕遗产”的谎言，胡说什么“从历史上说，俄国对帕米尔的权利是自然产生的，因为帕米尔从来就是属于前浩罕汗国的版图”，“俄国占领了浩罕汗国之后，当然有充分的权利把帕米尔接管过来”。新沙皇也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个老调，叫嚷浩罕汗国的边界“从帕米尔东一直延伸到萨雷阔勒盆地以东”，浩罕被俄国并吞了以后，“沙皇政府认为自己是这一汗国的合法继承者”。妄图以此作为长期霸占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历史根据，这当然是徒劳的。

浩罕即汉代的大宛、元魏的破洛那、唐代的宁远。在汉、唐时期，分别属于西域都护和安西大都护的辖境。清朝平定准噶尔后，浩罕、安集延、玛尔格兰、那曼干同时请求内附，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列之为四藩。十九世纪初，浩罕发展成为封建汗国。此后，浩罕汗国曾多次侵犯和骚扰中国帕米尔境内的色勒库尔地区，结果都被当地军民击退，浩罕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始终没有得逞，直到1876年沙俄灭亡浩罕为止，浩罕同中国帕米尔地区的边界，一直是在阿赖岭。

不但如此，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沙俄派往浩罕进行考察的费得钦科也不得不承认阿赖是浩罕同中国帕米尔地区的边界。他说：“浩罕汗国占据着中亚高原上辽阔的、自古以来称为费尔干的谷地。北边的一座宽大的山岭把费尔干谷地同塔拉斯河谷分开；另一座更难攀登的大山（按，指阿赖岭），把费尔干谷地同阿姆河流域分开”。

无可辩驳的大量资料说明，所谓“继承浩罕遗产”，只不过是历代沙皇为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凭空捏造的托词而已。

1、浩罕的历史地理沿革及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付王辅国王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阇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

宛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

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年。宛人斩其王毋寡首，献马三千匹，汉军乃还，语在张骞传。

《汉书·西域传》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扞犂、于阗。

《史记·大宛列传》

大宛西去洛阳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余城。……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杨颉拜其王兰戾为大宛王。兰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

《晋书·西戎传》

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献汗血马，自此每使朝贡。

《魏书·西域传》

宁远者，本拔汗那，或曰钹汗，元魏时谓破洛那。去京师八千里。居西键城，在真珠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寿。其王自魏、晋相承不绝。……贞观中，王契苾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参为王，治呼闷城，遏波之治渴塞城。显庆初，遏波之遣使朝贡，高宗厚慰谕。三年，以渴塞城为休循州都督，授阿了参刺史，自是岁朝贡。玄宗开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天宝三载，改其国号宁远。帝以外家姓赐其王曰寔，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十三载，王忠节遣子薛裕朝，请留宿卫，习华礼，听之，授左武卫将军。其事唐最谨。

《新唐书·西域传》

唐之拔汗那，即魏破洛那而更名宁远者，应即汉大宛故地，东界西突厥，南接葱岭……。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第45卷第18页

霍罕，在鄂什西北七百八十里，喀什噶尔西北八百八十里，东与布鲁特部落错处。其东为玛尔噶朗，又东为安集延，东北为那木干，皆有城郭。四城地当平陆，南控葱岭，北滨那林河，河流从东布鲁特境西行，过安集延城北，又西过玛尔噶朗城北，又西过那木干城北，又西过霍罕城南，又西北行过赛玛尔堪城北，又东南入于达里冈阿鄂漠。南北山泉，支流会合，襟带诸城之间，土膏沃衍，气候和煦，人民殷庶，畜牧饶富。其人亦布鲁特种，奉回教，习帕尔西语，则皆古之大宛国也。诸城皆有伯克，而霍罕城伯克额尔德尼为之长，众咸听命。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兆惠追捕霍集占，遣侍卫达克塔纳等抚定布鲁特诸部，遂至甚地，额尔德尼伯克遣都官伯克迎至城内，日馈特羊瓜果酒米，又毡翰马匹诸物，感慕悦服，备极诚敬。使旋，乃遣头目托克托玛哈墨第等谒军门，贡奉额尔德尼等恭进皇上表文，并上将军书曰：额尔德尼伯克等请大皇帝钦差统兵、至威至勇将军等安。仰赖上天之德，大皇帝洪福，我等群生亦获安业。闻将军至叶尔羌、喀什噶尔后，布鲁特、哈萨克等众部落，俱得传檄安定，而我部檄书未至，日夜以冀。幸侍卫赏将军书来，我等得为大皇帝臣仆，永受康

宁，不胜感悦。于是四城咸内附。二十五年正月，遣安集延伯克托克托玛哈墨第来朝。九月，额尔德尼遣使贡马。二十七年，贡白鹰。二十八年，额尔德尼遣驻守新疆尚书永贵等撤还所侵布鲁特地。二十九年，赐敕训谕额尔德尼，并免通信喀什噶尔伊沙噶伯克阿伯都喇伊木罪。是年贡白海青。三十五年，额尔德尼卒，侄纳禄博图袭为伯克，遣使来朝，贡龙泉盘子。其地北极高四十一度二十三分，距京师偏西四十五度五十六分。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第45卷第12—14页

霍罕。在回部喀什噶尔西北八百八十里，东与布鲁特部落错处，西至塔什罕界，南至葱岭界，北至那林河界。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30卷第1页

（浩罕建置沿革）。汉为大宛国地，三国晋同，北魏为洛那国地，隋为拔汗国，唐为拔汗那国，天宝初，改国号曰宁远。霍罕部之东，曰玛尔噶朗，又东为安集延，东北为那木干，皆有城郭。四城地当平陆，居葱岭之西北，皆有伯克，而霍罕城伯克额尔德尼实为之长，诸城之众，皆听命焉。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30卷第1页

霍罕在乾隆年间，曾经八次遣使入觐，殊非通中国者可比，此时因联登极初元，恳请觐见，则允其前来，于理俱顺。……

若该伯克（按浩罕爱玛尔伯克）果遣使恳求，庆隆当查照乾隆年间旧例，一切供给悉仿成规，一面先行奏闻，该将军酌定行期，令与回城年班应来伯克一同来京，以符体制。若该使臣别有要求，旧例所有者不妨准行，旧例所无者，即行驳斥，于羁縻抚驭之道，庶两得之。

谕军机大臣等 道光元年三月己巳

《清实录》嘉庆朝第15卷第8—11页

2、浩罕汗国的兴起及其与中国帕米尔地区的边界

浩罕汗国是在十九世纪初作为一个不大的、被分割成许多封建的采邑领地的姿态出现的，经过那么20—30年的时间以后，成为中亚的大国之一了，这个国家的版图南边从帕米尔的高峰起，东北边到达了伊犁河流域。

浩罕汗国的政治势力的加强开始于十九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当时纳尔布达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利姆—汗登上了王位。

……

勃·勃·伊万诺夫：《中亚细亚简史》第194—195页 莫斯科 1958年

在以后的几年里（按1821年以后），浩罕汗王们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了阿赖谷地以及直到喀什噶尔界边的伊塞克湖区域。在所有占领到的地区里，浩罕统治者修建了工事，在这些工事里驻扎着一些小的浩罕驻防军，由征税的总税官—亚齐克特奇带领。

伊万诺夫：《中亚细亚简史》第203页

只有那些在费尔干盆地的范围内有自己的过冬处所的吉尔吉斯部才承认对浩罕汗王有依附性；所有其他的部族都认为自己是独立的，那些住在塔里木盆地境内成了中国臣民的部族不在此列。从下述情况可以看出个别一些吉尔吉斯部族每年季节性换地游牧的地区究竟有多辽阔：冬天住在伊塞克湖盆地里的吉尔吉斯人，在夏季游牧移动时东边可以到伊宁地区，西边到达塔什干，南边到达喀拉提锦。

伊万诺夫：《中亚细亚简史》第202页

在奥马尔汗的儿子和继承人穆罕默德—阿里（马达里）时期，浩罕汗国的领土有了相当的扩大。这一次成为浩罕扩张对象的是分布在费尔干以南的山区领地喀拉提锦、达尔瓦兹和库里亚布，这些地方主要是由塔吉克定居居民占据着的，进行管理的是他们自己的具有伊朗头衔沙赫的世袭统治者。

.....

在十九世纪20—30年代的时期里，达尔瓦兹和喀拉提锦被统一在达尔瓦兹国王马赫穆德苏丹的权力之下，他通过自己的全权代理人管理喀拉提锦。.....

浩罕军队于1834年成功地通过一些难于通过的山隘之后，到达喀拉提锦，在发生的浴血战斗中，打败马赫穆德苏丹的军队。马赫穆德苏丹逃往达尔瓦兹，把喀拉提锦完全交给浩罕人去管辖。

.....

也象在哈萨克或者吉尔吉斯地区一样，浩罕政府在塔吉克山区的权力是不稳固的。被前来收税的收税官们逼得走头无路的居民们时常奋起反抗并且赶走了浩罕的全权代理人，政权重新转归当地王朝的代表手中去了，这些王朝作为浩罕汗王的附庸管理了一段时间，以后获得了独立。

伊万诺夫：《中亚细亚简史》第206页

从沙皇俄国的官员所搜集的资料（有关中亚、希瓦、浩罕在并入俄国之前的情况），可以看出，“位于别卢尔格—塔格西坡的喀拉提锦、达尔瓦兹、库里亚布和什克南，在1830年为浩罕的军队所征服，但这些国家的依附关系是双重的，因此，把它们包括在浩罕汗国之内是不应该的”。

.....

浩罕封建主对喀拉提锦的统治以及它对达尔瓦兹、库里亚布的影响，具有暂时的性质。还在1840年，不仅库里亚布伯克，而且连喀提锦人也从浩罕政权下独立出来，浩罕的总督铅·帕尔汪纳奇从喀拉提锦的领土被赶走。

.....

1869年夏，喀拉提锦重新被浩罕的军队占领，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浩罕军队对喀拉提锦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喀拉提锦有一个浩罕的总督希尔阿里比。这种情况持续的并不长，1869年夏，喀拉提锦重新爆发了起义，希尔阿里比被赶走了。喀拉提锦独立了，浩罕封建主没能征服它。

.....

因此，浩罕汗早就通过向山地的半独立政权的进攻来扩大自己的领土。但是，这些进攻

并不是顺利的，而且通常是具有暂时的性质；山区居民在浩罕军队进犯的整个过程中积极地进行抵抗。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浩罕军队在其暂时占领地区的地位不稳固。然而，尽管这样，应当指出，山地政权，即喀拉提锦、达尔瓦兹，有时候也包括库里亚布，保持其半独立的状况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29页第39—40页

浩罕汗国位于东经（格林威治以东）七十度至七十四度半之间，在这个距离内占据整个北纬四十度和四十一度的相当大的部分及三十九度的三分之一。浩罕汗国占据着中亚高原上辽阔的、自古以来称为费尔干的谷地。北边的一座宽大的山岭把费尔干谷地同塔拉斯河谷地分开；另一座更难攀登的大山，把费尔干谷地同阿姆河流域分开。属于浩罕汗国版图的是锡尔河流经的大谷地、注入该河的小河流的谷地和狭谷及直到安格连河、奇尔奇克（恰特喀尔）河、塔拉斯河和泽拉夫森河各分水岭的山岭。因此，浩罕汗国占据的完全是具有天然界线的领土；只有在东南边，汗国才通过分水岭转入属于阿姆河流域的克则勒苏河（苏尔霍布河）上游地区一称为阿赖的地方。……此外，还有帖列克达坂方面的那部分吉尔吉斯人成了喀什噶尔的纳贡者。

在我们阿赖旅行之前，不知道也不认为浩罕汗控制着某些阿姆河流域的国家。我甚至难于明确地指出浩罕同俄国版图的边界线。我无法指出任何天然界线和边界的标志。我只能说边界是沿着注入安格连河和恰特喀尔河以及流入费尔干的小河流的分水岭伸展的。过了奇尔奇克山峰之后，在东经七十二度左右，边界是乌宗·阿赫马特河（纳伦河的支流）右岸的山岭，然后，边界转向纳伦河的左岸。在这个地方，有一座人迹罕到的巨大的克特缅丘别山。纳伦河从难以通行的狭谷中钻过克特缅丘别山。随后，边界沿着纳伦河标出的边缘，即沿着流入纳伦河的支流和费尔干河的各小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向东南方向伸展，沿着朝小锡尔河的方向穿过库达尔山口、雅西山口和奇蒂山口。在察提尔库里湖纬线稍向南而偏西很远的地方终止了同俄国领地的边界，开始与喀什噶尔交界。同喀什噶尔的边界是沿着分水岭、几乎是沿着纬线的方向直到东经七十三度半，即到帖列克达坂。边界从帖列克达坂急转向南，占有阿姆河（指阿姆河支流克则勒苏河——泽者注）流域的一部分地区，然后转入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分水岭。在阿姆河流域有那些地方属于浩罕的领土，还不能令人信服地和肯定地指出，也就是难于确切地指出，在这个地方浩罕人领地的最南一点是什么地方，我们对阿赖以南地区的情况知道的还非常少。但是，我认为，浩罕人在这里的邻邦是什克南，或者至少是向什克南纳贡的游牧民族。无论如何，整个阿赖以及似乎整个科克苏河流域是属于（浩罕）汗国的；至少在克则勒苏河上，边界点是在科克苏河口的下边的大、小喀拉穆克之间。从科克苏河上游地区到东经七十度，边界先是沿着锡尔河同泽拉夫森河的分水岭延伸。在这里，浩罕人的邻邦，先是喀尔提锦人，然后是现在属于俄国的前马钦国。

阿·帕·费德钦科：《土尔其斯坦旅行记》第202页 莫斯科 1950年

3、浩罕汗国侵犯中国帕米尔境的色勒库尔地区及其被击退

谕军机大臣等。长清等奏卡外色喀库勒回庄被贼骚扰现在办理情形。据称叶尔羌所属卡外色勒库勒回庄，于上年九月被霍罕头目诺尔巴依带领布鲁特五百余人，前来掳掠，并称欲

向该庄收税，彼时霍罕额尔沁吊噶尔拜已至叶尔羌，即令阿布都尔满向伊责问，该额尔沁极口分辩，恳求遣人出卡晓谕驱逐，该头目诺尔巴依稍有解散，尚有数十人驻扎该庄附近地方，经长清等派令伊斯玛依尔复向询问，据额尔沁称，遣人回霍罕告知该伯克将该回庄众人撤退，并留额尔沁为质，等候回信等语。此次额尔沁前来送出裹胁兵民回子，一闻色呼库勒庄被霍罕头目卒众滋扰，即遣人出卡晓谕，并请求遣人回霍罕告知该伯克，将滋扰回庄众人自行撤退，尚属明白恭顺，此时滋扰回庄各众，如该伯克已行撤回，自可相安无事；倘仍未撤回，该参赞等务当晓以大义，令额尔沁遣人先回，谕令该霍罕遵守旧界，长受天朝厚恩，贸易通商，妥为约束属人，不准妄生觊觎，复滋事端……。该回庄远处卡外，夷人反复靡常，该参赞等令该伯克豫为戒备，加意提防，并通飭各城严巡各卡伦，一体小心防范，不许轻出邀功，以免疏虞而弥边衅。

道光十四年二月丙申（即1834年3月10日）

《清实录》宣宗朝第429卷第2—3页

奴才兴德、关福跪奏：为叶尔羌所属卡外色呼库勒地方有浩罕前来欲行侵占，派人出卡查探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于本年八月二十一日，据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呈报，接准色呼库勒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禀，浩罕勒什噶尔胡什伯克差派迈买西里普带领安集延回子四十名来至塔哈尔玛庄驻扎，并给库尔察克信函，内称浩罕伯克现派勒什噶尔胡什伯克管理色呼库勒地方，劝令库尔察克归顺。库尔察克不肯归顺，并恐随后复有贼来滋扰，禀求复办等情。奴才兴德当飭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派委五品伯克皮鲁斯出卡查探，并传谕安集延呼岱达派人会同前往晓谕。去后，兹据皮鲁斯回来禀报，遵委前赴色呼库勒面谕浩罕差来之迈买西里普，据称色呼库勒原系卡外地方，今浩罕伯克将该处给与勒什噶尔胡什伯克管理，故特派伊前来收取地方。经皮鲁斯谕以该处乃叶尔羌所属，向设有五品阿奇木伯克及伊什罕七品伯克等官，大皇上赏给顶翎，颁赐印信，尔等不应侵占地方。乃迈买西里普一味狡展，不肯服输。皮鲁斯询问库尔察克，据库尔察克率同该处伯克签称：我等受大皇上天恩七十余年，去年浩罕诺尔巴依带领布鲁特前来骚扰一次，今年甫得安静，现在浩罕又差人前来，劝我等归顺，我等断不肯归顺，但恐小回子被其煽惑逼胁，则此地难保，恳求叶尔羌阿奇木作主等情。经皮鲁斯晓谕安慰，回至叶尔羌，据实禀报。奴才等正在商办间，旋据浩罕勒什噶尔胡什伯克差人呈禀帖，内称色呼库勒系卡外地方，如今浩罕伯克已将该处给伊管理等语。阅其情词，殊觉狡强。奴才等伏思色呼库勒孤悬卡外，为叶尔羌咽喉要地，该夷于上年借词向布鲁特收税，妄肆抢掳，经奴才等飭令额尔沁吊噶尔拜派人出卡晓谕，现在又遣人前来，实属贪诈。若不严切晓谕，以绝其觊觎，由此益无忌惮，于边疆大有关系。除拟谕帖交浩罕伯克，不准听任所属之人侵占地方，仍派五品伯克皮鲁斯出卡，复往色呼库勒侦察，传谕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等加意防守，不可稍有疏失，俟皮鲁斯查探情形旋回时，再行据实奏闻。所有浩罕勒什噶尔胡什伯克呈递原禀及奴才等拟写谕帖一并抄录恭呈御览，谨将色呼库勒有浩罕欲行侵占及奴才等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奏闻。

道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叶尔羌参赞大臣兴德、邦办大臣关福

奏 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硃批 钦此

附

谨将发给浩罕勒什噶尔胡什伯克谕帖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谨开

谕浩罕勒什噶尔胡什伯克知悉。兹据尔稟称，前次色勒库勒地方回子被什克南、达尔瓦斯的人抢去，我们来办，尔回明浩罕伯克把色勒库勒地方偿与尔，尔要派人充当色呼库勒阿奇木等情。查色勒库勒地方，原系叶尔羌所属，自乾隆二十五年大兵平定叶尔羌以来，该处设立五品阿奇木伯克一员，颁赐印信一顆，管理色勒库勒地方事务，又设六品伊什罕伯克一员，六品商伯克一员，七品伯克五员，共计大小伯克八员，每年在于叶尔羌支給盐菜钱四十千文，该处回子每年交金子二十七两七钱，交硝一千七百斤，折偿布一百五十三疋，至今七十余年，系天朝的地方，如何说是尔等浩罕地方。去年什克南、达尔瓦斯的人在色勒库勒地方抢夺，本参赞令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派人到什克南查问，什克南的伯克将抢去的人送出，并差人来叶尔羌谢罪，是以本参赞姑免究办。再、去年秋间，浩罕诺尔巴依在色勒库勒地方滋扰，彼时额尔沁吊噶尔拜正在叶尔羌，本参赞因念和好，谕令吊噶尔拜派人前往晓谕，今年吊噶尔拜回去时，本参赞面谕以后不准在色勒库勒地方骚扰。据吊噶尔拜说，色勒库勒地方，本是大皇上的地方，我回去告知我们的伯克，再不致有人前去滋扰，如此说明回去的。现蒙天恩，准尔等通商并免抽税，尔等务要感激安静，即可长受大皇上厚恩，况且现在额尔沁爱连巴依进京呈递表贡，大皇上喜悦，必施重恩，以后与尔等有许多好处。倘若不遵晓谕，贪心不足，仍欲强占色勒库勒地方，本参赞、邦办大臣定当奏明大皇上，于尔等地方有大不好处，尔等稟遵毋违。特谕。

硃批 此谕是

又谕军机大臣等。兴德等奏，叶尔羌所属卡外色勒库勒地方，有霍罕前来欲行侵占一折。据称，本年八月二十一日，色勒库勒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稟称，霍罕勒什噶尔胡什伯克差派迈买西里普等，带领安集延回子四十名，来到塔哈尔玛庄驻扎，并称霍罕伯克现派勒什噶尔胡行伯克管理色勒库勒地方，劝令库尔察克伯克归顺。当经五品伯克皮鲁斯出卡查探，并传檄安集延呼岱达，派人会同前往晓谕，皮鲁斯面见霍罕差来之迈买西里普，谕以该处乃叶尔羌所属，向设阿奇木伯克等官，尔等不应侵占地方，乃迈买西里普一味狡展，不肯服输，旋据霍罕勒什噶尔胡什伯克差人递稟，现仍派令皮鲁斯出卡查探等语。色勒库勒孤悬卡外，为叶尔羌咽喉要地，该夷于上年借称向布鲁特收税，妄肆抢掠，经该大臣等飭令额尔沁吊噶尔拜派人出示晓谕，现在又派人前来，直欲强占地方，披阅该夷稟词，实属狡强可恶，若不严切晓谕，绝其觊觎之心，恐由此益无忌惮，于边疆大有关系。该大臣等批写谕帖，着即将帖交阿奇木伯克必斯玛依尔转行寄知。仍飭该伯克另行寄谕霍罕伯克，不准听任所属之人侵占地方，并传谕色勒库勒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等加意防守，不可稍有疏失，俟皮鲁斯查探情形旋回时，即行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癸巳（即1835年1月1日）

《清实录》宣宗朝第261卷第10—12页

兴德等奏……据称，色勒库勒为叶尔羌咽喉，克什米尔、巴达克山诸外夷进卡贸易所必经由，霍罕时有人来，借称拿贼，实欲占据该处，堵截诸外夷来路，希图勒索抽税。本年二月间，霍罕又有人来，指称拿贼，又在该处滋扰，抢掠牛羊，均经该伯克库尔察克率领回众

击退，仍将牛羊夺回各等语。色勒库勒阿奇木伯克本系五品，前于道光十年打仗出力，饒给四品顶翎，兹霍罕连次进扰，该伯克率领回众，竭力抵御，实属可嘉。著加恩赏加三品顶带……。

谕军机大臣等。道光十五年六月己酉（即1835年7月16日）

《清实录》宣宗朝第267卷第19—20页

又据叶尔羌色勒库勒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禀称，有霍罕头目布古奇带领安集延布鲁特数百人前来滋扰，抢取牛羊，经该伯克率众抵御，杀贼二十余名，将牛羊夺回，报闻。

道光十六年五月癸未（即1836年6月14日）

《清实录》宣宗朝第283卷第1—2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称，十月初三日，霍罕列什格尔胡什伯克带领贼人到色勒库勒地方，将城垣用炮打开，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率众抵御，互有杀伤，库尔察克带伤被擒，其余伯克被伤身死逃亡者尚复不少，伊什罕伯克迈热木等家属，均被抢去，大约贼有二千余人，现筹防御等语。……并着该大臣抵叶尔羌后，即书写谕帖晓谕霍罕伯克……色勒库勒系属天朝地方，今闻胡什伯克带领多人在彼滋事，该伯克谅不知情，是以所属之人敢于扰我边陲，妄行抗拒……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乙未（即1836年12月23日）

《清实录》宣宗朝第291卷第25—27页

谕军大臣等。兴德等奏……据称霍罕伯克已将胡什伯克调回。

道光十七年正月甲辰（即1837年3月2日）

《清实录》宣宗朝293卷第23—24页

窃照本年七月二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奉上谕：“前因浩罕胡什伯克在卡外色勒库勒地方滋扰，叠经降旨令奕山等妥为办理。本月据该参赞等由驿驰奏，拿获色勒库勒滋事贼目，申明正法一摺，据称上年冬间，胡什伯克在该地方扰乱，并留贼目阿达那带领贼众在彼占据，兹有该处回子吐尔阿沙探得贼目阿达那分派贼众赴各处掳掠，城内谨剩阿达那等八人，因纠约回众，潜入城内，将贼目等全数拿获，陆续解赴叶尔羌，派员讯明，分别正法等语。此次贼目阿达那等，回众设法拿获，系色勒库勒回子等遭其荼毒，自报私仇，即将其解到叶尔羌，该大臣等自应奏明请旨办理，何得辄行正法，致该夷有借口……”。

伏查色勒库勒卡外地方，前因贼目阿达那在彼占据，经奴才飭谕该处回子设法收复。嗣据该处伯克回子等将拿获各贼目解送前来，奴才等查该贼目在彼荼毒过甚，回众无不切齿痛恨，若稍为宽贷，殊难安回众之心，是以审度机宜，将该犯于审明后，先行正法……。

奴才等复时差派妥靠回子出卡侦探，并据该处伊什罕伯克迈热木等禀报，色勒库勒、塔哈尔玛庄等处，自阿达那被擒之后，并无贼人占据，地方现已空闲……现在浩罕伯克震摄天威，已将色勒库勒地方献出，并约束属人，不复前往滋扰……。

奕山、关福等奏查办色勒库勒情形 道光十七年九月初五日奉硃批 欽此

谕军机大臣等。……兹据奏称，该参赞（按奕山）等前于四月二十八日撰给谕帖一道，发交呼岱达派人前往，现据浩罕伯克差夷使木拉特随同呼岱达阿布都乌舒阿来至叶尔羌投递禀帖，译出原禀，该伯克情词甚属恭顺，并无狡强，且于阿达那被擒一事，未敢提及，禀内并称，再不准我们的人往卡内骚扰地方等语……。

道光十七年九月戊寅（即1837年10月2日）

《清实录》宣宗朝第301卷第8—10页

奴才奕山、廉敬、关福跪奏。为接奉谕旨，遵将会办色勒库勒一切事件办理完竣，并报明奴才奕山起程回往日期，恭摺奏闻，仰祈圣鉴事。窃照本年十月初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七年九月初五日奉上谕：本日据奕山、关福驰奏查办色勒库勒情形，并浩罕遣使递禀输诚及发给伯克回谕，并将该伯克原禀译汉呈览，所奏俱悉。上年冬间，浩罕胡什伯克在色勒库勒地方滋扰占据，兹经该处回子将贼目阿达那等八人拿解叶尔羌，经该参赞等讯明正法，当有旨令奕山等将现办情形，迅速具禀，兹据奏称，该参赞等前于四月二十八日撰给谕帖一道，发交呼岱达派人送往。现据浩罕伯克派夷使木拉特随同呼岱达阿布都乌舒阿来至叶尔羌投递禀帖。译出原禀，该伯克情词甚属恭顺，并无狡强。且于阿达那被擒一事，未敢提及。禀内并称，再不准我们的人往卡内骚扰地方等语。浩罕伯克遣使递禀，悔罪输诚，现经该参赞等酌加赏赉，派送出卡，并发给谕帖一道。又据色勒库勒回子迈买脱（提）胡达等四人由卡外逃回，据称，列什格尔说，阿达那骚扰被拿，此系自取，并经该参赞等探明，色勒库勒、塔哈尔玛等处，并无贼人占据，地方现已空闲。此等回众，犬羊性成，情多反复，现在虽甚恭顺，防范仍不可稍懈。着该参赞等随时体察情形，严密防守，总期永臻安静，无稍滋生事端，方为安边长策。其色勒库勒回众，前有逃至通庄躲避并迁往卡内者，着即悉心筹画，妥为晓谕，飭令照旧迁回故土，复还本业，无得日久逗留卡内。兹后发给浩罕谕帖时，只须申明大义，杜其窥探之私，不必再用大兵出卡字样，奕山接奉此旨，如一切事件俱已办竣，着即旋回伊犁参赞本任，恩特亨额抵任后，即将此旨交给阅看，务当通筹全局，揆度情形，使一应防边要务，悉臻妥善，方为不负委任，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钦遵寄信前来，奴才等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圣德柔远、镇静防边之至意。窃奴才奕山驰赴叶尔羌会筹卡外事宜，将及一载，查色勒库勒地方，虽地处卡外，而每年贡赋输将，实与内地回庄无异，自上年列什格尔胡什伯克前往扰乱以后，旋留贼目阿达那在彼占据，并勾结布鲁特妄肆骚扰，该处伊什罕伯克迈热木等退守通庄，防堵半载，几有相持不下之势，若色勒库勒不能收复，则边境不能肃清，竟成不了之局。奴才等叠奉圣训，断不敢轻议出兵，惟有谨遵谕旨，飭令该回子设法抵御，自图收复，以固藩篱。该回众遵奉奴才等密谕，即将贼目全数拿获，押解来城，地方旋就廓清，是此次办理夷务，未发一兵，未折一矢，而该处回众竟能收复故土，各安本业，此皆仰赖圣谟广远，指示机宜，俾奴才等办理得有秉承，曷胜钦感。

至浩罕情形，溯查历次奏遵成案，自道光十年安集延贼匪前往色勒库勒抢劫，致将阿奇木伯克迈玛沙杀害，及道光十三、四年间，叠据库尔察克禀报，该处时有浩罕贼匪肆行抢劫、欲行占领之事，推原其故，总因浩罕欲向克什米尔、巴达克山抽税，而色勒库勒地方，又系外夷来往贸易必由之路，是以浩罕屡欲占据，以图堵截过往之人。从前该伯克遣使进卡，求立商头，抽收各部落货税，曾将抽税一条据理驳斥，而上年春间，该伯克复派夷使递禀，仍求向外夷抽税，其词语甚属不训。及至冬间，旋有列什格尔胡什伯克前往扰乱伤害伯

克之事。奴才等知识谫陋，于筹边要务，深惧未能远谋，嗣经遵旨颁发谕帖晓示该夷，无如该伯克执迷不误，屡将谕帖付之不问。迨本年四月间，奴才等将该呼岱达传到叶尔羌，严加责问，复又颁发谕帖，剴切晓谕，及至七月内，该伯克始派夷使木拉特进卡投递禀帖，译其情词，颇为恭顺。彼时奴才悉心揣度，该夷始则负固不服，而此次晓以谕帖，何以即肯悔罪输诚，夷情叵测，似难遽信为真。嗣复详加体察，自来外夷之敢于扰犯边陲，多由卡内回众有附从之人。此次该处回子等将贼目阿达那拿获，竟能与敌为仇，使浩罕无所依恃，是以不敢鸱张。且该伯克投递禀帖，于阿达那被擒一事，未敢提及，而于向外人抽税一层，亦未敢再言，是其震慑声威，亦可概见。又体察呼岱达光景，实因卡内安集延贸易人多，近来又复免税，其便宜实不为少，惟恐禁止通商，所以恳切乞恩，并愿出具保结，不敢再有滋扰之事，是此次浩罕递禀输诚，其情词尚于真实。……兹据伊斯玛依尔呈称，色勒库勒本年应交贡硝一千七百斤，现在回众尚未交纳，恳俟明岁再行完交，至每岁金折交布二千二百一十六疋，察看该回子情形苦累，无力完交，应否蠲免之处，呈请核办前来。奴才等公同商酌，该处每岁贡金折布二千二百一十六疋，本系运赴伊犁备用之款，但体察该回众，自上年十月猝遭蹂躏，本年九月甫迁回故土，元气未复，其拮据苦累，系属实情。既据该阿奇木伯克查明禀报，自应曲加体恤，以广皇仁。相应吁恳天恩，将色勒库勒回子每岁额交贡金折交布疋之处，准其蠲免三年，以纾回力。……至此次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捐办粮食布疋，踊跃急公，并拿获贼目之伯克回子及其在事出力之人，业于五月二十六日具奏摺内声明，谨俟事竣后，由奴才等确切查明，奏请恩施，以示鼓励在案……。

道光十七年十月二十日伊犁参赞大臣奕山等奏筹办色勒库勒事

完竣由 同年十一月六日奉硃批 欽此

又谕军机大臣等。据裕瑞奏，浩罕遣使递禀，复差额尔沁随班进京，当经详为开导等语。浩罕伯克额尔沁阿都凯里木进京朝贡，经该参赞大臣详为开导，今年各城伯克年班均已停止，该额尔沁应免进京。旋据呈称，恳将浩罕伯克诚心代奏，现在暂寓回城候信。该浩罕伯克遣使入觐，呈进贡物，诚悃可嘉。既经开导，令将贡物携回，倘该伯克来信应允，即毋庸议；如必欲呈进贡物，吁恳代奏，自应准其纳款，所有原进贡物，着即偿还，由裕瑞代递至京，朕应照例颁偿物件，并给予敕书，以奖其效顺之忱，用于怀柔远人至意。

咸丰九年九月癸酉（即1859年10月2日）

《清实录》文宗朝第293卷第19页

兹据裕瑞等奏称，浩罕伯克额尔沁捏斯密顶，叩关前来，并呈递图书，自认错误，仍求将贡物偿还，尚属恭顺可嘉，自应俯如所请，所有浩罕呈进贡物，即着该参赞大臣等，遵照前旨，接收代递，听候颁给敕书偿件，并准其照旧通商，监禁之呼岱达伯塔尔等十五名，均着加恩免罪释放，即交该伯克自行管办，以示怀柔远人之意。

咸丰十年七月己酉（即1860年10月2日）

《清实录》文宗朝第325卷第23—24页

马达利——汗进行的几次反对当时属于喀什噶尔的远征也是不顺利的。1821年进行的第一次远征的倡议者是杰汉基尔——和卓——他是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时统治这个国家的喀什噶

尔和卓王朝的后裔。马达利汗出兵去帮助杰汉基尔之后，没有能攻下保卫省会喀什噶尔城的主要的中国要塞，又不得不在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下返回了浩罕。

就在浩罕军队撤走之后，杰汉基尔在吉尔吉斯人和当地居民的协助下攻克了喀什噶尔，但是在统治了九个月之后，他被打垮了，并且在北京被处死了。

1830年对喀什噶尔发动了又一次远征，但是这一次浩罕军队的行动结果也是不顺利的。

.....

和卓和浩罕政府在以后直到1864年为止的时期里多次进行了这种干预喀什噶尔事务的不成功的尝试。

伊万诺夫：《中亚细亚简史》第207—208页

后记：参加《帕米尔资料汇编》的资料搜集等项工作的有下列同志

资料搜集——金宝祥、刘雄祥、张同昭、曹怀玉、许孝德、王安泰、吴廷桢、袁席箴

英文翻译——张同昭

俄文翻译——王安泰、袁席箴

编辑——吴廷桢、许孝德

《帕米尔资料汇编》勘误表

页	行	误	正
1	11	就是通过帕米尔高原向西北延伸，	主干就是经过帕米尔高原向外延伸，
10	12	地块平地	一块平地
55	8	宣告破产	未能得逞
56	2	没兵驻卡	设兵驻卡
75	倒 8	俄国外部	俄国外交部
99	18	1892—33年	1892—93年
99	倒 5	右岸全部地方	左岸全部地方
108	2	一百五十前	一百五十年前
130	16	许景登说：	许景澄说：
157	17	阿赖是	阿赖岭是
后记	2	刘雄祥	刘熊祥